

焦作煤矿 工人运动史 资料选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焦作煤矿
工人运动史
资料选编

目 录

第一部分 焦作煤矿的发展和早期工人的境况

英商福公司概况	(1)
中原煤矿公司概况	(4)
道清铁路概况	(10)
焦作工学院概况	(22)
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 矿产章程	(26)
英商福公司获准在华开矿	(29)
黄界开采凭单	(30)
福公司总工程师谈矿区情况	(31)
福公司矿区如同租界	(32)
怀庆人民反对福公司开矿	(32)
福公司卖煤专条	(33)
英商福公司的早年订约活动	(34)
旅沪豫人之争废约	(36)
河南抵制福公司事件	(37)
汴省交涉局之丑态	(38)
豫人文明抵制近情	(38)
河南官场反对百姓	(39)
计穷力竭之外部(河南矿务)	(40)

豫矿京中之种种	(40)
福公司盗采河南怀庆煤矿之历史	(42)
豫矿失败之急电	(45)
河南矿案最近之消息	(46)
河南矿案近日情形	(47)
北四省合争豫矿	(48)
河南人要卖河南	(48)
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会议见煤后办事专条	(49)
福公司派人到我国解决销煤等问题	(52)
袁世凯保护福公司的财产	(52)
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合并组织中原公司合同	(53)
中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56)
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正式合同	(61)
详定福公司开矿购地租地章程	(63)
修正怀庆府属开采土窑专章	(66)
福公司煤矿的经营状况	(67)
修武煤厂之工头制	善根 (69)
福公司煤矿历年盈利明细表	(70)
修武县保工会长秦梦麟等控告福公司违约苛工 额外讹罚书	(71)
李敬斋先生为收回矿权事赴京经过情形	(72)
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的经过和省当局应取之态度 严 秋	(75)
英商福公司在河南焦作经济侵略报告书	(80)
前福公司工人崔元魁等一百八十二人宣言	(89)
河南焦作的民众	龚逸情 (90)
本公司矿工里工人生活状况	徐景山 潘敬五 (93)

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生活状况	青 忱 (95)
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章程	(98)
晋豫公司焦作煤矿的工业史料	(104)
焦作煤矿一九〇四——一九四九年工人约数	(108)
焦作煤矿一九〇六——一九四九年历年煤炭产量表	(109)

第二部分 党对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 领导和各个时期工人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对焦作矿工运动的决定	(111)
河南最近工作计划决议案 (摘录)	(112)
河南八月至九月工运工作计划 (摘录)	(113)
河南何公济、何正中报告 (摘录)	(113)
河南工运报告 (摘录)	(114)
矿工运动决议案	(115)
河南豫北 (顾子升) 工作报告 (摘录)	(118)
河南省委给焦作 (困) 市委信	(134)
河南省委工作报告 (摘录)	(137)
河南省委的豫北巡视报告及其批评 (摘录)	(138)
豫北 (巡视员) 报告 (摘录)	(139)
河南省委给焦作特支信 (摘录)	(141)
河南工 (作) 委 (员) 巡视豫北报告 第五十八号 (摘录)	(144)
豫北工作报告 (摘录)	(146)
豫北 (特委立昂同志) 给省委工作报告 (摘录)	(149)
团河南工委报告第五号 (摘录)	(151)
如何开展李封李河矿工工作	(152)

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斗争纲领	青忱 (154)
团河南工委工作报告 (摘录)	(155)
团河南工委会关于河南焦作福中公司西厂工人 调查报告	(157)
河南福公司罢工风潮	(164)
焦作举行“五·七”国耻纪念会	(165)
矿校开学之预闻	(166)
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的复工条件	(166)
焦作各学校国耻纪念日联合举动	(167)
焦作公民大会到者万人	(168)
焦作镇市民举行游行和公民大会	(169)
全国铁路总工会援助焦作煤矿工人	(171)
焦作英人住宅夫役罢工	(173)
福公司华工激于义愤相率罢工	(173)
上海学生宣讲团赴焦讲演	(174)
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	(174)
各界开对外大会 煤矿工人继续罢工	(175)
焦作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	(177)
福公司全体工人罢工	(177)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宣言	(178)
河南援沪声中之工潮	(181)
援助福公司工人之会议	(182)
豫同乡援助工人	(183)
河南援助沪汉惨案会通电	(183)
英使派员赴焦调查罢工	(184)

开封各界积极援助焦作罢工	(184)
福公司罢工工人举动文明	(185)
天津各界援助福公司工人	(185)
豫福公司罢工风潮扩大	(186)
福公司罢工请捐款援助	(187)
援助福公司罢工之进行	(187)
河南各界发起捐款接济罢工	(187)
罢工工人驳斥英人之诬蔑	(188)
全国铁路总工会援助焦作煤矿工人	(189)
中原公司援助罢工工人	(190)
谋取民族独立 争取工人福利	(190)
焦作煤矿工会致开滦工友书	(191)
中原公司工人要求援助沪、焦失业工人而罢工	(191)
中原公司确已罢工	(192)
河南罢工风潮之风起云涌	(192)
一九二六年工人罢工条款合同	(194)
福公司罢工实况	(197)
焦作煤矿工会章程	(199)
豫总工会成立	(202)
河南全省工界之大联合	(204)
福公司工人罢工迄未复工	(205)
焦作煤矿工(会)复工条件	(206)
福公司复工条件	(208)
在焦作举行复工会议	(209)
为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英人屠杀事通电	(210)

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团晋京参加谈判	(211)
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之经过	(211)
蒋介石下令接受中原煤矿公司	(213)
英商福公司强占民窑	(214)
河南人民反对中福合并	(215)
中福两公司的煤矿合同要点	(218)
焦作工学院组织学生救国会	(219)
豫学生声援平学生爱国运动	(220)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今日赴京大请愿	(220)
焦工学生爱国运动 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	(221)
焦学联电慰平受伤同学	(224)
焦作市学联会电宋哲元保障爱国运动	(225)
焦工滞徐进退维谷	(225)
焦扶轮小朋友为焦工请愿团募捐	(226)
蒋院长钦佩爱国热诚电慰焦作工学院请愿团	(226)
焦中学生深入民众宣传抗日	(227)
焦工学生请愿团昨返校	(228)
焦作铁道义勇队	(228)
焦作东犯之敌遭猛击	(229)
道清铁路日寇被倾复损失严重	(229)
英商焦作煤矿受敌压迫停业外侨不接受无理条件 难出境	(230)
焦作矿区被我游击队破坏	(231)
豫北我军解放焦作	(231)
焦作西大井正式开工	(232)
焦作矿工迅速复工 工会拟订工资草案	展潮 (233)

焦作市万人祝捷	(233)
焦作建设积极进行煤矿公司定名新华	(234)
焦作人民公审战争罪犯	(236)
焦作二区完成救济工作	(237)
焦作矿区第一厂成立工会	(238)
焦作市物价下降	(239)
焦作成立新华公司矿工节省劳力提高产量	(239)
焦作二区分配汉奸土地	(240)
我焦作煤产激增 公司并帮助私人煤窑开采	(242)
焦作工人自己组织管理下 新华煤炭运输公司开始 营业	史英 方德 (242)
经部驻豫分处汤主任抵汴	(243)
焦作小组调处工作结果圆满	(243)
走向繁荣的焦作市	(244)
接收焦作煤矿双方在洽商中	(246)
晋冀鲁豫煤产日增 较收复时增产半倍	(246)
扶植私人资本 发展焦作煤矿改为民营	(247)
把侵入焦作的敌人消灭在焦作	而东 (248)
焦作存煤及(急)待外运	(250)
白色恐怖在焦作	(251)
新乡各界举行反福公司复工运动大会	(253)
豫北各县组织豫北各县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	(254)
汴执委会响应修武博爱收回福公司矿权	(255)
焦作矿机电工人积极努力修好破旧机器增加生产	(256)
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258)
焦作煤矿改进工资试行集体按件计资	(259)

焦作矿工韩普珍等三十余人修建行道得到厂方奖励	…… (260)
焦作临时军管会成立	…… (260)
扶植发展私人资本	…… (261)
焦作工人游击大队坚持矿区游击战争	…… (262)

第三部分 旧政权有关函电

段祺瑞张凤台致北京政府电	…… (263)
河南民政长兼办军务田文烈致领河南都督段祺瑞咨	…… (263)
道清铁路局长陈达华致交通部电	…… (265)
堪锐克备忘录	…… (266)
外交部致河南督办岳维峻电	…… (266)
河南特派交涉员林实致外交部次长曾宗鉴电	…… (267)
外交部次长曾宗鉴致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函	…… (268)
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致外交部次长曾宗鉴函	…… (269)
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致河南督办岳维峻函	…… (269)
崔雯致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电	…… (270)
福公司总理堪锐克致开滦、天津总理马克飞私函	…… (270)
沁修地方条件及福公司答复函	…… (271)
中原公司一部分机匠工人罢工复工之经过情形报告书	… (278)
修博收回福中矿权委员会呈国民政府外交部实业部 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原文	…… (287)
英商福公司枪杀罢工工人案经过情形公函	…… (290)

第四部分 关于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 论述和主要当事人回忆

邓中夏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 (293)
-----------------	------------

张国焘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293)
罗章龙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294)
邓中夏谈焦作矿工组织工会	(295)
邓中夏谈焦作矿工已组织二百多人	(296)
瞿秋白谈焦作矿工在斗争中集中自己力量	(296)
瞿秋白谈焦作煤矿七月初发动罢工	(297)
毛泽东谈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297)
刘少奇谈焦作煤矿有工会小组活动	(298)
赵世炎谈焦作有浩大的罢工运动	(298)
王若飞谈焦作矿工罢工坚持八个多月	(299)
韩国钧谈豫北矿务交涉	(299)
林壮志介绍早期党组织在焦作的组织成员情况	(302)
马文彦谈焦作煤矿反帝罢工	(305)
忆焦作地下斗争的岁月	张方来 (307)
我们所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焦作煤矿	李心发 秦鸿儒 (342)
矿山风暴	穆祥顺 (349)
焦作煤矿老同志座谈反帝罢工纪要	薛毅整理 (367)
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	薛毅整理 (374)

第五部分 焦作煤矿史大事年纪

(公元前七七〇年——一九四九年)

- 一、土窑开采时期(公元前七七〇年——一八九四年) … (383)
 - 二、豫福公司合办时期(一八九四年六月——一九一五年
四月)
- (385)

- 三、福中公司分采合销时期（一九一五年五月——
一九三三年五月）（400）
- 四、中福公司合资时期与日寇统治时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429）
- 五、新华公司经营时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443）

第一部分 焦作煤矿的发展和 早期工人的境况

英商福公司概况

【位置及交通】 福公司矿区，在河南修武县焦作镇西北隅，距道清铁路之焦作车站约一·七公里，有支路直达矿厂。李封矿厂在李封村之东，东距焦作厂约四·六公里，中有马路连络。王封矿厂在王封村东，东距李封厂约一公里余，其间亦有小铁路相连。该两厂距道清路线约三·五公里，修有小铁路直达。又有春林村一区，在李封村东北一·七公里许，有小窑四五处，所采之煤，归福公司收销，其间也筑有小铁路。道清铁路为公司所筑，自清化至道口，经平汉路之新乡站，专为运煤之用。凡行销河北省东部及天津一带之煤，皆先运至道口镇，然后装驳船沿卫河而下，直达天津，交通运输，极其便利。

【沿革】 光绪二十二年，意人罗柴得 (Angelo Luzatti)，以调查中日战争后情形来华，寓北平意使馆。返欧后，在伦敦组织福公司 (The Peking Syndicate Ltd)，资本二万镑。旋即挟资重抵北平，与中国官场交欢。光绪二十四年，福公司以款借与山西商务局 (参阅保晋公司条)，结 (订) 山西全省煤铁开采合同。继又推展矿区，以达河南省河北道全境。各国闻之，咸跃跃

欲试。山西绅民，群起反对，卒得取消合同。福公司遂专在河南经营，未著成效。因清化煤田，地质变动甚烈，矿内水量甚大，工程不易进行。民国四年，该公司始与中国政府订定采煤地点，并认缴报效金每吨银五分。又与中原公司（见另条）合设福中公司，资本一百万元，推销两矿所出煤觔。自此以后，营业日有起色。十五年革命军到达该地，矿内外人，相率离去，遂行停业。嗣后英人虽曾运动复工，率以各方反对，未能如愿，故至今尚在停工之中。

【资本总额】 该公司资本总额英金一，二四二，八二二镑，纯系英国商人投资。总公司设于北平。矿区面积，达二百余方里。

【地质及煤层】 道清煤田之地质时代，属石炭二叠纪。煤层一，平均厚度为六·八公尺。倾向西南，倾斜度自八度至二十度。

【煤质及煤量】 煤质为无烟煤，其成分之分析结果如下：水分为二·三六；挥发分为二·八八；固定炭质为七九·八二；灰分为一四·九四。

煤田之总面积，有三六〇平方公里，煤层总厚六·八公尺，估计煤量约达二，七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吨，为河南全省各煤田中之储量最富者。

【矿山工程】 该公司共有矿井十余个。计焦作矿厂五井，其一、二、三、四各号井，均系出煤井，口径约三·六公尺，深各一二〇公尺左右。十号井在西端，为通风排水之用。李河（封）有直井三座，出煤者二，口径同前，深各约一一一公尺，其余一小井，供通风排水之用。王封有大井二，大小深浅，与李封厂相同。此外又有土井二十余对，在春林村附近及李封村之北，深各

约一百公尺，口径二、四公尺左右。

【矿厂设备】 焦作矿厂有锅炉三十二座，大卷扬机四座，发电机八座，大水泵一座，选煤机一部，修理厂一所，设备甚完善。李封、王封二矿厂，各有锅炉十余座，卷扬机二部，修理厂一所。计全矿共有大小水泵三十余座，每小时可排水九十余万加伦，足见该矿水量之大。

【产额及销路】 该公司在民国十一、二年间，产煤甚旺，获利达一百二十余万。十五年停工。兹将各矿历年之总产额，列表于下：

年 别	产煤额(吨)	附 注
民国七年	627,927	该矿自宣统元年正式出煤，民国二年，四、五、六号诸井告成，产额大增。
民国八年	494,742	
民国九年	561,834	
民国十年	648,716	
民国十一年	505,109	
民国十二年	694,143	
民国十三年	670,835	
民国十四年	255,918	
民国十五年	无	革命军到达该地，外人逃避，该矿停工。

该公司自民国四年与中原公司合设福中公司专销煤觔后，历年均获赢利。每年销售煤觔，约六十万吨，获利七八十万元，红

利分配，达二分左右。销路以平汉路沿线及河北省东部天津一带为最多。产煤最旺时，共有工人九千余名，待遇极刻薄。凡工匠欲入矿厂工作，须先纳费数十元于外人，而所得工资，每月不过十余元。上自总工程师，下至侍役，无不贪污舞弊。十三年曾发生全矿大罢工一次。十五年以后，仅焦作市留有工人五六十名，管理电灯、自来水，每月销售存煤百吨，以维持生活而已。

（胡荣铨：《中国煤矿》。商务印书馆，1935年2月初版。）

中原煤矿公司概况

【位置及交通】 公司矿区，在河南修武县西二十三公里之盘龙河，南距道清路之李河车站约二·九公里，西南距焦作镇约七公里半，东距新乡六九公里，距道口镇一二六·七公里。道清路直达矿厂，由李河装车至道口，再由卫河装船运销天津；或由新乡沿平汉路转运南北各大埠，交通运输，均极便利。

【沿革】 公司设立于民国三年，乃合并中州、豫泰、明德各煤矿公司而成。先在常口、寺河两处，用土法小井开采。后改在寺河与盘龙河开采。出煤井，除一、二号等大井外，又有小窑八十四个。十一年，与英商福公司合设福中公司，分产合销，以维价格。十二年，改为董事制。十四年以前，营业极佳。十五年，国民军来豫，更换经理。十六年，第二集团军到豫，派王世弼为监督，此后该矿遂归河南省政府直辖。十七年，第二集团军西去，矿厂无人负责，由总部令归建设委员会接办。旋以河南省政府抗议，仍由该省主办。该公司原系商办性质，历由股东选举负

责人员，主持矿务。十六年以后，完全归河南省政府统辖，改为监督制。

【公司组织】 该公司既归河南省政府统辖之后，改为监督制，其最近之组织系统如左：（略）

【资本总额】 资本总额共三百万元。计公股百万元（河南洛潼铁路股款及盐款拨入），商款百万元，及中州、豫泰、明德三矿原有财产作股百万元。

【矿区面积】 该公司矿区分两处：第一区在修武县寺河村、桐树沟等处，即今开采之地，面积为四十九方里。第二区在博爱县老君庙村，面积为十方里，共计五十九方里。

【地质及煤层】 焦作煤田，在太行山南麓，为石炭二叠纪之砂岩页岩而成。东西延长五六十公里，走向东北六十度，倾斜东南十度至二十度不等。煤层除厚不及〇·一五公尺之薄层外，其厚自三公尺至九公尺之煤仅一层。煤田北部，即太行山之凤凰岭、红砂岭，及柏山等峰，岩石大半属奥陶纪石灰岩，与极薄之石炭纪砂岩页岩等，中含赤铁矿。煤田为黄河流域之盆地，沁河贯于其中。盆地之构成，起于大断层。盖岩石因断层作用而上升，煤层下降，遂成煤田。中原矿区之内，断层极少；经焦作而至李封南部，巨细断层，数见不鲜。

【煤质及储量】 煤为无烟煤，分析结果如左（下）：水分二·八七；挥发分为五·六六；固定炭质为七一·一六；灰分为一〇·三一；发热量（英热单位）一二四四五。

全煤田之储量，为二，七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吨。福公司及其他土法小窑，皆在此区内开采。本区除各土窑及已采之煤外，储量尚有一千万吨以上。

【矿内工程】 采矿有新法土法两种。新法有一、二、三、

四号四直井，均系十三年透煤。四井皆在盘龙河、李河之间，口径均为三·六公尺。一、二号为出煤井，深各一一〇公尺，相距约六〇公尺。井底沿煤层向东西各开大巷道一。三、四号井在一、二号井东南约四五公尺，深各一五六公尺，亦系出煤井。此外尚有土井二十余对，由土人包采。分布于寺河、李河等处，亦均系直井，深各一〇八公尺许。

【矿厂设备】 锅炉房两座，共有卧式锅炉三十六具，计大锅炉十五具，共有马力一千二百匹。其余小锅炉，则分置各小井。大卷扬机四座，各有马力一百五十匹。此外尚有小卷扬机三十余架，分设于各小井。各井之水，均由一号井排出，设有电泵十余架，每分钟总排水量约五百加伦。通风利用自然，复设抽风机一座，以备井下通风之用。发电机三座，供矿厂电灯、电话，及电泵等用途。李河站北，有储煤厂二座，可储煤二十万吨。筛煤机一座。

【搬运】 井下大巷，均敷设小铁路，东西长约二千余公尺，用骡马拖运。井上自一、二号井及三、四号，均设有双轨小铁路，直达李河站储煤厂。其他各小窑，亦均设小铁道通车站，用人力推运。

【产额及销路】 该公司产煤额，最旺时曾达九十余万吨。十五年以后，因战事关系，产额大减。兹将历年产额，列表如下：（见第七页）

该公司所产煤觔，向由新乡、道口、郑州、开封、郾城各分销处销售。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年销达六、七十万吨。十五年以后，因战事频乖，车辆缺乏，产销均减。计十六年销一五〇，〇〇〇吨，十七年销四六一，三九六吨。

【运费】 煤觔由道口沿卫河运销河北省东部及天津一带

年 别	产煤额(吨)	备 考
民国七年	431,635	
民国八年	832,762	
民国九年	734,895	
民国十年	245,290	
民国十一年	400,000	是年产额，系约数。
民国十二年	568,404	
民国十三年	949,339	是年第一、二号两井竣工。
民国十四年	564,200	以上产额，见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
民国十五年	54,000	是年受军事影响，产煤只有两个月。
民国十六年	83,000	是年产煤只有四个月。
民国十七年	310,000	以上见矿冶特别报告。

者，每吨每公里运费约自六厘至一分；道清路运费每吨每公里一分六厘六毫，平汉路运费每吨每公里约合一分一厘。兹将道清路各站距离及运费，列表如下：（略）

【税捐】 税捐除矿区税外，其余各项，每吨需洋一元三角余。其名称及税额如左（下）：

税 目	每吨税额(元)
生产税	〇·〇二
地 租	〇·一〇

公益捐	〇·二〇
军事捐	一·〇〇
统捐	免收
合计	一·三二

【成本及售价】 每吨煤之成本，约须洋三元上下。计出井费每吨一元左右；事务费月须四万元，总公司月须三万余元，以每月产煤七万吨计算，每吨成本约二元余。兹列十七年产煤每吨出井成本如左（下）：

产额（吨）	支柱费（元）	工价（元）	材料（元）	管理（元）	平均每吨成本（元）
310.000	0.365	0.405	0.066	0.08	0.91

售价视煤之种类而异。在矿厂每吨售价如左（下）：

煤别	每吨售价（元）	煤别	每吨售价（元）
玉河炭	15.00	锅炉砗	11.50
大炭	14.50	锅炉原料	8.50
玉河砗	14.50	介石	8.50
一号砗	14.00	粗末	4.00
二号砗	14.00	细末	4.00
三号砗	14.00		

【职工状况】 该矿工人，自十六年改为里工制，每班工作八小时，每人每日所得工资平均二角一分余。现有工人二千名，井下矿工六百名。在包工时代，日出煤五百吨者，改行里工

制后，日出煤七百五十吨。兹将前后工给及职薪，列表于左(下)：

职 工 别	包工时代之薪资(元)	里工时代之薪资(元)
事务股主任	月给100.00	
井务股主任	85.00	
事务股股员	70—60.00	
井务股股员	55—40.00	
大 工	日给0.16	0.247
二 工	0.145	0.210
小 工	0.130	0.175

关于工人待遇，建有住房二百四十间，可容工人二千六百四十人。卫生方面，则有职工洗浴室，运动场，矿山医院。教育方面，有矿区小学十余处，工人子弟学校、童工学校各一所，职工妇女学校、平民学校各三所。伙食方面，有粮食廉价贩卖部，并以廉价售出日用必需品。煤、水由公司供给，不另取资。抚恤方面，工人受伤，供给膳药，住院代医；因伤死亡者，给以一次抚恤金洋一百元。

【营业状况】 该公司自民国五年以后，历年皆有盈余。自五年至九年，共获赢利三，一二五、一七〇元。每年平均获利六二五，〇三四元。红利分配，每年平均一分六厘左右。最近十六、十七两年，共计销煤约有六十余万吨，获利八〇二、三二三元。现在每日销煤一千五百吨，而产额亦在一千四百吨以上。

附中原公司土窑概况。小井分为一、二两区：一区在寺河，

二区在桶张河，公司设有土窑管理处。一区有小井八对，出煤者六对，分与六人包采（定有包采章程二十三条）；二区小井十三对，分与十人包采。各窑所出之煤，逐日按笼报告管理处，由管理处分别扣成吨数登记。每月终结算一次。

公司所置工具及机器有充裕时，包采者可按规定价格租用。计定价如左（下）：

机器名称	每月租价（元）
小高车及三节锅炉一部	二八〇・〇〇
高车两部及五节锅炉一部	五六〇・〇〇
车带铁道	三〇・〇〇

机器如有损坏，由公司修理，凡开车、烧火等工人，亦由公司配置。

（胡荣铨：《中国煤矿》。商务印书馆，1935年2月初版。）

道清铁路概况

第一节 筑路缘起

前清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年），山西商务局与英商福公司订立开采孟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等处煤铁各矿合同，复经河南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订立开采怀庆左右诸山各矿合同，均于是年由北京总理衙门核准签约。光绪二十八年（西历一

九〇二年），福公司开办怀庆府修武县属之焦作镇煤矿，遵照合同之规定，禀准本省巡抚，由矿地起建筑铁路至卫河之水口（即道口码头），是本路之建筑实由福公司运煤而起也。

第二节 路线设计

福公司即经禀准筑路，即分两段建筑：其第一段，自浚县之三里湾码头（即道口码头）起，经新乡县之游家坟，达沁阳县之柏山村，复由游家坟分筑支线至新乡新站，接入京汉干线，以与各路联络；其第二段，拟由柏山接筑至山西泽州，名曰道泽铁路，嗣因山西矿约取消，故仅由柏山展筑至沁阳县之清化镇，以载运由晋输来之货物。光绪三十年（西历一九〇四年），经驻京英使商明外务部将本路收归中国国有，始改名曰道清铁路。

第三节 建筑始末

本路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开始建筑，建光绪三十一年，由道口码头至柏山之干路以及游家坟至新乡新站之支路，一律竣工，计程二百九十九华里（一四六公里），是年复由柏山展筑至清化，翌年正月竣工，计长九华里（四公里）。全线计跨浚、滑、汲、新乡、获嘉、修武、沁阳等七县，共长三百零八华里（一五〇公里）。于是本路告成。

第四节 收赎情形

福公司建筑泽道铁路，以运输泽煤盛矿厂之矿产为唯一之目

的，因泽煤盛矿开办四载，用银六百万两，深至六十余丈，仍未出煤，公司恐养路之费无着，乃商请英使要求外务部将此路归并铁路总公司办理，以建筑费作为借款。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英公使请将泽道铁路由中国借款兴修，经盛宣怀拒驳，山西巡抚张曾歇并派道员志森赴沪协商，会同驳阻；河南巡抚陈夔龙乘道口至清化路将次告成，派道员韩国钧与公司会订章程，禁止揽载矿产以外之货物，亦未就范。英使以泽襄不得当，必欲取偿于道泽，先欲自办道泽，嗣以长江取道之策不行，而道清养路费难支持，故欲我国借款收回，以泽襄先经允准，今即不允其另辟一路，直至长江，故向部交涉，迭次函催订立合同，部乃催督办盛宣怀定议。宣怀派工程司候选知府詹天佑赴豫查帐看工，由外务部加派左参议雷补同邀同哲美森按照沪议节略，逐条磋商，时已成之路，仅道口至清化镇九十英里有奇，其实仅至清化附近之柏山村，柏山至清化尚有三英里余，又有未造之路自清化至泽州三十八英里余，名为泽道，实乃道清，三十年十二月，詹天佑到京与哲美森议价，共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三十一年正月定议，二十六日由外务部咨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办理；三月十九日，盛宣怀会同山西巡抚张曾歇，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泽道铁路遵旨妥筹与福公司拟定条款，取益防损，经部派员复与磋商就绪，订借款合同二十一条，又行车合同十款，息借英金七十万镑，奉旨依议。

六月初一日（西历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由盛宣怀与英福公司总理兼代理人哲美森在北京将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又行车合同十款，及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孟平潞泽矿务合同四款签押。

签订合同之前，五月二十七日（西历六月二十九日），由哲美森致函盛宣怀，谓在事各员合同，早经订定，现照行车合同第二

款通知照行。

.....

第五节 清 孟 之 展 筑

道清铁路因路线太短，频年亏折，福公司以借款关系，要求展筑路线，期增收入。其所拟路线，一至清化展至怀庆黄河边之孟县，一自清化经怀庆，阳城以至山西平阳，经讨论多次，迄无结果。民国五年（西历一九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为道清路借款首次还本之期，其应还本利，计英金四万四千三百一十镑十先令。维时道清营业未畅，进项有限，而部款亦复支绌，无从筹划，不得已预告福公司，届时请其先垫；英公使乃向外交部交涉，以延长路线为垫款条件，外交部允之。七月二十一日，英公使至交通部云，福公司为保全贵国信用起见，还款业已代垫，惟要求承认三事：（一）援广九垫款例，年息七厘；（二）福公司所出之煤，经他路运输时，其运费减至与京汉路所定之运费相等；（三）（甲）自清化展至孟县，（乙）自清化展至平阳府。此段详细办法，俟欧战告终，再行开议。二十七日，福公司代表福乐德到部会议，总长许世英提出三种办法：（一）还款；（二）暂不还款，准给年息七厘，减运绝对否认；（三）第三条之甲项业已承认，乙项俟调查后再定。八月七日，福乐德到部称可照总长提出之办法办理。（即第二种年息七厘，及第三种自清化展至孟县）当时即以此为垫款交换之条件，将款延至民国六年（即西历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交付，事遂解决。

七月三日，福公司总董巴森来华，催议合同，交通部以道清路原合同颇多损害利权之处，拟将清化至平阳作为干线，而以清

化至孟线为支线，另为一路，与道清脱离关系，拟先订清平铁路之清孟枝〔支〕路草合同。四月六日，道清铁路监督局局长程世济奉部令代表与福公司会商一切。九月，由福公司拟就清平铁路之清孟段草合同，呈部核夺，中经双方修改。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部提出国务会议议决，事可照办，合同稍缓再订。当由部通知英使馆及福公司，而英使馆福公司复迭次催办，山西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均函电反对；并由国会提出质问，以山西商务局前许该公司筑路之权，业经晋省赎回，该公司不应以赎回之区，再有展筑。乃由部复与公司磋商。仅允将山西境内清平一段暂从缓议；至清孟枝〔支〕路，福公司及英使馆均坚执前约，即经商定，不允展缓，嗣经会商多次，乃将原拟清平铁路之清孟枝〔支〕线合同，改为清孟枝〔支〕路合同。九年四月八日，由部提出国务会议，议决先由交通部商定草约，俟有相当时机，再行提出。遂由部至函公司声明于六个月内签字，时公司已雇定工程司来华，公司经理堪锐克又向部催办，部与磋议，于合同内声明道清铁路借款及行车合同之条件，均不适用，公司允之，事乃决定。十月二十八日，交通部将改定合同，提出国务会议，议决照办。十一月十九日，由部呈大总统，二十四日，奉指令，呈悉，准如所拟办理。

十二月十六日，交通部长叶恭绰，财政总长周自齐与福公司总董堪锐克将合同签字，借英金三十五万镑，将来如有不敷，或剩余，则借款如数增减。

前项借款债票未能发行，由福公司先后垫款，议定年息七厘半，自十年一月起分期垫交，至十四年六月六日止，共垫交八万七千三百镑十八先令十便士。

第六节 行政变迁

本路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收归国有后，依照合同，由部派总办一员组设监督局，内置翻译、核算、收支各一员，所有车务、厂务、帐务、材料、工程等部分之总管、会计、管栈工程司等员，均直隶于行车总管，而监督局之收支员仍直接洋帐房办事，组织极为简单。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增置司理材料兼核算一员，以佐核算之不及。宣统元年十一月，以统计事繁，添派正副统计各一员。宣统二年十月，以沿路商务逐渐发达，委派调查商务一员。是年十二月，复因汇报全路详明帐册，增设报销处，派正副帮核算各一员，书记四员。以上续置各职，率皆随时随事酌量派充，初无确定职制。迨至民国三年一月，部令改总办为局长，总局始设总务处，分科办事。十六年八月，国军克复河朔改监督局为管理局，乃依照部章并参酌本路业务情形，改组总务、车务、工务、机务、会计、材料、警务等处，以实施管理之权。十八年四月，材料、警务两处奉令裁撤，分设料材课厂、警务课，均隶总务处。

（一）总务处 本局设置之始，内容极简，因事用人，初无定规。民国三年一月，改置局长，编定总务处分科组织表，呈部核准，始有总务之名。内部仍依行车合同，置总翻译、总核算各一员，另分会计、材料、总务、编查、统计、警务、卫生等科目，置员分理。五年一月，奉令裁员，将所有员司悉并于翻译、核算两部分：总翻译下置华文，英文两课；总核算下置稽核、调查两课。九年五月，因编查事繁，改调查课为编查课。十年四月，遵令改编职制，裁撤总翻译，改置总务处事务员长一员，其下分设文书、编译、营业、警务、庶务等课；其总核算一员仍直接

秉承局长处理事务。十五年三月，改事务员长为总务处长，并添置副处长。十六年八月，改组局务，因军运繁剧，添设军运股，专理军运事宜。九月，裁撤营业课，以所营地亩事件并入庶务课；又以编译课并入文书课。十月，改总核算为核算课，隶属于总务处；改警务课为警务处。十七年四月，以本路医务向附属于福公司医院，摊认经费亦颇不贖，而员工就诊极感不便，因就前洋总管住宅改设医院一所，置院长医官等处理医务。六月，以核算事宜并入会计处，改核算课为地亩课。十二月，以全路购用各种簿册单据及其他刊物，年耗颇巨，因增设印刷一课，购置机器，专理印刷事件，兼管一切文具。十八年四月，取消军运股；裁撤材料处，分组材料课厂，复改警务处为警务课，置警务总分段，仍隶本处。旋遵部令裁撤副处长。六月，取消印刷所；裁撤警务课，将警务部分应办文件并入文书课办理，并将地亩课撤销，以地亩清丈事宜并入工务处管理。十九年十二月，恢复编译、警务两课，将总务总段长改为警务长，下置一、二两分段，取销护厂警务长，以护厂事宜由第二分段负责办理，并将保安队改为护路队，由警务长指挥。此本处自创设至民国二十年年底之兴革事略也。

（二）车务处 本路自赎归国有，即由前邮传部与福公司曾派洋总管兼车务总管一员，下设翻译、办事各员，办理文牒、计核等事。稽查一员，驻道口，监察站车事务。举凡行车、会计、材料等实权，均直接由洋总管掌握，间接由福公司操纵。后改稽查为行车段长，分驻东西两段。嗣后增设三员，分驻道口、新乡、焦作等处。又改翻译为总课员。民国十二年二月，置车务总段长，以为收回行车事权之准备。十五年七月，改车务总段长为车务副总管。十六年六月，洋总管离职。八月，改组局务，乃改车务总管为车务处长，付总管为副处长。十七年四月，分课务为

三 八 零

文牍、运输、计核、电务等股。十月，复置车务总段长，并公布总段办事规章。十八年二月，改电报局为电信室。四月，奉令取消副处长，并将文牍、运输、计核、电务四股裁撤，设营业、运输两课，以电信事务并入运输科管理。二十年三月改营业课为业务科。今仍之。

本路营业车站，在福公司移交时有道口、柳卫、新乡、福公司联站、大召营、获嘉、修武、待王、焦作、柏山等十一站，每日只开运煤车自焦作至新乡者两次，自焦作至道口者两次。光绪三十二年，与京汉路商订互通车运办法，是为本路与京汉正式通车之始。三十三年，开设清化车站。三十四年，改福公司联站为道清联站，辟狮子营为营业车站。宣统二年，辟常口、王庄为营业车站，并于各站卖票房设问事处。民国元年，本路奉令改为中华民国国有铁路道清线，开行一二次客车，订定行车时刻行车通则及挂车章程。辟白露为营业车站。四年，于李河筑岔道，并辟为营业车站。五年，于焦作、李河、待王三站装用电气路签。六年，于一二次客车装置暖气管。七年，于待王、修武、获嘉、常口、焦作间，装用电器路签。八年，于游家坟、新乡新站，装用电气路签。建筑马涧（焦作常口间）岔道。十年，改英里线程为公里线程。辟李封为营业车站。并装设李封至清化各站电气路签。十一年，于卫辉站添筑岔道。新乡至道口各站装设电气路签。十五年，清孟枝线自清化筑至陈庄，计长十三公里，新辟东马、陈庄两站，并装设电气路签，于十月一日开始通车。十七年，因东段各站电气路签在军事时期摧毁殆尽，呈准将焦作至陈庄段内各站电签，移装于东段白露至道口各站；并辟李源屯为营业车站。嗣因东马业务萧条，于十一月裁撤其车站。计全路分东西两段：东段为道口、王庄、柳卫、李源屯、汲县、向露、新乡县、

游家坟、新乡新站等九站；西段为大召营、获嘉县、狮子营、修武县、待王、李河、焦作、李封、常口、柏山、清化、陈庄等十二站。本路段站兴革之概况如此。

(三) 工务处 本路收赎时，自道口至柏山间计程一百四十五公里(九〇英里)，均已修竣通车，于新乡县西门外与京汉路接轨处设立办公处，取其地点适中便于管理也。嗣议展筑柏山至清化镇线路，测量时选定车站设于镇城西关，旋以侨镇回民极端反对，不得已改设东关，以至自柏至清距离五公里间路线之绕弯，几由东西向而改为南北向，其坡度最大者为一百一十五分之一，为全路最陡部分。开工之先，为指挥便利起见，将新乡办公处暂迁焦作，于展线工程完成后，仍迁回新乡原处。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道口至清化完全通车，共计干线一五〇公里，岔道二八·四公里，枝〔支〕线二·四四公里，枝〔支〕线岔道二·九七公里，总延长为一八三·八一公里，全路车站十八处，道房三十五处，监工处八所，分管修养事务，至是全县设施渐臻完备。清孟路务简单，仅设总工程师一员。民国九年，计划建筑清孟枝〔支〕线，因增置副工程司三员，兼理清孟路工。十六年，改养路工程司、副工程司为养路总管、副总管。十七年，改为正副处长。十八年四月，奉令裁撤副处长，增设工程司及工事、工程两课。六月。接管全路地亩清丈事宜。二十年三月，改工事课为文牍课。六月，分沿线工务为两分段，增设分段长。今仍之。

清孟枝〔支〕路工程处于民九年冬开始设立于清化七房村，办理测量事宜。十年夏，测量事竣，乃以借款梗滞，购地困难，延至十四年十月，清化，陈庄间十三公里之工程始行告竣。时福公司款项支绌，中道停工，几经交涉，于十五年十月始将此段枝〔支〕路暂行接收，通车营业。十六年十二月，裁撤工程处，所

有清孟路务概归总局各处分别兼办。

(四) 机务处 本路机务之各种设备，初由大成公司工程处经营于道口。清光绪三十年，由福公司接收，将机厂设至焦作。三十一年，收归国有。本处设正副总管各一员，公事房设帮办一员，绘图房设绘图一员，机车厂设监工两名，汽锅炉两厂及新乡道口两车房各设监工一名，其余翻砂铁匠修车木匠油漆等厂，各设头目一名。三十四年，改公事房帮办为总课员，添派课员司事。宣统二年，绘图房添派学习生。民国十二年，汽机厂添派副监工，机车厂添派监工，其他各厂头目均提升监工。十三年，新乡车房设车辆检查员。十五年，机车厂添设监工助理员。十六年，道口车房添设副监工。十七年四月，改正、副总管为正副处长，调升车辆检查员为机务段长。十八年四月，奉令撤副处长，增设助理员及事务、车辆两课，另设机厂厂长，机务处各厂悉属之。十九年七月，分沿线机务为两分段，各设分段长一人。二十年三月，改助理员为助理机务处长职务，复将车辆课改为技术课。今仍之。

本路借款自收赎后结束，为英金八十万镑，年息五厘，分廿期摊还。截至十七年年底止，除还过本息英金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五十二镑十先令外，尚欠本金四十九万五千七百镑，到期息金七万四千三百五十五镑。嗣因添购车辆，续向福公司借款两次：民国七年第一次借款，为美金三十万元，年息八厘，分五期摊还，业于十二年还清；民国九年第二次借款，为英金十二万六千八百三十九镑，年息七厘半，分十期摊还。截至十七年年底止，除还过五期外，尚欠本金六万三千四百一十九镑九先令五便士，到期息金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一镑四先令三便士。

清孟枝〔支〕路借款，自民国十年至十四年间，由福公司陆

续垫付英金八万七千三百镑十八先令十便士，年息七厘半，截至十七年年底止，共计息金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五镑十五先令四便士，本息统计英金十三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四先令二便士，尚未摊还。

附注（一） 本路自收回设局以来，关于材料事项概归洋员管理，置正副管栈各一员，下设总课员、课员、办事员、司事等，分理栈务。适至民国十六年八月，改组管理局，洋员离职，始派华员充任管栈。十七年四月，组织处务，改正、副管栈为正、副处长，改总课员为课长。十八年四月，奉令裁撤材料处，分设课、厂，隶属总务处。

在监督局时代，采购大宗材料俱由福公司向津汉华洋商家代购，本路酬以百分之二·五经手费，至于大宗枕木、车油等项，间用标购办法。自改管理局后，所有从前之经手费陋规等概行禁止，其购料权限，大抵价值在五千元以上者，须呈部核准；五千元以下五十元以上者，由局长核准；五十元以下者，由本营课主管人员负责办理。

附注（二） 本路警察，在清宣统三年以前，只有巡捕三十余名，设头目一，副头目二，隶属洋工程司之下，分驻于道口、焦作两处，以资护厂。嗣以道口工事完竣，留守数名，余归焦厂，专负护卫之责。民国元年，路警成立，遂改巡捕为护厂巡警。五年九月，添设巡官一员。七年一月，改护厂巡官为分巡官，隶属于护路总巡官。十三年七月，改护厂巡官为警务长，就厂警原有人数编为两棚。全路沿站秩序，初由河南省会拨来铁路巡警一队，分驻维持；十三年教练所学生毕业，乃编护站警察百名，划全路为东西两段，设总段长一员，分段长两员；巡官二员；同时驻路河南队归并于柳卫、汲县、新乡老站、修武、李河等五站，其余各站则由本路站警接驻。十五年三月，河南队撤

防，全路站警始归一致。全路保护事宜，先由工程处飞拨担任，嗣因道钉损失行车危险，于清宣统二年春，招募八十余人，专司看护道钉等物之责，名曰道清更夫，设大头目一人，头目四人，分为二十拨，散住沿路各道房，仍归工程处指挥，专司夜间巡路，昼间仍由飞拨巡查。宣统三年冬，就更夫原有人数改为护路巡警，并购七子后膛马枪五十支，归驻路河南队兼带。民国元年春，方行改编完竣。三年一月，总局指派课员一人掌司警务文牒。七年一月，改护路巡官为总巡官，兼辖护厂事务。九年八月，成立护路队两棚，计二十名，设正副队长各一员。十一年十二月，添募队警十名，编为第三棚。十二年四月，添募队警二十名，编为四、五两棚。七月，复增第六棚，并购七九步枪五十支，以资应用。十三年二月，又招募队警二十名，编为七、八两棚。四月，改原有护路巡警为工巡队，拨归工程处管辖。六月，由教练所拨来警生十名，编为队警第九棚，并增购七九步枪三十支。十一月，又拨教练所毕业生三十名编为三棚，共计护路队为十二棚。十六年十一月，改工巡队为护路警察队，同时将护路队改为保安队，授以军事训练。

本路警务组织初极简单，迨至民国十一年九月，始成立警务课，隶属于总务处。十三年四月，设立路警教练所于道口三里湾，警额定为一百四十名，半由路警选派，半由外县招募。是年十一月，举行毕业。十二月，将教练所裁撤，同时添设警务督察长一员。十六年十一月，归并警务课及总段，改设警务处内，置处长、课员、办事员、书记等，处置督察员、视察员、派出员等。十七年二月，改视查员为巡察员，改派出员为稽查员。十月，改督察员为督察主任，专理外勤事务。十一月，于各站厂队添派教练员，施以军事教育，并授以拳术。通计本处员司即外勤员役，共

二十六员名，护厂官警七十三员名，护站官警二百员名，保安队一百零三员名，护路警察队一百一十一员名。从此事权统一，全路警务始成有系统之组织。十八年四月，警务处奉令裁撤，分设警务课、段，隶属总务处。六月，裁撤警务课。十九年十二月，部令恢复警务课，改警务总段长为警务长，下置一、二两分段，取消护厂警务长，以第二分段管理护厂事宜，仍改保安队为护路队，由警务长兼带。二十一年六月，奉令裁撤警务课，改设警察署，直隶铁道部路警管理局。

综观上述各节，本路专为运煤而设，其始营业不甚发达，一切设施至为简单。嗣后业务逐渐增进，组织亦逐渐完备。比年以军事关系，多数车辆流入他路，以致运输不畅，进款锐减，债务即无法清厘〔理〕，路线亦莫能修养，损失之巨至甚叹息！方今国政统一，百端待理，本路车辆不能急切收回，营业自难恢复原状。且全路长度不过一百五十公里，首尾不出豫境，虽与平汉干线联接，而距离甚近，仅止运煤，无大宗货物之运转，无独立行运之可能，效力至微，利益至薄，长此以往，讵能有济。二十一年四月，范局长莅任，即提出催请展筑道济路线之原案重行计划，呈部核议。将来倘能见诸实行，俾本路直通济南，连接津浦、胶济等线，则业务之发展必能倍蓰于前，此国计民生所关，又非指本路之幸也。

（《道清铁路卅周年纪念刊》）

焦作工学院概况

本学院由福中矿务大学扩充改组而成。先是英商福公司履行

合同，于辛亥年三月开办焦作路矿学堂，由河南交涉总局派提调一员总理其事，民国纪元初班毕业时，矿案发生交涉，学校因之停办。

民三交涉终结，新合同内仍规定福公司应办矿务学校一处，其经常费由福公司担任；民四中原公司成立，愿共负筹集经费之责，因名福中矿务学校，由河南交涉员许沅委任王法岐先生为校长，时路矿校址为福中总公司所借用，本校遂于开封城内大厅门租用民房，创办预科。成立之日，盖民国四年六月一日也。是冬招生完竣，入校程度定为中等学校修业二年以上，预科三年毕业升入本科；五年春预科始业；七年十月王校长辞职，河南交涉公署委学监杜鸿宾先生接任校长，是年冬预科毕业。杜校长旋即辞职。

八年春续办专门本科，因易名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由许交涉员兼代校长；九年春迁回焦作路矿学堂原址，校长一职由道清铁路监督局局长程世济先生兼代，不数月改由福公司驻厂交涉员周振先先生兼代。是年夏添招预科一班，入学程度规定中学毕业，预科一年毕业，升入本科。

未几周校长辞职，三公司延聘李鹤先生为校长；九年十一月李校长抵校，整顿课程，添聘教授；十年夏预科起罢考风潮，旋遭解散，另招预科一班。是年夏本校改为大学，修业期限定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十一年夏专门班毕业，凡二十二人，复招预科一班，是年冬更定课程，预科延长一年；十二年夏复添招预科一班，计有本科一班，预科两班。

李校长改就他职，三公司更聘张广舆先生为校长；十二年十一月张校长抵校，除保持旧有精神外，并注意体育，提倡课外作业，增筹经费，建筑宿舍，充实课程，提高程度，改定预科为二

年，本科仍为四年；十五年本科毕业一班，凡十二人。是年七月张校长辞职，中原公司聘教务主任李余庆先生继任校长。李校长既主校务，增定课程，改定预科三年毕业，本科四年毕业，是年夏招预科一班；十六年本科毕业一班，凡十二人，接招预科一班；十七年本科又毕业一班，凡十六人，接招预科一班；是年秋接收福中公司职员住宅改为教室及办公地址，惟内战仍频，干戈时起，河南处四战之地，教育事业深受影响，故本校在此时期，仅维持原有三班，整顿内部而已。惟可以纪念者，十四年张校长制定表册呈部备案，延至次年冬经李校长请准北京教育部派罗司长惠侨来校视察；批准立案，十七年十一月李校长辞职，中原公司聘前教授朱端先生为校长。

朱校长抵校后，添招班次，扩充校舍，筹画〔划〕经费，三者并举，虽于战争扰乱之时，而进行弗懈，经常费向系三公司共同负担，计福公司按年拨银五千两，中原公司拨洋一万元，福中公司按月拨三百元。至十五年福公司、福中公司相继停办后，本校经费即由中原公司完全担负，公司营业不振，月拨经费多寡并无定额。自十九年度起，经常费每月增至三千二百元，同年八月请得河南省政府教育款产管理处月拨补助费二千元，但为期三月即又取消；二十年二月中原公司于原拨三千二百元外，每月垫付省款洋一千元，四月又增一千元，得以资为挹注，其各项设备费，除随时商请中原公司核拨外，并将十八年夏间所领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洋一万元，托由北平兴华公司代购理化仪器；二十年春朱校长辞职，中原公司聘张广舆先生再任校长。

二十年四月，张校长到校，商得中原公司李张两监督之同意，呈准河南省政府，改校名为私立焦作工学院，除原有采矿冶金科外，增设土木工程科，并添建学生宿舍、图书教室、教员住室、

试金室，及本院大门等，共百余间，二层楼房之科学馆，亦已于二十一年九月竣工，至大礼堂及工程馆图书馆等，亦皆在设计中。校之东北邻有福公司隙地一方，已经福公司拨归本院应用，其经常费则由二十年度起，实行改组工学院后之岁出预算，每月由中原公司拨洋八千四百一十九元，设备费则于二十年九月请准河南省教育厅，咨准河南教育款产管理处，年拨洋二万四千元；二十一年春，制定表册，由河南教育厅转呈教育部备案。旋蒙部派谢科长树英及河南教育厅长齐真如莅校视察，同年八月奉到部批，暂予立案。是年并承胡汝麟、王敬芳二先生，以其中原公司股票十万元，捐为本院基金，可使本院基础渐趋稳定，足资铭感者也！

二十二年春，张院长以中央大学借聘为总务长，商请校董会聘本院教授兼秘书张清涟先生代理院长。六月部派戴督学夏，来院视察。七月张广舆院长改就河南大学校长，辞职校董会，聘张代院长接任。八月奉部令准予正式立案，改科为系。张院长遵照部规章，参酌原有计划，停招附设高级中学新生，积极充实本科，向欧美分批定购各项设备，并以原定建筑大礼堂、工程馆及图书馆计划，工艰费巨，集款需时，现为易于观成起见，商得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及河南省教育厅之同意，采分期办法，今春兴建工程馆以应急需，暑假内即可工竣，此本院成立以来之大概情形也。

（《焦作工学院同学录》1934年出版）

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 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

一、豫丰公司稟奉河南巡抚，批准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今将批准各事，转请福公司办理，限六十年为期。应先从矿师勘定何山何乡，何种矿产，绘图贴说，稟请河南巡抚查明，果于地方情形无碍，一面咨明总理衙门备案，一面发给凭单，准其开采矿地，勿稍耽延。如系民产，向业主议明，或租或买，公平给价。如系官产，应照该处田则，加倍纳赋。

二、豫丰公司稟奉河南巡抚批准，自借洋债不得过一千万两之数。如所派勘矿师以此数不敷于用，豫丰公司仍专向福公司续借。

三、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用人理财各事，由福公司总董经理、豫丰公司总办会同办理，其出入数簿，由河南巡抚随时派员稽查。

四、各处矿厂应用华洋董事各一人，洋董管工程，华董理交涉，一切帐目皆用洋式银钱出入。洋董经理，华董稽核，各矿厂总以多用华人为是，所有薪水，皆由福公司发给。

五、勘验矿地，或应打钻掘井，探视矿苗，应先与地主商明，踏损田禾，酌量赔偿。至开矿以后，或用矿塌陷，损民命房产，应归福公司抚恤赔偿，若定办一矿，有占民地，必须会同地方官或向地主租用，或备价购买，秉公定价，务使两不受亏，方昭公允。所开矿地，无论或租或买，但遇有坟莹祠墓，必须设法绕越，毋得发掘。

六、所办矿务，每年所有矿产，按照出井之价，值百抽五，作为落地税，报效中国国家。每年结帐盈余，先按用本付官利六厘，再提公积一分，逐年还本，仍随本减息，俟用本还清，公积即行停止。此外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归中国国家，余归福公司自行分给。以后中国他处，有用洋款开采煤铁矿者，应请一概仿照此章，将所有矿产值百抽五纳税，以归划一。再此系商人筹借开办矿务，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毫不干涉。

七、公司所开之矿不止一处，然各矿出入，与所有盈余，各归各矿清理，如或彼亏此盈，不得以此矿之盈，补彼矿之亏，致使国家应得余利因之减少。

八、凡开矿所需料件、机器等物进口，照开平各矿现行章程，完纳海关正半税项，内地厘捐，概不重征。致开出矿产运出口时，仍照关章纳税。

九、福公司所开之矿，以六十年为限，一经限满，福公司所办各矿无论新旧，不问盈亏如何，即以全矿机器，及该矿所有料件，并房产基地、河桥铁路，凡系在该矿成本项下置办之业，全行报效中国国家，不求给价。届时由豫丰公司稟请河南巡抚派员验收。

十、每处矿厂，总以联络官民预息纷争为要。应由豫丰公司稟请巡抚，酌派照料委员一人，又设照料绅士一员，由福公司聘请。该员绅薪水，均由福公司筹备。

十一、矿师工头开办之始，自应选用洋人。倘日后华人中有精矿学、谙习工程者，豫丰公司派充此项要职。至其余司事照料等职，无关重大责成者，皆用华人，尤宜多用河南人，以开风气。

十二、矿厂亦宜多用豫人，其工价应从公酌定。至矿厂受伤，

应如何抚恤，与使用数十年后应如何酌给养老之费，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时刻各节，统候开矿后再由豫丰公司会同福公司采择欧美各矿妥善章程，商请巡抚定夺。

十三、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办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由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延请洋师教授，以备路矿因材选用，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

十四、豫丰公司所借福公司银一千万两，系约估之数。将来每开一矿，实须资本若干，由福公司拨用后，准福公司按照所用之数，造印借款股分票，刊刻章程，定期发卖。如华商于期内愿买此种股票者，有则无论多寡听其买取。

十五、华商收买此项矿务股票，应由豫丰公司按照时价涨落，照章代为收买，或自行买卖，均听其便。如华绅富商，于六十年限内将其矿股收至四分之三，即将该矿先期收回，由豫丰公司查报，饬交该华商，自行经理。

十六、凡于所准矿地，遇有民人先经开采者，不得占侵。如原主自愿租卖，应由豫丰公司会同福公司，秉公给价，但不得稍有抑勒。

十七、各矿遇有修路造桥开浚河港，或须添造分支铁道，接至干路或河口，以为转运该省煤铁，与各种矿产出境者，均准福公司禀明河南巡抚自备款项修理，不请公款。其支路应订章程，届时另议。凡为以上所准各事，其须用民地之处，亦照各局已定章程租买，不得少占民地，仍求地方官代为保护。

十八、每至年终，或盈或亏，各分矿造具清册，应各请华洋公证人一名，核算无讹；然后刊刻报单，送至豫丰公司察核各矿盈亏，会造总册，呈请巡抚，以凭分咨总理衙门户部查核，并将报效国家各项一并呈缴。

十九、该矿为中国自主之产，将来中国有与别国战争之时，福公司应听中国命令，不得接济敌国。

二十、兹章程华洋文缮具两份，各执为凭。

豫丰公司商董 吴士钊（签字）

福 公 司 罗沙第（签字）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西历1898年6月21日）

英商福公司获准在华开矿

中国近因用度短缺，……准定在北京立合股开矿公司（即福公司——编者），其宗旨专开中国煤矿、铁矿、煤油与亮漆等矿质，并协助中国推广制造与商务工事。此项合股公司，起意原为英人便造工厂，以故入股者惟有英人。其最著者如伦敦劳脱确特洋行，候爵劳尔呐，即英皇后快婿，复有多人系英国有显贵之大员，与名望素著之富翁。……该公司自得中国允准后，将自该工程所得之利益抽出四分之一，净归中国政府，作为定章，永远遵守。……

（法国《中法新汇报》，1898

年6月27日。转引《时务报》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第67册的译文）

黄界开采凭单

河南巡抚部院陈为发给开矿地界凭单事案，据福公司呈请，遵照光绪二十四年奏准合同第一条，请发凭单，以便开办煤矿，并呈红界图说一幅等情，当经本部院查核，所议地面太宽，随飭韩道与其磋商，现已另议黄界，飭令地方官查明福公司泽煤盛窑厂坐〔座〕落修武下白作地方，其窑厂东西一百七十五丈九尺，南北三十九丈九尺，此次所指矿界自窑厂墙外起算，正东界至周庄靳万邦地内，计三中里；正南界至东王褚程邦瑞地内，计三中里；正北界至阎河毋清泉地内，计三中里；正西界至田涧卢会堂地内，计五中里五分；西南界至嘉禾屯卢来运地内；西北界至春林高学书地内；东南界至姜河岳天贵地内；东北界至岗庄李苟创地内。四面载立界石十处，合计面积六十方里零五千六百六十八方丈又四十一方尺。除去村庄十处，祠庙四座，旧窑四个，合三方里一万零六十二方丈，并矿界内坟墓应照原合同设法绕避，不在准开之列外，其余询与地方情形，尚无妨碍，自应照片凭单，准其开办。福公司据此凭单，在定界之内需用地亩，依照原合同与各地户妥商，或租或买，公平议价，民人不得无故阻拦。惟未经购地租地以前，仍系各民人自产，无论作何生业，福公司亦不得籍词阻止。凡原合同所载各节，福公司自当逐一遵照，嗣后如果黄界不敷一矿之用，将来于红界内另请凭单，准照合同第一条，禀请河南抚台查明，果与地方情形无碍，再行核办。至红界内如有续请之凭单，仍与黄界所发凭单同为一矿。除将凭单式样并图咨送外务部及商部查核存案，一面札飭地方官照约妥为保护外，相应发

给凭单，交该公司收执为据，须至凭单者。

上修武县下白作泽煤盛矿界凭单仰福公司收执

(1904年11月24日)

福公司总工程师谈矿区情况

【捷报记者报导】 福公司总工程师亚力山大·李德先生正在上海作短期的访问，他在和我们的代表之一会见时，对华北这样一个大的英国企业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些有趣的报导。

李德先生向我们保证，无论对河南当地老百姓或者是对政府官员，现在都没有什么困难。后者不但对我们很友善，而且渴望熟悉外国人的方法。李德和一些官员有很密切的社会来往，同时有一个相当热心的满洲人有一天告诉李德，他（满洲人）差不多有资格到外务部。他已经学会喝香槟酒，而当他习惯于雪茄烟时，他就符合这个尊贵的机构的最后要求了。有些地方官已经需要译员的服务，并且给他们的子弟教授英文。

李德先生不是相信英国在远东的企业过去曾经有过失败的那一种人。他偶然提到，他从来不放松每天上午八点钟在矿区门首悬挂英国国旗，并且要由威海卫兵团组成的中国警卫向国旗致敬。他宣称，福公司并不如它的一些朋友想象的那样软弱。他并且指出，对这个英国企业提出最不友善的批评的人，是英国人自己。福公司一旦在河南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了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让位给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

（《捷报》，1904年3月25日，第636——637页。转引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

福公司矿区如同租界

【河南福公司的】工厂、矿山和铁路雇佣了三千中国人，此外，还有二十五名欧洲技师。矿区占地一千亩（约合150英亩），并已修筑了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苦力的茅屋和销售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奢侈品的商店，包括澡塘、理发店和按摩院。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詹美生”虽然其存在不过两年，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活和进步的租界区，而全区的统治者李德先生已经在后悔他不曾取得比原来一千亩更多的土地。

（《捷报》1904年12月30日，第1475页。转引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

怀庆人民反对福公司开矿

朱尔典爵士最近给〔清政府〕外务部的通知中说道，福公司的雇佣人员和河南怀庆府的人民中间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英国公司自二月间从山西撤退以后，就在怀庆府进行开采。冲突的确实原因还不知道。外务部已电开封巡抚林绍年，要他命令怀庆知府公告百姓，福公司的采矿权是通过正式协议由北京政府批准的，任

何人在福公司的事件中煽动公开的骚乱，就要加以逮捕和惩办。

公司的新经理布拉齐尔先生不久就要离开天津到直隶、河南山西、湖北等地作为期一年的旅行，视察与公司有关的事务。

(《捷报》，1908年9月19日，第716页。转引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年4月版。)

福公司卖煤专条

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会议，见煤后办事专条开列于后：

一、提议宗旨要在引伸原订合同章程，将见煤之后办事专条，逐节商订，庶彼此各有遵守。

二、福公司应纳值百抽五之出井税，议定自见煤之第一日起算，不分整碎，不问涨落，每吨纳税银五分。按月照报告总公司洋文账单，开送省城总局一份，以凭核计进出煤数，结算税银。稽核员有随时到厂调查之权，账单税银，交稽核员收纳转交。

三、福公司所出之煤，议定遵照通商条约，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

四、福公司之煤纳出井税之后，运售他埠，经过河南厘卡，或由水路，或装火车，议定仍照中国通行章程完纳税项。

五、豫丰公司现已裁撤，至原合同第二条所载借用福公司成本一千万两，实属纸上空谈，议定一并作废。福公司交涉事件，统归河南交涉局管理，其原有之豫丰公司帮董薪水，自本年正月正月起，即改为交涉局驻矿委员薪水，照旧由福公司按月发给。

六、福公司需用黄界内民地，向章由地方官公平代购，惟见煤以来，各地主多不愿贱卖，现议定按照原合同第五条租地办法，凡不愿卖绝之地，分别地底地面，每年给以租价若干，仍归地方官询明地主，持平定价。

七、原订六十年期限，议定以签订合同之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算起。

八、矿务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除饭食由学堂自备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游戏场以及教习员司、夫役薪工、书籍文具、仪器标本、灯火煤水统归福公司筹给。

九、现议各条系暂行试办，将来如有未尽事宜，随时续议增入。

十、议定专条照缮华文三份，一存河南洋务局，一存修武县署，一存福公司，均以华文为凭。

大清宣统元年二月初六

1909年2月25日订立

河南交涉局议员、候补知府 杨敬宸

候选知府 方 镜

署修武县知县 严良炳

福公司总董 白菜喜

总矿师 堪睿克

英商福公司的早年订约活动

河南彰、卫、怀三府遍地出煤，居民每多合伙挖井采取，行

销山东、直隶、山西等省，以为生计。业煤之人，不下20万人。后为英商侦知，于光绪22年间，由福公司出名向总理衙门朦混，要准其开采。彰、卫、怀三府煤矿27、8年前豫抚始行查悉，总署受福公司所朦，遂派道员韩国均与之交涉，大费口舌，争回三府矿权，只准英人在修武县焦作（地名）一处开采。英人见焦作矿大而煤好，亦即允许，竭7、8年之力，费用600余万，至去年冬出煤。省中厘税局派知府杨敬宸交涉，局派知县严良炳前赴焦作与福公司的征收出口厘税，订立合同，所出之煤，须运往通商口岸出售，不准在本地售卖，以免夺民间煤业之计。杨守严令回省销差后，杨守本有道口货捐局差（河南最优之差），因此留办一年，严令亦委署修武县篆。诎福公司因所出之煤，不合轮船火车之用，销路大滞，乃以重利运动杨严二人，另与私订条约，准其在内地售煤，不行禀详，先行签字。豫抚吴仲师阅禀骇异，因关碍数十万民人生计，批驳不准。杨守见仲师察出弊端，勾通福公司代表白菜喜，赴外务部请求，致电豫抚，飭令允准。豫抚吴仲师谓此事关系数十万生命，我宁去不能应允，与外务部函电争执。全豫绅民亦开会力图抵制，群情汹汹，几欲暴动。外务部因飭令英商白菜喜到汴商议。白菜喜到汴后，由吴仲师派蒋道懋煦、王令宰善与之会议，力驳其非，云赎约未经抚院批准，不能承认。白菜喜理屈词穷，愿为废约，而杨守虑废约之后，与伊不利，到处散布流言，云我有舅舅在，何畏尔区区抚台，暗中又使人进京在英公使署运动，令白菜喜回京，白匆匆而去。现抚台又特派知府何云蔚、知县朱宝璇、王宰善三人赴京，向外务部为民请命。

某日，汴绅杜严、张德修自京来电，略谓外部极助英商，毫无退步。朱令宝璇一无争意，幸王大令宰善到京，开议再四，始

将赎回办法以第商酌，刻下白总董声言：交涉一日不了，汴省官民即须每日赔洋千元，倘汴绅欲赎，即将本公司开办之初及现在发达之利益加一倍赔不可，外部对于此事丝毫未曾吃力，而朱宝璇似曾有人授意，决不敢争，虽王宰善大令对此事极为认真，无如外部置之不理。

英公使用恫吓手段，日寻外部力争，谓即使续约作废，而专约第三条亦不过不准开设行栈卖煤，并未声明不许卖煤。

外部复云，即专约许福公司卖煤，何故又订续约。

英公使云，中国人善行图赖，续约两条不过为第三条之注释，以制中国人之图赖已耳，况德人在山东，日人在某某开矿，皆许其在内地卖煤，何故独不许我国。

外部云，彼两处皆有特别原因。英公使不俟外部言毕，即答云，甚么特别原因，不过怕二国之兵轮耳，如不准卖煤，我国亦有兵轮来。外部云，以兵轮来亦何妨。英公使语穷则去，次日复来，或两日、三日一来不等，力请速签卖煤之约，外部即允签字。

（《东方杂志》第6年第7期，第185—188页，1909年6月出版）

旅沪豫人之争废约

河南抚宪钧鉴：福公司串通汉奸，私立内地贩卖煤炭约，必至全豫火食尽仰外人鼻息，且等内地于租界，后患何堪设想！闻我公极持正论，豫人铭感，望始终主持，废此私约，为豫造福。旅沪河南同乡会王敬芳、万鸿图等叩。

北京札子轿豫学堂转同乡官公鉴：福公司串通杨、严二汉

奸，私立内地贩卖煤炭约，将来我豫人一饮一啄，皆仰外人鼻息。且失内地贩卖权自豫省始，亦豫人羞也。诸公热心桑梓，祈速筹对付策。旅沪河南同乡会王敬芳、万鸿图等。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5月29日。）

河南抵制福公司事件

汴函云：闰二月福公司与豫省订立条约十条，因该公司既经出矿，于抽税等事，不能不先定约章，以免临时争执。不料该公司于立约时，即声明遇事再添续约。约成之后，即向杨、方、严三君运动更续二条，准其在内地贩卖。闻杨、方等立约之时，不禀抚院，乃先禀之藩司，藩司以事不关己，遂未稍阻。抚院于闰二月初九日得此信，飞电阻止，乃竟于十一日签字。目下此案既发，豫绅等诘问，杨等以曾禀明藩宪为言，故近来豫民于朱方伯感情颇恶云。

又闻该公司代表白莱喜君，自得在内地贩卖煤炭权后，首赴外部呈明立案。旋即来请当道出示，声明准其贩卖之约，不准愚民阻止。时抚院不知续约两条也。忽闻此种要求，如聆半天霹雳，知于豫民生计有碍，必不干休，因即令交涉局拒绝。白君则持约为质，见面即请出示。并以贵局不理，即向外交部交涉相恫吓。日日如是，毫不退让。

又闻，豫民始因该公司得内地贩卖权续约二条，约不之知。自交涉局翻译娄君传于外，而绅民乃竭力言抵制。既经开会两次，当开会时，曾有修武学生王君，年不过十余岁，当场演说，

未数语而愤绝，百计灌救幸苏。如初二日之会，并非礼拜，而学生均相率告假至场。各学堂监督、堂长俱事，以扣分数相难，而该生等毫不顾惜云。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3日。）

汴省交涉局之丑态

汴函云：交涉局总办初系韩紫石督办。自韩去后，即委许少源接手。此次福公司违约卖煤，大滋绅民之怒。刻据福公司白经理所言，言此事无可挽回，汴省抚藩以及交涉局员，均已收其巨贿，尔绅民其奈何云云，万无退步之理。故与白总理会议数次，依然回怀照旧售煤。惟汴中民生以煤矿为命，倘福公司始终不理，恐河北百姓必有聚众之事。日来谣言纷纷，未识如何了结。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5日。）

豫人文明抵制近情

河南保矿会函云：自福公司违约在内地卖煤，前已特举毕太史覲文、杨主政勉斋赴都办理。三月念六日，绅、商、学各界全体在小行宫开会，筹议抵制，到会者五千余人。当有十五岁学生王君某，登场演说，未及数语，已气绝在地，半日始苏。是日方主政干舟演说，语颇激烈。谓政府既不负责任，宜先与政府交

涉。故屡电外部，河南人士绝不承认福公司在内地卖煤。四月初二，又在栗大王庙开会，到会者万余人。会时有法政教员贺君演说，并条陈办法，语甚激昂。当时人心感奋，决议力争，无不涔涔泪下。是会为河南抵制福公司最盛举动。当议决办法，设立保矿公会，公举杜太史友梅、方主政干舟赴京联络同乡京官六十余人开会。公议在外部、农工商部各递公呈，力争废约，现又恳请都察院代奏矣。省中保矿公会业已成立事务所，在学务公所东壁，卫辉、许州等处，各已组织分会，纷纷响应。初十日，又由总会派员二十余人前赴河北，沿道清铁路一带福公司售煤要害，联合绅、商、士民实行文明抵制。又派员赴郑州、徐州各铁路重站，预阻其销路矣。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6日。）

河南官场反对百姓

汴函云：福公司违约售煤，吴中丞误听杨守敬宸之言，私与立约，以致全省矿权，一旦毁于英商福公司之手。河北绅士闻之大哗，嗣即联合两河绅民群起反对。月初屡起全体大会，商议抵制之善策。虽到者人数有万余之多，而抵制之宗旨如何，尚未议定。刻闻汴绅将举公正绅士二人，赴京交涉。惟朱曼伯方伯、许绍源观察（交涉局总办）、杨敬宸太守、严云樵大令（修武县）四人，极力与百姓反对。据本地绅言，则云福公司极力运动各宪云云。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8日。）

计穷力竭之外部（河南矿务）

河南矿务交涉，前请都察院代奏。十五日奉到上谕，并外务部致吴中丞电如下：

河南巡抚吴鉴：十四日电计达。本日奉旨，都察院代奏据河南绅士翰林院编修杜严等呈称，交涉局员破坏矿务，违章擅订续约，贻误大局等语。著外务部、河南巡抚会商筹办，钦此。查此事，英使索偿每日一千两，不再与本部提议。我若一味坚持，不特不能就范，且恐变本加厉，不及挽回。如此银款，将从何处取偿。豫省所争者只是保全土窑生计。现筹拟两全之策，或官商合股立一总公司，专购福公司煤炭，免彼意为低昂。或与土窑出煤，减轻税厘货捐、京汉运脚，俾亦得出口销售。惟专购一层，恐难全包，英使亦未必能允。保全土窑，似以第二层办法为宜。此事关系贵治利害，现奉谕旨妥筹，本部已计穷力竭。应由尊处熟权得失轻重，妥筹了事办法，电复。幸勿协力坚持等语。空言推宕也。外部。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15日。）

豫矿京中之种种

（甲）外务部自此案出现，吴抚争持坚确，故外部对之甚怀

恨，时形排挤。前见摄政王谓，豫抚毫盞，见事不明，致失中国主权云云，又前外部筹议办法两条（见前报）。目下豫抚及全体京官各代表，皆将部议驳回，力持福公司不能在内地卖煤主义。

（乙）英公使用恫喝手段，日寻外部力争。谓即使续约作废，而专约第三条亦不过不准开设行栈卖煤，并未声明不许卖煤。

外部覆云，既专约许福公司卖煤，何故又订续约。

英公使云：中国人善行图赖，续约两条不过为第三条之注释，以制中国人图赖已耳。况德人在山东，日人在某某开矿，皆许其在内地卖煤，何故独不许我国。

外部云，彼两处皆有特别原因。英公使不俟外部言毕，即答云：甚么特别原因，不过怕二国之兵轮耳。如不准卖煤，我国亦有兵轮来。外部云，以兵轮来亦何妨。英公使语穷则去。次日复来，或两日三日一来不等，力请速签卖煤之约。外部即允签字。英公使云：既河南委员绅士皆在此地，当令共约签字，以免枝节，故至今尚未定也。

（丙）同乡京官代表到京详陈利害，全体京绅皆出首力争，即素不问事之某侍郎今已首先提倡。故近日京之绅，皆主直接交涉，前阻挠之某丞参，闻豫人将以汪大燮待之，已痛改前愆，特别尽力云。

（丁）各代表委员何太守等，到外部传达吴抚宗旨，除不准福公司在内地卖煤外，余无他议。豫省代表胡石青等，又在外递禀，主张将福公司一并取消。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29日。）

福公司盗采河南怀庆煤矿之历史

中国路矿为外人把持尽矣，而凭空结择，断送于外人，未有如河南怀庆煤矿失之之易者也。综计英商福公司，始终经营怀庆煤矿，盗取特权，均用暧昧手段，寔非依正式契约之结果，约言之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光绪二十四年。福公司串通已故检讨吴式钊及程文炳之子程恩培，假设豫丰公司名目，转请福公司开矿，是为英商狡赖契约之始。吴云南人，程安徽人，以云南、安徽人，而设立豫丰公司，似此公司为河南人设立也者，奇矣。盖以外国人不能占中国之矿，他省人不能卖河南之矿，乃影射名目，为移步换形之计，今查豫丰公司与福公司原订开矿章程第一条云，豫丰公司禀奉河南巡抚批准，专办黄河以北，怀庆左右，诸山各矿。今将批准各事转请福公司办理，限六十年为期。第二条云，豫丰公司禀河南巡抚批准，自借洋债不得过一千万之数，如所派勘矿师以此数不敷，豫丰公司仍专向福公司续借。是名为豫丰公司，请福公司代理，而其寔则以洋商自出己贳开矿，而反架〔假〕华商以欠债之名也，有是理乎。先是豫丰公司承办章程内，有黄河南北字样，言者哗然，乃缩减为黄河以北，而吴、程两人，亦迭经御史纠参革职。夫豫丰公司为吴、程所假托，原非完全之法人。吴、程虽撤，而豫丰公司之名未随之而消灭，故福公司犹假豫丰公司空名为之主，附丽而暂存。而当时总署又狃于成议，不能将此案撤销，迁延贻患，以至今日。故日作俑者为吴、程两人，而酿成附骨之疽者，寔总署也。

第二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福公司勘定矿界购地开采，是为著手经营之始。初勘矿时，举河南修武两县矿地，尽划入范围之内，名曰红界，且执黄河以北之文，要索彰德、卫辉各矿，禁民开采。时豫抚锡派韩道国钧为总理力争缩减，乃择定修武县焦作一处，东西九华里，南北六华里，为指定开采之地，名曰黄界。黄界以内，准福公司购地开采，黄界以外尽民开采，福公司不得侵占。维持补救，韩道之力寔多。然福公司范围虽小，根据益坚。以借款开办之名，侵变为洋商自办之局。故不越数年，即有违约要索界外老君庙矿地之事，虽赖河内县苗令力争中止，然野心勃勃，无时不思为得步进步之计也。

第三期，自光绪三十四年秋。福公司矿井见煤，因议税则。变本加厉，忽欲强占内地发卖权，此即现今交涉之原因也。查福公司原订章程，明载出井税值百抽五。农工商部煤税专章，则每吨税银一钱。二者歧出，必须重订办法，以归划一。时道口厘局委员杨敬宸探悉此事，视为奇货。乘机夤缘，交涉局因详委为议福公司见煤后专条委员。杨遂窃据非分，惟〔为〕所欲为矣。其所订专条，失利计二大端：一曰推倒华商名目也。福公司盘踞内地十年之久，尚未十分恣纵者，以其虽为洋商，而豫丰公司之名，一曰未销，我犹得借空名以牵制之，彼尚有不能不就我范围之处。自此次专条第五项，将豫丰公司名目取消，福公司脱尽羁绊，益无顾忌。故自此次专条成立之日，即我主权失尽之日可也。二曰损坏税章也。农工商部每吨一钱之奏章，从量税也。福公司值百抽五之原章，从价税也，此皆为议订专条所当依据以为标准者。乃杨敬宸悍然不顾，竟于专条第二项订定，每吨纳出井税五分。谓为遵照原章而定耶，则已失从价之性质。盖煤有高下，价有涨落。即以福公司现在之煤论，其价值由一两至六七两

不等。则每吨当纳出井税由五分至二三钱不等。今乃一律每吨五分，不知置原章值百抽五于何地。

若谓遵照部章而定耶，则每吨一钱已有明文，杨敬宸擅许福公司交纳半数，视奏章如弁髦。设河南各商均援此为例，不知地方大吏何以应之，设使各洋商均援此为例，不知外务部及政府又何以应之也。然犹曰已经禀准豫抚签字也。此次专条第三项订明，福公司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是其所得者仅为开采权。此外煤窑鳞次，足够吾民购用，尚为民间留一线之生路。孰意闰二月十一日，杨敬宸、方镜、严良炳与福公司又暗订续约，准华人在内地向该公司买煤。事经豫抚严电阻止，杨守等竟置若罔闻，擅行签字。藐长官，干法纪，事有甚于此者乎。计前订专条，距此不过月余。忽又擅订续约，欲并其前约剥余之硕果，复拱手而奉诸外人。一若主权一毫未丧，利权一毫尚存，而其心即有不安者。按之法理，未经豫抚批准，不得有效。而福公司则狡执为凭，不肯退让，交涉由此日棘矣。

或有为之辩者曰：福公司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不准福公司开设行栈则可，不能禁其卖煤也。殊不知开采发卖，原是两事。豫丰公司与福公司开矿章程，不过假以开采权，实未许以内地发卖权，故历次章程均有运售他埠之明文。盖中国为保护贸易，凡非通商口岸，不得有洋商足迹。发卖为商业性质，故不得不运往商埠。而专条第三项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实与普通例禁之中又为特别之指定，非模两可之词也。盖不准开设行栈，乃普通商约为洋货入口者而言。不准开设行栈卖煤，为河南与福公司指定不在内地卖煤而言也。若谓不准开设行栈，而仍准其内地卖煤，则何不曰不准开设行栈，准其就厂卖煤，何等明晰，而乃曰不准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抑又何也。

或谓专条诚禁其内地卖煤矣，如续约何。不知缔约之手续，必经主权者批准，方为有效。即河南抚台批准，而未经入奏奉旨，尚不得为有效。况杨敬宸等无代表督抚之全权，而擅行签字者乎。抑条约之解释，有广义有狭义，未闻有反对之解释如是也。

总之杨敬宸等以中国人服中国官，乃为此倒行逆施之事，天良丧尽，既为人类所不齿。福公司以英国商人，违背约章，反复无信，亦文明公例所不许，皆不足与深责。所可惧者，河南富甲五洲之矿产，始则以吴、程两私人盗权牟利，假外人以开采权。继则以杨敬宸等三私人擅续约，而内地发卖权又将为外人攫之以去。是中国矿产外人既可自由开采，中国内地，外人复可自由贸易也。河南一隅不足惜，矿务一事不足惜。特恐此后援例要挟者，不仅一英商，而盗权病国者，亦不仅杨敬宸等数人也。二十二行者，地大物博，不能自主。茫茫前途，尚忍言乎。谨陈颠末，以奉告凡为臣子之惓惓君国者。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7月5日。）

豫矿失败之急电

京代表来电。优级师范学堂转豫矿公会（王委、刘参）。议让出三府，此等办法既坏吾豫团体，并碍中国大局，严等誓不承认，希速达中峰。

复电文：北京豫学堂转京官暨代表鉴。兹闻有让出河南之说，是愚民之计。外人目的达，豫人生命绝。断送国民权，得外

人欢心，外部不能专美于前，诸公与有力焉。豫人惟有一死而已，誓不承认。豫矿公会叩元。

致外部电：北京外务部王爷中堂钧鉴。豫人不认福公司，并责其赔偿盗挖费，已屡电大部力争。顷闻有让出河南之说，一味尽忠外人，毫无保国卫民之意。天理难容，国法何在。豫人惟有一死而已，誓不承认。豫矿公会叩元。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7月6日。）

河南矿案最近之消息

福公司之狡展。福公司自得杨贼续约后，即日思在内地寔行卖煤。故对于河南人之交涉，一味狡展。虽代表赴京半月，决意开议，而该公司总董自来喜，自知理绌，常避居天津，不敢到部。惟多方运动某公使出头抵赖，硬思牵入国际云。

那中堂对于某员之谈判：适访得杨敬宸乃那中堂支族之戚，与那中堂无甚瓜葛，日前消息皆系杨妄言欺人之伎俩。兹悉那见某员云，杨敬宸若果与我有瓜葛，作此悖理举动，我决不能坐视其败坏名誉，望转达河南在京代表，勿轻听人言。云云。

梁尚书特上军机处之说帖：梁尚书近日为河南矿案，特备说帖一纸，内言河南此案应移本部交涉，不可令豫抚任意办理，致伤两国和谊。况福公司煤价既廉，在用煤者不无利益。可否将此案移交本部，速行签押，免致豫人争执，以失英公使之心。

张、世、那对梁说帖之谈判。梁说帖当由那中堂收下，请张、世二中堂过目。张、世二中堂云，现正预备立宪，安可作如

此办理。况此时河南人情愤激，似此无理专制。万一豫人不能忍受，激成巨变，奈何！那中堂亦云，不惟二公如此说，我亦甚不以为然。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7月6日。）

河南矿案近日情形

豫人投函云：豫矿案发现以来，外部视若无睹，从未得一正当之交涉。惟日前豫委及部委赴天津就议一次。有许福公司准华商就厂购煤，须运出河北三府销售之耗，豫人闻之，愤激万状，连电外务部暨豫委各代表等，誓不承认。惟英商狡诈异常，近见豫人理直气壮，故不急于开议，而急于串通奸商实行销煤，刻下查获数处，因呈请吴抚出示严禁。倘吴抚再一味优柔，全不作主。吾豫人定生一番恶感，势难甘休云。兹将近日电文及稟稿抄列于左〔下〕：

北京排子胡同陆军部何转豫委何、王鉴：让出河南之议，豫人誓不承认。恳仍主持力争，无受诱喝。豫保矿协会杨源懋等叩巧。

北京豫学堂豫代表暨京官鉴：让出河南之议，于国权民命仍多妨损，豫人宁死不能承认。祈坚持到底，勿稍让步。源懋等巧。

北京外务部王爷，中堂钧鉴：白董避议，暗串奸商销煤。民情愤激，将生他变。恳速飭开议，取消契约。勿任狡展，强行销煤，致生枝节，愈难收拾。豫保矿协会杨源懋等叩马。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7月16日。)

北四省合争豫矿

东京函。自福公司运动外务部，强获修武铁矿开采权，河南公举争矿代表杜严、王敬芳北上力争。与福公司开谈判于北京石桥别业，冲突决裂。即发电召河南留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王印川速归国，参预此交涉，并筹其对抗方法。未逾日，而此间各新闻纸，忽有为修武铁矿河南人与福公司谈判决裂之警电传来，留东豫晋秦陇诸人阅之大为奋起，遂召集临时四省协会职员会，开议善后对抗方法。决议一方面公举代表归国，参预此交涉。一方面以四省协会名义，用电请愿资政院挽救。当日公举现四省协会会长山西景定成君，协同河南王君印川归国，参预此交涉，誓死力争。已于(阴历十二月初七日)登车，取道朝鲜，直赴北京云。又当日所发北京电二则，探录于下：

- 一、北京资政院鉴。豫矿失，大局危。请救。豫晋秦陇协会
- 二、北京帝国日报转预争矿代表。死争。已举人归。豫晋秦陇协会

(上海《民立报》，1910年12月15日。)

河南人要卖河南

京函。河南铁矿代表前与福公司谈判已大决裂，闻外务部参

议豫人曾某，受福公司运动，为虎作伥，刻已提出三条，强其同乡代表必从。一曰华洋合办，二曰借福公司款自办，三曰划清地段订条约让福公司办，闻代表死不承认。嗟乎！三者任从其一，河南铁矿大事去矣。

（上海《民立报》，1910年12月15日。）

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 会议见煤后办事专条

一、提议宗旨：要在引伸原订合同章程，将见煤之后办事专条逐节商订，庶彼此各有遵守。

二、福公司应纳值百抽五之出井税，议定自见煤之第一日起算，不分整碎，不问涨落，每吨纳税银五分，按月照报告总公司。洋文账单开送省城总局一份，以凭核计进出煤数、结算税银。稽核员有随时到厂调查之权，账单税银交稽核员收纳转交。

三、福公司所出之煤，议定遵照通商条约，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

四、福公司之煤纳出井税后运售他埠，经过河南厘卡，或由水路、或装火车，议定仍照中国通行章程完纳税项。

五、豫丰公司现已裁撤，至原合同第二条所载“借用福公司成本壹千万两”，实属纸上空谈，议定一并作废。福公司交涉事件，统归河南交涉局管理，其原有之豫丰公司帮董薪水，自本年正月正月起，即改为交涉局驻矿委员，薪水照旧，由福公司按月支給。

六、福公司需用黄界内民地，向章由地方官公平代购，惟见

煤以来，各地主多不愿贱卖，现议定按照原合同第五条租地办法，凡不愿卖绝之地，分别地底地面，每年给以租价若干，仍归地方官询明地主，持平定价。

七、原定六十年期限，议定以签订合同之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算起。

八、矿路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除饭食由学生自备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游戏场以及教习、员司、夫役、薪工、书籍文具、具器标本、灯火煤水统归福公司筹给。

九、现议各条系暂行试办，将来如有未尽事宜随时续议增入。

十、议定专条照缮华文三份，一存河南洋务局，一存修武县署，一存福公司，均以华文为凭。

大清宣统元年二月初六日 订立
西历1909年2月25日

河南交涉局议员、候补知府 杨敬宸

盖章签字

候选知府 方 镜

此处盖章签字

署修武县知县 严良炳

此处盖章签字

福公司 总董 白莱喜

总矿师 堪锐克

此处盖章签字

按河南交涉局与福公司于宣统元年二月初六日所订草约第九

条，内载现议各条系暂行试办，将来如有未尽事宜随时续议增入等，因原议第三条内中尚有不甚完善之处，亟宜添入，以免日后误会。计开：

一、华商如有自愿赴福公司购煤者，他人不得阻挠买煤。如有此种情事，中国地方官自应就近立行禁止查究。惟每人至少以二十吨起码，禀明河南抚师飭地方官出示晓谕。

二、福公司不得令华商包卖本省煤斤，恐本地民人疑为专利，致启纷争。

大清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一日 订立
西历1909年4月1日

河南交涉局议员、候补知府 杨敬宸

此处盖章签字

候选知府 方 镜

此处盖章签字

署修武县知县 严良炳

此处盖章签字

福公司 总董 白菜喜
总矿师 堪锐克

此处盖章签字

(《河南省豫北矿务交涉始末记》，台湾省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8月版。)

福公司派人到我国解决销煤等问题

〔福公司1910年股东大会记录〕〔主席致辞〕各位先生，我们的生意非常兴隆稳当，每一样都使得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它应该走的方向去加以推动，跟着来的就是大量的利润。我们已经派遣了一个特别代表到中国去，解决销煤和其他的一些迫切问题，并与当局协商有关铁矿的问题。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专家，负责考察一切属于工程和采矿方面以及选择新矿井和炼制钢铁的事项。你们可以信赖的是，我们决不留下一块石头横在我们的路上，妨碍我们的企业应有的发展。

主席还宣布，他们接到在中国的经理的一封令人满意的电报，电报上说道，矿区没有什么不安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捷报》，1910年7月15日，第145页。转引自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年4月版。）

袁世凯保护福公司的财产

〔福公司一九一三年股东大会上主席致辞〕据我看来，福公司就是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当口上，它的资本和矿区都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而产煤量实际上和前一年相同。这在公司本身

说来是值得庆幸的。

〔福公司一九一三年股东大会上主席致辞〕 各位从报告里面可以注意到最近的社会骚动（指辛亥革命——编者）并没有波及到公司。我应该乘这个机会承认，公司生命财产之得以免于遭受损害，主要是得力于袁世凯阁下所采取的友好的和大力的措施，他应英皇陛下驻北京公使之请，对保卫公司在矿区的财产，采取了必要的步骤。

（《捷报》1913年1月18日，第176页。转引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

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合并 组织中原公司合同

立合同人中州煤矿公司、豫泰煤矿公司、明德煤矿公司（以下简称三公司）。今因河南与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协商条议中有各华公司联合组织中公司之文，经河南巡按使派交涉代表胡汝麟、王敬芳二君担任组织中公司责任，联络三公司先行合组，并扩充股本，发起一新公司以备与福公司联合营业。除新公司一切组织及各项章程另行分别拟订外，所有三公司联合办法及三公司与新公司权利义务之分配，订立条件如下：

第一条：三公司同意联合，并添招股本，组织一新公司定名为中原公司。

第二条：遵照此次交涉合同，华商与英商福公司联合营业组

织公司时，所有关于总公司之组织及营业盈亏，均由中原公司完全担任。

第三条：三公司所有请得之矿权（计中州公司三十方里，豫泰公司十九方里，明德公司约十方里），暨条议内福中总公司矿权准采怀庆旧属内煤炭以六十里为限内之一部分，即条议内应享铁路减价之利益等各种权利，均归中原公司享有。

第四条：中原公司股本额定为三百万。由三公司上条所列之矿区及关于运销之利益估值一百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由河南巡按使批准前洛潼铁路盐股项下拨入公股作为三分之一；另外添招新股一百万元，作为三分之一。

公股一百万元多系外欠帐目，现由河南巡按使发交胡王二代表清理得现、照填股票。如得现逾一百万元之额，应将余数交还河南巡按使，以备办理他项实业之用；如得现不足一百万元之额时，另行招股补足。

新股一百万元内除不记名股二十万元应全数缴足外，八十万元之股，每股皆分三期缴纳，一年为一期。第一期缴十分之三，第二期缴十分之三，第三期缴十分之四。股东缴第一期款后，即得按照全股分劈红利。如有第二期第三期股款不缴纳者，中原公司得照公司条例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各条办理。

第五条：三公司现行开采之矿厂及其组织，均依旧继续进行。三公司旧有资本仍归三公司各自享有；将来开采所需资本及盈亏由三公司各自担任。如遇开采亏折时，各公司得自由停工。

第六条：中原公司之矿区，除自行开采外，须尽三公司开采。但各公司所择矿地段须得中原公司同意。三公司得就现开矿厂附近地方自由扩充。

第七条：三公司产出之煤炭，依另表所开，采自由中原公司按期照数给价运销（此项价目非各方同意不得增减）。但销售迟滞时，得彼此同意协商，先酌给款项若干，以应日用之需，俟煤炭售出时扣还。

第八条：中原公司额定监察人二人，总协理董事共十一人。其选出方法，除第二期以后应照章由股东会选举外，应于本合同成立时先行举定第一期监察人一人、董事八人；再由董事互选第一期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其余监察人一人，董事三人；俟新股招定足后再由新股东补选。

第九条：中原公司与福公司连合组织总公司，应由前条所列先行举定之董事互选总公司第一期华总理一人，同意延聘第一期协理一人。第二期后再行照章选聘。

第十条：中原公司自合同签字后，即为成立。向该管衙门注册立案。惟关于第七条之规定，应俟福公司成立时实行。

第十一条：本合同同样抄录五份一律签字盖章。中原公司及三公司各存一份，禀报河南巡按使一份。

中原公司组织人：胡汝麟（盖章）

王敬芳（盖章）

中州公司代表：靳思濂（盖章）

豫泰公司代表：王明贤（盖章）

王印川（盖章）

明德公司代表：张佩文（盖章）

中华民国3年8月8日

中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本公司由发起人联络中州、豫泰、明德各煤矿公司合组并扩张营业，添招资本，定名为中原公司。

第二条：本公司新旧资本共集国币三百万元，遵照公司条例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本公司营业先办河南沁阳、修武一带煤矿，并附设实业银行，俟有成效得随时呈明农商部兼办他项营业。

第二章 资 本

第四条：本公司资本由旧有三公司之权利（详组织合同）估值一百万元，作为三分之一；河南洛潼盐股存款拨入一百万元，作为三分之一；添招新股一百万元，作为三分之一；公股中一部分系帐目，清理发现不足额时，添招新股补足之。

第五条：本公司股本额定每股国币五千元，全额三百万元，共分为六百股。本公司为股东便利起见，每股分为十零股，每零股国币五百元。

第六条：本公司股票整股零股皆每股一纸，全额十分之八，共四百八十股，用记名式。全额十分之一，共一百二十股，用不记名式。股票对于红利，一律按股均分。

第七条：新股中记名股，无论整股零股，每股皆分三期缴

纳，一年为一期。第一期缴十分之三，第二期缴十分之三，第三期缴十分之四。股东缴第一期股款后，即按照全数分劈红利；如有第二期或第三期股款不缴者，本公司得照公司条例第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各条办理。

新股中不记名股，无论整股零股，皆须一次缴足。缴足后，除按股分劈红利外，第一年股金十分之七，第二年股金十分之四，公司特给年息八厘，二年后停止。

第八条：股东如有将票或收据遗失时，应觅殷实商号作保，将票据号数报告公司，并登政府公报，将原据声明作废。满一月后，再由公司照数补给。将来如因票据生出纠葛，保人应负其责。

第九条：记名式股票转售或赠与，应双方至公司改注票册，并将原票缴销，再由公司照数换填股票，交新股东收执。

第十条：记名式股票不得转售赠予或抵押非中国人。

第十一条：不记名式之股票，转售赠与或抵押股东得自由处理；公司但认执票者为股东。

第十二条：本公司每岁结帐一次，除开支外，所得净利为左列之处分：

（一）提二十分之十五为股东红利按股均分。

（二）提二十分之二为公司公积。

（三）提二十分之二为在事人员红利，此二十分中，以五分之二归总协理，以五分之二归董事监察人，以五分之一归其余职员。

（四）提二十分之一归河南矿务研究会，及提倡实业学校之用。

第十三条：公司停办时，所有财产概由股东均分。

第三章 股东会

第十四条：凡有一股或一股以上之股东，均有参与股东会议之权，及董事监察人选举被选举之权。

第十五条：股东会表决权及选举权依左列之规定：

（一）四十股以下股东每一股有一权。

（二）四十股以上之股东自四十权上每二股递增一权。

（三）一股东之权，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以上。

第十六条：股东不能自行与会时，得出具嘱托书托人代理，其书应由代理人于开会前一日送公司存证。

第十七条：不记名票式之股东或委托人，如欲参与股东会时，须于开会五日前，将其姓名住址及所有股票上号数通知公司，并于开会三日前将股票交公司换给证券，方得到会。会毕仍持证券换回股票。

第十八条：本公司股东会分常年会，临时会两种。

第十九条：常年会每年一次由公司定期招（召）集之。

第二十条：临时会由董事认为必要，或监察人或股分总数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认为必要，向董事请求招（召）集之。

第二十一条：股东之招（召）集均由董事执行；如董事不依法招（召）集，监察人或股分总数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自行招（召）集。

第二十二条：公司招（召）集股东会，应于四十日前通知各记名股东；并登政府公报公告不记名之股东；如因事实之必要，须于四十日以内开会者，应将其理由声明于通知及公告中。

第二十三条：股东会应推举一人为主席，表决时取决权数可

否同数，主席得加一权。

第二十四条：常年会应由董事报告前届营业之情形，及本届营业进行之规划。临时会应报告招（召）集之理由。

第二十五条：股东会之议决，应交董事执行。

第四章 董 事

第二十六条：公司设董事十一人，由股东会自股东中互选。三年一任，连选得连任。董事被选后，应互选总理一人，协理一人。第一任之董事、监察人、及总理协理之选举，系特别办法，另详组织合同第八条。

第二十七条：董事会议以总理为议长，总理请假由协理代之。

第二十八条：董事会取决多数，可否同数取决于议长。

第二十九条：董事会议代表公司；并得以会议之委任由总理或协理代表之。

第三十条：董事会根据股东会之议决，决定公司一切进行办法，由总理协理执行。

第三十一条：董事于会议外，应分股任左列之职务：

（一）股票中署名盖章。

（二）保存收据及股票存根，并公司财产录债务录。

（三）登记收据股票之更换及移转，并监察财产录债务录之造列。

（四）掌管收据股票之缴销及发给。

前列四种职务第一种由兼任总协理之董事任之，第二、三种由总协理外之董事任之。

第五章 监 察 人

第三十二条：公司设监察二人，由股东会中互选。

第三十三条：监察人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

第三十四条：监察人无论何时，得请求董事报告业务情形，并调查公司簿册案件。

第三十五条：监察人得复核董事报告股东会各种之册簿，陈其意见于股东会。

第三十六条：监察人得各自行使其监察权，但于请求招（召）集股东会或自行招（召）集时，必须全体之同意。

第三十七条：监察人不得兼任董事及其他职员。

第六章 职 员

第三十八条：本公司总理督率各职员执行公司一切事宜，协理赞助总理行其职务，总理请假时协理代之。

第三十九条：本公司如何分科办事，由总协理编订办事细则，提交董事会议决后执行之。

第四十条：本公司各科应设若干员，及薪俸如何支配，由总协随时量事之繁简难易，拟定数目，提交董事会议决后执行之。

第四十一条：本公司各科员由总协理进退之。

第四十二条：本公司为营业之必要或创办他种营业须特立机关时，经董事会议决后，由总协理另聘经理人，直隶于总理。

第四十三条：总协理非得股东之认可，不得辞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本章程自呈准注册后实行。

第四十五条：本章程所未规定，均遵照矿业条例及公司条例办理之。

第四十六条：本章程施行如有不便，得以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修改之。

中华民国三年九月十八日

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正式合同

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兼中原有限公司胡汝麟、王敬芳（中原公司系遵照中国公司条例所组织，已在农商部注册，以下简称中公司）为一方面；与福公司有限公司（福公司系照英国公司条例组织，其注册之办公处在英国伦敦堪农街一百十号，以下简称福公司）为他方面；于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七日），订立正式合同如下：

因草合同已经上开同一当事人于中华民国三年十一月九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签约，因草合同内曾声明正式合同即以草合同为基础；由各该当事人签约，已经双方按照原定办法分别齐呈河南行政长官，福公司及中公司股东核准；并由河南行政长官咨陈中央政府及福公司稟请英公使批准；因草合同签约时，尚有下列事项及行为须待履行；因双方于草合同内订

定此种事项及行为应于正式合同签约时，或签约前，或签约后，尽早履行；又因草合同所定订立本合同格式程序，已经依法遵照。现双方愿订立此正式合同，本合同即订立，并双方互声明及承认条款如下：草合同第四十条所称之正式合同，现正式合同之条款即以草合同之条款为条款，所有草合同一切规定，即作为已经本合同承受即袭用，双方于袭用及承受草合同规定时，并协意〔议〕承认下开之条款：

第一条 本公司所附之章程，同日由双方签订，应即袭用。

第二条 草合同第二章第二十一条所称之京汉减价合同，其抄本即附于本合同，总公司成立时，该项合同即为实行。草合同第二章第二十一条所称拟订之陇海减价合同，俟订立后，其抄本再为附入，此项正式合同；该项合同，即于其签订之日起实行。

第三条 草合同第二十四条所称已发之矿照及所有详则，已由矿政主管衙门认为真实，即附于本合同内，该管衙门声明在怀庆府属并未发有别项煤矿执照，并允准在合同施行之期限内，除福公司与总公司外，亦不发给煤矿执照于他人或他公司。

第四条 现双方同意，如一方面遵照草合同第二章第二十二条由其井口修筑岔道接连道清铁路时，得绘图帖说，送交总公司，如总公司对于所拟办法不愿承办时，该公司得单独自行修筑岔道。

第五条 现双方同意，如一方面愿依照草合同第二章第十五条增减井口煤价，由总公司认可时，其他方面得有自由权，一律增减。

第六条 现双方同意，所有总公司销售两分公司之煤，支配之法按照草合同第十八条订定于下：所有煤炭应分两种（中略）。

第七条 遵照草合同第二章第三十九条，所有从前光绪二十

四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所订之原合同，宣统元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所订之卖煤专条，此后均行作废。

遇有对于本合同中英文意之解释双方意见歧异时，其争执之点应交外交部及英国公使判决，双方应遵守之。现本合同分缮华洋文两份，于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七日双方在北京签订。

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 许源(签字)

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兼中原公司代表 胡汝麟(签字)

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兼中原公司代表 王敬芳(签字)

在见人 吴庆嵩(签字)

英商福公司总经理兼代表 堪锐克(签字)

在见人 佛德善(签字)

详定福公司开矿购地租地章程

兹将福公司在红黄界内，及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九号签订合同续加之五英方里以内购地租地一事，订立章程如下：

一、凡福公司欲租地打钻或作他项使用，每亩每年出租银六两。如在红黄界以外、在续加之五英方里以内，每亩每年租银或六两或八两或十两，按一、二、三等订定。若租地时田中尚有五谷在地，福公司遵照附章所载之价赔偿之。福公司交还田地时，当将钻眼及别项坑洼之处，由公司出款垫平，与从前相同。

二、凡福公司用地为开矿一切使用，有时经过他人地内因而损坏禾稼者，当照附章所载之价赔偿之。

三、凡福公司于打钻之外，设因其他项使用租赁民地，如系一九一五年五月九号签订合同所允之矿区内分煤之地，每亩每年给予租价银四两五钱。

四、凡福公司在黄界及东红界内购地，每亩应给租价银二十两（小契费银三两在内）。

五、凡福公司如欲购西红界迤西之地，以及一九一五年五月九号所订合同续加之五英方里以内之地，每亩价值银至少不能在二十两以下，至多不能过三十两以上（小契费银三两在内），须按一、二、三等区别之。

六、凡福公司欲购之地，不用该地打钻而作别项使用，本地主不愿出卖时，福公司可照本章程租用之。惟交还田地时，不必将该地填平，并不给予赔偿之费用。

七、凡福公司购地租地之时，当与地主七日之知照，俟七日限满，当由驻厂交涉员会同照料员照本章程处理之，该地主不得阻挠致碍工程之进行。

八、凡福公司如欲开井打钻，须得预为知照大村庄之庄主、大坟莹之地主。如未经彼此商订，福公司不得在华尺五十丈以内开井打钻（一丈合华尺十尺）。

九、倘福公司已购或已租之地在于同一地主相连之地之间，福公司应将其所购或所租之地让与地主若干之地为道路，倘福公司已购或已租之地在地主无论何部分之外，地主应将其地在于福公司所购或所租之地与最近道路之间者让与福公司若干之地为道路，福公司购租之地，除打钻以外另作他用者，不论何地一经分开，其地不敷种植以及该地主不愿留用者，福公司应接受之或给赔偿之费。

十、以上章程系公司订定，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双方同意会

商修改。

附：树木及五谷等价目单

结果树

柿子树、梨树、桃树、杏树、苹果树、山楂树。一尺粗者，给银六两正。二尺粗者，给银十两正。三尺粗者，给银十六两正。四尺粗者，给银十八两正。五尺粗者，给银十九两正。六尺粗者，给银二十两正。

不结果树

柏树、柳树、荣〔榕〕树、榆树等。三尺粗者，每棵大钱八百文。四尺粗者，每棵大钱一千文。约一尺粗者，每棵大钱三百文。其余小树另行酌议给价。

迁移坟墓

每起一墓给银七两。如一墓之内起出一棺再有附棺者，每具给银三两。其余如小孩坟墓或暂停坟墓每具给银二两。坟上若有砖圈墙者，另行酌议发给。

吃水井

用砖圈者，每一尺深给银五两。未经砖圈者，可分别商定之，其价值视井之深浅。

五谷

高粱、大米、小米，每亩给银二两。麦子、棉花、芝麻，每亩给银三两五钱。

修正怀庆府属开采土窑专章

为订立专章事，福中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依据河南巡按使、中原公司及福公司各代表于民国三年十一月九日所订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第二十五条内载“在怀庆府属内，除福公司及上列各公司之矿界外，总公司所有未经勘定及勘定未经领到开采执照之各地方、各该处人民开采土窑一事，应由总公司另定专章，请地方官批准备案”之条文，订立专章如下：

第一条：在怀庆府属内，中原公司、福公司矿界外，总公司未经勘定或勘定未经领照之各地方，无论何人，如欲开井采煤，或无论用何法采煤，或再开旧井时，均须先得总公司之允据。

第二条：凡已经停办各窑井，非得有总公司允据后，不得再开。凡现在停止作工之窑井，均作已经停办论。

第三条：凡请领允据者，须向总公司具函将所请拟采土窑之位置、境界，绘图贴说其地主姓名、住址及地邻姓名、邻近村镇及相离之远近窑地面积及其余，应行注明各点，均须列明，随函请总公司核夺。

第四条：总公司接到请开土窑函件后，应查勘该地方于中原公司、福公司已开之矿及总公司已开或拟开之矿，有无妨碍，及于怀庆府属矿田用良法开采者有无损害。除总公司认为有妨碍或有损害者不得开采外，如总公司认为无妨碍、无损害时，即由总公司发给开采土窑允据。该开采土窑人持此允据，须向该管地方官稟请备案，并须向河南财政厅缴费注册，由总公司代为转递。

第五条：每土窑须有一允据所开之井，以二个为限。两井相

距不得过一百尺。

第六条：土窑以不用机器开采为限，但经总公司特别认可时，亦得使用机器开采。

第七条：为免除土窑与总公司售煤竞争起见，各土窑采出之煤，总公司得酌给价值收买。运销其价，应于请领允据时议定之。此项价目按开采成本外，须使窑主得有相当利益。

第八条：窑主于总公司要求时，应将该窑开采情形、雇用人数、煤炭产额、销额及矿脉深厚各节尺寸，报告总公司。

第九条：总公司得随时调查各土窑情形，调查时如须各窑主及所雇之人指导者，应即竭力协助，不得抵抗。

第十条：凡出煤土窑停工逾十二个月时，即作为停办论。

第十一条：凡一窑之允据，可发给一人或合办之数人，惟该领允据之人非经总公司允准，不得将允据转让他人。

第十二条：一人可领允据一张或数张。

第十三条：本专章所定各窑主采煤，应按政府所颁行之矿业条例维持地方治安，及防止工人等危险。对于采煤应缴之税款，均须照章缴纳。

第十四条：本专章得由总公司随时增减、修正。惟所删改或添注之条文须请矿政主管衙门批准备案。

上列专章于民国五年九月十九日由省长批准盖印。

《福公司矿案纪实》

福公司煤矿的经营状况

福公司在河南省经营之煤田，在道清铁路焦作车站西北数町

(每一町约合一百零九公尺——编者)之白作(故称白作之煤矿,亦称焦作之煤矿)。白作英人呼之为“詹美生”街,盖以北京福公司总经理之名冠之也。福公司之煤田,东西约二町,南北有五、六町,而环以丈余之瓦壁,禁止擅入厂内。场内及场外各凿竖井三个,从事采煤。……今根据本年(一九〇九年)五月中旬于伦敦召开之北京福公司定期大会之演说,一窥该公司之采煤情况。上年二月因第一号、第二号竖井水泵损坏被淹,该井工事全部中止,其后该竖井北方一千二百呎地下四百一十一呎处发现煤层,八月,采煤准备完全终了。又,该地西方一千呎处亦凿竖井,九月,到达煤层。此两竖井所采煤量,逐月增加,截止本年二月底,总采煤量达二万四千六百吨。煤炭之贩卖,于煤矿卖出者有三千零八十九吨,一半供给清国商人;一半供给道清铁路。此外,于天津、北京、汉口及京汉铁路沿线卖出者,计九千三百零四吨;煤矿汽缸使用计九千五百吨。北京价格,块煤每吨1⁴元,井口规定上等块煤每吨四两五钱,屑煤二两,粉一两,但现在究竟可以得到多少利益则不详。……

就内地需要考之,一九〇六年道清铁路运输之清化镇煤为十二万一千六百八十四吨,一九〇八年其数增加,达二十二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吨。……

福公司煤矿区的煤藏量,断层之北方及西北方,即第一号、第二号竖井一带,有六百万吨之煤。又断层之南方及西南方,发现有同样之优良煤层,其面积虽尚未测量,据说其数量可以达到很大的数额。

(《河南省福公司采煤状况报告书》,1909年第30期。)

修武煤厂之工头制

善 根

我今天看新出的一种报纸，叫做每周评论，对于读书投稿，极受欢迎，我对于国内劳动界的状况，也有几句话想讲讲。河南修武县地方，有一个煤矿公司。我去年六月里，曾经到过一次。那公司的工人，约有三千余人。我到的时候，天气狠（很）热。下午六点钟时，看见那班工人，都一个一个从煤洞里爬出来。听说他们都是早晨进去的，带几个馒头，在里边过一天。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吓人得狠（很）。自顶至足，都是黑的，那一对眼镜（睛）比外国妇人的，还要绿得好看，并且发亮。出来之后，都到潭边去洗澡。洗澡之后，各人就把本天所得的四十个铜子的工资，走到那附近的馆子里边，大吃大嚼。此种馆子，都是工头开的。他们有吃四五个铜子的，有吃八九个铜子的，也有吃十五六个铜子的。吃完之后，我想他们辛苦一天必定去睡了，那知道工头大开起赌场来了，十个工人总有八个去赌的。有欢天喜地赢了许多钱的，有怨天恨地输得光光的。那一班输得光光的，真正可怜，他想去睡，明天又把什么吃，那时工头就在四围叫喊，有愿做晚工的，快来加工。这班工人没有法子，只好又去做晚工，预备明天的吃食罢了。那一班赢了的，说起来更奇怪，他们大半都快快乐乐走到附近下等爻（窑）子里边，逛起爻（窑）子来了。听说那一班爻（窑）子，也是工头招进来的。一句总话，就是那几个工头，开馆子，设赌场，招爻（窑）子，把一班苦工血汗得来的

钱，括得干干净净罢了。以上的话仅以苦工一方面讲的，以公司一方面讲起来，因为每天要许多铜元发工钱，铜元做价也就高起来了。工人的工资，多半被工头括去，那工头的本领，真大得狠（很），他知道公司要收买铜元，他就把铜元价抬高。因为那地方，是一个乡村，市面不甚灵便，铜元供给有限，供给少，需要多。他们又从中操纵，所以公司也就吃亏不小。我当时看这情形，我就想出一个法子，劝那公司的人，从速组织一个储蓄机关，工人的工钱，每天或发三分之一，或发一半，其余的一半听他储蓄起来，一年或半年归还，给他一点利息，工人也不致乱用，公司也不至时时刻刻受那铜元的限制，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走了之后，听说这个事体，都办不到。因为工头反对，鼓动工人，说公司又要扣你们的钱了。此等事体虽小，觉是劳动界中一件大事。无知识的工人想什么法子教导他，穷凶极恶之工头制，想什么法子去划除他，根本上现行之工资制度，应如何改良，我想我们应当研究研究方是。

（《每周评论》第4期，1919年正月20日出版。）

福公司煤矿历年盈利明细表

1908——1912年

年代	资本（千元）	盈利（千元）	盈利率（%）
1908	13,986	1,614	11.54
1909	13,986	1,282	9.17

续表

年代	资本(千元)	盈利(千元)	盈利率(%)
1910			
1911	13,986	1,940	13.87
1912	13,986	288	2.0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

修武县保工会长秦梦麟等控告 福公司违约苛工额外讹罚书

自福公司于修武县内招工开矿，已历多年，矿权虽操于外国之商人，矿工则仍系国民之分子。乃查福公司之对于此项工人，所以待遇之者，非直生吞活剥，克减工资，甚且倒行逆施，勒罚巨款，自数十两或百数十两不等，不知此项工人本系穷苦小民，无所得食，不得已而投身矿工，其终岁劳动，不惟工作倍于他项之职，而倾跌死亡，或且朝不保夕。此等情状，固应优予体恤之不遑，何忍横加虐待而不顾。夫工人何罪？近在桑梓之邦，尚不免受外人之压迫，而不能邀国家法律之保护，况于远涉重洋以谋衣食者！查原合同第十二条原有矿丁宜多用豫人，工价应从优酌定之规定，即光绪二十五年奏定矿务章程，亦有体恤矿工之条文，福公司违约苛工为显背人道，不顾公理，吁请从严究办，以保工业，而安人心。

(肖国桢、李礼耕修、焦封桐、孔尚仁纂《修武县志》，1931年刊本。)

李敬斋先生为收回矿权事赴京经过情形

英福公司自五卅惨案而后，工人愤而自动罢工，于兹六年，此原于工人因英帝国主义者在华之侵略政策之毒辣影响，而当然有之一种民族自觉意识与自决行动之结果也。近来该公司野心不死，掠夺中原煤矿，意欲卷土重来，长袖善舞，并以非法手段，四出活动，蒙蔽国府，怂恿外交部、提议由外交、铁道、实业各部，及河南省政府组织整理中原公司委员会，解决福公司纠纷。经行政院议决，令河南省政府派代表一人出席。此种不合理之会议，业经河南省、省党部、市党部、修博收回矿权委员暨各法团各机关各学校，迭电力争。以为此举有损国体，盖福公司不过为一外人商业公司，其性质自与普通商号无异，用不着外部为之卖气力，外交部竟一再为之电催派遣代表，诚不知用意所在。嗣省政府以其催促，遂派定李敬斋先生赴京，借以察明真相。幸李先生抵京，不辱使命，见事势扑朔迷离，即毅然言旋。兹将李氏发表谈话，以告世人。

教育厅长李敬斋氏，于日前由京返汴，日昨发表谈话如下（见二月二十日河南民报）：

昨日开封各报，登载本人谈话，诸多不实，深恐引起误会，兹将本人赴京经过情形，叙述如左，以资更正。本人抵京后，即赴行政院及外交铁道实业各部，晋谒主管人员，陈述河南省政府

对于整理中原公司之意见，并探询行政院及各部对于此事之真意，均以无成见对。本人遂呈请行政院，召集有关系各部，对于中原公司，应否在京组会整理，详加讨论，原文如左：

呈为呈请事：查河南省政府，前奉钧院明令，飭赴派遣代表来京，参加组织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当以中原公司，应由地方整理，曾将各项情由，先后呈明在案。惟中原公司已往纠纷甚多，而福公司交涉又极复杂，公文往还，不易说明，一有误会，更多枝节，苟或处理不当，不惟丧失主权，且将益滋纷扰。因此河南省政府特派敬斋来京，陈述意见，如蒙召集关系各部从长计议，并令敬斋参加讨论，庶使地方得明钧院意旨，钧院亦可监察地方实情，上下一致，筹议善策，则收效自易，所有敬斋来京暨恳请召集会议各缘由，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施行，谨呈国民政府行政院。

旋接行政院电话通知，谓此事已经蒋兼院长核准，交实业部召集会议。此时适王外长返京，本人以此案原由外交部提议，其用意所在，必须向王外长探询，方能明了，遂于月之九日，再到外部见王外长。据谓福公司合同为契约，非条约，若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来废除此项合同，则吾国侨民与外人订立合同者甚多，亦同样无保障，将使政府对于保护侨民，感受极大的困难等语。当答以省府方面并无此项表示，若果福公司有履行合同之诚意与能力，省府绝无异议，王外长亦认为满意。十一日往实业部晤胡博渊司长，胡司长又约张司长轶欧晤谈，张司长谓国家现已统一，诸事应有轨道，若仍如冯玉祥在豫时代，硬将公司财产占据，实为不可，本部之意，无非想将此项公司纳入轨道之中。当答以河南省府接管中原公司，并不自冯玉祥始，从前私人把持公司，侵占矿权股，蔑视公股权利，并不见得合乎轨道。现在省府

已组织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从事整理股权，俟整理就绪，即依公司章程，照常轨进行，张司长亦以此项办法为然。本人即返寓，见有实业部来函一件，内开：“径启者：兹定于本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在敝部举行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会议，除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准时出席，为荷：此致河南省政府代表李敬斋先生，实业部出席代表张轶欧谨启。”本人阅后，甚为诧异。次早赴行政院，抄得行政院致各部公函如左：“径启者奉兼院长蒋，发下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敬斋呈为河南省政府奉令飭派遣代表参加整理中原公司组织委员会一案，特派敬斋来京，陈述意见，请召集有关系各部，从长计议，令敬斋参加讨论。呈一件，奉谕交实业部，会同外交铁道两部，尅日集会讨论，并约李委员参加等因，除分函外，相应函达照查，右上实业部外交部铁道部。”遂致函张代表内开：“径启者：河南省政府以中原公司以外交铁道工商农矿各部在京组会整理，诸多不便，特派敬斋来京陈述意见，并呈请行政院召集有关系各部从长计议，旋蒙兼院长蒋核准，交实业部会同外交铁道两部，尅日集会讨论，并约敬斋参加各在案，今贵代表，发来通知，对于行政院原文，一字不提，既不召集有关系各部从长计议，反而召集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又不用实业部名义，显与行政院意旨不合，敬斋未便出席，除将不能出席情由一呈明行政院外，特此函达，即希查照，此致实业部代表张轶欧先生。”并呈行政院云：“为呈请事：查中原公司，应由地方整理，业经河南省政府将各项情由，先后呈明，并派委员来京陈述意见，委员抵京后，复呈请钧院，召集有关系各部，从长计议，旋蒙核准，交实业部会同外交铁道两部，尅日集会讨论，并约委员参加各在案。今接到实业部代表张轶欧通知内开：（见上从略）准此，是所召集者，仍为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会

议，并非如钧院所云由实业部召集外交铁道两部集会讨论，且不用实业部名义召集，亦与钧院意旨不符，委员并非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委员，实无出席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之资格。又委员兼任河南教育厅厅长，职务繁重，今实业部既不奉行钧院明令，委员势难久羁首都，旷废职守，所有不能出席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及即返豫各情理合具文呈明，恭请鉴核，谨呈行政院。”复将河南大学校长约定即行返豫云云。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的经过 和省当局应取之态度

严 秋

久经沉寂之焦作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顷由外交部重行提议，经行政院议决，令省府派代表赴京出席会议之举。就提议原案及行政院训令观察，恍惚迷离，莫可究诘，直〔真〕不知其用意所在，此案关系外交及河南三千万民众之生计。记者奔走呼号，力图挽救垂十年，际此旧案重提之时，不能不一述此案之经过，及省府应取之态度，以与国人一商榷焉。

查焦作福公司，为英国商人之股份有限公司，以伦敦为注册地，其代理公司所在地，则为我国之天津，觊觎太行山一带之矿产富且饶也，思攫之而无所藉口，乃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勾结滇人翰林院检讨吴式钊，与皖人分省候补道程恩培，以假定之豫丰

公司，呈请河南巡抚衙门，承办河南矿务，而向英商福公司，借债银一千万两，与订立合同九条，内有呈请批准各事，得转请福公司办理等语。河南巡抚刘树堂，漫不加察，遽以入奏，清廷昧于外交，不明利害，因英公使之催询，飭令福公司代理人罗沙第，另拟合同二十条，仅将原合同第一条中“豫丰公司禀奉河南巡抚批准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南西南诸山各矿，得请福公司办理者。”改为“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以示限制，即认为满意，遽尔批准，此福公司交涉之所由来也。

未几吴程等以丧权罔利，先后被参革职，其假定之豫丰公司，即无形消灭，而与福公司所订之雇佣合同，揆之法理，亦当然无效，乃清廷慑于英使之胁迫，竟无此决心。光绪二十七年，派河南候补道韩国钧接充豫丰公司总办，赓续交涉，旋韩以商董不能官派，坚辞不就，又改为豫北矿务局总办，司交涉之责。比时福公司总矿师利德勘定矿图，请发开采凭单，其图用红色为线，即所谓红界者是也。以焦作之泽煤厂为中心，东西三十余华里，南北五六华里，合计约一百数十方里。河南巡抚陈夔龙，以其所呈图说，横跨河内（即沁阳博爱县）修武两县，与新定矿章指定某一县之规定不合，往复辩驳，交涉经年，本令豫北矿务总办韩国钧与之改订图说，缩小范围，仍以泽煤厂为起点，四至各三华里，其图于红线内加用黄色为线，即所谓黄界者是也。当经福公司呈领凭单，依限开采，将来黄界不敷用时，仍准予红界内随时请发给矿照。此次交涉，虽不能将原案根本废止，而广漠无垠之矿界，缩小至一定的范围，在矿案交涉史上，亦属差强人意之举。

民国元年十月，福公司因矿井被水淹没，损失不堪，屡次稟请发给红界凭单，迄未照准，又嫉视华商中州公司之煤矿发展，

嘤嘤乎有凌驾其上之势，乃运动英使馆电令道清路局，停运中州公司煤炭。此时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长张凤台，曾迭电外交交通两部，严重交涉，而沁、修两县人民以业矿为生者，无不痛心疾首，争相号召，起而与福公司为难，福公司以在豫交涉之不利于己也，又运动省当局委派胡汝麟、王敬芳、许沅等赴京，与福公司代表堪锐克，英公使代表巴尔敦，开会议于外交部。始则良心未昧，尚知力争，继则以中原公司一百万矿区股到手，遂不惜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所谓议结英商福公司草合同，正合同是也。总计此次交涉，损失主权之地，（一）完全承认以红界为福公司矿区；（二）红界之外，并予以不定的五英方里矿区；（三）违反国际规约，许英人在内地设立行栈；（四）延长福公司开矿年限。其他如擅订土窑专章种种丧权媚外之举，不一而足，而胡王以穷措大，腰缠百万矿区股，分赠权要，骤跻显贵，至今犹施其鬼蜮伎俩，勾结英人，冀图卷土重来，把握矿产，胡王之肉，岂足食乎。

夷考英商外交手腕，不出三途：一曰威吓；二曰利诱；三曰欺瞒。极尽市侩之能事。而我国上而至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而至于无赖政客，遂尽入其彀中，而不自觉，致令吾豫民众奔走呼号历十余年，卒不能有所挽救，良可慨也。

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国内民众群起而为抗英之举，福公司工人亦于是时相继他去，不与合作，遂不得不自行停工，此福公司业务停顿之所由来也。民国十五年六月福公司曾呈请省当局在焦作与地方公民代表举行会议，计列席者有福公司代表堪锐克，河南交涉署特派驻厂交涉员袁崇毅，沁、修两县长及公民代表。讨论事项，依照合同减轻煤价，修改土窑专章，补发地主银，举办公益事项，均已当场议决，准予照办。惟赔偿旧窑

损失一项，堪锐克君以数过巨，不敢照办，推托俟电商伦敦董事会，再为答复。此次会议事项，全为福公司不履行合同，应负赔偿责任。省府及地方对福公司并无何项条件，会议虽无结果，而以沁修公民代表，与英商福公司总理作对等会议，洵属破天荒之举，亦堪自慰也。

洎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到豫，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呼声，高彻云霄，福公司重要职员益复销声匿迹，不敢露面。民国十七年七月，记者以修博两县收回矿权委员会代表来汴，举行废约运动。尔时福公司堪锐克君，以空气紧张，亦来汴作抵御之计，自知威吓利诱欺瞒之手段，不能行于今日，乃转托外交部河南特派员邹君，引见建设厅长张钫氏，卑躬折节执礼维谨，谈及合同诸事，张钫氏曰“此系不平等条约，现在河南民气汝尽知之，此合同实同废纸，不必提及。如欲在豫开矿，吾当与河南民众，一律相待，决不歧视。”堪君以该合同不尽为不平等，要求修改数条，其余继续有效。谈后堪君以计不得逞，遂即离汴。十八年一月，又在京运动外交部开会解决。张钫氏奉电晋京，并未正式开会，仅与外交铁道两部长作私人谈话云：福公司停工既无人干预，复工亦无人干涉，何劳会议云云。急如星火，电促开会，而至京仅此数语了事，诚属无谓之至。此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历年之经过情形也。

兹外交部又以福公司业务停顿，提议组织整理中原委员会解决纠纷闻矣。究系何项纠纷，提议案中，并无一语提及。而十五年五月间焦作会议讨论事项，仅福公司对地方应负赔偿诸端，以此而言纠纷，则福公司但如数赔偿为已足，亦无会议之必要。如谓为复工问题，则其停工即无人干预，复工亦无人干涉，实勿庸自生枝节，无事自扰。且以福公司交涉，而组织整理中原

公司委员会，尤属所答非所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中蛛丝马迹，恐不无胡王从中作祟，小题大做，冀图其卷土重来之计，省当局亟宜注意及之。至以国府部长之尊，不知有损国体，而与英国商人作对等会议。以视十五年间，地方公民代表与福公司总理堪锐克在焦作会议，其成败得失，虽三尺童子类能言之，吾不知外交部长何所为而出此上策耶。

夫英商外交手腕，以威吓、利诱、欺瞒、播弄吾国人久矣，清廷受威吓欺瞒，断送矿权，当时昧于世界大势，犹有可原之处，吴程胡王，以利诱而丧权辱国，久已不复见齿于国人。詎料当此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高潮中，而吾国外交当局，竟有此恍惚迷离之提议，记者诚不敢测其高深也。

深望省当局体察交涉经过，坚持正义，勿为所动。

第一、中央无论如何电催，绝对拒绝派代表。

第二、福公司与地方纠纷之处，为应负赔偿诸端，应飭令仍在焦作举行会议，如有不能解决之处，由省府依法处制。

第三、此中关节，仍为胡王从中播弄，应严行查办，以遏乱萌。

第四、认定福公司为一商人，如来豫有所交涉之件，应飭其用呈，决不能稍与通融，以长其气焰。

以下四端，为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一定之步骤，幸勿漠视可也。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转录《河南民报》社论）

英商福公司在河南焦作经济侵略报告书

帝国主义的国家，从前施用强硬手段，与我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其目的即在经济侵略。查我国经济，每年被其侵夺者，为数达十二万万元。民生之窘蹙，匪共（乱）之遍野，实基于此。故我总理主张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革命之先著，国人秉承总理遗训，虽急起直追，与恶势力奋斗，但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者居多，如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亦其一也。盖该公司之在河南焦作，取得矿权，威迫利诱，本无正当之理由；及合同订立以后，对于应遵守之条例及应尽之意〔义〕务，犹复多力推诿，不肯履行，其间蔑视我国法，欺骗我工友，虐待我地方民众，种种罪恶，擢发难数，特略陈梗概幸垂鉴焉。

（甲）关于福公司违背矿务交涉草合同各项：

（1）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十条载称：“福公司界内如有现开之民窑，得仍旧继续开采，但旧有之窑已停闭者，窑主应请福公司公平给价收买，如福公司不愿收买时，窑主得自由重开”等语，对于旧窑与该公司主权之划分，何等分明，乃该公司竟于民国十一年将博爱县李封村东旧窑一百三十六井，强为占据，其中给价收买者仅卅八井，尚多非买自窑主，其余九十八井，则并不给价收买，遽与强占，在刑法上应构成为侵占罪。又旧窑之煤未得窑主同意，而强行采卖，在刑法上应构成为强盗罪。溯自民国九年至十四年间盗卖之煤约六百万吨，每吨以廉价三元计算，合计约一千八百万元，再加旧窑工程费约二百万元，合计共二千万元。

(2)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四条载称：“福公司应办矿务学校一处，每年经费由福公司担任”云云。该公司营业多年，对于矿务学校，不肯设立，经地方人迭次要求，始在焦作设立矿务大学一处，该校全年经费为一万元银七千两，福公司每年仅担任五千两，其余由中原公司担负。近数年来因营业停顿，即此五千两之经费亦未担负。

(3) 按议结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十九条载称：“总公司应设法使在该处之民，得以原价购煤，即井口煤价加总公司实在费用”云云。此项规定，原为优待地方起见，乃查该公司在博爱李封村包给小窑采煤之价最高混煤（炭与煤末混合在一起）每吨仅付大洋一元五角八分，至总公司实在费用，据确实调查每年不过四十万元，全年销额以三百万吨计算，每吨实在费用不过一角有奇，加上采煤成本，（按即该公司包给小窑之价）合计不过一元七角左右，此系指最高混煤而言也。而该公司在本地零销之煤，纯系煤末，每吨价值竟高至二元五角有奇，超过原价八、九角之多，若以采煤成本煤六成炭四成计算，即超过原价二元之谱。自民四至民十四止，在本地零销约二百二十万吨，当地居民所受损失约四百四十万。

(4)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六条第三项载称：“福公司每年采矿所得余利应以百分之二十五报效中国政府”云云。查该公司成立历有所年，虽经营情形，每年赢利多寡不等，然对于此项提效，竟未提及。

(乙)关于福公司违背购地章程各项：

(1) 按福公司开矿购地章程第一条载称：“福公司欲租地打钻或作他项使用，每亩一年出租金六两，如在红黄界以外，在续加之每英里以内，每亩每年或六两或八两或十两，按一二三等订

定，若租地时，田中尚有五谷在地，福公司遵照附章之价赔〔偿〕之，福公司交还田地时，当时钻眼及别项坑洼之处，由福公司出款垫平，与从前相同”云云。或查该公司所租修武县阎河村刘丰年之地四十七亩九分五厘，订立租单，言明每亩每年出租金银四两，自宣统元年起三十年止为期，初则遵章履行，自民国以后，则一文不付。又该公司所租上白作村李源本堂等十二家之地四十余亩，民国四年以前，应付之地皮租金，至今尚未发给。又该公司交还修武县上白作村马涧阎河等村之地一百九十余亩，研碓堆集，胥成废田，其能耕之田，则悉未交还。修博两县人稠地狭，平均有田不过一亩，生活异常艰窘，该公司既不按时付租，又不将地交（缴）还，或交（缴）还亦成费（废）田，致被令当地人民，揭（借）债垫款，其损失总计在二十余万元。

（丙）关于福公司欺骗工人各项：

查福公司于民国十五年请求复工时，曾与工人订定复工条件十二条，订定以后，不惟不肯履行并敢贿买其豢养下几个无知无赖工痞，将此项合同藏起，强为抵赖，不肯承认。所以当地工人，情愿忍饥受寒，不肯为彼作工。兹将其十五年复工条件附录于后：

第一条：福公司与中国政府未颁布工会条例以前，默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第二条：福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藉故开除工人或更换工作；如因他项事故开除或裁减工人时须函工会加以考察，又增工人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但包工工人不在其例；又在公司工作之工匠及其所属之小工因故被裁者，公司应酌给旅费，其细则由公司及工会双方合订之。

第三条：

(1) 福公司对于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工资在十元以下者一律增加洋三元，十元以上者增加洋二元六角（包工工人不在此限）。

(2) 嗣后福公司煤价增高时，得由工会随时提出要求酌加工资。

(3) 小工工头工资至少与头等机器匠工资同等。

(4) 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过九小时半，其以前工作八小时之各项工人仍照旧例，倘因特别重要工程，必须延长时间照例增加工资。

(5) 工人加工及星期日工作者均按照原资外加四分之一。

(6) 所有工人每年给假六日，工资照旧付给，假期如下：阳历年一日，旧历年一日，元宵节一日，端午节一日，中秋节一日。

(7) 上列假期日工作者发给双资。

(8) 旧历年底工人得加工资一月以作奖金。

(9) 国庆纪念日及劳动纪念日如道清铁路及中原公司均放假时，福公司愿同时仿照办理。

第四条：福公司愿助洋二万五千元接济因罢工受直接损失者，其付款办法如下：复工之次日付款一万元，复工两星期时再付款一万元，复工一月时再付款五千元。

第五条：工人因公受伤得送福公司医院医治，不取医药费，如里工因公受伤养病期间在三个月以内者照旧发给工资，如养病三月仍不能治愈者，经医官证明，分别受伤轻重情形，给予抚恤金，如完全残废不能工作者其抚恤金照死亡例发给，福公司对于有一部分残废之工人愿极力给予轻便工作并给相当工资，所有工人因受伤致完全残废或死亡者，福公司得给予抚恤金如下：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十元以下者抚恤八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者，抚

恤九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二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三十元以上四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一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四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二十两。

凡里工因普通疾病并非由自己过失而得病者，福公司允给予半资以一月为限，惟须医官证明方能照给，对于前列抚恤办法，如福公司营业情形认为可行时，福公司愿考虑由工会所提出之较优抚恤办法。

第六条：职员、工头、工人应一律平等待遇，公司职员、工头不得侮辱与无理责罚工人，以前所有剥削与压迫工人强迫送礼物及无端扣除工资与罚工等弊，应一律革除。

第七条：关于改良包工工人公益事项，应由福公司酌量打理，至于包工工人工资问题，由福公司与包工酌量增加。

第八条：如有工头及监工出缺时，应由本工作处选有经验之工人或工头充当之，但此项工头或监工须有相当之资格者方可。

第九条：福公司将在焦作李封等处，由惠工处竭力建筑工人寄宿舍，如能办到时并得供给电灯及用水。

第十条：所有罢工工人一律恢复原有工作，在初复工时如有原工作不能即时恢复者可暂安置他项工作，但须照原价发给工资。

第十一条：上列各条由双方及官厅负责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代表福公司签字人J. Z. Hocaicb,

见证人堪锐克签字D, Sorllers,

代表福公司工人签字人吴光荣，

见证人福公司工人代表签字人张绍桓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修武县知事冉廷宾，

见证人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人贺懋庆，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驻厂交涉员袁崇毅，

见证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人钱学沐，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驻厂弹压员孙新泽，

见证中国官厅代表签字人钱学沐，

焦作警局长签字人郭管卿，

见证焦作警局长签字人钱学沐。

(丁) 关于福公司蔑视合同侵占先贤坟墓事项

按：福公司对于先贤许惠和公坟界，原定合同在一千尺以内，不得开采。乃该公司竟于民国十四年协同官厅，强迫许姓签字，侵占先贤坟界，该公司之不知信义，不遵合同，可见一斑。

(戊) 就福公司破坏合同各款，论其采矿权应早取消：

查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四十一条所载：“本合同所列各项，均有连带关系，如两方有一方对于本合同各款否认其全体，或一部分，或增删修改或附加条件者，本合同即作为无效”云云。查上列(甲)(乙)两项各款均系福公司否认合同之铁证，该合同早已视同废纸，无拘束力之可言，其采矿权自应取消。

(己) 就农矿部新颁矿业法之规定，福公司矿业权应即撤销：

按农矿部新颁矿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目载称：“登记后无不可抗力之故障，二年内不开工，或中途停工一年以上者，矿业权即应撤销。”查福公司于民国十四年停工，原因地方愤其违章，不与合作，工人苦其待遇，相继他去，并非有天灾人祸不能抵抗而停工，乃该公司于停工后，除向政府方面请求复工外，对于

合同上应尽意〔义〕务及工人待遇，则毫无表示，以致停工五六年之久，不能复工。按中国矿业法四十五条之规定，其矿业权应早取消。又查农矿部新颁矿业法第四十条第四目载称，“无正当理由不纳矿税两期以上者，矿业权即应撤销，”云云。福公司对于应纳出井税，不仅十五年零星开采之出井税未曾缴纳，即十四年以前应缴之出井税，亦尚欠二万余元。按矿业法第四，根据以上所举各点，彼福公司之破坏合同，既彰明而较著，其矿业权之撤销，自无疑义。乃该公司利令智昏，近复逞其鬼域技〔伎〕俩，到处朦耸欺骗，希图复工，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兹值举行国民会议之际，特将该公司之恶劣，据实报告，务望国人，本总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遗教，一致援助促其实现，岂惟豫人之幸，国计民生寔利赖之。

附件

仅将福公司李封村矿区内旧有民窑已收买而开采者及未收买而窃者之窑主姓名窑号甬数详列于后：

窑主姓名	窑号	窑甬数	福公司已否收买
许尊堂	五五	共四个	未收买
许尊堂 老林	一四四	共二个	同右（上）
张美光			
靳思濂	未详	共二十个	同右（上）
许平章	三〇	共二个	同右（上）
许兴光	七	共二个	同右（上）
合泰店 毕世兰	一七 一八	共四个	同右（上）
合泰店	五五 七〇	共四个	同右（上）

许继耕	五一 四一 二八	共六个	同右(上)
许广宝	一一 五三	共六个	同右(上)
许式方	七	共二个	同右(上)
靳观国	三六	共二个	同右(上)
靳观国	未详	共二个	
徐建权	七〇		
许傅莘 许同文	号数未详	共六个	未收买
徐守宁	四三	共二个	同右(上)
许新德	五	共二个	同右(上)
许征恩	六 六二	共四个	同右(上)
许继高			
李为霖	一一 二三	共四个	同右(上)
刘六科	一		
许征合 合泰店	二	共四个	同右(上)
许海峰	二一 二九 三一	共六个	同右(上)
许夕谋	六〇	共二个	同右(上)
虑方懋 靳怀鲁	一四	共二个	同右(上)

许传君 五
 一一 共六个 同右（上）
 一〇

以上未收买之窑井共九十八个，以下经手人姓名：

许连立 一五
 一六 共四个 已收买

张绍渠
许文治 四〇 共二个 同右（上）

许文璞 二〇
 一九 共四个 同右（上）

许文斗 未详 共八个 同右（上）

刘保泰 六五 共二个 已收买

刘恒峰 一二
 四八 共八个 同右（上）
 八九

张运川 九 共二个 同右（上）

张思轩 二一
 二五 共八个 同右（上）
 二二
 二三
 一三

以上已收买之窑井共三十八个。

国民会议河南出席代表张斗垣 李汉珍 魏士鸣 郭仲
隗 胡长清 翟韶武 李雅仙 刘元泰 朱斯卿 杜尊
五 张国庆 宋垣忠 李敬斋 黄学周 许承谟 李汉
泉 张森林 朱纪章 武旭如 李文浩 陈泮岭 郭民
铎 张波岑 刘积学 王桓武 王常彝 张廷休 敬具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前福公司工人崔元魁等一百 八十二人宣言

同胞们工友们：我们是以前在福公司出劳力作过工作的人。因为福公司凭藉着不平等条约，夺取了怀属一带的矿权。夺取以后只谋它本身的利益。对于我国稍有利益的地方，没有不百计推诿，不肯履行的。并且苛待我地方人民压迫我劳力群众，惹起了河南各界暨修、博、沁三县民众的反感，坚决的不与他合作。而且它的营业经营不善。所以它在民国十四年就停了工。我们依靠作工为生活的工友，不得不受它的影响，发生失业的痛苦。那个时候我们的工友里工约九百余人，外工约一千余人。于福公司停工以后，有的赴唐山大同等处，另谋工作。有的就近向中原公司工作。剩了我们百个工人因为家庭及其它关系，不能他去。遂（遂）备受了职业不安定的恐慌。同胞们工友们。因为他们办理的不善，影响到我们工友们身上。我们正要与之理论，令其赔偿我们这九年来的损失。他偏偏又假借我们失业工人的名义，说我们向它请求早日复工以谋生活。同胞们，我们的党国刚刚形统一，正从事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工作。福公司在此地开矿为不平等条约之尤甚者。我们本着爱国的热忱，贯彻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宁饿死在家，亦不希望其复工。况且福公司的伎俩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记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他们曾有一次请求复工。河南督办岳维峻派道清铁路管理局长冉延宾主其事，在焦作开会解决复工问题。首先订定的就是工人待遇保障抚恤等项合同。可是到后来不惟不曾履行，并且连着合同也不肯承认了。所以我们现在

决不再受他的欺骗。除呈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河南省政府声明没有此项请求并决不与之合作外，谨此宣言。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河南焦作的民众

龚逸情

焦作为河南北部修武县所属之一大市镇，本为农业区域，因其地产煤甚富，故现已一变农业区域之旧观而进为较繁盛的工业市镇了。

因为焦作产煤甚富的缘故，故离今三十年前，英国帝国主义者司计（译音）即藉着该国之灵敏的外交手腕，与清政府缔结条约，特许该英国帝国主义者以六十年的开采权，划定纵十里横十五里为界。于是英人司计遂联络该国资本家多人组织福公司（纯粹英国资本），专司开采及运销。其后十余年，中国官僚绅商复组织中原公司（闻系直派的走狗），亦用新式机器，在其附近开掘。交涉很久，始由双方组织福中公司（英资占十分之六七，中资仅占十分之三四），专司运销该两公司（福公司与中原公司）之出产。就经济情形而言，该两公司之营业，绝不致有亏损之虞，惟历年感军阀战争之影响，颇有不能振兴之患。计该公司出产品之销场，自京汉路全线以至各支线省区（如湖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直隶等）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南段以及长江下游等省区（如江苏、浙江、安徽等），其销路亦不可谓不大了。

交通机关，则有道清铁路，英帝国主义者投资以筑此路之目

的，完全在于运煤之便利，现此路虽名义上为国有铁路，然管理权则仍操于英人之掌握！

民众方面，计先后成立团体者，有焦作煤矿总工会（二千五百工人），道清铁路总工会（一千人），厨司工会（一百多人），农民协会（共二十五村，二万五千人），河南青年协社焦作分社（三十多人）。而未有组织者，尚有中原公司矿工四千人（现因公司运输不便，营业不好，一般小工杂工被斥退者，不下半数），黄包车工人百余人，四十多处小窑（小资产阶级以私资在福公司附近采煤屑者，人都称为小窑，约有四十多处，寇英杰曾遵英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封闭一次）矿工数万人。其他手工业者，如油漆、泥、木、理发、缝纫等工人，总数不下二千人，月前他们曾因生活困难，联络起来共同成立一个行会，以增加工资。此外则有赶马车工人二百余人，也有一个行会为少数剥削者所办。工人中之最苦者，莫如矿工，而矿工之最苦者，则为挖煤、装煤、筛煤、抬煤四种工作，其余一般工人，当然亦极痛苦。少数铁路司机工人及电汽工人每月可得三十元至五十元之薪金，其余有一部分工人，则月得十余元，而大部分杂工、小工、学徒、童工则均在六元以下，以此维持一家生活，实非易事，故叫苦连天之声，到处可以听见！至于焦作四周之农民，在国民军时代，农民协会与红枪会，亦有组织，其中组成分子，则均为良善农民，目的在于自卫，非若豫西豫东之间有不纯良分子参杂其间。惟自民元以来，每年直接间接受战争之影响，拉车啦，派夫啦，供粮草啦，预征田赋啦，供给保护地主利益之保卫团的餉捐啦，土匪啦，逃兵啦，种种痛苦，不可胜算！故一般农民生活极苦，吃高粱小米者，在乡间还算是中等人家，而一般极贫苦之农人，竟有吃糟糠者！以此怨声载道，视军阀如仇警者，亦颇有其人！惟胆

量不大，很有些惧怕军阀之权威。

焦作的教育，因经济的关系，形成一致的黑暗反动的教育！直接的或间接的受英帝国主义者或中国资本家的指使！矿务大学，福中中原（学），老亚小学，都是由中原、福中两公司供给经费；普济小学校的经费虽是募集来的，然经济命脉则操之于一个商业小资本家之手！扶轮小学校，不用说是交通系走狗的机关。淑义女校，育坤女校，是基督教的宣传机关！这些学校在过去的公开的种种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他们都禁止学生参加，更不用说现在了！他们看“五卅”惨案后此间学生运动亦次第发达，于是更联络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组织一个学校联合会，以包揽并阻止一切学生爱国运动！在今年“五卅”惨案纪念筹备会中，学校联合会代表顾某，反对举行“五卅”纪念，竟然说“谁人不赞成爱国运动，不过我们怕有赤化的嫌疑！”好一个不要脸的糊涂的赞成爱国运动者！

此间驻在的小军阀、营长，对于人民之集会出版，罢工等自由权，当然尽量的剥夺。在“五卅”纪念日，有人散传单痛骂吴大军阀，他更是不遗余力的调查，后竟到工会要工会首领，到普济小学要那贴标语散传单的几个小学生。可怜把一般教职员，吓得把思想稍新一点的书报，统统烧去，并且威吓学生赶快自动的取消青年协社！好一些鼠大胆的教职员们！

革命的势力，绝不是以积极压迫可以消灭得了的！依我的观察，此间革命势力，不但不因压迫而消灭，却反而潜孳暗长，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呢！敬请全中国的革命志士，拭目以观其后吧！

（1926年7月3日河南通信：《向导周报》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出版。）

本公司矿工里工工人生活状况

徐景山 潘敬五

按本公司矿厂里外工人，为数不少，其工作最苦而人数又多者，则为里工。自李监督张副监督奉命整理伊始，对于内部一切均已殚精竭神，不遗余力，公司前途故能日臻上理。更又关心工人痛苦，特于一月间派徐潘二君调查里工工人生活现况以为改善之资。阅时一月方藏厥事。兹免徐潘二君呈覆之原文披露，以告关心劳工状况者。惟李监督现对于工人已行改善者之善举。如对于工资，已实行增加，对于工人住房，已将彻查前任新订汉口祥茂五金号之定价回扣金壹万元，指定为建筑工人住宅之专款，并经打样筹划进行兴工矣。其它如补习学校，及厂区之安全设备，现亦应有尽有矣。知注附志。

编者（一九二〇，四，二十七。）

呈为呈报事，窃员等于元月四日奉

命赴东厂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遵即驰赴该处，协同工程科办事员宋建勋，于五日开始调查。初则工人不明真象，未免少有误会，继经员等剴切说明此次调查工人生活宗旨，始焕然冰释。对近调查，颇表欢迎。故每日调查，竟达壹百数十人之多。里工至二月三日调查完竣，共计一一零九人，业已逐类统计，呈报在案。谨再将此次调查经过情形及意见，条陈于后：

（A）工人数目 里工共一一零九人，计分男工一一零八人，女工一人，兹将其工作分列于下：

1.井务股	一八九人
2.选煤股	一三〇人
3.林务股	六五人
4.事务股	一一七人
5.贩卖股	二人
6.教育处	一七人
7.设计股	四人
8.采办股	五人
9.测绘股	六人
10.材料股	二一人
11.土木股	五八人
12.医院	九人
13.机械股	四八六人

上共一千一百零九人

(略)

(G)有无眷属

1.带家眷者	七八八人
2.未带家眷者	三二一人

(H)工人住室

1.有房住者	一三六人
2.赁房住者	四七六人
3.住公司房者	四九七人

(I)经济状况 工人经济状况，前时本极艰窘者，此次增加工资，生活较前稍裕。

1.能维持生活者	九八一人
2.仅可维持生活者	一二八人

(J) 生活状况工人食料，以玉籽为大宗，麦子次之，月需四元之谱，衣料尽为洋粗布，全年约需洋十余元，故家累稍小者，均可维持。

(略)

(M) 工人工资

1. 六元至九元者	五九八人
2. 十元至十四元者	二五六人
3. 十五元至十九元者	一三二人
4. 二十元至二十四元者	六四人
5. 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者	三三人
6. 三十一元至三十五元者	八人
7. 三十六元至四十元者	七人
8. 四十一元至四十五元者	六人
9. 四十六元至五十元者	三人
10. 五十一元至五十五元者	二人

(略)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生活状况

青 忱

一、中原公司是河南省财政厅直接管理经营的，国民党财政厅长李文浩当了几年的董事长，现在改为法西斯首领陈泮岭、萧

洒等。共有四个井口，产煤质量较好，平汉道清陇海等铁路及沿线多用此煤。生产用机器，但因借外债（英福公司）太多，（约三百万）故出煤每月尚亏欠二十余万，特别是去冬今春生意更加不好。

二、四井共有工人近六千人，里工（机器匠）工人有八百余人，外工系零工，工资甚低，大多是修武武陟浚县人，内中十八岁以下青工及十四岁以下童工约占工人数三分之一强，工资更半，多半做引接煤、堆煤等笨重工作。

三、工厂管理分三个等级统治工人，每十人左右有一个工头，工头上面有监工，监工上面有老板。压迫工人最凶的即是监工和老板，工人恨之入骨，他们任意打骂工人。工头工资比工人多有限，且多领他的亲近工人作工，故尚非工人所最痛苦。此外尚有路警一百二十余人，看守井口及煤厂附近。

四、工人工作时间大多为三班制，即每日八点钟工作，筛煤工人不论时间。工资普遍三毛五分至三角八分，那里伙食比较其他地方贵（如郑州，三百钱一斤，焦作卖四百）。厂方为工人盖有工房，但里工工房很好，都在焦作（离李河十里）。外工工房很坏，多人住在一起如逃荒，工人有家眷的，多不在内，多住窑洞里。

五、工厂设有学校十余所，都是附近农村及工人子弟。里工（机器匠、工头等）有工会，外工没有工会，工人内也没有什么较大团体（封建的或者革命的）。最近工人反对陈泮岭的斗争，组织有职工联合会，现已不活动。

六、工人目前最大的痛苦，第一，是不按期领工资，以前五天一发，现在二十天或一月还不发，甚至一月只发十天或半月，其余拖欠着。第二，是老板监工工头的打骂。第三，是要求作工六天有一天的休息，并要发工钱，因为工作太重，继续做工做不

下。第四，要求大家都上工，现在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散回家，其余工人轮流着上工。其余如要求组织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厂内设备，发给花红等。

七、工人十分之十是反对老蒋的。第一，老冯在时工人工资可以照发，现在……工人都有失业的危险，而且常找岔开除或停工。第二，老蒋不打日本，专打自家人，工人大多数拥护共产党……知道这是对于穷人有好处的，并巴望红军共产党来，其余一部分是受了欺骗或马虎（去年十月间改组后法西斯首领陈泮岭当董事长，常常开大会作武断宣传），不外：（一）共产共妻，（二）共产党到了同国民党一样，（三）天下一定要分贫富好坏，不然谁还做工呢？（四）人生由命，富贵在天，我们不要妄想。以上是少数人，而且多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刘贵堂到了，他们最恨，但军队比刘贵堂还坏十倍。

八、工人不断的暴发着剧烈的斗争，去年一年就有三次最大的。第一，井口塌了压死十余人，工人都全体震怒，要求矿局改良设备，矿局经理们都去哭尸送灵，借口说这是老君爷见怪，于是强扣工人每一天的工钱去修庙，但很久不修，工人提出质问，然后修起。……

九、英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后，工人待遇与中原相同，从前不同的约有下列几点：

第一，英福是包工制。

第二，英福原有五个井口，只开一个，其余还是1925年大罢工时停办的。现有里外工人共三千余人，最近因生意不多，又与中原分家，十天前又完全停工了。

第三，工资为过去每日四毛，有星期日，其他待遇，也比中原较好，所以工人都愿与中原分家。

第四，去年因为要求取消包工，增加三百六十斤煤贴，工人罢工，打死工人三人，重伤十余人。工人及附近农民群起反对，天天包围工厂，用长枪大刀向着矿局直冲，要打死英人报仇。结果矿警撤换，共赔偿三万余元煤贴等胜利。

十、我们的组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支部，以前三个同志因为经济关系，对组织不满，不愿作工作，×同志去三个月也没有丝毫发展。×同志去二个月只认识了几个机匠，放弃了厂工。×同志（农民）去八十天，有了三部分线索，一个是同志，村中只有群众七人，组织有穷人会，内有一个矿工，另有四人是新发展的。这十二人都是外工。

英福公司很早以前有党的组织，最近还没有关系。

（《列宁生活》第14期，1934年4月15日出版）

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公司定名为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条 本公司经营范围为反攻解放之原日寇焦作炭矿矿业所，所属矿区财产一部，采掘煤矿，发展民族工业，以利和平建设。

第三条 本公司现定资本总额为冀钞九万三千六百四十万元。

第二章 股 票

第四条 本公司股本额分为整零两种，整股为每股冀钞五十万元，零股每股为十万元，金额为九万三千六百四十万元，共为整股一千八百七十二股，又零股四股。

第五条 本公司股票整股零股，皆用记名式股票，对于红利一律按股均分。

第六条 无论整股零股在募集时必须一次交足方得享有股东权益。

第七条 本公司之股金分列如下：

甲 新股部分

一、政府没收日寇焦作炭矿矿业所所属财产之一部，暨政府经营时期之投资作股金五万万元，合整股一千股，其中转让商民者计三万七千万元，合整股七百四十股，留作地方政府作为公股者，计一万三千万元，合整股二百六十股。

二、新募整股七十股，计股金三千五百万元，属于商民者三千万元，合整股六十股。属新华煤矿股分有限公司职工会者五百万元，合整股十股。

乙、原中福公司旧股部分

一、原中福公司现在遗留于新华公司之财产，按照中福两公司合同比例，中原公司股东应占股权百分之五十一，计股金二万零四百七十一万元，福公司股东应占股权百分之四十九，计股金一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万元，共作股金四万零一百三十九万元。

二、原中原公司股金，按照各股东原有股金之比例分配之，河南省政府公股股权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移交太行第四专

员公署承管之，其私人部分按照一定手续，随时携带旧股票向新华公司董事会进行登记（登记办法另定之），经审验后，发给新股票，今后原中原公司在新华公司之股权，即以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之新股票为有效。

三、原福公司股权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暂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管之。

第八条 股东如将股票或收据遗失，须觅殷实商号作保将票据号数报告董事会，并登报将原据声明作废，满一月后由董事会补发新票据，但以后如因原票据发生纠葛时保人应负完全责任。

第九条 股东如将股票转让或赠与他人，应事先通知董事会经允许后，双方协同至董事会登记改注股册，将原股票缴销，由董事会发新股票，交新股东收执。

第十条 本公司股票不得转让外国人。

第十一条 本公司股票不得转让与抗战中投敌之特务汉奸及附和敌伪分子。

第十二条 本公司每年六月底决算一次，决算后，除开支外所得纯利经股东会或董监事会决定，定期分红，其分配之比例如下：

股东分红 百分之七十五；

公积金 百分之十；

公益金 百分之五；

奖励金 百分之十。

第十三条 本公司如停办时，所有资产按股分配。

第三章 股 东 会

第十四条 股东会为本公司之最高权利机关，分为常会、临

时会议两种，常会每年一次，由董事会定期召集之，临时会议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召集之，或三分之一以上之股东出面请求，并经董事会审核，同意时召集之。

第十五条 本公司召集股东会时，应于一月前通知各股东或登报公告，如因事实必要，须提前召开时，应将其理由在通告中声明。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之决定人数，按照股权满足二分之一时为法定人数。不到会不委托别人代理者以弃权论。

第十七条 股东会应推选一人为主席，除选举外表决其他问题时，可否同数，主席将加一权。

第十八条 常年会应由董事长报告前届营业状况及本届营业计划，临时会报告其召集之理由。

第十九条 开会时表决权，每一整股一个。不足一整股者，应合组一整股，推代表人执行股权，但每一股东之表决权不得超过总表决权数之五分之一。

第二十条 股东不能自行出席股东会时，得出具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将其姓名、住址、股数、股票号数于五日前通知董事会，其股权可委托代理。

第二十一条 股东会之职权

一、制定公司组织章程。

二、选举与罢免董事及监察人。

三、查核董事会造具之表册及监察人员等报告。

第二十二条 股东会之决议交董事会执行。

第四章 董 事 会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设董事七人，由股东会自股东中选举之，三年一次连选得连任，董事选出后互选董事长一人，并聘请经理与副经理一人。

第二十四条 董事及董事长当选之条件

- 一、对公司有经营指导能力者；
- 二、有公民资格之股东。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每年定期召集两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临时会议由董事长决定召集之。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议之职权：

- 一、对股东大会负全责。
- 二、依据总方针确立不同时期经营方针，审查财产变动情况。
- 三、依据组织章程拟定与批准公司一般规章。
- 四、按期召集股东大会。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在股东会休会期间掌握下列职权：

- 一、股票中署名盖章；
- 二、保管收据股票存根及公司财产目录；
- 三、登记股票之更换及转移并监察财产目录及债务目录之造列；
- 四、掌握股票之缴销发给。

第二十八条 董事长之职权

- 一、于董事会闭会后，成为遵照决议指导经营，批准一定规章与制度及检查员工工作状况的最高负责人；

- 二、按期召集董事会；
- 三、签署一切通知及公告。

第五章 监 察 人

第二十九条 监察人由股东会中选出股东二人任之。

第三十条 监察人任期一年得连选连任。

第三十一条 监察人无论何时有权请求董事会报告业务情形，并检阅公司簿册案卷。

第三十二条 监察人复核董事会对股东会报告之各种簿册，呈述其意见于股东会。

第三十三条 监察人不得兼任董事或其他职员。

第六章 职 员

第三十四条 本公司经理督率各职员执行公司一切事物，副经理帮助经理行其职权。经理之职务：

- 一、对董事会负全责；
- 二、领导检查管理公司一切业务之进行；
- 三、有关公司之具体计划及制度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公司如何分科办事由经理、副经理汇订办事细则，提交董事会议决定执行之。

第三十六条 本公司设员工若干及其工资薪俸如何规定，由经理、副经理提交董事会议决定之。

第三十七条 本公司各级职工人员由经理、副经理进退之，处长级职员由经理、副经理荐举经董事会同意任免之。

第七章 矿务委员会

第三十八条 为了团结职工统一工作步骤，发动职工工作积极性，致力于公司事业之发展，组织矿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矿务委员会对公司矿务之行政管理与经营有建议权。

第四十条 矿务委员会由经理、副经理、职工会、职工代表组成之，其详细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通过，自呈准政府备案之日起实行。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股东大会修改之。

第四十三条 如本章程发生异义时，有董事会解释之。

(1946年4月20日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晋豫公司焦作煤矿的工业史料

“煤都焦作”过去几十年来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用经济侵略政策，吸取我人民财富典型的据点之一。

所谓焦作“驰名中外”，这恰恰就是由于英帝国侵略者不断在这块地方上踏来踏去的关系，因此，焦作才有着“驰名中外”之称了。

今天的煤都焦作，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它开始属于我们人民宝贵的资源，将跟随着我们人民建设事业的进步，日益发展和繁荣起来了，现在让我们翻开过去焦矿几十年经历的概况，把它简略介绍如下：

在焦作这块煤区内，经机器大规模开采，用铁路交通向外运销的，一开头就是英商福公司，其次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营办的中原煤矿和凭心公司，后来中原公司经中国官僚资本取而代之，又与英商合并办理中福公司等直到现在，已有五十年的光景。当抗日战争期间，经日寇侵略者又控制焦矿七八年，因而大肆掠夺开发，对我们矿井工程的破坏最多，资源的损失亦最大。这是我们对焦作煤矿在沿革上，首先要介绍的一点。

按前河南省煤矿业，以英商福公司假其经济侵略势力，在焦作开矿为最早，该福公司在焦作开办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算到我们去年解放焦作矿止，已整达五十年被侵略压迫的痛史。

英商福公司最初于1903年先修道清铁路，于1904年在焦作开凿一、二、三号矿井，1906年开始出煤，日产约五百吨，于1907年道清路全线通车后，继开四、五、六、七号矿井，1909年又开二十四号井。1911年日产煤为一千吨，建1917年日产煤达一千五百吨。1918年开三十九号井，旋因该井水大放弃。在焦作一处开采经营达十五年之久，嗣因该处各矿井水大，出煤困难，旋于1920年开李封大井，1923年开王封大井，1924年为福公司出煤全盛时期，日产煤为二千吨，此后福公司营业，即日趋下落，在屡办屡停的状态中。

继福公司之后进行较大规模之开采者，就是1915年于李河设厂开办中原煤矿；另有所谓凭心煤矿，曾于1906年在常口设厂创立，因该矿内外波折甚多，迄无开展业务。此外还有用土法开采

的很多小窑，分散矿区各地，但这些小窑，因办的不经常，亦无从调查统计他们全部的生产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以前，在李河开办的中原煤矿公司，曾开凿一、二、三、四号大井四座，首先连收购李河附近各小窑及桶张河小窑之煤，日产煤为数百吨，后来大井正式生产，最大产量，日为两千吨之谱，平均日产为1500吨，自1915年至1926年中原煤矿大致生产情形如此。至其向外运销营业，则由与英商勾结合并之福中总公司对外分配推销，规定福公司走6/10，中原公司走4/10的办法。当1925年遇沪“五卅”大罢工，震动全国，掀起革命工潮，焦矿工友们为响应沪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运动。从此，英商福公司起初是由日产2000吨，降为日产1200吨，继再降为日产600吨，最后1927年起被迫停工六年。迄1933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经英商在南京政府奔走活动，两度与中原公司（这是国民党的中原公司）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又订立合采合销之办法。此时，李河为第一矿厂，王封为第二矿厂，两厂日产约3000吨之谱。这样联合营办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该中福公司于同年十月间，全部停工，并运拆主要机器，一部南迁汉口，后又转运入川。

“七·七”事变后，日寇于1938年春侵占修博，控制焦作煤矿，当时敌人放弃李河矿井（因李河井老，水大，前途无望），选定王封、李封两矿，进行压迫开工，实行掠夺，盗我资源。在敌人八年占据焦矿期间，对本矿工程破坏最多，影响本矿前途生产最大，甚至井下主要运搬道之煤，亦全吃空，敌改名焦矿为兴中公司，继改名为焦作炭矿矿业所。从1940年至1941年出煤最多，平均日产2200吨，产量少时，每日平均亦不下1500吨，并于1941年就三十九号井（前英商福公司打井一座）排水开工，又配

打新竖坑一座，这样费了两年多工夫，虽也多少出煤，但未达到掠夺目的，该三十九号井因水势颇大，在日寇降服前，因排水电力中断，即被淹没，停工下来。

“八一五”胜利后，我人民部队首次解放焦矿，即从事整修井上下工程，未及大量生产。旋因蒋贼撕毁政协决议，于1946年冬侵犯焦作，焦矿不幸，再由解放转入黑暗统治。在伪国民党占据焦矿两年期间（1946——1948年），从1947年二月至六月出煤较多，平均日产约五百吨，其余一年多，平均日产不过百吨之谱。井下工作，坍塌多处，损失颇重。

此次我军彻底胜利，打垮蒋贼匪帮，于去年（37年）十月进军焦作，收复焦矿。解放伊始，对矿厂一切动力设备及井下工程整修，在全体职工高度为人民服务之精神协助下，业已完成初步整修计划，打定了生产基础，由最初日产数百吨，已增产日达1700吨。

为准备长远生产计划，拟最近恢复三十九号井工作，展开为人民日益发展的建设事业。

1949年

焦作煤矿一九〇四——一九四九年工人约数

(单位: 人)

年 份	企业名称	英商福公司	中原公司	焦作炭矿 矿业所	新华公司	合 计
1904		3,000				3,000
1913		9,000				9,000
1929		停 工	2,000			2,000
1935		△10,282				10,282
1943				11,821		11,821
1947		△4,400				4,400
1949					5,775	5,775

资料来源:

①《捷报》，②《中国矿业纪要》第二号、第五号。

③中福公司档案，④焦作矿务局档案。

附注：△为中福两公司工人人数。

焦作煤矿一九〇六——一九四九年 历年煤炭产量表

(单位: 吨)

年 代	单 位 产 量	福 公 司	中 原 公 司	焦 作 炭 矿 矿 业 所	新 华 公 司	合 计
1906		1,500				1,500
1907		1,500				1,500
1908		24,600				24,600
1909		231,731				231,731
1910		357,205				357,205
1911		417,190				417,190
1912		549,877				549,877
1913		421,803				421,803
1914		252,767				252,767
1915		425,492				425,492
1916		449,242	416,627			865,869
1917		506,037	340,385			846,472
1918		627,927	431,635			1,059,562
1919		494,742	832,762			1,327,504
1920		561,834	734,895			1,296,729
1921		648,716	245,290			894,006
1922		505,109	391,847			896,956
1923		694,143	568,404			1,262,547
1924		670,835	949,339			1,620,174
1925		564,200	338,877			903,077
1926		54,000	116,673			170,673
1927		—	83,000			83,000
1928		—	310,000			310,000
1929		—	286,511			286,511
1930		—	395,193			395,193
1931		—	840,104			840,104
1932			871,710			871,710

年 代	中福两公司联 合办事处	焦作炭矿 矿业所	新华公司	合 计
1933	1,138,697 ^①			1,138,697
1934	909,600			909,600
1935	1,097,164			1,097,164
1936	1,250,000			1,250,000
1937	800,000			800,000
1938	停 工			—
1939		86,968		86,968
1940		423,928		423,928
1941		900,000		900,000
1942		900,000		900,000
1943		650,000		650,000
1944		650,000		650,000
1945		600,000 ^②		600,000
1946			156,000	156,000
1947			150,000 ^③	150,000
1948	130,000 ^④			130,000
1949			590,785	590,785
合计				33,352,488

资料来源：

① 1908——1912年的产量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8页。

② 1913——1934年的产量据《中国矿业报告》第五号，第四十七表。

③ 1935——1948年的产量据《焦作煤矿沿革及运销概况表》。

④ 1906——1907年、1949年的产量据焦作矿务局档案。

附注：

①1933——1937年为中福两公司合产额。

②1945年9月8日，焦作第一次解放，焦作煤矿为民主政府管理。

③1947年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侵占焦作，组织焦作工矿临时委员会。对煤矿实行保管。12月3日，中福公司接管焦作煤矿。

④1948年10月24日，焦作煤矿获得第二次解放。11月11日，新华公司接管焦作煤矿。

第二部分 党对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各个时期工人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对焦作矿工运动的决定

(一)

……全国职工运动中最重要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等，最重要的地方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这些地方的交通及搬运尤为重要。

……

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摧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川、博山、焦作、大冶、水口山、锡矿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一面应继续进行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一面又应派人进行抚顺、井陘、临城、自流井等地矿工运动。

……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决 案·职工运动决议案》1926年9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

(二)

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顺、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础。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职工运动决议案》1927年4月至5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河南最近工作计划决议案(摘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

八，工人运动首当注意于京汉、陇海、道清的铁路工运。其次须集中于郑州、开封、焦作、卫辉、彰德、洛阳几处的产业及手工业的工运。目前工运的迫切工作，是毫不姑息的，排除积习已深的所谓老工人同志，另找下层新的活动分子，纠正过去空招牌的头目的工会，依靠在下层工人群众的身上建造秘密战斗的工会，铲除从前一切机会主义的毒根，积极的依工人群众的要求，发动经济的争斗。必须以这种新的精神开展工运。

河南八月至九月工运工作计划（摘录）

……焦作——由福中矿工用同志打进铁路，并恢复旧有同志王四，从道棚着手机厂令王四活动，在九月底发展二小队。

……

焦作——中原公司是冯玉祥的经济来源，他是以极严厉之防范与镇压，所以活动非常不易，于最近能发展十队，于斗争中发展组织，但斗争中所提出的条件必须工人迫切需要的，不必过高，在可能范围内能实现的条件。

……

焦作——碗窑恢复旧有组织，要求增资。洋车夫发展两队，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领导斗争，九月底成立市总工会。

（何公济：《河南八月至九月份工运工作计划》，1928年8月15日。）

河南何公济、何正中报告（摘录）

……

焦作——工委已成立，群众如矿工（中原福中公司）工人过去都有我们组织，曾领导作几次大的斗争，因河南省委的〔被〕破获，两公司的停工，遂影响。

省委何公济、何正中 8月17日

（《河南报告》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河南工运报告（摘录）

……焦作——矿工六七千人，同志六七百人，秘密工会正在进行中，其他工人尚未找到路线。

……

焦作——是河南一个最大的矿工区域，现在工人虽然减少大半，但仍有三千余人。同时冯玉祥的收入一个很大的来源，反动的防范异常藏密，厂内布满警察侦探，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十分沉重，工人不断的被开除，并受工头的打骂，稍有反抗，工头即勾通厂方将下井工人绳索割断淹死井内，于此可见一般。过去焦作矿工曾经过很大的斗争，工人亦有相当之觉悟，今年三月又有我们领导袭取公安局，虽不免盲动，但精神是很激烈的。焦作的工作现在虽有些线索，但两月来仍无成绩表现，工委本身组织亦未能健全，所以焦作目前主要工作便是：

a、暴发工人的斗争情绪，发动小的经常斗争。在矿、碗窑、路工、电灯厂等，几个主要地点的工人，一一集中力量扩大宣传，煽动工作，提高工人政治觉悟，提出中心口号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建设赤色工会的基础。

b、矿工方面：根据上次指示，在两月中对采煤、推煤、装车、下井四部分工人，都要做到有群众的秘密工会，由小的斗争汇合到大的斗争。福中公司矿工的复业运动，也是矿工中主要工作之一，此外并须与磁州六河沟、信阳矿工的联络。

……

e、工委应即设法健全本身组织，严密注意工人所发生的……

史

切问题及其生活上迫切的要求，设法领导并详细计划一切工作进行的步骤和方法，做工运的人要设法能职业化、群众化，以减少工作上的困难。

总结焦作目前的工作即是发生小的经济斗争，建立广大的群众组织，打破忽视铁路工作的观念，使工作走向开展的道路。

总的口号是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取消包工制，礼拜歇工要有工资等，各〔个〕别的口号可临时酌定。

.....

（河南省委《河南工运报告》1928年11月21日。）

矿工运动决议案

矿工工人与铁路、海员同为中国最占重要的产业工人，他不仅在现在中国的产业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有很大的人数，散布于全国最广阔的地域。最低度的估计，大规模生产的矿工工人为数在五十万以上，至于旧时的采掘矿场矿工人数，总不下二百万人。

矿工生活本来是最痛苦的，加以十年来社会经济受了帝国主义过度剥削，长期国内战争和饥荒影响，达到空前的大破坏，全国矿工工友的生活更是一天一天的恶化了。就拿开滦、淄川、萍乡、福中、抚顺几个有名的煤矿做标准来说：大多数矿工在普遍的包工制度峻厉剥削之下，他们工资有低至现洋一角的，而且常常是欠薪几个月，罚工扣工资更是非常刻薄；工作时间有连续至三

班的（三十六小时），成年累月没有过一天有工资的休息；停工、失业的队伍是经常几千几百在矿区口乞丐度日的（如淄川前年一次开除工人四千余人，最近贾汪煤矿开除矿工三千余人，河南福中煤矿，山东中兴煤矿，江西安源，工人失业共有三四万人）。至于资本家为节省经费，现在付工人的工资仍是六七年前的工资，一面加紧工作的强度（淄川每人每日出煤一千五百余斤），对于采矿时没有相当的安全保险设备，所以象开滦煤矿、抚顺煤矿每年因此而酿成的瓦斯爆发、井水淹没，大批工人失业的牺牲，总是在七八百人以上。（如去年三月淄川华乌矿被溺毙一百零二人，矿主每人只出四十元，不及一马三分之一价格。最近抚顺煤矿塌陷，一次即死伤二百余人）而平时被机器损伤、矿块压毙，伤亡于工作者更是不可计数！这是矿工最普通的生活！

还有些更残酷更黑暗的现象：如以前博山煤矿的半分制度，工人的居住是被工头囚在土室里面的，工资被工头克扣半分以上，多数的散工、童工，是完全没有工资的。又如云南锡矿中之“沙丁”，他们是带着锁链和镣铐作工的，是从从来没有固定工资的，他们是没有“不工作”的自由的。象这样的情形，可说是蔓延于全国各小规模矿区，如山西、河南、直隶、四川、湖北（应城最著）、湖南、广西等处，这些区域的矿工工友，所受封建式奴隶制度的剥削，矿主武力野蛮的统治，以及一切无人道的待遇，真是不可以言语文字来形容。

矿工工友特殊痛苦的生活，造成他们强烈的革命性，他们反抗剥削和虐待，是时时爆发的，他们的罢工是先后发现的，他们反抗，往往造成直接反抗矿主的大暴动。如开滦与抚顺煤矿工的罢工，是明的、暗的、整个的、部分的，不断在与资本家冲突，如云南沙丁对于矿主的仇杀，如湖南锡矿矿山工人每年定期“反口

子”的大暴动，如以前淄博矿工每年春秋二季定期的轰班运动，都是代表矿工经济斗争最激烈的形式。

这些运动因为没有得到赤色工会的领导，所以很久仍然停滞在无组织的原始性的状态之中，以至于许多勇敢的、激底〔烈〕的矿工阶级斗争，毫无结果被资本家镇压下去。扩大会认为，这是全总过去工作太忽视了矿工运动的伟〔很〕大损失！

扩大会确认目前矿工会的组织比其他产业工人落后多了。全总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积极的号召到会代表及全国工会注意这个问题，开始在矿工群众中建立一个普遍的工会基础。

全国的矿工的重要区域如：河北的开滦煤矿，满洲的抚顺煤矿、本溪湖矿，山西的阳泉煤矿及全省矿场，河南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山东的中兴煤矿、淄博煤矿、潍县、掖县煤矿，淮北的贾汪煤矿，湖北的大冶铁矿、应城石膏矿、湖南的水口山锡（铅）矿、安源煤矿、新化铋矿、炭塘子锰矿、四川的盐井、煤矿，云南的个旧锡（铅）矿、五井盐矿场，江西乐平的煤矿、锰矿、大庾煤矿，均属矿工工作应该注意之点。

现在全总就上列各区中尤其注重几个新式开采的及群众集中的矿山，具有极大决心开始建立工会的基础，领导群众原始的散漫的斗争，重新走向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道路上去。在全国矿区中，反动派黄色工会的影响，可说是完全没有，这一点就是目前矿工运动统一的保障，也就是全总应该加紧注意矿工运动的重要理由。

为督促这个工作起见，扩会责成全总务必多方搜集有关矿工运动的实际材料，在最近期间内，更具体的决定一个矿工运动的行动纲领。在纲领中至少要包括下列各项：确定全国矿工的要求和口号，规定各矿区特殊工作的方式，注意纠正过去外工与里工不平衡的发展。全总派专人从事指导矿工工作，必要时成立矿工会办事

处或矿工会的联合组织。养成从事矿工运动的特殊干部人材。确定矿工运动的独立经费。计划出版向矿工宣传的画报及其他宣传刊物等等。

只有加紧矿工工作的指导，具有最大决心去领导矿工的斗争和组织广大的矿工群众，才能团结在赤色工会之下，只有组织了广大的矿工群众，才能树立全国矿职工运动的深厚基础。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文件》《中国工人》第8期，1929年5月15日出版）

河南豫北（顾子升）工作报告（摘录）

——政治、军事、经济状况。群众斗争和党在斗争中的作用。党在豫北组织及中心区域建立情形。“八一”、“九一”到“九七”的宣传工作。团的工作和党团关系及问题答复

.....

甲、政治军事状况

1. 蒋冯冲突后豫北的政治局面：当蒋冯狗争骨头的战争形将接触时，素无尺寸土的刘镇华，不费一枪一刀竟把整个的豫北，在“讨逆”的口号下，装进荷包了。其实刘部到河南的豫北后，

除了把军队布置到几个经济较为充裕城市外，（焦作一旅、新乡一师、彰德一旅、黄河桥畔、卫辉及道清东路各若干）不要说没反冯的行动，简直连反冯的空气都没有。他本人不在北平，便到山西，或则通电下野逐冯出洋。这些把戏足够证明刘镇华讨冯入豫，仅只是为了豫北的地盘。

在老蒋方面，他何尝不知道刘镇华表面虽然讨冯，而两人的利益仍有接近的可能，但他鞭长莫及的豫北只有这样给刘以小惠，而举起交通统一的大帽子，马上就想夺取了豫北的经济，所以道清铁路的局长由国府委派，中原公司的事务也要由中央派监督接受了。至于冒“倒戈”之臭名想夺取整个河南的韩复榘除了留一小部分军队在道口外，其余便不能再为进展了。

2. 刘与蒋的冲突：刘镇华把持了豫北的地盘，而所为财源的根本被老蒋占夺，当然是胸怀不忿了。但是这个空洞的中央又不好冒反抗之名，结果只有同路局局长闹气，于是因为要车皮，旅副官竟把新任局长打了个满口血流，并派兵检查电报，扣留电报，新局长史译萱，结果只有跑回南京，来向主人诉苦了。至于中原公司所派的三个监督，到任没有半月，据说有一个已经溜之大吉了。

3. 韩复榘始终没有忘情豫北，表面上掩有河南全省的韩复榘，事实上只有豫东的一片荒凉土，豫西豫南又为比较有力的刘峙、唐生智，结果只有同河北多订交涉了，而此次所谓中央明令调换防地，不过已成事实，只得美其名耳。

原来韩对刘镇华豫北早日即请刘镇华让防，惟在一月前，李鸣钟长豫的传说声浪颇高，韩自觉位置之动摇，故未取决绝手段，拿回豫北及此次丁母忧归来，因各种关系，地位又日形稳固，所以先向国府将中原公司之管理权要回，既而就请刘转回直南了。韩

刘冲突的事实，在各县所派各机关行政人员时更为明显，县长“成双”的屡见不一，焦作市公安局长不到三个月就调换了三个。

要想刘安安稳稳完全退出河南，真是不容易的事，让防的酝酿怕有几个月了，但在九月初让出了一个焦作市，韩部孙绍萱即开往。而新乡卫辉等处到九月十五号还有刘的一师，至其北开的军队大约也只到淇县汤阴彰德，磁县仍为李服膺的一团。

4. 军阀战争的接近：在上面所述的对抗形势下，我们虽不敢说刘韩及其他有关连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但一战争的愈行接近已成不可的事实。

5. 刘镇华的欺骗工作：河南当冯玉祥时代，虽然欺骗工作终于不能服降了群众，但已能使群众不敢不故为说好，更其修路代百姓犁地的勾当，致一部分认识浅的群众，对他发生了无限的幻想，但他当退走时，对铁路的破坏，在市面上用西北银行票子的拼乱金融，算是自己揭破了欺骗群众的假面具。刘镇华比较是北洋军阀的转身，各方面都没有资产阶级高明，他不知道群众的作用，所以他在各地除料理军队外，没有旁的动作。至于阎锡山统治下的磁县，甚至以刮民党的合法工人运动都觉得是超出范围，应予制止呢！比如此次中车路事件，在刘镇华驻扎区内，除彰德工会有两条“反赤色”口号外，其余各地便见不到了。

6. 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不平衡：当冯玉祥统治河南时，豫北各县以及直南的磁县，国民党的指导员，虽然处处受冯的压迫，但到下县去时，总把“党权”“党纪”的口号叫得很高，而冯玉祥又时常通电服从党国。一般封建势力的代表土豪劣绅地主等，也不敢不跟着鸣叫那些永不能实现的改良口号，对于代表资产阶级的刮民党却用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不多的时间，刮民党黔驴之技已尽，豪绅们便转身向他们进攻，主要的就是不供给经济。至于群众运动，本来刮民党的群众活动就是面子事，那会认真去作？如磁县的农民要求□运，刮民党叫佃户地主对半应差（本来佃户是不管差事的，磁县佃农的要求是一个不出）。台子案，西佐矿上工人的斗争，听说资本家反对即溜走不敢过问——而豪绅有时还要和他们戴上红帽子。至他对于豪绅方面，起初在没露原形时，何常〔尝〕不是想以大无畏的精神把持了各项机关，造成自己的派别势力，然后也要施行欺骗工作呢？！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小狗，欺骗的口号有余，奸滑的手腕不足，许多地方为了党部闹地位、女人、金钱问题致豪绅们给以猛烈的进攻。至于焦作改组派的党部分部公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非妥协不中，我们可以与豪绅买办妥协着进行我们的工作。”磁县的党部委员，原是我们的叛徒也说：“共产党将来的成功是无疑义的，只是此时的工作，你要不同豪绅妥协，他就处处给你为难，工作不能进行，何若同他们妥协既没危险，也可进行工作为好呢？”因为资产阶级的代言者如此的精神，所以不管他们的上峰如何，他们是偷偷摸摸躺到豪绅们怀抱中了，如磁县的党部，但是豪绅们对他们的进攻，仍不放松。这样我们不能说就是封建势力吞没了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想先用豪绅的方法争得地位，再从豪绅集团中倒戈出来，造成自己的势力呢？

刘镇华本是个北洋军阀出身，他对于党部这些东西虽没明显的打倒，但也不肯多帮忙，所以在冯玉祥退走，刘部进驻北平后，豫北最重要的城镇，若新乡焦作虽有党部的组织，但没党务的活动（改组派昙花一现的活动后面再说）。此次河南象郑州开封已有浓厚的反俄空气，豫北除韩复榘部驻防的道口外，只有彰德总工会贴了几张反俄的标语，其余各县便没有动作了。更有比较重

要的县分如卫辉，冯走后就没有党部的组织了。

7.失势的改组派在豫北的活动：河南国民党党务，本操持于汪陈派之手，一切下级党部在豫北说完全是他们的势力。当蒋冯暗斗到激烈时，省党部又被西山会议派操纵，于是被惩办的改组派要角谢景建便跑到焦作活动，同时他们也全体动员同我们在争取群众了。

群众对于生活问题及捐税问题，固然不满意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但宗法思想比较坚固的北方群众，更其是在我们各处受了打击以后，一般人都幻想着各种运动必须有政治势力保障，方能免去危险，而改组派的活动恰是以政治势力为依归的。所以在他们“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有性命的危险的”，“现在各县的县党部是与县政府平列的”，“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减少民众负担”，“蒋介石是已背叛民众了，汪精卫、陈公博是能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分裂了，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主义”……等等的愚民欺骗口号下，更其是动不动能到县政府给民众稍讲些人情，使他们的工作比较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不过这一发展能稍有成效的原因，还是以政治势力的发展为后盾的。所以刮民党的党部，党员虽然只做限于一些无聊的反受我们的影响的，（以先党部大部分是我们的同志包办）知识分子外，工人亦有强迫入党的，农民真是寥寥无几了。虽然党部是各县及重要的市镇都有，至于工会和农民的组织分部，兹分列如下：

A、磁县：

……

B、彰德：

……

C、卫辉：

.....

D、新乡：

.....

E、焦作：

(a)道清车厂工会四百人左右。

(b)福公司矿工会，新组织起来四百余人。

(c)中原公司矿工会。

(d)焦作市总工会。

(E)洋车夫工会、成衣工会、理发工会，刮国民党曾一度用力组织无效。

F、黄河北岸的平汉路工会。

G、道口的道清路工会。

H、新乡彰德亦有县总工会的组织。

在上面的事实看来，刮民党的工作几乎也算获得了广大群众了，但是：

8. 国民党改组派仍然得不到群众的信仰，我们看了国民党改组派的群众组织有这样普遍，的确改组派在豫北有些群众中更其是在路工群众中有了相当的影响，但如果因为改组派的组织普遍，就说他在群众中有多大的影响，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再分开来看：

A、改组派离开政治势力便不能活动了。当冯蒋冲突开始时，开封站不住脚的谢景建便跑到豫北的焦作市，初到时也是整顿党的组织啦，加紧训练同志啦，深入下层群众啦，一鼓气的前干。等到刘镇华的军队驻扎焦作时，他们便闭口无言了。即新乡彰德的党部也大贴其打倒蒋介石，拥护冯司令的标语。及冯退走后，他们的工作以及各工会的工作只有一齐欢迎刘总指挥及唐总指挥了。磁县在阎锡山势力范围内，因为行政官不认识党，而且时常

用军力来威吓党，如“五·一”节刮国民党领导的工人游行，便撞
着军队上机关枪的瞄准，所以党部的“大无畏”精神，慢慢趋向
“大无为”了。

B、改组派国民党党员没有钱便不能干工作了。有些人明知道
国民党是不好，是见弃于群众的，但仍然不决绝退出者，就是因
当了刮国民党党员只能找到位置，只能找到钱花。所以国民党的工作也
是看钱的有无来决定的。改组派初到豫北时，冯的势力尚能得到各
县，而豪绅也存了“给你几个钱不管你的事谅也没有多大作为”的
心，所以国民党党务人员好象努力的真要为党牺牲的样子。及刘到
后，豪绅认真〔清〕了刮国民党这具纸老虎，却以经济困苦，百方留
难不生活费给党部，而忠实同志也不肯拐腹从公了。党员会不开
了，农协委员也不到乡村跑了，工会会员不纳会费给指导员要以破
坏工会论罪了，决心深入群众夺取广大群众到改组派口号之下的
战斗员。焦作市指委，也坐在党部内不愿出来了，磁县的指导委员
尽忙于向财务局要钱了，一切欺骗工作都在没钱的情形下停顿了。

C、改组派在国民党政治势力下，□□了欺骗群众的工作，
改组派为了夺取群众的关系，所以处处要买好群众，因而曾领导
群众在执行黄色政策的冯玉祥的政纲下，还算给工友请求了一些
小的利益。如磁县西估峰峰煤矿上里工增加工资啦，减作八小时
工作啦，稍为改良工友待遇，如憩礼拜或不憩礼拜加为双薪啦，
磁州彭城碗窑工人批货后自己去卖不要窑主管束定价啦，道清路
工友的增薪啦等等，虽然他们所作的一切不能解决工人的根（本）
痛苦，但在革命失败后的群众也有些聊胜于无之感。

D、现在欺骗的小恩惠已不能掩盖其压迫群众的事实了。国
民党改组派的指导委员借了工人团结的力量，争得了些微的利益
后，便自以我有功于工友了，更可恶的拉笼〔拢〕了几个工会负

责人来干压迫群众的工作，甚或遇到劳动冲突时，受资方的贿赂，或为保存自己的饭碗怕资方捣蛋，而在抑劳群众者，所以群众对他们大半是深恶痛绝。在农民方面因为他们代表地主向群众要求应差（在磁县）更惹得群众的痛骂。所以现在名为改组派的群众中，焦作路工工友因为面子的关系，还有到会例会。卫辉的工友见面时先问“你到工会去了没有，我几天就不去了”。彰德六河沟的工友整天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民国十三年时代共产党所组织的工人自己的工会才好；卫辉工友也愿打倒现在的工会，成立以前的工会（以前的系我们所办的）；磁县西佐峰峰的矿工要求用彭城的窑工自己组织工人联合会，以求动作一致，并不许现在的工会委员加入，对总工会只说我们成立这个工会是为我们整个工人的利益并不反对你；西佐工会改选时不通知总工会派人监视，台子寨工人骂工会指导员遇事就跑，不管工人的利害，因为罚工人游街，罚工人洋油以惩治不满意总工会的工友。彭城两千多人的窑工已有多半数反对工会了。至于车夫工会既不能有相当的利益，有时还得纳会费，当然对工会没有兴趣了。整个豫北对刮民党稍有好感的，只有新乡的面粉厂工人而已，据说原因是自冯驻防新乡后，二年来面粉厂的工友都在冯贼政治处训练之下，这一训练和给我们造谣的结果，工友们迷失了应走的道路了。

e、改组派碰着钉子就不敢干了，并且他本身也怕群众运动兴起。改组派为了想夺取广大的群众，所以运动的开始也极力站在群众的面前来买好，但是一遇到困难他们便丢开群众就走了。西佐矿工要求发欠薪时，刮民党所派工会指导员曾作坚决的领导，并率领多数的工友将经理扣到饭厅内，逼住允许条件，殆经理到县政府及北平一行，刮民党也批评这位指导先生的过火，而被通缉的指导员便失业回家了。台子寨工会刚刚成立，工友即同指导

员商议按例加工资，要求尚难进行，厂方就想压迫，指导员就同工友全体罢工，罢工时接着县总工会的训令，罢工后各工友先回家，听候工会的解决，结果指导员怕通缉跑了，工友被捕了二个，刮民党也不往台子寨去了。焦作的中原公司中，在老冯时代，国民党就不敢到老虎头搔痒，说是组织工会，冯氏所派的监督不允，说是训练工人，监督说他的工人就有训练，说是查共产党，监督说他已查遍了就没有，此后他们就不敢再提了。至中原公司此时的工会，还是蒋派监督接收后工人的要求呢。其余虽然也有工会，但除了使工友盲从着他们歌功颂德及贴标语欢迎总司令外，关于工友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那里敢大胆放一屁？！甚或有时群众的要求将有成效时，他倒代表资方来作中间人调停人呢。如磁县县北的插楼应差斗争，他们来发表那对半应差是。

h、为了上面这几条，所以我们说刮民党改组派的欺骗虽然不无小的影响，但仍然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仰。

q、豫北的捐税和土匪，老冯统治下的河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杂差捐税了，至少说可以看着是减轻。其实老冯所要的东西不惟不能减轻，只有超过已往，不过他所用的方法比较奸滑耳。以前河南的捐税，和地丁不一齐交送，因为复杂的关系，老百姓好象没有空闲的日子。老冯系把各项杂差统归到地丁上一齐交纳，人民送款次数较少，好象是轻闲了些的样子，其实人民何尝少出一个？而况二十一年的地丁又在开始征收了。

河北土匪，几成遍地皆然，磁州南关都被抢劫，李服膺的驻磁军队叛变两连仍在磁东盘据，彰德以东，小桿不计，大桿总在八百人以上，彰西小桿异常多，青天白日截路的事情常发现，卫辉车站附近被招票数次，西北三十里山上亦在成群结队了。卫辉的薄壁山，现为土匪盘据，新乡县都在戒严，其他若淇县、浚县、

大小棒子均不在少数。

9. 今后豫北的刮民党，就这样死灭呢？拟仍有死灰复燃之望呢？根据上面刮民党各方的情况，欺骗政策不唯不能给群众很大的影响，即刮民党的本身也有倒台之势。但是刘镇华如果退出豫北，那么在韩复榘统治的豫北，刮民党当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比方已停止了活动的党部现在已派到整理委员了。即令刘镇华不完全退出豫北，具韩的势力既然达到豫北，当然他的忠实走狗也要会分别派到各地，所以豫北此后的刮民党是有复活的可能，虽然韩复榘并不认识党务是什么。

乙、经济状况

1. 豫北工商业的分布：豫北商业以新乡为主要区，既有平汉、道清两路之交错，复有卫河之水，故商业是比较〔兴盛〕的，彰德商务亦比较兴盛，惟在冯玉祥走的前后稍微损失耳。工业方面就形成来说，当然是焦作了。焦作本市为福公司所在地，其西八里为李峰（封）乃福公司之分公司，当以前开工时约有工人万余，矿东为英商，自五卅后即形停工，现在公司中只余有电灯房，锅炉房各部机器工匠三百多人而已。焦作东十二里为李河即中原公司，所以把中原公司的矿主本为该处的王印川（曾为河南省长）。自冯玉祥统治河南即将该矿收为已有，说是归河南省政府官办，冯退走后先由刘镇华派人接收，未及〔几〕蒋介石派去监督三人，说是最近还要开工，不过据各方面说，该矿产韩复榘已由蒋手要归已有，还有王印川也有运动收回，不过开工也许在不多时了。至于福公司据说有开工消息，惟是在中原公司开工之后了。

中原公司不及福公司远甚，自福公司停工后，中原公司的营

业才比较发达。在冯玉祥接办时，工人数为四千左右，冯宣告当时停工，工友大约每天只发一毛——一毛五的维持费（就了）。前者听说是九月一日复工。

道清铁路管理局亦在此地，道清厂也有工友五百多人。此外关于手工业有灰窑数十座，惟这些窑主不尽是资本家。

.....

2. 豫北土地的分布：.....

3. 豫北经济残破的现象：豫北本多匪的区域，冯玉祥统治河南时，把天门会的扰乱镇服，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肃清了各县的土匪扰乱，损失了元气的豫北经济远未达到恢复，加之冯的退走，交通梗塞，旱灾普遍使豫北的经济现象亦形残破。

当冯玉祥退走的时候，河南西北银行的纸币已竟〔经〕跌倒，冯军队中以很多无用的纸币在彰德卫辉等处强购现货，货多时以火车运走，这样使豫北的商业，顿现停止状态，更其是彰德商务异常萧条。

冯在豫北退走时，不仅沿路破坏交通，尤其是把许多的车皮都带走。更因这一混乱状态，由车马人力运走的东西也几乎减到不动。这次变动时对豫北工商业的影响是：

a, 磁县煤矿工业的状况：

.....

b, 磁县窑的状况：.....

c, 焦作的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本为老冯豫北的经济渊源地，故前年开工形势尚好，但当冯退走时就完全停工了，虽然有些现货，但亦没有车皮向外运送。

d, 彰德六合沟煤矿公司：.....

e, 彰德纱厂及蛋厂：.....

f, 新乡机铁厂蛋厂: ……………

g, 卫辉的纱厂玻璃厂: ……………

h, 道清路: 自老冯把豫北车皮带走后, 道清路上只留了坏车头一个, 破车皮两辆, 故营业亦甚消沉。

i, 农村情形: ……………

4. 经济残破现状下豫北因经济是那樣的破产, 所以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a, 工人的生活: ……………

焦作福公司的电灯房工人生活较好, 月薪最低二十元高到六十元也有, 锅炉房的工人普通月薪十二元左右, 厂警七八元, 李河中原公司里工的工资尚好, 每月十元左右, 外工每天只得二毛多, 下窑工人则分等级每天有四毛三毛二毛不等。

但老冯退后厂既停工, 失业工友外工只有回家受饿, 里工每天发维持费一毛五至二毛不等。学校教职员也是每天二毛钱的维持费。在平时外工生活既属困苦, 这时间一失业更是找不到出路, 有些已到外处去了。

……………

b, 农村生活: ……

c, 城市的生活: “只要有两只手不躲懒, 到那里都找到饭吃”, 这句话在城市都不适用了。新乡卫辉做小生意的每天卖不到二毛大洋, 洋车夫动不动整天拉不到二百钱。磁县的小生意倒闭的很多, 即大些的商号整天的不发市也不在少数。这一原因很明显的乡村经济破产, 农村的购买力薄弱所致。

5. 群众艰苦生活下的革命情绪: 群众的生活既如上述, 当然他们的革命情绪跟着生活的要求而高涨。只是我们主观力量的薄弱, 不能给他们以适当的指导和训练, 致他们模糊了斗争的观

念，象：

.....

道清路工友提起共产党就怕危险的畏怕观念。

.....

以上各种情形，虽然都没有走上正路，但这都不是死静的现象，除道清路工外，只要稍予指导，便能上正路。磁县城北的减租及插泼应差的斗争，统统只受了我们的小小的影响，便开始动作了，而况还有并受我们的指导，自动的反抗国民党所派的指导员，反对工会常务委员而要组织工人联合会。如峰峰中如西佐工会和矿工工会。所以我们可以说豫北群众的革命情绪是不低落的。

6. 现在豫北的经济状态是恢复呢？抑是继续破产呢？豫北的经济状况虽然是破败得那样利〔厉〕害，但现在就表面来看是略有些转机了。当冯走后，豫北的交通是粗具规模的恢复，磁县矿上也敢安然开工了，彰德纱厂也在开工，中原公司有恢复的希望。农村虽然是没办法，但秋收以及麦子的安然可种，比较说经济不至再将破坏了。可是军阀冲突这一危机仍然不能使豫北的经济走上稳定的道路。所以工人的生活不会就〔得〕到改善，农民的土匪化还要日形加多呢！

丙、斗争的描写和党在斗争中的作用

豫北的组织，在很长时间都宿在磁县及焦作两个地方，而两个地方的党部又是异常的不健全，关于其它各县的自发斗争有无，我们都不知道，只将磁县的群众斗争，比较有党的作用者写出如下：

.....

丁、党在豫北各地的组织以及党在 豫北中心区域建立之情形

豫北从去岁彰德、焦作、新乡、卫辉的厂次破获后，各地同志虽然没有一网打尽，但组织方面却是整个塌台，各地同志又是不敢见面，所以豫北党的重心只有暂时安放到磁县慢慢而南发展了。那时焦作虽然尚有名义上不少的同志，但事实上他们不愿同组织发生关系，只是想着知道了一点消息就好，加之很久的没有关系，盲动的余毒仍然存在，有的同志不谈组织而（则）已，谈组织就是“拿枪或发枪来武干”。仍有一大部分则处处畏缩，只觉得同志间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发生个人关系可以，但不发生组织的关系”，即或编入了组织，但工作是不起作用的，待六月间狱中同志出来，各处才算能找到一些头绪，不管健全与否，只将已发生关系而组织的粗具形态的地下及同志数目作一统计表如下：

豫北党员数目统计表

项 县 (市) 名	支 部 数	发 生 关 系 组 织 数	支 部 类 别				同 志 的 成 分						未 编 入 组 数	其 它 组 织 形 式	
			工	农	城 市	普 通	工	农	知	失 业	手 工 业	其 它			
磁县	5	28		4	1			22	4				2		县委
彰德	4	21	1		1	2	6	4	4			7		10	特支
卫辉	1	10			1		2	1	1	5	1			10	特支
焦作	2(?)	6	1		1		1			4			1	5	特支
新乡	1	3			1				1	1			1	20	支部
辉县	1	4			1					2			2	5	支部
武陟														10	
合计	14	72	2	4	6	2	9	27	10	12		8	6	60	

此外浚县、温县。沁阳各地亦有党的少量同志，但没人知道

是哪些人，所以数量也不知道，上表有“未编入组织的人数”一项，系因各地破坏后，一切均已失掉连〔联〕络，并不知道他们还有未编入组织的可能，只是尚没有恢复组织关系者，不过据当地同志所说还超出一倍，但恐有的已没作用，所以大半是六折或对折作算的。

……

下面再将各县组织的状况及同志的表现分述如下：

焦作：此地同志在本节开始已谈及了，不过这些同志的特殊表现，是以往盲动时代遗留的错误，而自去年破获后，他们一切都没听说过，六次大会的精神，他们根本就没听到。现在的两个支部，一个在焦作市，为两个出狱同志，一个道清厂的工友所组织，那一个原在李河和中原公司中，当冯退走时，公司停业。

……。

戊、“八一”及“九一”到“九七”的宣传煽动工作

这两次重要的宣传工作，在豫北真觉得没有方法来报告，不要说没有行动的表现，即发一纸传单拿粉笔向墙上写几个字的标语也没有作到。这真是一件没方法的事。

在“八一”的工作时，卫辉、彰德，新乡等处尚没有同志，焦作只有从狱中刚刚回家的两个同志，当然没办法来实现这一工作了。磁县是比较有组织基础的。……

到焦作时，不惟时间已过，而且刚自狱中出来的同志，半年来没发一张传单，忽然又发现，殊与同志的行动不利，所以只同他们谈了一次，怕他们也没有口头宣传吧？！

己、团的工作和党团关系

豫北的团其不健全的程度说与党是一样，并且在前数月间亦只焦作有一个支部，虽然没有什么工作，但还能经常开会，儿运的进行亦甚努力。

.....

兹将团的同志在各县的分布列表如下：

项别 县(市)名	人数	组织形态	成分						负责人	活动的	未关发系生的	其他
			工	农	手工业	失业	出狱	知				
焦作	14	特支	2	10	1				江	3	3	
磁县	7	特支		2	2			3	思	1		
卫辉	40	特区	5			10	20	1	段	5	10	
辉县	9	特区		1		3	3	2	王	3	30	
新乡											20	
武陟											10	
温县											5	
彰德											5	
合计	70		7	13	3	13	23	6		12	83	

豫北党团的关系在过去也有他历史上的错误，现在有组织的

地方，尚没存留该种影响，……………

庚、几个问题的简单回答

1. 职工运动的状况和趋势：豫北在很多时间的职工运动，可以说并没有深入群众中去，而且工作区域，焦作已经停工，只有磁县的矿工和窑工，更加磁县过去的工作同志不能有刻苦的精神，所以以前虽有职工运动的进行，但并没有特别着力。

今后职工运动的趋势比较说是向上的了。彰磁矿业与窑工的新划分，使工运得着一贯的进行。磁县又努力打入路工中去，彰德蛋厂工纱厂工，路工已由彰德特支分别努力进行。卫辉纱厂亦能恢复头绪，新乡的蛋厂工人组织很快即能进行建立。焦作除中原公司因有一个支部外，又由焦作决派一同志前往作小生意以谋工作的进行。豫北的职工运动是比较又到新兴的现象。

……………

顾子升 报告

1929年9月24日

河南省委给焦作(团)市委信

焦作市委并转全体同志：

省委审查了你们七月份工作大纲及最近书面报告及李同志的口头报告后，对焦作工作有以下重要指示：

一、同志们必须认清楚，目前焦作的革命形势很明显的是在日益迫近革命高潮，铁路工人要求发薪斗争，矿山工人普遍加入赤色工会，农民群众激烈的打豪绅，以及兵士因生活痛苦自动开小差，都是证明。焦作的同盟罢工，地方暴动，兵士兵变的条件，目前是完全成熟的形势。

青年在这一形势中表现出强烈的革命作用，因军阀战争特别加重了青年的生活痛苦，如铁路工人因军阀战争欠薪不发，矿山青工因军阀战争大批失业，农村青年因军阀战争破产流亡，兵士群众因军阀战争死亡残废，军阀战争加重了青年生活痛苦，因此青年群众一致坚决的起来反抗，而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事实完全证明了焦作的矿山青工在每次斗争中总是打先锋，这次道清路发薪斗争完全是青年学徒发动起来，而且站在领导地位。这是证明什么呢？证明目前焦作革命高潮日益迫近之形势之下，青年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更加增高了，这一特征是焦作每一个团员必须认识的。

在这一形势之下，焦作团最中心的任务是发动广大青工参加同盟罢工，参加地方暴动，参加士兵兵变，实现消灭军阀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怎样组织铁路矿山政治同盟罢工呢？

1. 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口号，提出矿山铁路青工特殊要求，制定青工要求纲领，坚决的独立发动铁路矿山青工斗争，领导青工单独罢工。

2. 青工单独斗争必须要以扩大为原则，提出成年工人要求口号，扩大斗争到全厂以至同盟罢工，因为斗争只有扩大才能得到斗争本身的胜利。

3. 青年斗争的口号必须坚决的以“反军阀战争”，“反对国

国民党改组派”、“反对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为斗争的中心口号，同时更应联系青工特殊利益要求，为青工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缩小五年学徒年限，学徒早出所帮，反对打骂学徒和童工，但必认清反对军阀战争是斗争的中心口号。

4. 号召矿山失业青工起来斗争，说明他们失业是军阀战争的结果，组织失业工人联合会于童子团中，领导他们与公司的失业要求，要求复工，同时要注意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联系。

5. 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必须运用公开的群众路线，就是团要深入群众公开号召青工大会，公开组织青工小组，学徒联合会和童子团，公开提出反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同盟罢工及青工特殊要求口号。

6. 青工大会、青工代表会、青工小组是组织青工单独罢工和参加政治罢工的主要方式，团要立刻把矿山赤色工会的青工部建立起来，并公开组织青工小组，道清路厂内学徒，应马上召集他们成立学徒联合会。

7. 团必须一百二十分的力量建立矿山的劳动童子团，用各种游戏娱乐文化等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必须坚决提出政治斗争的口号，转变这些群众组织成为斗争组织。

8. 经斗委员会必须马上建立起来，有计划的发动矿山铁路政治罢工，矿山支部亦应迅速恢复，同时市委必须派陈同志到矿山负责布置矿山同盟罢工。

.....

（省委1930年7月29日）

河南省委工作报告(摘录)

——河南各地情形及省委对各地工作的决定。豫中和豫北情形

.....

三、豫北情形

1. 焦作矿山仍是一部分开工,大批的工人失业,道清路欠支不能按月开支,工人生活(和)痛苦,农人捐税较前更为繁重,豪绅地主军阀的压迫较前更加利〔厉〕害,农民经济成破产状态。因此群众斗争最近特别发展,道清要欠支的斗争,矿山工人之普遍加入赤色工会跃跃欲动,农民斗争已成为普遍的反豪绅地主的骚动情形,准备大干一下。在焦作南乡农民自动联合数千打死豪绅,烧毁其房屋,军队也没办法。焦作群众的斗争显然是政治同盟罢工,地方暴动的形势,青年群众在这一斗争形势中到处显露积极勇敢,道清斗争完全是青工的发动与领导起来的,矿山的群众斗争,青工和童工占主要力量,青年工人不仅是斗争的主力军,并且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焦作的团怎样应付这一客观环境呢?完全陷入于右倾的深坑,没有抓住这一客观形势,没有认识青年斗争的特征,所以在策略路线上是由小斗争大斗争直到地方暴动阶段了,对于各种群众工作的决定是派人建立支部先组织而后斗争,对群众斗争口号只提经济的而不提中心的政治的口号,对于工农兵策略的配合是机械的运用。他们认为组织万部高团兵士暴动(万部有一团在河北驻防,里面有我们的工作,最近决定组织兵士暴动,但前三个钟头消息泄露了,主要的原因是军官路线的错

误以及准备技术不充分不周密等结果，只仓皇〔皇〕变出了一连后又被反动军队打散完全失败了），是推动焦作工农斗争的主要动力，只有兵士暴动才能推动焦作工作干起来，这种等待的机会主义在工作上表现的很充分。焦作群众组织，矿山有四五百群众加入赤色工会，但因没发动起来斗争形成涣散，没有赤色工会，组织形式与工作，青工部青工小组均未组织起来，农村在焦作附近有四五百群众完全在团的领导之下，情绪极为活跃。焦作市委决定八一地方暴动，但因同志害怕技术没弄好使群众对我们怀恨，团的组织有三十多个同志大部分是农民并且大部分是和平发展来的。道清路上有点线索，还没有团的组织，矿山本有个支部，但被焦作市开除完了，开除的理由是“小孩顽皮”。省委对焦作已有详细指示信，并另派担负工作同志改组市委。

1930年9月

河南省委的豫北巡视报告及其批评（摘录）

.....

B. 焦作：焦作本市的组织完全塌台了。以前负责人周某去焦作以后深居简出（没有一个同志知道他的住处——其严密落此），还同同志们见面，于十二月初自由行动走了。也没有一个同志知道他走。他在焦作时，对旧的组织没有整理一点。中原公司煤矿，他根本没有去过，同志们没有开过一次会。所以焦作本市，临我去巡视时，找不到一点头绪，“组织”更是“一无所有”。只焦

作西南六村有一农民支部，约同志五六人。该村曾领导过一次反区长的广大斗争，同志情绪较好，农村开会决定组织“小户会”，准备年关抗债及同区长算账。李河中原公司矿上有一cy，支部同志三人（一工人二夫役），决定这一支部归六村支部管理。

.....

豫北的政治经济状况：.....焦作中原公司受日本煤来源断绝之刺激及为压倒福公司计，亦尽量求扩充，加紧欺骗工人。

豫北巡视员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三日夜

豫北（巡视员）报告（摘录）

——豫北各地工农群众的生活概况，取消直南特委与河南省委辖工组织关系，整顿各地组织开展工作

报告豫北各地情形：豫北党团经民国十七年冯系大破坏后，直到二十年并无正当头绪，到了二十年阴历二月间，直南特委由顺德迁移彰德，注意到豫北广大工业区域，马上设法召集豫北各县市代表联系会议，对于豫北各地决议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军事冒险主义，从新执行国际路线这一决议后，豫北各地直接和特委发生关系，直到六月豫北各地和特委有正当关系，其原因特委本身力量照顾不到。

照顾不到的原因有两个缺点：（1）经济困难不能经常到各地

巡视实际指导工作；(2) 机关庞大每日生活困难万分，每日生活无法维持，岂能有款作巡视费。由二月到六月有些地方和特委还有一点间接关系，卫辉、焦作，辉县这三处和特委有点关系。二十年六月间蒋奉解决石部时，交通断绝，特委和河北省委就失掉关系。河南省委又经破坏，对于直南特委一点材料也不能供给。特委梦（猛）干了几个月，我们觉得特委太空洞，不能实际推动各地的工作，成一个机关式，因此计划将直南特委取消。到阴历十月间和河南省委接上头，根据豫北情形讨论豫北问题。实际恢复豫北工作，省委决定我担任巡视员，因豫北还是开发整顿形势，（第一步）整顿各地方组织，根据各地实际情形分配各地工作。然后检查各支部工作和省委讨论过，我遂返豫北考查〔察〕适用人数和成分：卫辉六人，两产业工人，两失业工人，一知识分子，一织布工人，都是在城市附近组一特别支部无群众组织。彰德七个：一个产业工人，三个农民，三个中学生，学校支部一，农村支部一，由纱厂李负责。农村距城有三十五里，纱厂距城有三里。焦作六个：一重工业工人，两勤务，一小手工业者，两个教员，成立一特支，由勤务×负责。新乡无线索。获加〔嘉〕有五个全是知识分子，城市一人，其它全是乡间教员，距城二十五里地。修武十二个，十一个农民完全乡间，一中学生，两农村小组，负特派员。辉县过去十几个，今年都做事走了，尚有两人，一农民，一知识分子，距城六十里。距城五里有一佃户会，组织人数二十五，现在发展到三十人，两会长，淇县不在其数，这几区共三十八个，淇县过去七八十个失掉关系，现在才派人正在恢复，尚未回信。

.....

（1932年）

河南省委给焦作特支信(摘录)

焦作特支:

听了巡视员关于你们的工作报告以后,经过讨论,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1. 豫北自国府迁洛以后,愈成为反动统治者的良好榨取地盘,反围剿红军的根据地,在政治经济上愈形重要,最近反动统治者借口救国剿匪,高唱“努力生产”以求榨取更多的利润,高唱“共赴国难”,征发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如粮秣捐,地丁加收等),农村经济亦因之而更加破产,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的斗争必然高涨起来——我们要抓住这个形势来切实布置我们的工作。

2. 有下面几点具体工作你们必须即刻去做。

A、组织失业工人。以失业工人为基础向资本家国民党作要求失业救济与最大限度的努力,以工农兵自己的力量作收回矿权运动,配合济源农民的斗争及全国的反帝斗争。英国资本家的福公司酝酿开工,将许多失业工人聚集于焦作,但因土著资本家的反对,至今还无着落,使广大的失业工人徬徨街头而无归所。因此你们必须马上组织当地的失业工人领导其向资本家国民党要失业救济,要组织失业工人没收公司的财产救济失业工人的斗争,同时中原公司为着压倒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收买指示一般工人学生枪会来作所谓收回矿权运动。无疑的,中原公司及土著资本家们是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这些工人学生枪会虽系受资本家的利诱、欺骗而作收回矿权运动,这是有反帝意义的。不要说中原公司根本不能收回福公司(因为英国资本家同现政府有很好

的关系)，即或收回，工人依然是牛马。所以我们更应该组织全河北，特别是焦作附近的工人、农民及士兵，以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系起来，实行劳苦群众自动没收英帝国主义在华的矿山——福公司。收回后，由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开采——这样来揭破土著资本家的欺骗，来分化受蒙蔽的枪会及工人学生，来真正收回矿权，扩大反帝斗争。应即刻提出“工农劳苦群众自动收回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归自己管理、开发”的口号，参加到现有的黄色失业工会里去，夺取他的下层群众，组织群众的失业工人委员会，团结所有的失业工人，领导其向资本家国民党要失业救济等斗争。失业工人之散布在乡村中者，应以乡为单位，将他们组织起来，以失业工人为基础，联系在业工人，组织“工农兵自动收回矿权委员会”，以求具体地指导这个斗争，以争取广大工农兵学生群众来参加（农民中尤是要注意争取枪会的下层群众参加，学生中亦然）。当然，在这个斗争中，要联系到“抗日”，特别注意宣传我们的反帝政纲，联系到“反国民党”（揭破市党部之“收回矿权”运动，是受中原公司的收买，揭破国民党一贯的对帝国主义的投降政策），并联系到“拥护苏维埃红军”（只有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能够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红军所到之处，确切取消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

B、反帝工作：锦州失陷及上海事变以后，全国的反帝斗争更其深刻化了。上海日本纱厂十余万工人的同盟罢工，上海工人兵士联合自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一贯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为着苟延他的统治，缓和士兵哗变，受工人兵士的威迫，才不得已的“抵抗”），满州各地的中国士兵——特别是马占山部队的哗变，各地义勇军（特别是满洲的）之揭竿而起……等等。我们反帝的基本策略当然是“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推翻国

民党的统治”。但是目前马上可以动员群众的还是“工农兵自动武装起来，保护上海”“工农兵组织真正的义勇军，驱逐帝国主义……”等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之下，才可以扩大革命的民族战争，才可以使反帝斗争更广泛的发展起来，才更能用事实来暴露国民党的一贯的投降政策。

……

C、李河煤矿的工作：为着压倒福公司，为着当日煤来源断绝之时榨取更多的利润，中原公司资本家多方面的欺骗工人“加紧生产”，但是工人的生活并没有丝毫的改善，工人的斗争情绪必然地要活跃起来。我们要提出“增加工钱”、“减少工时”、“矿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等等口号，组织工人的罢工，与福公司失业工人的斗争相配合，农村支部必须调得力同志到矿山做工，并指导CY支部积极打入活动。

D、农村工作：……

E、兵士工作：对当地的驻军，用各种方法去接近，“收回矿权运动”应引导兵士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亦然）。农村中兵运的主要（对象）为民团，矿上则为大队部，提出他们切身的要求，发动“要饷”、“增薪”的斗争，使其脱离豪绅资本家的欺骗。

……

以上的指示省委托济源同志□□传达给你们，待□□同志到后，你们务必开会详加讨论！

即致

布礼

1932年4月

河南工（作）委（员）巡视豫北报告

第五十八号（摘录）

——某厂开展工作的情形和厂的状况
与组织。焦作某矿的工作。水
灾问题。一般农村的状况与工作

C、焦作××矿的工作——中×矿公司：××矿场，共计只有四口井，井上井下工人总数，约有七千余人。这些工人，完全是附近几县农村破产的农民，他们同农村还没有完全脱离关系，所以在停工后，他们马上回农村去，最近第三、四号井涨水，工人便有二分之一离开了李河。

在工资方面同样是包工制度，工资的差别是由三毛到四毛。

工资的发放，在过去工人斗争中，要求五天发一次，现在资本家依然不能按照执行，有时，开支迟到十多天后，所以工人在平时只有拖欠。本来按三毛的工资来说，仅顾到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就不够用了。

厂方对工人的统治，带着很深刻统驭奴隶的方式，这也就是利用这些工人是刚从农村中跑出来的农民的弱点。在统治方面，有工头、监工、老板三层，他统驭工人的方法就是打骂。打死和打伤工人是常见的事。

所以工人主要的斗争，也就反映在要求发欠薪，反工头监工的斗争为最多。在井口上，在下工时，工人部分打工头的斗争是不断的。在工作时间上，虽然是八小时的工作，但是在八小时工

作速率上增加，工人在井下连吃饭时间就没有。一停工，工头的棍就打下来了。工人上了井，就同死了一样，走路的气力都没有。厂方对工人的设备，可以说一点也没有。

李河矿（应为李封矿——编者）为英人开，现有两个井口开工，工人数也有五六千人。工人待遇大致与中原相同。在两公司关于售煤方面有共同组织福中公司。关于我们的组织，在×村我们没有旧的同志，在附近农村，我们有支部，现在才能恢复，打进去也有办法，王已决定到×村去做小生意，李河有一个，另有旧同志三个，有的还没有找到。在情绪上，他们都很消沉。黑同志，在过去没有一个同志群众的介绍。

在斗争方面，可以说我们没有企图领导过什么，在王去后，十天中他并没有怎样的实际的去创造矿工的工作，他去时正值三、四号井水停工，同时欠薪不发，他们抓停工发欠工资的斗争来发动，他们召集了三个人的支部会议（王、黑、李），决定发一次宣言，定了五个纲领：1.立即发清欠资。2.停工工资照发。3.星期日停工，工资照发（过去没有星期日）。4.反对工头、监工压迫。5.退还修老君庙的扣资。他们写了三十张发出去，结果都听走了。另外没有什么更实际的动员方法，结果等于零。

这次关于工作的布置——（在中心县委会上讨论）首先是对这一工作政治上的估计，××矿与中国的反动统治有很密切的关系，京汉、陇海、兵工厂与兵舰的主要的用煤都是。在焦作这一部分工人斗争与整个阶级是有关系，尤其是在他们惨苦的生活中，日常的反抗斗争与斗争酝酿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在工人的自然斗争中，曾几次走上总罢工的形式。目前我们抓紧工人的一切斗争问题，来领导布置总罢工的形式是有很大的可能。

这次对于矿工工作的布置。首先是组织我们所有一切线索和力量向工人冲击的突击队。×村以王作中心，组织附近支部，对工人有办法的同志成立突击队。

李×以老黑同志作中心，以旧同志李××、徐××为一突击队，总起来由王×负责去领导。详细的工作日程，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决定目前主要的斗争纲领是：反工头监工的打骂，按期五天发放工资一次，发还修老君庙的扣资，乃停工失业工友的停工工资照发，并联系到增加工资……工人本身利益斗争口号，讨论的策略，加紧在工人中的鼓动宣传，揭破厂方的一切欺骗（如修建老君庙等），广泛的建立工人斗争的组织来发动斗争，目前应不放弃任何小的斗争，来开始团结工人。

在五天后，把突击队建立起来，外班工人（非固定工人）现在没有工会，这次未提出组织工会的问题。

.....

（豫工作委员会1933年9月5日）

豫北工作报告（摘录）

——卫辉、道清铁路、焦作等地工运
情况及豫北水灾情形

.....

B、道清铁路——工人工资平均在十八元左右，总厂在焦作，其余各站都没有修车厂，工人数目二千有余，工资照发，公司利

用储蓄会敛钱放利，以剥削工人。最近工人在公司地面盖房居住，还得出地租。黄色工会较强，始终在改组派领导之下，在前两年还替工人做了些细微的表面的改良，在工人中有部分的信仰，但最近信仰渐渐失坠，因为这些黄色工会和指导员除了嫖赌逍遥以外，无所事事，改良的欺骗渐渐戳穿了。

我们有两个同志，一个工人，一个铁道巡警，一在白露站，一在李河。工人同志很年轻忠厚，缺少方法，家庭观念很深，最近唯恐工作影响他的老母亲，而有些畏缩，他在白露站，还介绍了两个群众，其中有一个还好，另一个吃大烟，且认为共产党有钱，不好。巡警同志很忠实，受那个工人的影响，也有些畏缩，他们现在都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言，最近曾因他们的家庭观念曾作了激烈的斗争，对于工作，不能有过于严格的规定，至少他们还是道清路上很好的线索。

C、焦作——李河煤窑，现在没有一个同志，（自老焦走后），开封亦然，老王已赁了窑间住下，小生意即可做起来，（给了他五元大洋），由他直接接近工人。开创另在中委会上，在耘麦以后，农村闲暇之时，调农民同志去下窑，已决定调风艇同志去。对旧同志还把他当成线索，按其中最好的接近他。李河矿厂两窑洞被水淹，还未复元，失业工人多离散他去。在业的工人十天二十天不开支，工人酝酿罢工（在井口发现鼓动罢工的条子）。最近公司发红利，职员按一月的薪水额数发给，工人则随意发给一点，至多四五元，工人表示不满。

D、焦作附近农村：耿作村有同志八人，多是贫农，是新发展的。最近在支部会决定组织穷人会，在半月成立，以这个会作基本，准备号召群众选举代表去参加全国苏大会，同志情绪较好，群众情绪亦较好，有同志介绍农民加入穷人会的时候，那个农民

说：“我愿意加入共产党，不愿意干穷人会”。由此可见，××村（焦作南二里）的组织恢复了，现在有二个同志，有一个同志甚好，他表示现在的形势非前两年可比了，群众容易组织了，他可以组织十多个人的群众团体，并在各季闲暇时到焦作西北山上去组织武装抗日自卫。徐继之村，最近有些问题，所以未得参加支部会。当该村唱戏之时，徐同志把文件塞在煤火炉内，被两个小土豪看见了。有一个小土豪与区上民团往来甚密，几不可一日离，这是徐同志的马虎有以致此。虽然这个小土豪与徐同志也有些感情，始终挡不住他，要同队长谈起这一回事的，但小土豪已经同村里人说与徐同志来往的都是共产党。再者该村附近有人拉票，当晚适值中委去徐同志那里开会，引起村人的疑惑，大户借端造谣，说徐同志与拉票有关系。这两件事连串起来，该村徐同志颇有问题，文件完全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徐同志本来就十分消沉，最近病又加剧（也是懒的结果），越发不动了。这一次的中委会上，给他一个严格的批评，并规定该村的反门头兵的斗争。

H、这一次去巡视焦作，开一次县委会，批评了他们取消了水灾斗争观念，规定反门头兵的工作，和在广大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基础上，开展全国苏大会的选举运动，组织〔代〕表团，并举行一个个别的批评，决定一个农民同志，李××同志参加中委常委。

1932年10月21日

豫北（特委立昂同志）给省委 工作报告（摘录）

——产业工人斗争方面。新乡组织发展情况。巡视焦作农村。胡
××的军事工作

（一）产业方面

A、焦作煤窑：广暴纪念日巡视焦作一带工作，已经把老常安置在李河矿厂，继续作老王所作的那个小生意。他是住在××××的家里，离煤窑很近，老常表现很好，看来较老黑老王有些办法，且有张（是一个农民在×上很多熟人）的帮助，总要有办法些。上次巡视时曾同他谈些接近工人的方法，并决定大胆的吸收煤窑下各班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斗争，要求五天一回开支，一直把斗争领导到罢工。自那次巡视后，以后再没有去，不知进展如何？阳历年前曾去一密信，指示领导工人的年关斗争，提出“五天开支一次”和“过年放假发双支”的口号。李河煤窑有两个井被水淹，至今未恢复，公司营业较前更冷落（据说每月不敷四十万）失业工人多已星散，河南法西斯首领陈泮岭任经理以来，尽量榨取工人和下级职员（裁员减薪）以图弥补亏空，引起职员和工人罢工。此中是否有我们活动，则不知。

B、道清路：CP站的一个工人同志在该站发展了一个“红军朋友会”，其中分子，二个工人、一个伙夫、一个女雇工、一个车

站附近的青年农民，共五人。他们决定每人每月捐助两毛钱给红军。广暴纪念前后曾张贴几十张标语于车站附近，其中有一个工友并在长垣县水灾区域中找出一个同情的农民。

阳历年前曾传言今年路局把“加薪”和“双支”取消了。当即与工人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决定：指出这是路局向工人进攻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改组派所领导的黄色工会妥协的结果，只有工友们自己团结起来，才能反抗路局的进攻，由各站工人联合写信给路局和黄色工会抗议，要求今年照例加薪，要求不折不扣的开一个月双支。当时决定，在我们力量所能传达到的车站贴标语，亲自到各站去活动，当时标语在新乡 CP 和卫辉都已经贴上，并专为道清路工友出版的“汽笛”小报第一期，也贴出了。上面专为年关问题，指示工友们斗争的路径。工人同志因为职务的牵制，不能亲到各站去活动，当时乃决定在夜静电话闲暇之时，用电话向各站工友通知，要求各站工友向路局和黄色工会抗议，这个是办到了。据后来调查，有几个车站照我们的要求执行了，结果阳历年照发双支和加薪。

这个事件的酝酿，是由改组派的阴谋的，改组派是想把持道清路，抓住了局长和总务处长（张居平）还不能满足，还想要工务处，他们向工人宣传说这次的取消双支和年关加薪是工务处孙诚一人搞的鬼，企图把工人的仇恨集中在孙诚一人身上，好达到把持的希望，并缓和阶级斗争。我们针对着改组派这个欺骗指出，这是整个路局和黄色工会向我们进攻的第一步，不要再依靠黄色工会，应该为着自己的利益斗争，改组派的黄色工会渐渐失去了工人的信仰。

关于这个斗争的领导，当时曾用密信通知焦作区委，他们作的如何，尚未接到报告。“汽笛”第二期已编妥在缮写中，以后

这个小报打算成为平汉和道清所共有的。

1934年1月14日

团河南工委报告第五号（摘录）

——关于豫南、豫北、豫西团的工作
情形。党内斗争问题

.....

3.焦作：是一大产业区域，全市东厂（李河煤厂有四千多工人，童工很多）西厂（王封煤厂，三千余工人）南厂（道清路三百多工人，有六七十（童）工）。另外百余人等的土窑，造碗等工人共有一万余人。团过去仅有二三零星同志，无人领导，（还是党×同志的领导，不及不领导）无什么工作，以前曾专门派一同志去作矿工工作，前次去人巡视未找着，不知有无工作。无新建立起学生的群众组织，工人中已有办法（见焦作同志的信）。现已去同志专门为援助（开）滦罢工与建立焦作各厂的工作，回来后单独作详细报告。

这是豫北团的情形，目前最需要的是培养出几个能工作的干部负（责）团的领导，在已有群众的基础上团的工作是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和直南游击战争，取得配合”。工作委员会，豫北团的关系已经初步的改善了过去完全依赖党×同志，一月中团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消息，在六河沟的工人中确是有组织的不断的罢工，斗争非常高涨（过去河南党团也有工

作，至今还没有恢复起来）。有人拿河北的组织名义在安阳要我们和他们发生关系（没有得到组织的正式介绍，当然不和他发生关系）。不知六河沟是否有河北团的工作，如有还是让与河北发生关系还是交给我们领导，希望中央很快答覆我们，我们正准备派同志到六河沟去工作。

团工委1934年4月5日

如何开展李封李河矿工工作

焦作的李封、李河两处煤矿是河南工人工作最中心而且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去年省委曾四次派了同志去工作，但都没有什么成绩，最近还是×农民同志创下了三部分的群众线索。

但工作所以未能开展的原因，不外下列四点：

第一、对焦作矿工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动员焦作周围所有的同志帮助开辟焦作的工作。

第二、依赖省委派同志去，不能加紧教育和提拔矿工同志，以及动员本地农民同志去开创。

第三、认为开展工作，必须能有力气的下窑工作。

第四、对那里同志领导不足，没有具体的和那里同志讨论如何去开辟这一重要工作的办法。

我觉得要纠正过去一切现象，必须：

第一、我们要认清焦作共有工人万余，生活最苦，我们要从领导他们斗争中，来改良工人迫切痛苦和争取这一大多数的工人。同时，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压榨工人的命脉，抽剥工人阶级

血汗来作为宰割群众、镇压革命的经费。组织工人的斗争是与反帝、反国民党冲破五次围剿有机联系的重要工作。焦作产煤用途最广，如铁路、海军及很多大镇，都用此煤，工人斗争很易得到胜利，这是河南最中心工人工作之一。焦作周围的党应以全付力量来开辟这一工作。

第二、焦作的区委，应立即召集各支部会议，指出焦作矿工工作是我们主要工作对象，每个同志，每一个群众都应立刻动员去到焦作及附近农村学校中，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并介绍同志。我们现在的同志差不多每人都有亲戚朋友在矿上作工，甚至自己从前也做过工，现在邻居，都还是上工工人，我们要立刻去接近和组织他们。

第三、立即将矿上已有群众路线及同志组织起来，把积极的先进的介绍入党，成立工人中斗争的核心和领导者，其余十余群众，立即组织工会小组，并扩大这些组织，根据斗争纲领去团结工人群众与发动他们的斗争。

第四、我们可用传单、标语、会议、谈话种种形式来宣传工人斗争纲领，使斗争纲领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

第五、省委除将焦作工作，交豫北工委会领导外，更要直接帮助焦作工作，提拔工农同志来讨论工作和受训练。省委意见除通知豫北党外，可直接与焦作同志发生联系。把焦作工作成为豫北、平汉路西的斗争中心。

1934年4月9日

（原载《列宁生活》第14期，1934年4月15日出版。）

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斗争纲领

青 忱

- 一、反对拖欠工资，必须按旧例五天一发。
- 二、反对老板监工工头打骂工人。
- 三、每星期必须有一日休息，工资照给，星期日作工要发双薪。
- 四、立即恢复失业工人工作，以后停工须发给半资作维持费。
- 五、反对开除工人，以后辞退工人，必须给一半工资作退职金。
- 六、立即增加工资，最低工资为四毛五分。
- 七、立即补发工人去年应得之花红，以后须按例发给工人花红。
- 八、因公死伤，照发抚恤金及医药费。
- 九、矿局必须立即改良工厂设备及卫生，工人自动组织工厂检查委员会，检查工厂设备。
- 十、十八岁以下青工及童工不得作笨重工作，工资照给。
- 十一、反对法西斯蒂压迫和剥削工人，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
- 十二、工人团结起来，组织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
- 十三、武装自卫，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国民党，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列宁生活》第14期1934年4月15日出版)

团河南工委工作报告(摘录)

——工委改组经过及最近工作计划。开封彰
德焦作团的工作。取消某同志的团籍和
撤消老魏同志的工委

.....

4. 焦作:(1)煤矿东厂筛煤部,我们的同志在和许多工友商量着组织工会,后来工友们每七八人推一个代表把工会组织起来,(全体筛煤部三四百工人都参加)组织好后工友们就说:“我们没有组织以前,工头、厂方欺负我们,罚我们钱,现在咱们有组织了,咱们罢工吧。”当工友们都这样说时,我们的同志××跑去和区委商量,区委认为还须讨论还须估计客观环境,但当区委去和豫北工委讨论时,斗争就暴[爆]发了,所以竟弄得斗争在我们领导下爆发了,区委还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情写在下面:一个工友被一个很坏的工头无故的罚了两毛钱,而该矿规矩不许问,一问就加倍,于是这个工友就去和别的工友商量,说:“现在咱有工会,咱还不干,我去打了他,您可以要干,不要懒啊!”“你去打吧,我绝不会懒。”于是这工友就去问“四毛”,再问“八毛”。这工友拿起个板凳一下把他从台上打到台下(筛煤台)说:

“叫你罚一块呢?”于是别的工友就上去把他好打一顿,打得他

抱头鼠窜。这时工友又说：“那老×和他一样坏，咱再去打他。”广大的工友群众又去找那一个工头，但那老×却已闻讯先逃，不曾打着，于是工友就提出“不准这两个工头回来”、“不准再罚钱”两个口号。而厂方已通知保安大队部，但因保安大队中的团丁们都和这些工人有乡亲关系，不肯去武力压迫，同时也因为工会是完全公开，他们找不到负责人（但区委却提出包围大队部的口号，使斗争对象转移，所以豫北工委会讨论的结果，要他们很快的取消这一口号）。厂方无奈请保安大队长来调解。这队长就去找工友们说：“被打的工头是走了，不说了，工钱也都不再无故罚你们，就只有跑掉的工头现在请许多大面子的人来说，要回来又怕你们打，所以先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派几个代表去直接和厂方交涉。”但工友们说：“要去我们都去，不去都不去。”那队长又赌了很多咒，担保绝没危险，结果工人推了三十个代表，还跟了许多工友以防不测，到了账房，那平素只会打骂工人的，现在也恭敬起来，客气地让茶让烟，向工人说，要老×回来。但工人们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交涉了两三个钟头，结果还是那工头不能回来，这次斗争完全胜利了。工人们都伸着姆指说：“真是我们的代表啊！”现在厂方又常常欠工钱，更大的斗争又将爆发，工会有扩充全矿的可能，全厂的总罢工是有着充分的可能条件。（2）道清铁路××站因工人要求照旧每人发衣一身，路局不允，并打伤了黄色工会领袖，由于工人把一个经理处长打了个半死，这一斗争在黄色工会的领袖的互斗告密中失败了，工人被捕去十多个。

（1934年6月25日）

团河南工委会关于河南焦作福 中公司西厂工人调查报告

土窑

土窑出煤量和工人数目不下于大井，工人工资平均每日五角，工作时二十四小时。工人都是由工头统治，工钱由工头拿来后分给工人。下井工人由几个工头率领坐篓下井，出了一定量的煤才能出来（普通土窑用高车，可出二百篓，用人绞八十篓，一天）。要是出不满定量，有的土窑就作二天或三天都不能出井来。工人下井时都背一筐，手提花生油灯，随带斧子、铁锤等，挂一布袋，里面放棒子馍四五个，回家时，布袋装一小袋煤末带回。井下窑洞低矮可怕，工人都佝偻着行走，在低处有时要伏在地上爬行，到了凿煤地方，毫不透风，而油灯的烟煤真把全洞熏得不能抽一口气，用着死力气捋着斧子，在煤壁上把煤打下，边办工人把煤装上筐，小孩子拉着筐挽到窑口去，做工工人多半把衣服全脱光，赤条条做工。小孩子也把裤子脱去，肩上垫一层鞋底，拉着麻绳走，有时是在地上爬，背总是驼着的。沿途有监工老板看着，走的慢，“啪”的就是一鞭或一棍（有几个土窑如此），忍着痛，怨怕着，有的打的哭叫起来，工人们为了自己的饭碗，都没奈何。炭块到窑口，再装入大篓以后用小机器或是人力绞上来。人力绞房很难过——一大间土棚，中间放着绞轴，两班工人赤膊着，面对面用力转动绞轴，六对六，五对五，口里作着嘶……之声，汗臭和闷气真使人发昏，绞出的煤倒进篮内，挑煤的工人挑到筛煤堆，筛煤的小孩和大人把它分成大小，一等等筛好，还要

抬上煤堆去领筹。煤堆上坐着散筹，他总是苛刻工人，时常抖筛煤。十人抬一筐七个子，一天挣几毛钱不等，做多挣多，做少挣少。筛煤工人做十二个钟头活，平均二毛一天，工人疲倦极了，回家满身是煤末，活象鬼，没有洗澡，到家里紧捧一大碗面条或棒子米稀饭蹲在家门口上喝，喝完了或睡或要做家活、浇粪、担水、稼穡等，接去上班。土窑工人总数约四千七百多人，百分之十是童工，百分之四十是青工，大部是附近村上的人，家里多少有几亩田，一小部是外县人，是光杆儿。工人心里以为土窑一班就可挣五毛多钱，开支也比大井快些，所以有的是不下大井，愿意下土窑，实在土窑做一班息一班，一为工钱同大井不相上下，可是罪受得更足，现在把西厂王封直到冯封一带，土窑分别表式在下面（以土域分区）。

西王封，西东冯封，东土窑（老板窑）

民有公司——有高车十四口，平均每口下井工人四十五人，共六百三十人，井上工人平均十八人，共二百五十人。合计民有公司有工人八百八十人。

民治公司——有高井十一口，平均下井工人五十人，共五百五十人，井上工人平均十八人，共二百人，合计七百五十人。

土窑——民有公司北土窑有高车八架，合计工人四百人，人力土窑四口，共有工人二百二十人，总共六百二十人。

冯封西土窑

小西窑（老板窑）有高车井四口，平均每口七十人，合二百八十人。

人力土窑九口——每口平均人数五十人，合四百五十人。

冯封村南老板窑有高车井六口，平均工人六十人，合三百六十人。

王封东西老板窑有高车井三口，平均每口六十人，合一百八十人。

沿途新开土窑尚未出煤，平均每口二十人，合一百四十人。

另外，民有公司北散漫另户土窑十七口（人力土窑），合计工人六百八十多人。

小西窑散漫另户土窑（人力窑）七口，合计二百八十人。

散漫另户新掘土窑十几口，每口平均二十多人，合计三百八十多人。

总计民有公司附近矿工共二千二百五十人。

冯封小西窑附近工人共七百三十人。

零星散户土窑共计工人二千零二十人。

结算西厂土窑工人（常口一带）共五千多人。

分窑很少，仅五六口，所以包括在零户小窑口，不详述。

西厂大井外工表

等级	大工	二工	童工	总人数
工作	挖煤（750人） 推车（375人） 搭棚（375人）	看风车八分之一 抬筐八分之一 装筐四分之一 装车（同上） 挖水沟八分之一 钉道八分之一	拉筐 看风布	
人数	1500人	400人	350人	2250人
每日工钱	三角八	三角四	三角	
要求	规则按东厂	规则按东厂，分红 死伤保险按时开支		

下场筛煤外工

等级	无 等 级		
工作	推车	看大磅	混合工
每天工资	三角四	三角二	
人数	230人	110人	

筛煤里工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车务稽查	1	0.8	收车牌	2	0.45
装车监工	2	0.58—0.6	司小磅	5	0.6—0.9
稽 查	2	1.0—1.5	验 煤	3	0.52
监 工	19	0.5—0.8	发煤监工	2	0.7—0.9
散 筹	1	0.4	推车工头	11	0.45
收 筹	1	0.35	推车工人	9	0.35
管 工 具	4	0.35	看岔道工人	3	0.35
杂 工	13	0.35—0.5	工 人	37	0.35
平 积	5	0.35	工 头	52	0.45—0.5
吊车工	49	0.33—0.46	翻车工头	2	0.45
吊车打钟	3	0.33—0.5	翻车工人	13	0.35
运煤监工	9	0.42—0.52	大箩工头	23	0.45—0.5
撒车牌	3	0.4	合 计	300	

机 械 里 工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副匠目	1	1.4	小工	2	0.4
车床匠	4	0.8—1.4	木工头	1	1.1
机器匠	7	0.8—1.4	木匠	18	0.45—0.60
管子匠	2	0.3—1.0	水样工	4	0.52—1.1
匠	3	0.45—0.56	修汽车	2	1—3.3
白铁匠	1	0.75	开车	6	1—1.13
工匠	2	0.7—1.7	小工	3	0.4—0.49
加油	1	0.47	学徒	1	0.55
烧火	1	0.45	帮匠	5	0.37—0.6
学徒	11	0.2	机关匠	1	1.38
看家伙	1	0.62	帮机关	1	0.75
送信	1	0.47	锅炉看水	4	0.7—0.75
开电车	1	0.54	烧火	5	0.59—0.9
铁匠目	1	1.5	瓦匠	1	0.61
铁匠	7	0.7—1.2	开车	2	0.56—0.65

(续表)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打锤	13	0.42—0.47	看冰车	3	
伙夫	1	0.47	小工	1	0.50—0.60
翻沙匠目	1	0.5	筛煤	4	0.41
翻沙匠	9	0.56—1.1	夜班看煤	1	0.38
			合计	133	

下井里工

李封下厂中站

井下机匠电灯房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领班	6	1.5—1.7	开火车	2	0.8—1.0	领工	1	1.7
领匠	34	0.8—1.0	火头	3	0.5—0.63	领副	1	1.5
监工	7	0.45—1.3	锅炉火夫	3	0.57—0.63	领班	3	0.9—1.1
领号	130	0.45—0.5	机匠	1	1.28	工匠	4	0.77—0.9
开车	15	0.45—6	看水桶	3	0.63—0.8	水泵工	3	0.8
新工头	2	0.45—6	抬炭	2	0.58—0.6	看水泵	7	0.56
新工	2	0.33—1	挂钩	2	0.43—0.45	看水龙头	5	0.47—0.6
水匠	3	0.4—0.52	验火车	1	0.45	接风管	3	0.47—5
装炮	2	0.4—0.5	看火车房	1	0.45	修风灯	1	0.56
查工	6	0.5—0.6	修电车头	1	1.26	修泵	6	0.47—0.65
要牌	3	0.4—0.5	修车匠	10	0.42—0.7	杂工	4	0.52—0.56
合计	210		铁匠	3	0.5—0.7	电灯匠	8	0.4—1.6
			打锤	4	0.42	司电台	3	1.1—1.15

(续表)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资(日)
			开绞车	3	0.56	机器匠	6	1—1.3
			加 油	3	0.42—0.47	看电泵	5	0.41—0.54
			学 徒	1	0.25	加 油	5	0.43—0.54
			杂 工	1	0.4	学 徒	1	0.17
			工 匠	1	1.47	小工头	1	1.2
			杂 工	7	0.45—0.5	小 工	5	0.37—0.6
			加 油	7	0.35	水电灯工	17	0.38—0.6
			合 计	59				

杂 差 工 表

工作	人数	日工资(元)	工作	人数	日工资(元)	备 注
领 班	2	0.6—0.9	账务科杂工	2	10—12	编者注： 另有看水， 选煤、澡塘工 人、伙夫、医 院工人、管牌 工、看炉工、 稽查等，因计 资标准不详， 从略。此表杂 工7元以上者， 可能是月薪。
瓦 工	75	0.38—0.44	材料科杂工	1	16.5	
油漆工头	1	1	井务科杂工	2	12—12.6	
漆 工	3	0.45—0.5	工 匠	11	0.9—1.3	
工 头	1	0.62	开高车	7	1—1.15	
测 验	3	0.45	打 锤	1	0.47	
工 头	11		看风车	3	0.56	
发 货	1	0.7—0.75	开水泵	6	0.43—0.65	
工 人	3	0.35—0.4	烧 火	24	0.47—0.75	
看炮药	2	0.45—0.5	锅炉筛煤	12	0.37—0.38	
看木柱	4	0.45—0.7	推炉灰	5	0.43—0.47	
杂 工	15	7—15	瓦 匠	1	0.53	
杂 差	2	12—16	帮瓦匠	1	0.42	
庶务科杂工	3	12—13	浇 油	9	0.42—0.55	

从上面的表我们知道，西大井有外工：三四七〇人。外工有二〇三三人里大部是住在焦作，来去有汽车送，下厂里工是走。最近礼拜×日取消又不开支（两月不开），里工生活也很苦，他们有黄（色）工会，但外工是没有工会，也不准坐汽车。外工远的上工去要走二十多里，东到周河村，山内也有下大井，深入二十里的窑口村，大部外工以附近村子居多，李封附近四百人下大井，王封也有三百来人。焦作白作边有下大井的一百多人，都是由工头统治率领，象土窑一样下井工人井下安全也很不保险，每日起码有两人压死，受伤的很多，一月有四五十人。下大井工人家中生活与土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们是作八小时工，分三班——下午两点班，晚上十点班，早上六点班。大井井下比土窑强，工人三四人有一安全灯，挖煤用炸药炸，用木柱搭棚有通风大巷有电灯，工人打骂次于李河。东厂下井工人出来有澡塘可洗澡，水黑得很。最近开支大概一月一次，开十天支压二十多天。工人家中一般生活很苦，因现时面很便宜，还不致饿死。这是西大井外工一般生活情形。至于不是附近村里的外科工，他们住在大井附近沟里土洞中，有五六十家人，下厂也有四五十家，住土洞。现在因为时间限制不能详述，所以结束。

1934年7月28日

河南福公司罢工风潮

福公司工头某洋人，秉性刻薄，虐待华工，笔难尽述。日前，因微事将机匠赵姓痛殴，中国工匠大动公愤，遂全体罢工，要求

将该工头革除。总工程师伊君知曲在工头，因即允准。不图中国工匠上工，外国工匠又结团结，亦一律罢工，期与华工角胜。现总工程师伊君正进退两难云。

（1918年转抄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展览馆）

焦作举行“五·七”国耻纪念会

昨接焦作来函，云：焦作地处河南西北隅，学校稀少，消息闭塞，是日非但仇货充斥衢街，即五·七深耻奇辱不知者十居八九。矿务专门学校特联络附近各学校，于是日借振阳舞台开国耻纪念大会。到会者约达千有余人。首主席金德斋报告开会宗旨，毕，由韩金华、李子良、孟宪商、汤允青、刘公汤、李宏义、胥振中，张九江、李鸣盛诸君演说，均属痛快淋漓，声泪俱下，一时鼓掌如雷。并有女士孙正卿、许铎振、李荷芬登台演讲，筹划对待日本良策，雪耻鸿谋，均极中肯。演毕，全体唱国耻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并三呼中华民国万岁！闭会，各校整队沿街游行示威，手执白旗，上书：“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句，均足鼓励民气。是日游行者，有恩村高小校，东西于村两高小校，焦作高小校，英文学校，矿务专门学校等云。

（原载《新中州报》1920年5月10日）

矿校开学之预闻

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月前移至焦作，所有一切庶务，现均料理完备，学生亦均陆续到齐。兹闻该校长已与各该公司商妥，定于下星期一（即十号）开学授课云。

（原载《新中州报》1920年5月9日。）

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的复工条件*

道清铁路工会举行同情罢工后，即提出复工条件九项，内容如下：

一、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者照原额加十分之一。

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规定加薪一次。

三、路局增用工人，完全由工会介绍。

四、凡全路机务、车务、电务工程等处工人，司库、夫役及车守与本路巡警，均一律加薪；凡学徒薪水起码六元，油木两厂工人薪水至少十八元，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取得工人同意，照所增之时间加薪。

五、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放给例假，并按照员司成例，每年给二十日特假、例假，特假仍给工资；倘在

假期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工人因公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金，至死后三年为止。若因伤致死，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给抚恤金于其家属，二年为止。

七、由路局发给工资本路常年全数免费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费票三次，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联运免费通票两次。

八、凡工人出差均须照京汉章程给差膳费。

九、若工人有过失罢薪者，须按照章程，并须得先知照工会，调查确实，方为有效，否则决不承认。

（汉口《新闻报》，1923年2月23日）

焦作各学校国耻纪念日联合举动

游街讲演 在振阳舞台开会

昨接焦作函云：五月七日这一天，是吾国千古所未有的耻辱，我们国民应当勿忘的，应当群起雪耻的，不过我们四万万同胞晓得这个道理，实属少数。吾常常对于乡邻亲族谈论日本欺负我们战杀我们，然吾才短口纳，不能唤醒一般社会。幸而焦作福中矿务大学的学生联络附近的男、女小学校，游街演讲。当这时候，吾觉得非常痛快，随即一直跑到他们出发的地点，一看去是人山人海，都在矿大的操场里预备，有育坤女校，振亚女校，普济小学校，同志小校，福中小校，于村小校及福中矿务大学等共约千百人，手中各持白旗，上写勿忘国耻誓死力争经济绝交等救

国字样，于下午二时许首由矿大学员主席报告宗旨，并说明游行路线，于是由矿务大操场出发，经中原街、东西两马市街、盐店街等，始往振阳舞台，一路呼的呼，说的说，那传单如雪片的飞散，路上看的也不知有几千万人，到振阳舞台后开会。其开会的秩序如下：（一）振铃开会，（二）报告开会宗旨，（三）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四）奏乐，（五）学生及教职员演说，（六）来宾演说，（七）奏乐，（八）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九）振铃散会。已七时许，当散的时候，我与矿大的主席谈话，他说：

“敝校对于五·七国耻纪念日，本没有例假，特因唤醒同胞，请求校内，允准吾们全体请假一日，所以吾们才有这番举动。”矿大的校生因为他们学校没有这例假，就全体请假来劝告吾们唤醒吾们，吾们也应该借这条事唤醒别人。

（《新中州报》，1923年5月13日）

焦作公民大会到者万人

【本报二十三日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封专电】 河北焦作工商学界（十五日）在福中公司大广场开公民大会，到者万人，由矿务大学代表王式乾宣布雪耻条件十一条。内有取消英日在华采矿权。福中华职员拟演剧筹款千元助沪。

又 英商福公司经理堪迪克，闻豫民气激昂，恐矿厂印捕肇事，马（二十一日）由京到焦，将印捕武装解除。

（北京《晨报》，1925年6月25日）

焦作镇市民举行游行和公民大会

此次沪案发生，河南焦作镇各界，尤为愤慨。矿务大学，首于本月五日罢课，分队讲演。至十四、十五日，全镇工商界，乃作一致之援沪表示，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开公民大会，讨论对英日办法。兹将详细情形，记录如下：

福中矿务大学，系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组分采合销之福中公司，提出经费，设立大学，校址即在焦作镇。该校学生，大学及中学班，约一百余人，本月四日见上海各报所载“五卅”惨案，当晚即开全体学生会，议定一致罢课，遂于五日实行，决定非沪案亦有头绪，不得离校。并举定王式乾、宋自修等十人，组织委员会，与当地各团体各学校接洽。并派代表分赴怀庆属之沁阳、修武、武陟、获嘉、清化、木栾店等处，促令一致进行。结果均派代表到焦，开联席会议，一致援沪。十四日上午各校各团体齐集矿大大操场，矿大学生拥大旗先行，次讲演团、次普济学校、次育坤女校、次光老学校，次淑义女校、次李封高小、次交通部立扶轮学校、次福中小学、次西焦作同志学校、次商团及商会会员。各校童子军在街上维持秩序，警察局长张君率全体警士，防营亦派军人荷枪站岗。游行者约六七千人之多，而市民夹道观者，不下两三万人，声势甚为悲壮。

十五日上午，各团体在福中总公司西首之大广场北部，开公民大会，市民及工农等界到者一万余人，修武县师范及附小、县立高小等四百余人，亦于上午来会。各团体代表演说后，由矿大委员王式乾主席，讨论雪耻条件，决定：

- 一、收回英日租界；
- 二、道歉；
- 三、释放捕人；
- 四、惩英捕；
- 五、恤死伤；
- 六、赔偿损失；
- 七、撤军舰；
- 八、取消英日在华矿权；

九、撤领事等数条。至下午三时散会。又焦作商会，对于参加沪案运动，极为热心，决定十四十五两日闭市，下半旗，以志哀痛。商店门首，均贴有“经济绝交”，“坚持到底”等字样。此两日中，市民至为萧条。十六日一律开市。英商福公司总理堪迪克，远在北京，闻焦作民气之盛，恐矿场英（印）捕肇事，于日前由京回焦，即日将印捕武装一律解除，要求当地警察局及县知事保护。各界允当文明对待，决不为轨外行动。福中总公司华职员，对于市民运动，深表同情，不日将演剧，筹备救济沪之工人。

（《时报》，1925年6月27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援助焦作煤矿工人

河南郑州：全国铁路工会因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特电声援，原函录下：

（衔略）自上海、青岛、广州、汉口之惨案发生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风靡全国，工人阶级本具阶级之同情，各地先后罢工响应反抗。工人反帝国主义之罢工运动，实则是为民族争自由独立的战斗，是以学商各界群起援助，运动之范围，逐渐扩大。河南焦作英国帝国主义所经管之福公司——煤矿工人二千余现在为声援沪青汉粤之工友已全体罢工。自英人经管福公司以来，对于华工之压迫有增无已。我数千工人同胞，忍痛茹苦，以至于今日。沪青汉粤案发生，工人愈怒不可遏，以至有现在同盟罢工之事件。工人罢工之后，生活艰苦万倍，本会自得此消息后，除积极设法捐款援助外，特此通电国人，共起援助，是为盼切。全国铁路总工会叩寒。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21日，第四版。

李河煤矿亦罢工

十六日郑州通信：豫省工潮之起，首由焦作福公司煤矿工人反对英商，於七月八日全体罢工，至今三千余工人，已向各方安插，尚有九百余人，未得职业。而郑州豫丰纱厂五千余工人，又因要求十二条件，於本月七日全体罢工。纱厂协理毕云程，见豫省失业工人之多，遂以一奸滑之手段，开除工会代表十六人，迟发众工人应得之存（资）了。致激动公愤，於昨日（十五日）下午，数千人聚集厂门，警备司令部驻厂侦缉队，即将盒子炮开放一响，众犹不退。旋经副官张某，劝告数语，方始散去。先是商界代表张岑、陈小松，学界代表陈效孔，工界代表刘文松、李震瀛、张之甫，绅界代表李梦坡，警界代表虎乾一，国民二军二师代表武承霖，警备司令代表宋承祜，县长代表李蔚廷等，函邀毕云程至商会调解一切。毕谓敝厂自有总理，鄙人只能以个人资格与诸君谈话，至于一切事宜，实属不能负责。众代表见其毫无诚意，乃一一退出调解人地位，不欢而散。工界代表当日奔告河南全省工会，并派宣传队数十人，四出宣传，恳请各方援助。陇海铁路总工会，当即提出要求条件十二项，限当局一星期答复，否则全路罢工。开封兵工局铜元局亦将罢工，嗣因警备司令李纪才扬言，如有藉要求而要求罢工者，即以武力对付，故两机关之工潮，至今尚在酝酿。十月十一日，李河煤矿三千余人，要求矿主每人加工资两角，减少工作时间，总管朱某，未有答复，该工人於该日下午全体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近日发出宣言，谓豫丰、李河两工潮，於最短时间内，再不解决，亦将一致罢工，以为援助。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

焦作英人住宅夫役罢工

【本报十日开封转电】 焦作英人住宅夫役亦罢工。虞（七日）工商农等界二千余人在焦开大会，决定：一、电京汴各处请援助；二、演剧募捐；三、请李封店矿窑煤工一致罢工，并即日游行示威。议决后，游行时，军警维持秩序。晚六时散。

（北京《晨报》，1925年7月11日）

福公司华工激于义愤相率罢工*

福公司自设厂开采后，对于内地情形，既不熟悉，且鄙视中国人之心理，常存脑际，所以遇有交涉事项发生，常拥其傲岸自大之态度。而少数甘心为虎作伥之洋奴，又复狐假虎威，助纣为虐。福公司厂内，俨若租界，容纳流氓，包庇罪犯，聚赌抽红者有之，制造白丸者有之，甚至于领地租做苦工，对于洋人没有相当酬报，即不能办。至于工人待遇，则优属不平，微论较为重要之工程或职务非行贿勾结不可得。即平日之升补加薪，亦飞〔非〕夤缘苞苴不可能。至于工程繁简，技能优劣，全不过问。内有无赖洋员以张其威，外有包工工头以助其恶；甚有下井被水火之灾而致殒命者竟弃之井内，而不肯为之抚恤。所以当地民众，以及所有工人，莫不饮恨吞声思与偕亡！民国十四年沪“五卅”惨案发生，全国震动，两县各界遂有沪案后援会之组织，在焦作游行

示威者，达二十万人，工人亦全体加入相率而为之罢工焉。自“五卅”惨案发生，福公司华工激于义愤相率罢工后，该公司已无法开办，而亦不得不停工矣。最可佩敬之工人，自民国十四年迄今，反帝行动至为坚决，终未有愿与之合作者。故该公司遂亦停工六年于兹矣。

（《焦作福公司矿案交涉史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编，1931年出版。）

上海学生宣讲团赴焦讲演*

北京电 豫讯：沪学生京汉线宣传团佳（九日）晚赴焦作讲演爱国运动。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1日）

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向我华进攻与经（侵）略是多方面的。我华受其荼毒的是全民族，而我工人阶级尤其感受切肤之痛。此次沪案发生，即重复证明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尤其是工人同胞不得平等与自由！

焦作煤矿，富产天然，被英国资本家勾结中国卖国贼无理的占据开采，迄今已二十余年。我等在此做工，倍受英国资本家之压

迫与虐待，尤其是下井采煤等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在十二时以上。一月工资，仅制钱四五百文，晚间住宿土洞，阴湿狭隘，不合卫生，自不待言，尤其可恶的是包工制，工人在矿洞——〔简〕直是地狱。做工稍有懈怠，工头毒打之外，复苛罚工资，实在苦不堪言！

现在沪案的演变，一天凶恶一天，我们再不能忍受了！已于七月八日全体罢工，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作沪案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在沪案未彻底解决以前，即帝国主义未有打倒，一切不平等条约未有废除，工人胜利未有把握之日，我等誓不丝毫妥协，恢复工作。尚望各界同胞，一致援助！最后我们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

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

全国工农兵学商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万岁！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补发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盖章）

（此件存开滦煤矿档案馆）

各界开对外大会 煤矿工人继续罢工

开封特讯：河南焦作镇英商福公司煤矿工人，于本月六日一

律大罢工，情形已志前报。兹又续闻六日罢工时秩序极沉静，绝无喧哗愤激之举，盖属一种预定之步骤，决以忍耐坚毅之态度表示悲愤，使英人无所藉口。七日（第二日）下午二点，焦作各商店、普济义务校工人（普济校英人所办）、焦作各小学校学生及附近数十村村民约两千余人，齐集焦作福中公司西球场内开对外大会。京津各学校代表，沁阳、修武等处学界商界等代表均来参加，次第演说英日在中国各处之行为，毫不忏悔，国人非于死里求生不可，全场大呼极愤激之口号。当时该镇警察局长张绳锡及武装警察队，驻防该处之国民第二军，均派军警沿街布岗，随时维持秩序。演说后，即整队出发，游行各街市，且行且呼，极为壮烈，至晚六时半，始行散队。自七日游行之后，不唯煤工罢工，即英日住宅内之男女仆役亦一律退工，厨夫奶妈亦自行解散。英国侨居该处之妇孺一律于八日离去焦作，仅留重要部分之少数男子办理结束，亦有不日离开该地之表示。唯福公司机匠等数人，均系华人，不肯罢工，闻系受重赂所致。但工人既无一人作工，英人又日内离去，该公司非暂行停止作工不可，彼受赂之机匠，虽欲不罢亦不能矣。该处商人，亦决定不供给英人食物，以促其速去。英人住宅，均有中国警察保护，一时决不至发生危险。附近焦作之李封店，亦有英人所开之煤窑，其工人已早表同情于罢工之举，今见焦作工人已实行，遂开秘密会议，积极进行，与该处包工头目磋商条件，终于本月十日一律实行停止工作。又福中公司华职员等因工人罢工，生活维艰，亟应设法救济，决定先演义务戏募捐，并电京津等处求援云。

（上海《新闻报》，1925年7月12日。）

焦作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

福公司既用种种手段攫得太行山一带煤矿，当地居民及国内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徒以国基未固，无力抵抗。迨民国十四年夏“五卅”惨案发生，举国震动，全国民众如大梦初觉，一时打倒帝国主义之声浪遍满全国，而焦作总工会为援助沪案计，遂领导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十四年岳维峻督豫，福公司请求复工，遂派道清铁路局长冉廷宾主其事，开会于焦作。当时福公司以中国民智渐开，为保持其营业起见，遂有容纳河南当局失业工人及沁阳、修武两县代表之提议。

(《修武县志》，肖国桢、李礼耕修，焦封桐、孔尚仁纂，1931年刊。)

福公司全体工人罢工

中原公司赶筹收容办法

【本报九日开封专电】 福公司全厂工人一致罢工，该厂工人号称一万，但夏季人少，据查不过四五千。厂工多土著，且中原公司方设法收容，想能坚持到底，地方秩序颇安。佣于外人之厨夫茶役女仆雇员罢工后，英人大感困难。英妇孺有日内迁京说。又福公司帐房金某因反对罢工被惩。

【本报昨晚天津电话】 中原公司总办公处（在津义界玛尔

谷路)，开紧急董事会，讨论焦作福公司罢工问题。议决参酌工程情形，尽量收容罢业工人，以图救济。昨夜已电矿山办公处（河南道清路李河车站）照办。并由该公司与沁阳县知事（焦作镇属沁阳）双方电六河沟煤矿，请其对工人竭力收容。因该矿前有招工之议，故对此或可容纳也。

（北京《晨报》，1925年7月12日）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宣言

我焦作煤矿工人，自“五卅”事件发生，痛帝国主义之横暴，与本身深受英资本家之痛苦，即起而罢工，以反抗帝国主义之惨杀，藉谋自身之解放。兹罢工已逾三日（月），而顽强帝国主义，尚挺其外交手腕，与贿买媚外军阀之能事。在我焦作，则收买工贼，与散布种种谣言，以图破坏罢工。近日外间竟有谓工人已有条件与（福）公司秘密商量。窃敝会自罢工以来，只求沪案之胜利，并未提出任何复工条件，当更无秘密商量条件之举。此种谣言，显系破坏工人团结，即有工贼秘向何方提出条件，或商量等，敝会工友全未与闻，当然不能承认。

沪案当有解决之日，我工友自当有复工之时，但自身在英商福公司受数十年之痛苦，所应要求改良待遇，改良生活之条件，此时亦不能不向各界声明，即使沪案解决，而福公司对于敝会工友之条件，未加承认，则我工人誓不复工，非达到最后的胜利不止。尚希全国各界同胞予以势力与经济之援助，则国家幸甚，工人幸甚。今将敝会所要求之条件列后：

第一条：公司须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第二条：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如因故开除工人时，须先将理由函知工会，得其同意，并不得因此次罢工，托故开除工人，或更换工作。

第三条：工人工资，每月在三十元以下者，应增加洋六元，在三十元以上者，应增加洋五元；包工工资，照原有工资另加十分之六；小工工头工资，应增加至三十元。

第四条：罢工期间该照原有工资按日补给，并于复工之先全数发给。

第五条：公司应拨适宜房屋一所，为工会及工人学舍之用，并每月津贴工会经费洋二百元，学校教育费洋五百元。

第六条：工人应实行每日工作八小时制。日夜工作不停止，应分三班工作，童工（十六岁以下）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工资应与成年工人同样工作者一律。

第七条：公司应实行小礼拜制，礼拜日停工，照发工资，如照常工作者须发双薪。

第八条：工人因公受伤，及有疾病者，公司应送医院医治，不取医药费，并须发给工资。因公受伤成废疾不能复原工作者，公司应另安置他项轻便工作，或按月发给原有工资。

第九条：工人因公受伤而死者，每名公司应给抚恤费洋六百元，因疾病而死者，每名应给抚恤费洋三百元。

第十条：每年年终，公司应发给双薪一月，并每年每人给假期一月，不扣工资。

第十一条：工人婚假一月，丧假一月，均不得扣工资。

第十二条：各节期——国家纪念日，劳动节，及春秋节日，应放假一日，年假放十日，均不得扣工资，假期照常工作者，须

发夹薪。

第十三条：职员工头工人，一律平等待遇。公司职员工头，不得侮辱与无理责罚工人，以前所有剥削或压迫工人、强索礼物及无端扣除工资与罚工等弊，应一律革除。

第十四条：包工工头，一律取消，由各工作处工人，组织委员会，推举负责人，向公司承包，共作分账。

第十五条：公司因事增减工人时须先得工会同意，又增加工人，应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

第十六条：公司每年应增加工人工资一次，即按第三条所列等项，应加之数为比例加以四成。

第十七条：工人在公司工作三月以上，因故辞职，或被公司开除者，公司应酌给旅费。

第十八条：各工作处之工头监工出缺时，应由工作处工人及工头中择有经验者补充之。

第十九条：虐待和剥削工人之职员工头及工贼（名单另列）等，公司应一律开除，以平公愤。

第二十条：公司每月应发给工人每名烧煤半吨。

第二十一条：公司应于焦作、王封、李封各处，设工人寄宿舍，以便工人居住。

第二十二条：上列条款，由双方及证明人负责签字后，即生效力。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南援沪声中工潮

焦作福公司煤矿罢工——李封店
煤矿亦将罢工——道清铁路工会复活
——樊钟秀主张发爱国股票安插工人

〔开封特约通信员澹〕

河北焦作镇因英人福公司在彼处开采煤矿，惯用高压手段，人民皆敢怒而不敢言。此次沪案发生，该公司经理堪迪克，由京返焦，将印捕武装收去，并对华工施温和手段，以平工人之气，并调李封店华矿警保护。李封店系中原公司，完全华人，其警察亦深明大义，不受英人之利用。堪迪克不得已，乃请焦作警察局及县署保护。矿工等迭次秘谋罢工，均为英人所劝阻，近因沙面等惨案迭作，英人益行肆横，遂决定于本月六日，一律罢工。凡煤工及各种华员，以及在英人住宅内之厨房夫役，均纷纷辞退。英人愿加三倍工资，亦无一留者。七日下午二点，各商号，普济七务校工人，焦作各小校各村庄农民，共数千人，齐集福中公司西边球场内开会。焦作警察局长张绳锡，及商团各派武装警团十名，维持秩序。该镇原驻有陕军一营，其营长亦派马弁多名梭巡，以防意外。当由京津学生会代表，演讲罢工之作用，及不得不罢工之苦衷。演说后，即排队游行街市至六点半始行散队。李封店亦有洋人开采之煤窑，该工人尚未停工，然有代表与会，据云正与该厂各包工头接洽进行，大约一二日内即行全体罢工。又闻福

中公司李珊元及王君等多人，以工人罢工，急须接济，拟演义务戏藉募巨款，以资救济。沁阳各界援沪会，亦电京汴等处，报告罢工情形，并求接济云。道清铁路工会，上年成立之后，旋因“二七”惨杀之祸，无形解散。直系败后，京汉路工会复活，该路工会，迄未成立，近因外患日亟，焦作工人又行罢工，觉此项工会有急须恢复之必要，遂于本月五日开第一次大会，宣告恢复，即日成立。声明打倒帝国主义，力争工人人格，愿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打破种种锁链。当此工人爱国潮流中，建国军樊钟秀于八日拍出通电，主张由省商会及银行公会协定，发行爱国股票条例，定额以全国人口为比例，俾国民自由认服〔股〕，即以此款，兴办纺纱、皮革、航运、矿务等实业，容纳罢工同胞，并予股东特权，一律均分红利。此电九日已到开封云。（七月九日）

（北京《晨报》，1925年7月13日）

援助福公司工人之会议

河南修武县焦作福公司工人一万余人，因鉴于英人之惨无人道，以致全体罢工情形，已志前报。现闻河南福中公司职员胡香久，已自河南道口来津，向义（意）租界福中中原总公司报告罢工情形，因工人罢工，生计断绝，前途甚为危险，急应设法救济。该公司职员闻报后，即时开紧急会，讨论由中原公司收容罢工工人，以免流离失所，但人数过多，不能收容全部，甚感为难。查该公司工人系为国牺牲，其爱国热诚，不亚于上海罢工工人，全

国各界，当亦为同等之待遇，以使工人坚持到底，全体议决，请全国各界一致援助罢工工人，以与帝国主义者相奋斗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5日）

豫同乡援助工人

河南修武县焦作福公司工人一万余人，因抵抗英帝国主义之侵略全体罢工一节，已志各报。现闻旅津河南同乡，对此事非常注意，因此辈工人罢工，固属爱国热诚，但如不能持久，或无后援，前途殊甚危险。河南土匪遍地，原因由于生计所迫。如该公司工人，无善后办法，极为可虑，该同乡特为此事开会，讨论援助福公司罢工工人问题，以谋坚持到底云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6日）

河南援助沪汉惨案会通电

与福公司经济绝交 收容福公司罢业工人

河南援助沪汉惨案会，昨致电各方，请勿买福中公司煤炭，勿与福中公司作工。失业华工请各华公司收容接济。电文录下：

（衔略）河南福公司，完全系英国人资本，英国人管理。福中总公司系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组，其资本管理亦有英国人一半。怀

庆矿区除福公司数百方里，与中原公司数十方里外，尽为福中总公司所有。是英国人又占十分之五。福公司所采出之煤炭，初系自销于华人，现系福中总公司运销于道清、京津、陇海、津浦各铁路附近，及长江、运河、淮河、漯河沿岸之华人。福公司自清光绪二十四年攫我豫矿以来，吸收我国民脂民膏，不下数千万金。当此英人惨无人道杀我学工之秋，愿我国人永远勿买福中总公司之煤炭，勿与福公司作工，勿卖给福公司材料。至于失业之华工与存储之材料，并各处所用之煤炭，务乞各界函请河南省政府，令饬中原之民生各华公司，收容接济，坚持此议，誓死勿懈，一俟福公司灰心丧气，再将矿权收为省有。各省民众，倘如吾豫抵制英人之一致坚决，则沪、汉惨案方有胜利之结果。援助沪、汉惨案会叩。

（北京《晨报》，1925年7月17日）

英使派员赴焦调查罢工

郑州电 京英使派员会同河南交涉员赴焦作查罢工事。

（上海《申报》，1925年7月17日）

开封各界积极援助焦作罢工

开封电 开封圣安德烈学校全体学生已宣告退学，各界积极

筹援焦作罢工工人。

（上海《申报》，1925年7月17日）

福公司罢工工人举动文明*

中原公司安排工人五百
六河沟矿安排工人一千

北京电 豫林交涉员十三（日）抵焦作，堪睿克自顺德折回。福公司罢工总数二千三百人，中原公司〔收〕容五百，六河沟矿收容一千，余八百人已回籍。罢工人员工资照给，工人举动文明，洋员亦谦让。洋厨工人，经陈达华局长开导已复工。

（上海《申报》，1925年7月17日）

天津各界援助福公司工人*

英商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后，天津军政学各界，及河南同乡，颇为充分注意，因福公司为英人把持多年，豫北采煤均为英人开采，国家主权，丧失甚巨。此次罢工，实为〔对〕英国经济侵略之一大打击，故援助工人实为当今之急务，旅津豫籍众议员之王搏沙、胡石卿（青）二君，特捐款二千元，救济工人，其余各界亦设法捐助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7日）

豫福公司罢工风潮扩大

华工五千工人全体罢工

河南焦作英人所经办之福公司，华工五千余人，均宣告罢工，该公司业已关门。自庚子年以事〔后〕，此为第一次关门。该矿将不免水患。所有外人，已离开该矿。该公司经理甘得理克携同中国官员自京赴河南，希为调解。该公司洋员之妻子因华仆罢工，早已移送北京。现者洋人自操吸水筒吸水，欲使矿坑不被水淹，但领料没电料，业已断绝。食品亦感缺乏，情形殊属恶劣。现有外人十四名被势所迫，已弃其工作，于昨晚来京。即该矿印度守兵亦已来京，加入英国使馆。又该矿附近，计共住有洋员四十名，大多数为英人，亦均已先后来京。据精确之统计，该矿每年之出产量实逾于七十万吨云。

开封十一日电：通电——焦作矿务公司所属之李封、王封各矿区工人对沪案表示同情，宣言罢工。该区管理员，无法制止。福公司总理已启程赴京，向英使馆陈述。全体工人曾在李封开议，各团代表以多蒞会云。十三日路透消息，河南外人四十余名，昨晚专车抵京，其中多人系焦作福公司煤矿之员司。自上星期该处完全罢工，外人家中仆役及其他雇佣之人，亦均罢工。外人因食物饮料断绝，不得不离河南云。

（长沙《大公报》，1925年7月18日）

福公司罢工请捐款援助

本埠各团体昨接怀属各界援助沪案联合会云：会长台鉴，自沪上惨案发生以来，汉口、镇江、广州、重庆等处，迭见警告，愈演愈剧，有血气同深愤慨。有英商福公司工人，自鱼日起，全体罢工，总计三十（千）余人，嗷嗷待哺。贵处爱国热诚，夙深钦佩，至任俯（抚）恤，筹巨款维持失业工人，无任盼感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9日）

援助福公司罢工之进行

焦作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后，各界无不同情，以工人而有为国牺牲之热心，极属可敬，惟无实力后援，恐不能坚持到底，故津埠各界纷纷讨论请援助办法。闻天津义（意）界中原公司总理尹少谔，提议该公司各职员，抽薪捐款，救济工人，以收完全之效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9日）

河南各界发起捐款接济罢工

豫讯：各界沪案后援会，因焦作罢工工人已达五千余（人），

无法维持生计，特发起特别短期募款接济。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9日）

罢工工人驳斥英人之诬蔑

十五日焦作通讯云：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后，北京政府即特派交涉员林实来焦调查，于七月十四日午前抵焦。午后六点钟，交涉专员林实即假座警察局招工会代表闻正卿、王占标、张金波、郑长顺、王得太等谈话。当时在座者，有国民二军五旅李旅长、本镇警察局长及交涉署员等。当由林交涉员诘问工会代表：“你们罢工，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工会代表答：“我们罢工当然是自动的。沪案发生以来，青岛、汉口、广东诸惨案又迭演，我们为争回我们的人格，故不得不出于罢工，以促英、日帝国主义早日觉悟。又福公司到焦以来，待遇工人一味的压迫，其工人生活之艰难困苦状况，有不堪言者。我们这回罢工，一方面为声援沪案，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我们焦作工人生活改良计。”林交涉员复问：“你们这次罢工，英人现在外部提出抗议，声言福公司工人毫无知识，并不知道什么叫爱国，若是其中没有人煽动，他们工人一定不会罢工的。”工会代表即答：“英人常轻视侮辱我们中国人，我们工人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为甚么我们不知道爱国？我们的国家受了他人的侮辱，是应当我们起来保护的。说我们罢工是受人煽动，这纯是英人的欺诈狡猾。”林交涉员最后说：“听诸位所讲的话，我很快慰，并希望你们振作精神，坚持到底。”时已

七点钟，各工会代表兴辞而出。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20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援助焦作煤矿工人

河南郑州全国铁路总工会，因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特电声援。原函录下：

（衔略）自上海、青岛、广州、汉口之惨案发生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风靡全国，工人阶级本其阶级之同情，各地先后罢工响应反抗。工人反帝国主义之罢工运动，实则是为民族争自由独立的战斗，是以学商各界群起援助，运动之范围，逐渐扩大。河南焦作英帝国主义所经营之福公司——煤矿工人二千余，现在为声援沪、青、汉、粤之工友，已全体罢工。自英人经营福公司以来，对华工之压迫有加无已，我数千工人同胞，忍痛茹苦，以至于今日。沪、青、汉、粤案发生，工人愈怒不可遏，以致有现在同盟罢工之事件。工人罢工之后，生活艰苦万倍。本会自得此消息后，除积极设法捐款援助外，特此通电国人，共起援助，是为盼切。全国铁路总工会叩。寒（14日）。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21日）

中原公司援助罢工工人

河南焦作福公司工人，全体罢工后，英人大受经济之损失，实堪钦佩。天津中原公司福中公司对于罢工工人，迭次开会，讨论援助办法，现闻已将罢工工人完全收容，以免流离失所，而防阴险之英人，设法破坏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24日)

谋取民族独立 争取工人福利*

(快邮代电)

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报载北京伪执政段祺瑞颁布御制工会例，关外胡胡张作霖的犬子张学良在上海解散海员等四工会，并逮捕工会代表，落伍军阀吴佩孚近又在武汉组织护宪政府，二七工仇肖跃南近又在武汉摧残民众爱国运动之数国贼，正当我全民对英、日帝国主义反攻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此荒谬绝伦行为，显系受英、日帝国主义的饱豢嗾使无疑，敝会同人为谋我华全民独立计，为争工人福利计，誓当拼命反对。尚望

各界同胞一致否认，则我华全民幸甚，工人阶级幸甚。特电。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
道清铁路工会 同叩 (盖章)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此件存开滦煤矿档案馆)

焦作煤矿工会致开滦工友书*

诸工友：

敝处罢工原为打倒英帝国主义在焦作的恶势力，并是与全国反帝运动取一致行动，谅贵厂诸工友亦必充分同情。近闻福公司英人在贵厂借电磅三个，并聘请贵厂工友数位，来焦开工，未免有碍敝会前途，亦即破坏全国共同反帝运动，敝会当完全拒绝。望贵处工友本工人阶级一致，我华全民一致之义，从速设法制止此事。敝会已组有壹百六十余名纠察团，另有三百多名自报奋勇的敢死队，倘有差错，敝会概不负责。念敝处情形，贵厂工友未详，特此陈明。

我们的胜利在眼前呵！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盖章）

民国十四年八月二日

（此件存开滦煤矿档案馆）

中原公司工人要求援助沪、焦 失业工人而罢工

中原公司工人因要求加薪及捐款援助上海、焦作两处工人，

公司不允，亦于九日罢工。兹将来电照录于下：

晨报转各团体鉴：中原公司工人因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和捐款援助沪、焦失业工人，不允，已罢工，请汇款来援，特电。怀属各界援助沪案联合会青（九日）叩。

（北京《晨报》，1925年8月10日）

中原公司确已罢工

本报十一夜开封专电：焦作中原公司工人佳（九日）亦罢工，要求：

- 一、增资；
- 二、革工人须工会同意；
- 三、捐款二十四万元接济各地罢工工人，内分寄沪十万，沙面八万，汉四万，福公司二万。限二十四小时答复。

（北京《晨报》，1925年8月13日）

河南罢工风潮之风起云涌

豫省工潮，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如雨后春笋，气象蓬勃，开封制造局工会，铜元局工会，铅字印刷工会，老永昌机器厂工会、汴洛路工人协会、郑州工会、焦作新乡等处工会，均相继成立（亦有成立在五卅前者）。京汉铁路工会、陇海铁路工会、道

清铁路工会（前经直系解散），亦于是时先后复活，当此工潮澎湃声中，而罢工之事，乃风起云涌。兹分述于下：

一、郑州豫丰纱厂罢工 本月七日下午四时许，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在青年会中开全体大会，到者四千七百余人，议决从是日下午五时起，全体工人一致罢工。次日（八日）男女工人及童工整队游行。闻该纱厂工人事前屡推代表要求将各种工资钱码改为洋码，例如每工制钱二百四十文，改为二角四分；二、将工作钟点减少，例如十二岁以下童工每天做十二时的工作，改为八点，工厂中司事，不肯遽允，所以酿成罢工风潮，现仍在相持中也。

二、焦作中原公司煤工罢工 焦作中原公司所需煤工不下五千余人，该公司待遇工人，多涉苛虐，工人等久欲罢工，被公司中人事前防范，或设法调解，得以苟安。不意本月九日突然全体罢工，向公司要求增加工资，及以后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并须交出现款二十四万元，接济沪汉各地罢工工人（闻此款已分配接济上海工人十万元，沙面工人八万元，汉口工人四万元，焦作福公司工人两万元，该公司出款后，即分别汇去）。所要求者共计七条（原文尚未探悉），限二十四小时内明白答复。该公司总理尹绍谔、王敬芳及胡石青等均在北京，即办公处，实在负责之人亦均不在焦，现闻办公处职员，亦闻电驰回焦作，调查真象矣。

（上海《新闻报》，1925年8月14日）

一九二六年工人罢工条款合同^①

兹将彼此在河南焦作道清铁路局自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月二日止议定之复工条款，开列如左：

第一条

福公司于中国政府未颁布工会条例以前默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第二条

福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藉故开除工人或更换工种。如因他项事故开除或裁减工人时须函知工会加以考察。又增加工人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但包工工人不在其例。又在公司工作之工匠及其所属之小工，因故被裁者，公司应酌给旅费，其细则由公司及工会双方合订之。

第三条

（一）福公司对于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在拾元以下者，一律增加洋三元；拾元以上者，一律增加洋两元六角（包工工人不在此例）。

（二）俟后福公司煤价增高时，得由工会随时提出要求酌加工资。

（三）小工工头工资至少与头等机器匠工资同等。

（四）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过九小时半，其以前工作八小时之各项工人，仍照旧例。倘因特别重要工程必须延长工作时间，照例增

^① 注：这个合同即《焦作煤矿工会复工条件》。

加工资。

(五)工人加工及星期日工作者，均按照原资外增加四分之一。

(六)所有工人每年给假六日，工资照旧付给，假期如下：
阳历年一日， 旧历年二日， 元宵节一日， 端午节一日，
中秋节一日。

(七)上列假期日工作者，发给双资。

(八)旧历年底，工人得加给工资一月，以作奖金。

(九)国庆纪念日及劳动纪念日，如道清铁路及中原公司均放假时，福公司愿同时仿照办理。

第四条

福公司愿助洋两万五千元，接济因罢工受直接损失者。其付款办法如下：

复工之次日，付款一万元。

复工两星期时，再付款一万元。

复工一月时，再付款五千元。

第五条

工人因工受伤，得送福公司医院医治，不取医药费。如里工因工受伤养病期间在三个月以内者，照旧发给工资。如养病三月仍不能治愈者，经医官证明，分别受伤轻重情况，给予抚恤金。如完全残废不能工作者，其抚恤金照死亡例发给。福公司对于有一部分残废之工人，愿极力给予轻便工作，并给相当工资。所有工人因公受伤以致完全残废或死亡者，福公司得给予抚恤金如下：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拾元以下者，抚恤八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拾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者，抚恤九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二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三十元以上四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一十两。

工人每月工资，前三个月内平均在四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二十两。

凡里工因普通疾病，并非由自己过失得病者，福公司允给予半资，以一月为限。惟须医官证明，方能照给。对于前列抚恤办法，如福公司营业情况认为可行时，福公司愿考虑由工会所提出之较优抚恤办法。

第六条

职员、工头、工人，应一律平等待遇。公司职员、工头不得侮辱与无理责罚工人。以前所有剥削与压迫工人强迫送礼物及无端扣除工资与罚工等弊，应一律革除。

第七条

关于改良包工工人公益事项，应由福公司酌量办理。至于包工工人工资问题，由福公司与包工酌量增加。

第八条

如有工头及监工出缺时，应由本工作处选有经验之工人或工头充当之，但此项工头或包工，须有相当之资格者方可。

第九条

福公司允将罢工时间在公司工作者一律开除。

第十条

福公司将在焦作、李封、王封等处，由惠工处竭力建筑工人

寄宿舍。如能办到时并得供给电灯及用水。

第十一条

所有罢工工人，一律恢复原有工作。在初复工时，如有原工作不能即时恢复者，可暂时安置他项工作，但须照原发给工资。

第十二条

上列各条由双方及官厅负责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代表福公司签字人 总理约翰·康德（签字）

见证堪锐克签字人 （签字）

代表福公司工人签字人 吴光荣

见证福公司工人代表签字人 张绍桓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修武县知事 冉廷宾

见证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人 贺琳庆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驻厂交涉员 袁崇毅

见证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人 钱学洙

代表中国官厅签字人驻厂弹压员 孙新泽

见证中国政府代表签字人 钱学洙

焦作警察局长签字 郭管卿

见证焦作警察局长签字人 钱学洙

（原件存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运动史研究室）

福公司罢工实况

罢工之经过及详情 林交涉员调查报告

沪案发生，民情愤激。福公司矿工众多，援沪罢工之说，实

已酝酿多日。该公司如方事前措置得宜，则此事或不致于实现。乃该公司驻厂工程师布朗漫不经意，似以为中国工人程度，决不致实行罢工者；且闻机器师狄文对于所用厨役等求加工资，拒绝不允，并加斥辱之说。至七月六日，洋员住宅雇用之夫役等，乃一体罢工；至八日又继及井下工人；九日则全体工人悉数停罢。据该工人全体之宣言，及其代表等在警局讨河南交涉署长之答覆，均谓此次罢工，实因该公司平日待遇不良，又受沪案激触，天良愤发，纯由爱国热忱，完全出于自动，并无受外界煽惑及强力压迫情事。交通部委员钱君博泉，暨福公司留守代表徐友箴君，均皆在场，足资证明。罢工之后，举动均极文明，地方秩序始终井然，毫无轨外行动。而地方官吏军警，平日对外侨生命财产，本即保护，不遗余力，此次自沪案发生，舆情愤极，对于焦作矿厂，尤为加意防范。故原驻怀庆之李旅长，为保护便利起见，因即移驻焦作，以便督率而期周密，并经剴切布告，禁止暴动；一面对于该公司洋员，声明负责保护，故自始迄今，地方照常安识。是该公司洋员，实无丝毫危险，更无退出矿厂之必要，乃闻该洋员等捏称情形危机，于十一日上午一律离焦，实属无故自扰，危词耸听。盖因罢工负气，为将来索赏地实，要之事实俱在，文告照然，真像不难分明，安可妄希狡赖。况闻该公司厂长林生兰临行之时，往李旅长处辞行，李仍声明担任保护全责，力劝彼等勿行，而林则谓并非有何危险，实因罢工之后无事可办，不如暂离云云。可见该员等亦明知并无危险，特欲藉口为将来地位。昨经外部电派河南特派交涉员林实驰赴焦作，会同部派委员将前后经过情形，及其实况详细查明，并此后布置保护办法，逐一详细电报外部。并闻该公司总理堪睿克等，前日到焦，对于该洋员等离焦时，毫无危急情形，业已瞭然，并于当地官厅照约保护，甚为满意云。

（《工人之路特号》第53期，1925年8月16日。）

焦作煤矿工会章程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焦作煤矿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除工人相互的争端。

（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知团结的威力，热心拥护工会。

（四）联络本矿所有工友完全加入工会，拥护本矿总工会和组织本矿总工会与中国各处矿业总工会共同组织全国矿业总工会，促进全国各业工人大联合，并与世界工人建立亲密关系。

第三条：本会会址设焦作镇。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凡在本会管辖界内工作者，须由一人以上之会员介绍可加入为本会会员，亦即本矿总工会会员。

第五条：凡为本会聘请或雇用的服务人员，必须加入为本会

会员。

第六条：会员的义务是：

- （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的义务；
- （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的义务；
- （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的义务；
- （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之义务。

第七条：会员的权利是：

- （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
- （二）由会谋得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
- （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讲演，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职业介绍所等规定之应有权利；
- （四）本会会员如遇疾病、失业、死亡、残废、衰老者，有享受本会的辅助权。

第八条：会员的处罚是：

- （一）不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案者，除名。
- （二）无故不缴纳会费三月以上者，除名。

第三章 大会或代表会

第九条：本会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决一切进行方针及大体计划。

第十条：大会或代表会一切议决，应赋予执行委员会处理内外一切事务，财政委员会保管收支一切财政事务。

第十一条：大会或代表会有检举及议处执行委员会及财政委

员会的权利。

第十二条：大会或代表会六个月开一次，但临时大会或代表会不定期。

第四章 执行委员会

第十三条：本会设执行委员会，办理本会一切事务，每星期开会一次。

第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分秘书科，交际科，交通科，教育宣传科，调查科，庶务科，纠察团七科，各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大会或代表会选出之任期六个月，但得连选连任。

第十五条：执行委员会可指定若干人，组织特设机关，如救济委员会，工作介绍处，消费合作社等，直接隶属于执行委员会管辖之、指导之。

第五章 财政委员会

第十六条：本会财政委员会，保管收支本会一切财政事务。

第十七条：财政委员会分：司账科，保管科，审查科三科，每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大会或代表会选出之，任期六月，但连选得连任。

第六章 经 费

第十八条：会员入会时，须缴纳一天所得工资为入会费，每月缴纳一日所得工资二分之一（半工）为月费。

第十九条：本会遇有特殊事务须交纳特别捐或自由捐。

第二十条：本会经费由财政委员会保管收支。

第二十一条：本会每月开销，不得过每月收入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六十五由财政委员会保管，为本会基金。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执行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二十三条：本会章程如有不适当之处，得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提议修改之。

第二十四条：本章程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通过实行之。

（原件存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

豫 总 工 会 成 立

△奉列宁孙文为大帝

△国民军代表纷集

△焦作煤矿总工会派代表参加*

郑州通信云：目前京汉铁路总工会，陇海铁路总工会，开封兵工局工会，制造局工会等，为集中工界势力，团结劳动团体起见，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今日（十八）宣告正式成立，特于郑州福寿街青年会支部开成立大会。上午八时，该会门前即有柏枝扎成彩牌一座，横额用红布金字，上书“河南全省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字样。因京汉铁路代表，趁此时

机，开一大会，讨论重要案件。会场布置，有列宁照像、孙文照像各一，悬挂正中，对面贴红布二条，为“打倒亲日卖国的军阀，援助国民革命的军队”，匾额书“我们踏着‘二七’‘五卅’的血路前进”。中间系红线纸彩，四面挂红布屏幅，干事招待，皆身佩红布，来宾均插带红花。至十时左右，有卫辉华新纱厂工会代表王士相、杜桂芳、陈树渤，新乡京汉工会代表屠忠旭，陕州陇海工会代表张德厚，保定京汉工会代表史文彬、张建瑞，郾城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叶大鉴，信阳京汉工会代表熊韶乐，许州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孙成武，黄河京汉工会代表王建幼、吴幼宾，高邑京汉工会代表康景星、陶承立，长辛店京汉路工会代表史惠民、公风九、曾晓渊、边庆臣，顺德工会代表刘兴远，江岸工会代表周天元、罗海臣，石家庄京汉工会代表蔡公魁，郑州京汉工会代表郑兰田，驻马店京汉工会代表安炎斌，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刘文松，徐州陇海工会代表王汉卿，信阳人力车工会代表潘顺标，开封第一工厂工会代表李德鑫、李春泉，六河沟煤矿工会代表龙颀群，郑州豫丰纱厂工会代表陈富森、乔金生、李鸿发、王亚梅，彰德广益纱厂工会代表王景长、程毓暄、李克成，洛阳陇海工会代表刘吉祥、韩昆山，焦作煤矿总工会李河分会代表江田，开封陇海工会代表林少亭，陇海铁路总工会代表冯万祥等，数十团体。及来宾全国铁路总工会王荷波，国民第二军骑兵第一旅长郑庠，京汉车务段金敬三，陇海汴洛局长林实，郑县公署代表李蔚亭、杨天然，卫辉华新纱厂工会秘书陈九鼎，荥阳农民协会肖人鹤，武汉学生联合会包泽英等数十人。十时三刻，振铃行开幕礼，刘文松主席，大众脱帽向列宁、孙文像三鞠躬，静默二分钟，然后由李震瀛祝词，冯玉祥代表马伯亢（元）登台演说，略谓：组织工会是劳动运动之一种，目的为尊重人格，请求解放，我能保住

自己人格，岂能容他人来侵犯，试看“五卅”惨案，英人能用人格二字来对待我华人吗，所以我们要打倒资本家，尤其要当心帝国主义资本家侵略手段，不然，中国资本家打倒了，外国资本家正用其渔翁得利之贪心，将世界上和平由劳动资本家搜刮（罗）下一网打尽，岂不是大大的危险云云。继由郑旅长演说，谓余投身于国民军已十数年，深知国民革命的宗旨，是铲除不平等事项，望诸位要认清目标，千万不可以歧途自误，所以余今天特从卫辉到此，一来是看诸位劳动运动的程度到底怎样，二则是要诸位努力的向正路前进。嗣由李德鑫、王荷波，青年会干事陈已生，全国总工会彭岳渔、郑州商界代表陈小松，光华学会李想灿，长沙泥木工会杨桂林，铁路全（金）段长等相继演说，次有汴洛局长林实演说。至此，钟已二鸣，遂暂告散会。闻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今日同时开幕，而其一切重要报告，皆在明后二日，河南全省总工会之开会日期，定十八、十九、二十三天，至重要议案亦在明后二日云。

（北京《晨报》，1925年9月22日）

河南全省工界之大联合

△在郑开全汴工人代表会

△冯玉祥岳维峻均派代表

郑州通讯：河南全省总工会，本系京汉总工会，陇海总工会，开封兵工局，铜元局，造币厂及各属之劳动团体所共同设立。该

总工会兹于本屆十九号，在郑州举行全省区代表会议，假本埠青年会支部为会所。计报到出席代表共百余人，到会团体三十余组，公推刘文松为全省总工会临时会长。共议决十四条目，全体通过。惟是日开会时，防范甚严，局外人禁止旁听，仅限于军工及路界重要人物，方许进内，并于该会场前后，满布纠察队值岗，因之引起各界之注目。闻冯玉祥亦派代表马伯援（元）与会，岳督办代表为国民二军第一骑兵旅长郑恩（思）成，余如京汉警务总段长金某暨交涉员林实等，均参加与会。冯氏代表马伯援（元），代表冯氏解释列宁主义及孙中山救国主张，甚为详尽。就中尤足令人注意者，即郑旅长之演说，略谓：你们工人组织工会，是为着革命，但是我们国民军的责任，亦是革命，然而各做各的是不成功的，我们军工两界，须合作起来，才能达到实行民族革命的愿望云云。是日驻郑国民军第十混成旅兼警备司令杨瑞轩氏，适因病不克到场，颇为遗憾，因杨氏前此调停郑埠工潮，甚得工界信仰。闻该代表会所议决之十四条，目下暂不露布，其内容与时局有关。

（《申报》，1925年9月26日）

福公司工人罢工迄未复工*

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工人全体罢工，迄未复工，直至二十二年六月，（福公司）该公司与中原公司，协商合资经营，分采合销，已成立中福公司联合办事处，分设总务、工程、会计各处，管理该两公司产销事宜，数年来重大之纠纷，于此渐告一

段落……。

（《河南矿产志》，开明印刷局，1933年8月出版。）

焦作煤矿工（会）复工条件

二十三日焦作通信 河南焦作煤矿工会，为解决罢工条件发出宣言云：我焦作煤矿工人，自“五卅”事件发生，兹罢工已逾三月，苟沪案有解决之日，我工友自有复工之时，但自身在英商福公司受数十年之痛苦，所应要求改良待遇、改良生活之条件，此时亦不能不向各界声明，即使沪案解决，而福公司对于敝会工友之条件未加承认，则我工人誓不复工，非达到最后之胜利为止。尚希全国各界同胞，予以势力与经济之援助。今将敝会全体决议所要求之条件列后：

第一条，公司须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第二条，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如因故开除工人时，须先将理由函知工会，得其同意，并不得因此次罢工，托故开除工人，或更换工作。

第三条，工人工资，每月在三十元以下者，应增加洋六元；在三十元以上者，应增加洋五元；包工工资，照原有工资另加十分之六；小工工资，应增加至三十元。

第四条，罢工期间应照原有工资按日补给，并于复工之先，全数发给。

第五条，公司应拨适宜房屋一所，为工会及工人学舍之用，并每月津贴工会经费洋二百元，学校教育费洋五百元。

第六条，工人应实行每日工作八小时制，日夜工作不停者，应分三班工作；童工十六岁以下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工资应与成年工人同样工作者一律。

第七条，公司应实行小礼拜制，礼拜日停工，照发工资；如照常工作者，须发双薪。

第八条，工人因受公伤及有疾病者，公司应送医院医治，不取医药费，并须照常发给工资；因公受伤成废疾不愿复工作者，公司应另安置他项轻便工作，或按月发给原有工资。

第九条，工人因公受伤而死者，每名公司应给抚恤费洋六百元；因疾病而死者，每名应给抚恤费洋三百元。

第十条，每年年终，公司发给双薪一月，并每年每人给假期一月，不扣工资。

第十一条，工人婚假一月，丧假一月，均不得扣工资。

第十二条，各节期——国家纪念日、劳动节及春秋节日，应放假一日，年假放十日，均不得扣工资；假期照常工作者，须发双薪。

第十三条，职员、工头、工人，一律平等待遇。公司职员、工头，不得侮辱与无理责罚工人，以前所有剥削或压迫工人，强索礼物及无端扣除工资与罚工等弊，应一律革除。

第十四条，包工工头，一律取消，由各工作处工人组织委员会，推举负责人，向公司承包，共作分帐。

第十五条，公司因事增减工人时，须先得工会同意，又增加工人，应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

第十六条，公司每年应增加工人工资一次，即按第三条所列等次，应加之数为比例加以四成。

第十七条，工人在公司作工三月以上，因故辞职，或被公司

开除，公司应酌给旅费。

第十八条，各工作处之工头、监工出缺时，应由工作处工人及工头中择有经验者补充之。

第十九条，虐待和剥削工人之职员、工头等，公司应一律开除，以平公愤。

第二十条，公司每月应发给工人每名烧煤半吨。

第二十一条，公司应于焦作、王封、李封各处设工人寄宿舍，以便工人居住。

第二十二条，上列条款，由双方及证明人负责签字后，即生效力。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

福公司复工条件

△工人已正式提出

△双方正在磋商

△最近或可复工

英商福公司千余工人，自痛英日帝国主义之横暴，举行同盟大罢工，直接与英帝国主义一大打击，而作强有力沪案后盾以来，至今已阅四月，在此四月中每工人每月只得七元纸洋接济，数口之家，安能恃以维持生活，然激于爱国热忱，虽当卖家中什物，亦所甘心，其精神至堪嘉纳。今严冬来临，天气日寒，家中已当净尽，每月七元币洋，更不足以维持生计。而别有怀抱之联合会，

竟并此接济亦迟迟不愿发，实无以对勇敢之工人。

今修武县冉县长与驻厂交涉员，受岳兼座令，出任调人，劝免〔勉〕工人复工，工人见沪案前途渺茫，各地工人已作有条件之复工，罢课学生已恢复上课，坚持已无益，不如作有条件之复工，以固工人团体，工会庶以后可作国家之外交后盾，遂慨然作有条件之复工。刻已正式提出最低条件十五条，冉县长与交涉员等，从中斡旋，双方正在磋商中。据各方面情形看来，最近或可复工云。（十六日）

（开封《新中州报》，1925年11月19日）

在焦作举行复工会议*

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福公司）该公司工人为援助沪案，相率罢工；次年三月该公司呈请省当局在焦举行复工会议，以修武县知事兼道清铁路管理局局长冉廷宾为主席，列席者有福公司总理堪锐克，福中总公司总理弗趋福，驻福公司厂交涉员袁崇毅，弹压员孙新泽，沁修两县知事，工人代表，修博地方公民代表。

.....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编：《焦作福公司矿案交涉史略》，1931年7月出版。）

为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英人屠杀事通电

全国各工会、各工团、各报馆均鉴：“五卅”以来，全国工人群众之觉醒猛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受了从来所未受过的重大打击，他们于惊慌之余，乃多方指使其工具——媚外残民奉系军阀以种种毒辣手段摧残领导民族解放的工人团体，最近其最恭顺的奴才奉系军阀，经全国民众之反对已瓦解失势了。残酷的帝国主义者，马上又转用其所扶植的新兴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秘密的枪毙刘华、赵恒惕，在长沙无故逮捕刘少奇，及汉口英人之敢于再屠杀烟厂工人，就是帝国主义雇得新工具后，对我求解放的民众进攻之第一步。

刘华、刘少奇二君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五卅”后废寝忘餐的指导工人同帝国主义奋斗，致积劳成疾，犹继续工作不怠。这样热烈的爱国同胞，乃横遇杀戮逮捕。孙传芳、赵恒惕这种行为，真是同奉系军阀一样的狠毒，一样的甘作帝国主义的恭顺奴才。同胞们！速拿出反奉的精神来打倒这继奉系军阀而残民媚外的孙传芳、赵恒惕，灭绝帝国主义的一切工具，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不然我们的解放与自由，仍与在奉系军阀统治下一样的受摧残剥夺了。

英帝国主义犹无悔过之心，“五卅”惨剧今又重演于汉口，这一方是因帝国主义在我国长江流域尚可随意指使其工具——直系军阀对吾民横加压迫，一方是因“五卅”运动之不彻底和未能持久，所以帝国主义敢于一再残杀我同胞。

同胞们！帝国主义和军阀，早已勾通一气，形成了一个生吞活剥我爱国同胞的恶魔了，我们要求解放，非急起战胜这恶魔——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已陷于完全失掉自由的绝境，所以不容再事犹移和妥协，全国同胞应一致的起来。

继续“五卅”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继续反奉的精神反对奉系军阀！

声讨秘密枪毙工人领袖刘华的孙传芳！

援救无故被捕的工人领袖刘少奇！

河南焦作国民党市党部、河南焦作煤炭工会、道清铁路
工会、河南焦作厨司工会同叩。1926年1月4日
(《工人之路特号》第210期,1926年1月23日第一版。)

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团晋京参加谈判*

开封电：焦作煤矿罢工“五卅”后迄未复工，要求条件案移（外）交部，核实前入京与议未决，工人组代表团晋京，声言若不得完满，决不回豫。

(上海《申报》，1926年2月8日)

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之经过*

帝国主义者，挟其军事上政治上优越之势力，用经济侵略其

他国家，榨取被压迫民族之膏血，使其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侵占矿权政策，即其一也。英吉利，帝国主义之最强者也，其覬覦太行山一带矿产，既丰且富，久欲据为已有，而苦无所借口，乃勾结吴式钊、程恩培，假定一豫丰公司，呈请河南巡抚衙门承办河南矿务，且声明开矿需款一千万元，系借债于英商福公司，订定合同九款，内有豫丰公司得将批准各事，转请福公司办理等语。河南巡抚刘树堂漫不加察，据以入奏，清廷乃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户部合同议奏，此为英商福公司侵略豫矿之初步。尔时执政诸公，若稍明利害，亦何尝不可中止，无如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不惟不加制止，反若利其速行，竟督促福公司方面另拟合同20条，仅将刘树堂批准转奏原合同中第一款准该公司承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南诸山各矿省，改为承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以示限制，于是福公司勾结豫丰公司之计划，遂如愿以偿，此前清光绪24年事，即福公司矿案交涉之所由来也。此种丧失矿案之合同披露后，豫人稍明利害者，莫不奔走呼号，首先将为虎作伥之卖国贼吴式钊、程恩培打倒，继而取消豫丰公司。然则所谓豫丰公司得转请福公司承办河南矿务者，当亦连带消灭，乃满清政府媚外性成，一若其事不能中止，谕河南巡抚锡良遴选殷实公正绅商迅照原案，妥为筹办。而河北矿务局总办之韩紫石君，遂应时而出，划定黄界为福公司现在采矿区域，红界为将来黄界不敷开采时扩展区域，并限制该公司只开煤矿一种，此则差强人忌耳。民国元年福公司强制道清铁路局停运中州公司煤炭事件发生后，河南都督张镇芳派胡汝麟、王敬芳、许源等为交涉代表与福公司磋商改订条约于北京。不惟不能挽回丧失权利于万一，反变本加厉，较前更烈，名为争权以攘外，实则结外以自私，改订原有之合同，而取消其对于国家之报效，混乱红黄之界域，而多划与5英方里之

矿区，并展限60年为70年。其组织中原公司也。私将中州明德豫泰三公司矿区作股，盗去62万，心犹未足，复借福公司之外力垄断怀庆一属之矿权。

（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0月24日）

蒋介石下令接受中原煤矿公司*

（一）

蒋主席此次赴平，以豫省中原煤矿公司亟应整理，特电建委会派员前往接受。建委会已派定秘书秦瑜、技正郭楠、设计委员宾敏介前往，电呈蒋主席，并转电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就近妥为保护。

（《新闻报》，1929年7月11日）

（二）

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公司原为国内商人集资创办，不幸中经劣绅政客之把持，军阀赵倜、吴佩孚之捣乱，风潮数起，十六年冯玉祥到豫，即收归总司令部所有。目前冯氏撤兵西去，……蒋主席特谕令建设委员会接受办理，该会仓卒奉令，事前未及准备，当遵派秘书秦瑜、技正郭楠、设计委员会宾敏介，先行前往调查一切，并商洽接受事宜，接受以后，再派专员整理。现据该员等

来电，已到达矿山。

（上海《时报》，1929年7月15日）

英商福公司强占民窑*

河南焦作镇英商福公司强占民窑。未经收买而被该公司窃采者，计有许尊堂，五五号窑四洞；徐建权，七十号窑四洞；许尊堂，四四号窑二洞；许傅华，六洞；许同文，六洞；张美元，四三号窑二洞；徐守宁，四二号窑二洞；靳恩元，八洞；许德新，五号窑二洞；许平章，三十号窑二洞；许征恩，六二号窑四洞；许兴光，七号窑二洞；许继高，六号窑二洞；合泰店，十七号窑四洞；毕世兰，十八号窑四洞；李为霖，十二一十三号窑二洞；合泰店，五五、七十号窑各四洞；刘六科，一、二号窑共四洞；合泰店，一、二号窑共四洞；许征合，三五号窑六洞；许继耕，五一、四一、二八号窑共六洞；许海峰，二一、二九、三一号窑共六洞；许广宝，十一、五三号窑各四洞；许少谋，六十号窑共六洞；许式方，七号窑共二洞；卢坊懋，十四号窑共二洞；靳怀鲁，十四号窑二洞；靳观国，三六号窑二洞；许傅君，五、十、十一号窑共八洞；许观国，四洞。合共九八个。计强买之窑有许连文，十六、十五号窑共四洞；刘保太，六五号窑二洞；张绍渠，四十号窑二洞；许文智，四十号窑二洞；刘恒峰，四、八、九、十一号窑共八洞；许文璞，十九、二十号窑共四洞；张运川，九号窑二洞；许文斗，八洞；张思轩，三、十三、二五号窑共八洞，合共三八个。

（上海《申报》1931年4月2日。）

河南人民反对中福合并*

河南焦作福公司为英人资本在英京伦敦注册，清季中日战争后，英人利用清室之不振，取得河南、山西交界五县煤矿开采权，嗣后经晋人反对，组织保晋公司将股权收回，自行开采。该公司遂又利用华人用豫丰公司名义，取得怀庆府黄河以北诸山煤矿开采权，声明豫丰呈请开采之矿，得转让福公司，于义和团乱后实行用福公司名文接受豫丰矿权，时豫省人民虽极力反对亦无结果。至民元始由地方另组中原公司，与之对抗。该公司又向政府抗议，袁世凯不敢开罪外人，乃由政府调解，令华商各公司合并，组织中原公司与福公司用分采合销办法，以泯竞争。至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福公司矿工为援助外交全体罢工，福公司因此停闭，相持至今未能正式开工。最近实业部派员赴豫，出任调解有令中原公司实行并于福公司之议，并拟以中原公司作股505万元，福公司495万元，董事长中原公司推选，副董事长由福公司推选，并谓此项合资原则福公司已同意等语。此议一倡，当地博爱县民众群起反对，而各地矿业团体亦认为“中”“福”合并，不啻断送华商矿权，前途危险万分，本社为全国矿人所组织，当此有关我国矿权夺国权之生死关头，心有所谓，未甘含默默。对于“中”“福”不能合并之各项理由，有不得为钧府缕陈。

(1).查煤矿为文明民族必需品，为近代工业主要原料，为防止私人垄断，渐成资本专制计，为避免贫富不均，致生社会革命

计，揆诸总理遗训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我国铁矿因以往国贼奸商之工于媚外，几完全断送于日人之手，汉冶萍公司其先例也。若言煤矿，抚顺则沦于日，开滦则丧于英，政府对于两矿虽有整理委员会之设立，然以积重难返，荏苒数年，无能挽救，前车既覆，何堪重蹈，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一。

(2). 中原煤矿，近年因福公司停工，获利颇厚，且太行山一带，人稠地瘠，所持为生存之命脉者厥为煤矿，以故千百年来自采自销，差能自给。自福公司侵略矿权以来，旧有民窑尽被强占，抬价居奇，人民生计几绝，地方秩序已呈厄惶不安之象，幸有中原公司之产生，对于土著工人尚能容纳，煤价减低民困亦苏，且该地每年销煤数额以现时中原公司力量，足以供给而有余，若令合并，举两矿而垄断之生产与资本集中至最高程度，则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地方经济情形必大受打击，民生失其依据，纷扰势难收拾，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二。

(3). 若曰合资经营，为中央规定之原则，准许外人投资，亦系根据矿业法令，凡我国人自当遵从，谨按总理利用外资之遗教，实业计划序言，“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然按福公司于清光绪24年与豫丰公司订立之合同，有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由公司总董经理豫丰公司总办会同办理。又各处矿区应用华洋董事各1人，华董理交涉，银钱出入，洋董总理华董稽核以上条款，在此时观之，华董未尝无权，乃行之未久，黑幕揭破，所谓豫丰公司名义及华董职权，完全化为乌有，而矿产遂为福公司所独占，贻误至今，莫能自拔，权操于人，噬脐何及。又查中原公司在民国14年4月股东会议修正章程第8条载，股票不能转归或抵押于非中国人，在以前军阀政府时代，犹以所定股票尚不准外人收买，在党治之下，而用此下策，授人以柄，诚属匪

夷所思，当局贤明谅不至此，以地利尚未开发之中国，本身以限于财力故，或需仰给外商之资财，以开发之，并非指无外人合资之必要时，亦须引为我用。若以此案为国际间交换之条件，于友谊之互助，则在中国未开发之实业必须合资者尚多，固不必斤斤以“中”“福”两矿合并，而见好于英人也。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三。

(4).我国产煤，年达2500万吨，其中日本经营之抚顺，英人操纵之开滦，年产几1400万吨，已超全国产额1/2强，且该工矿产量富，耐用，耗费轻，两矿近更跌价竞销，国煤惨败，将无法自救，若再加以中福合并，不啻又添一国煤之劲敌，趋势所及，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且英商开平以合滦州而存，福公司以离中原而败，合则利在人，不合则利在我，其事至明，其理至显。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四。

(5).查中原公司在民国14年10月股东会议修正章程第8条载，股票不得转归赠于人或抵押于非中国人，在以前北方军阀政府时代，犹以所定股票不准外人收买，尤以在万恶之袁世凯执政之时期，尚许国人合组之中原公司与福公司用分采合销办法，以泯竞争，今并此而无之，在此党治之下，而演成此种现象，其何以维护国本，其何以见信人民。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五。

(6).查福公司原合同第41条所载，“如两方对于本合同各款否认其全体或一部分者，本合同即将作为无效”等语，福公司违背合同，至今不能履行，业经博爱县属民众代表缄电声诉，本年5月，福公司总理柏达在河南建设厅会议席上，当博爱民众代表亦承认错误，其不能履行合同之事实，已昭然若揭。为今之计，惟有乘时宣布此项合同之无效，以解除数十年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乃计不出此，反将自营有利之中原公司强合于英人据为侵略工具及

违背合同之福公司，诚不知是何居心。又前福中总公司合销时代，股东利益每届不及一分，现今中原公司居然能分红二分三厘，此即系不与福公司合作之功效，今若与之合作，红利势必福公司剥夺50%，就合同效用言，惟有取消之一途，就股东利害言，决无合并之需要。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六。

(7). 查福公司结怨地方甚深，此次试行开采，修博民众不期而齐集于矿区附近，拼死以争者，数万成群，如必欲令其复工，与中原公司合办，难免不酿成重大事变。此“中”“福”不宜合并之理由七。

总上七因，“中”“福”不可合并之理由，甚为显著，乃实业部当局不能趁此时机自解束缚，反为福公司一方甘言所诱惑，置百数十万之生灵于不顾，倡兹合并之谬议，以图献媚于外人，群情惶惑，罔知所措，迫不得已〔已〕，惟有仰恳钧府俯顺舆情，迅予令行政院转饬实业部，即日废止“中”“福”两矿合并之议，以惟民意而保国权。

(上海《申报》，1932年12月12日)

中福两公司的煤矿合同要点*

中原公司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合同一案，21日中政会议决，准予备案，该合同要点为：(1)两公司采取合销办法，由双方设立中福公司联合办事处，共同营业，一切并可重新组织股份有限公司。(2)合资期间定十年，依法得呈请展期。(3)资本定为100万元，中原担任51万，福公司担任49万。(4)董事中原

三人福公司二人，董事长由中原董事互选，总理由中原推举。
(5) 两公司财产仍各自执管，但其使用权归联合办事处。(6) 双方在联合办事处成立前，所有债权债务及对外契约，仍各自理，但营业上未到期之契约，由联合处承受。

(上海《申报》，1933年6月22日)

焦作工学院组织学生救国会

派代表牛葆德等昨晚过新赴
汴与省垣各校交换意见

本报讯：华北自高唱防共自治以来，举国人士，莫不发指，以为如此举动，实系趋于亡国途径，各方均积极反对。近几日来北平、上海等处，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誓死反对此伪组织，刻各处学生又组织学生救国会，以救危亡。焦作工学院学生以为我国垂亡，迫在眉睫，乃组织学生救国会，派代表牛葆德、高宪鐔昨晚过新赴汴与省垣学校交换意见云。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7日)

豫学生声援平学生爱国运动

组全省学生救亡会工学院
代表与河大代表正商谈中

开封讯：日□冀东自治，察冀形成特区，平市学生鉴于国事日非，主权日益旁落，亡国可立而待，是以首起呼吁，绝对反对自治，与败坏国家土地与主权完整之组织。近日以来形势更见紧张，破年来学生运动之沉寂状况，其他粤汉津沪杭及其他各处学生，亦如风起云涌，与平市学生联成一气。前（十六日）焦作工学院亦派学生代表牛葆德、高宪（鐸）二人到汴与各校交换意见，进行声援。首先与河大代表裴鸿泽、鲁建越等接洽，双方意见一致，现该代表正与河大学生负责人进行各学联络功〔工〕作，俾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以作具体表示云。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0日）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今日赴京大请愿

援助北平爱国运动决誓死反对伪组织

焦作讯：本市工学院学生为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誓死反对华北伪组织，经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准于今日上午乘道清车转

赴南京，向政府大请愿云。

焦作通讯：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曾派代表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闻该代表已返校，据代表谈：此次卸任赴汴，结果甚微，省城各校学生爱国热诚甚高，惟学生内部缺乏组织，以致爱国热心不易表现云。

又讯：本市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于本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假该院大礼堂开学生全体大会，讨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之有效办法，结果议决：（一）通电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二）电宋哲元保持抗日精神；（三）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四）自本月二十三日，开始罢课；（五）于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假本市公园召集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以资唤起民众注意云。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4日）

焦工学生爱国运动 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

昨过新赴京大请愿本市各校召
开市民大会参加数千人游行示
威后赴车站欢送焦工请愿团

本埠讯：自华北伪自治组织演出以来，举国发指，平津各大学学生为保全国领土，先后举行示威运动，誓死反对伪自治组织。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为响应平学生爱国运动，曾派代表牛葆德等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返校后复组织赴京请愿团，于昨午

十时全体乘道清车来新。出发时，焦市各学校学生均到站欢送，以表救国决心，并代转知各校，特为本市各校学生为援助请愿团及学生爱国运动计，召集临时会议，决议各校全体学生赴站迎迓。该团下车后，以永兴栈上房作临时办公所，分配工作，出发宣传，分赴各校接洽。下午四时，假一小运动场召开市民大会，计到各学校及市民一万余人，会场秩序十分沉静，莫不义形于色，显出悲愤填胸，满腔热血情形。如仪开会后，由大会主席夏子修报告开会意义，继有焦工学院代表高宪鐸讲演，旋高呼口号，即开始游行，计经小东街、大东街、西北大街、石榴园、中山街，全队长约二里许，沿途高呼口号，大队抵车站后，向平汉路要求乘车赴京请愿，结果圆满，四区专员闻讯后即派秘书张田民、科长何馨斋、新乡教育局长张慎修，至站劝留。该团以国势日非，不达救国目的不止，决不半途而返。秘书等以该团意志坚决，返署复命，至晚八时许，十一次车抵站，该团始乘车南下，而本市各校学生均在站欢送，欢呼之声不绝于耳。兹将该团组织请愿条件告民众书及代电录下：

团体组织：一、主席为最高机关，管辖与支配全团之事务与举动；二、纠察股，全校每班选派二人，共十六人，掌理维持本团纪律之责；三、交际股每班选派一人，共八人，随时随地交涉车辆以及其他事务；四、文书股，由学生自治会文书股负理全责，担任一切文稿宣言起草；五、会计股，由学生自治会会计股负责，司管全团之经济事务；六、事务股，由学生自治会事务股负责，专任一切杂务事项。

请愿条件：一、全体总动员，一致救国；二、请求政府取消华北伪组织；三、要求保障学生之爱国运动；四、请求政府惩罚此次北平残杀爱国青年之□□；五、请求政府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六、请政

造志本报，刻该自治会为贯彻始终达到救国目的起见，经大会决议，组织全体学生请愿团赴京请愿。该团共一百四十余人，于昨日上午九时乘道清车赴新乡转车赴京，本市焦作中学、太行中学、扶轮小学、中福小学、同志小学、普济小学等学生数千人排队赴站欢送，军乐洋洋，欢呼之声振〔震〕动全市，并呼“誓死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取消□□□□□□□□”等口号，空气顿形紧张，待车蠕蠕东开，各校学生始离站返校云。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

焦学联电慰平受伤同学

代电 北平各校救国会及受伤同学钧鉴：国家主权，无限神圣，爱国义举，全国共仰！詎料请愿未成反遭毆捕！实堪痛心。本市各校同学誓以全力作诸同学之后援！要求政府宣布对外大计，为国家民族争生存，求土地之完整！除于昨日（二十三）示威游行外，特焦作工学院全体同学赴京请愿，于二十四日下午抵新，即晚乘平汉四十一次客车南下。谨以至诚慰问受伤同学！并祈一致努力，以达救国目的！临电不胜迫切。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启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6日）

焦作市学联会电宋哲元 保障爱国运动

愿率三千学生为后盾效死疆场亦在所不惜

……我公乃党国柱石、革命元勋，负冀察绥靖之重任，具有抗日光荣之历史。敬祈赓续以往察东抗敌之精神，出师讨逆，歼灭叛乱，保全国领土之完整，严饬警察当局勿再压迫爱国之运动，则谨率焦作全市三千学生为我公之后盾，效死疆场在所不惜。临电神驰，迫切待命，伏乞垂察。

焦作市各校学生联合会叩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8日）

焦工滞徐进退维谷

本报徐州二十七日下午六时专电：河南私立焦作工学院请愿学生一百五十余人，滞留铜山车站，津浦路局奉命不与理会，无处容身，进既不能，退非所愿、生活维艰，拮据万状云。

（开封《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8日）

焦扶轮小朋友为焦工请愿团募捐

钱数不多 足表爱国热心

焦作通讯 ……因该校出发仓卒，川资不足，行装毫无，今日扶轮小学及各小学小朋友们为爱国同情之所促使，均甚忧念，……钱数虽属不多，然代表爱国热心。……

又讯 焦工请愿团在焦过新备受欢迎欢送，早顺达徐州被阻，该团爱国志坚，徒步东往至三堡车站，有徐州黄师长乘车前往，并有教部周秘书迎到力劝，方回徐州。该院教授捐洋派王教授前往追劝。闻黄周二二人负责转达请愿意见，待有圆满答后即可返校。该团在徐暂住，全部一切用费，中福公司孙总工程师已电徐州经理处负责办理云。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30日)

蒋院长钦佩爱国热诚 电慰焦作工学院请愿团

已召各校代表宣示方针万勿
跋涉道途荒废学业学生
感动零涕昨日毅然回校

中央社徐州二十九日电：蒋院长二十八日晚电黄师长转焦作

工学院学生称：诸君请愿各点，均已聆悉，爱国热诚，曷胜佩慰，政府前已电令各校推定代表来京谈话，并宣示外交方针，以期同心努力，同赴国难，盼遵照前令，届时推定代表来京，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使国家个人皆蒙损失，此电到时，务须即日安心返校以副厚望，至深系盼。

中央社徐州二十九日电：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二十八日晚接蒋委员长覆电，温慰其爱国热忱，励勉早日回校，所提意见，酌予采纳，词意恳挚，学生读后感动零涕，即覆电谢。原定二十九日晨随周淦秘书同车离徐西返，因徐埠政教界公宴，该团于午后乘陇海车返新乡，黄杰暨政教当局，各校代表，齐到车站欢送，该团表示感谢招待厚意，请愿事件告一段落。

中央社南京二十九日电：抵徐之豫焦作工院请愿学生，经教部所派秘书周淦，会同该地当局恳切劝慰后，教部接得报告，该校学生极表满意，业于二十九日下午由徐乘陇海车返校。

（开封《河南民报》，1935年12月30日）

焦中学生深入民众宣传抗日*

焦作讯：本市焦作中学学生昨在车站、在学校劝止返校，业志报端。兹闻各校学生复于今日（三十一日）出发分队，沿道清线向民众宣传，俾民众对华北时局，得了深切之明了。

（《豫北日报》，1936年元月1日）

焦工学生请愿团昨返校

请愿各点当局允予采纳

焦作讯：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发，赴京请愿，经新乡、郑州、开封、徐州等，极得社会人士及各地教界之同情，抵达徐州时，教育部以莘莘学事，远道跋涉，爱国热忱，至可亲慰，特派秘书前往温慰，蒋院长也以该生爱国情殷，特致电表示佩慰，并允采纳请愿各点。该生等认为满意，已于昨日（三十一日）全体返校云。

（《豫北日报》1936年元月1日）

焦作铁道义勇队

【中央社新乡七日电】焦作铁道义勇队，业已组织成立，由申得胜、申北平分任正副队长。近该队派员化妆在道清沿线活动，二日在莫营村南乡破获汉奸两名，均有敌方发给证据，已解新法办矣。

（《武汉日报》，1937年12月8日）

焦作东犯之敌遭猛击

【中央社洛阳九日电】 敌列车两辆，九日晨在修武及待王车站，相继触我地雷，毙数十人，毁车多辆。敌二百余人由焦作东犯，经行至博爱北山附近，遭我猛袭，毙敌四十余人，敌仍窜回焦作。现豫北我军，对敌行动正严密监视中。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0日）

【中央社洛阳三日电】 豫北战况：由修武南窜之敌步骑五百余名，昨侵据修武以南刘村、黄村、南封强叶岭一带。我某军刻正堵击中……。四、敌弹药车一列，昨在待王车站以东，触我地雷，几全部炸毁，并毙敌百余人。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5日）

道清铁路日寇被倾复损失严重

【中央社洛阳二十四日电】 军息：我铁道破坏队，于18日夜在道清路大〔待〕王车站西五里处埋置炸药，翌晨敌军火车一列开至，炸药爆发毁敌机车三辆，铁皮车三辆，敌伤三百余人，损失甚巨。

（《新华日报》，1938年12月15日）

英商焦作煤矿受敌压迫停业 外侨不接受无理条件难出境

【中央社香港一日电】 津讯：寇军在各处野蛮之兽行，乃倭寇劣根性一种必然之表现，故兽兵所致，不仅国人横遭蹂躏，即外侨也难幸免。敌寇压迫外侨，在津沪等处，尚公然行之，其他偏僻地，外侨被殴打侮辱者，更为应有尽有。最近河南焦作煤矿公司，被敌压迫之事，即为明证。但此事发生，在敌寇高唱不侵犯第三国权利之今日，意义尤为重大。查英商焦作煤矿公司总公司，原在北平，在河南省设有分公司，自该省受敌蹂躏后，该分公司业务，即无法进行，职员起居，亦受绝大监视，既失自由，生命亦无丝毫保障。在此环境之下，均不得已，该分公司职员，乃决将其电力厂及多数家俱，全部留下只身逃平。不意为当地驻军所阻挡，嗣乃报告总司令，在平托人向驻平敌酋疏通，请其准该员等北上。驻平敌酋，竟无理拒绝，不得已复请卡尔大使，向加腾公使提出含有警告性之请求，闻经多次折衍，始略得头绪，该加腾竟提出厉行不记条件，始准该员北上。即（一）不准发表在汴敌寇侮辱外侨之实情。（二）不准发表敌资接办任何外国企业之经过。（三）离津时所带行李等等，须受严格检查……此项条件，该英侨是否承认，尚难忖料，此后如何发展实堪注意。然由此事观之，证明敌所唱之不干涉第三国在华权益，实为欺人之谈，开放长江一部分，以及珠江等，亦为其欺骗列国之一种阴谋。

（《新华日报》，1940年1月3日）

焦作矿区被我游击队破坏

【中央社讯】 河南焦作矿区，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我游击队配合当地民众，将敌矿厂电机、电灯、自来水，运煤铁道破坏，迄今尚未修复。十一月二十八日，我游击队再度进击，将敌矿厂房屋焚烧四十五间，所有一切器材均成灰烬。我游击队于任务完成后，安全撤退云。

（《大公报》，1942年1月9日）

豫北我军解放焦作

【新华社太行九日廿时急电】 豫北最大煤矿道清路重要据点焦作市，已为我南线部队全部攻克。军区司令部公报称：我南线野战军于横扫道清县南各县敌伪后，于八日一时突转锋锐向焦作市猛攻，守敌凭仗强固工事和强烈炮火顽抗，英勇果敢的我军经数度冲杀后，乃于当日八时三十分将顽敌全部消灭，焦作市遂为我军光复。我生俘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李仙洲、副司令李志鹏、汉奸头子张辅忠以下七百余人，缴迫击炮十六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七百余支、汽车十余辆，其他胜利品正在清查中。按焦作市为豫北最丰富之煤区，有规模宏大的

发电装置，亦为敌一一七师团三九〇大队部所在地，设有现代化的强固工事和电网地雷等障碍物，但均为战无不胜的我军所攻克。

【新华社太行九日电】 向焦作市进军之我军，于三日对焦作矿区西大井之矿井大队发动猛攻，经两小时激烈战斗，我将该矿完全占领。守敌大部就歼，此役除毙伤外，我共生俘伪巡官以下二百八十余名，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五十支、各种弹药四百余箱，全部机器、包括巨型发电机，均完好无损，现已开工。焦作西南三十九号矿井亦同时占领。现焦作外围据点残敌已全部肃清。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9月11日）

焦作西大井正式开工

【八分区消息】 焦作矿区的最大煤矿西大井田，经我解放后，现已正式开工。该矿战前日出煤千吨，敌人占领该矿后，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被迫延长至十二小时，而工资则实行残酷的“包工制”，每人每月配给杂粮三十斤。工人们受到敌人此种压榨，即普遍实行怠工，致每日产量降至二百吨，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二十。我军收复该矿后，立即进行安抚救济工作，工人们无不欢天喜地，纷纷集会庆祝，同时加紧生产，决心超过战前产量，以表示对解放者的感谢。

（史英）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9月19日）

焦作矿工迅速复工 工会拟订工资草案

展 潮

【本报消息】 华北著名矿区焦作的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已迅速复工。截至九月止，东冯封、常口矿、李封（东大井）、王封（西大井）等矿复工工人达三百六十七人。焦作四郊的三万余职工，已大多进行登记，失业工人连日要求上工。但因窑上有的修理井筒，煤炭一时又运销困难，当下不能容纳很多工人，所以市政府及工会已设法救济这些失业工人。失业工人工资，现经工会商讨，拟订了一个工资草案：每工每月最高工资为粮食一百二十公斤（二百四十华斤），最低工资为六十公斤（一百二十华斤）。这草案现正在工人中广泛的进行讨论。又，东西大井各厂，现正筹备成立工会。工人们谈论着：“天变晴了！”“往后可能平和过好光景了！”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9月29日）

焦作市万人祝捷

林市长号召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各种建设工作

【焦作消息】 本市于十二日召开全市祝捷大会，到有万人

左右。一个五六十岁的矿工，拿着一份宣传品用手指着说：“共产党发展大了，你看二十多年了啊！”他又郑重而高声地重说了一次：“二十多年了啊！”

开会后，林市长指出今后努力方向：（一）继续摧毁敌伪组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本着宽大教育方针，处理伪组织人员，对于冥顽不悟者则坚决镇压之。（三）救济失业工人，欢迎公私投资，发展矿业。（四）恢复商业，繁荣市场，绝对杜绝行使伪币。（五）恢复教育，肃清敌伪奴化宣传教育。最后，林市长热望各界人士及各种技术人员，踊跃参加本市各种建设工作。继边区政府李厅长、分区宋副政委讲话后，本市市民代表士绅许硕甫老先生兴奋地说：“八路军来了，是给我们除暴安良，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拥护八路军！”工人代表讲话，他于历述过去工人英勇斗争后说：“这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了，是太阳出来了，我们工友给带路保护机器资财，完成了这个光荣任务，今后我们要组织起来，参加工会，武装起来为革命而奋斗到底！”大会至天黑才结束。

（鲁 兮）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1日）

焦作建设积极进行 煤矿公司定名新华

西大井职工选出工会筹委会
市场进入繁荣学校即将开课

【焦作消息】 本市各种建设已在积极进行，全市现已划分

四个行政区进行工作，市府会于九月上旬派员至各保调查，仅九个保即有失业工人与贫民一千六百余人，正拟拨放千余石粮食进行救济。市内自来水、电灯均已积极修复，市民们欢欣的说：八路军准备的真齐全，电灯自来水想不到恢复的这样快！商民们开过临时代表会，决定迅速恢复市场，并报告汉奸产业，会后自动交出奸商所存麦子六百零三石（二十二斤斗）、鹹盐一万斤。九月中旬，市上已有沁阳草纸、小高〔磨〕香油及小盐、粮食等大批买卖，进入繁荣。焦作煤矿已经定名新华煤矿公司，由管云同志兼任经理，在积极整顿后，于九月三日发给职工每人麦子二十斤，并依照工会工资标准发了前半个月的薪金与工资二十万元。中秋节为庆祝胜利与慰劳职工，又发了十万元过节费。职工们都兴高采烈的过了团圆佳节。西大井矿工职员已组成职工筹委会，选出郭运等七位积极分子为筹委。工人们在选举筹委时说：“国民党在时工会是空名义，敌人在时只有工会空屋子，现在的工会，真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和家庭，它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学识。”现全体职工正积极进行生产……（史英）

【本报消息】 焦作市的教育工作，现正积极进行恢复。九月十六日，焦作教育界六十余人，集会畅谈焦作市的今后教育工作，并控诉敌人几年来对于焦作教育的摧残与教育界蒙受的痛苦，纷纷表示愿在民主政府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教育服务。同时讨论决定今后焦作市中等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焦作中学，所有小学一律开学，课本均采用民主政府编印的新教材，过去的教员经审核后一律任用。现各中小学，正赶办开学中。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6日）

焦作人民公审战争罪犯

枪决大汉奸李仙洲等十名

【本报消息】 残杀焦作一带人民的大汉奸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兼焦作市警备司令李逆仙洲、副司令李逆志鹏等为我俘获后，当地人民纷纷控诉李逆罪行，要求处决该犯。九月二十七日下午，焦作市召开战争罪犯公审大会，在我第八专署主持下，公审李逆仙洲、李逆志鹏及其爪牙张辅中、张立恭、张益三、李春芳、姬明、王择三等十个战犯。该逆在焦作市横行霸道，任意屠杀人民。敌人无条件投降后，该逆不但没有放下武器，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在西大井战斗时，曾将我两战士挖心、割生殖器。在市内大肆抢掠，仅一家私人货栈，即被他用四五十辆车整整拉了一天多货，并公开向各商号要款一百万元，每保要款两万、麦子十八石、壮丁六名、女人五名。在我解放焦作战斗中，该逆又将我递送通牒的人员杀死。直到被俘以前，始终顽抗。焦作市民对于该逆无不要求食其肉而寝其皮。当将该战犯等提到会场时，群众报仇的呼声震天动地，控诉该犯罪行之声不绝于耳，群众一致要求立即枪决。我八专署张副专员当即代表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宣布该十个战犯死刑。群众高兴的说：“多年的害根政府可给咱除啦。”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8日）

焦作二区完成救济工作

组织人民生产自救
群众要求追回汉奸霸占房地

【本报消息】 焦作市二区救济工作已全部完成，至中秋节，粮食已都发到群众手里，鳏寡孤独和抗属每口得八斤，人口多劳力少的五斤，其次三斤，一般平均五斤。只五保即救济一百三十四户、四百七十五口。失业工人则占救济人口五分之四，共发救济粮两千三百一十四斤。这次救济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是：必须采取民主方式，首先由保甲长调查登记，然后开群众大会自由报名，补充登记，再到群众中初步讨论，以防个别保甲长操纵把持，使真正贫苦工人农民得到救济。其次每甲选出贫民代表，协同保甲长详细讨论，最后发放粮食。在救济完毕，群众生活安定后，该区又进一步组织人民生产自救。现已于二十一日将失业工人登记完毕，当即把没收大汉奸土地分配给失业工人。本市银行并组织贷款，手续十分简单，只填贷款书一张，保人一名，便可付款，利息极低，工业分半，农业二分，商业二分五，现已开始贷放。

（又息） 焦作市大汉奸李芸生，在敌统治时，死心附敌，担任敌维持会长，压榨剥削群众，几年来霸占了老百姓土地房屋甚多，即在市附近就有土地十多顷〔顷〕，市房几百间，群众慑于李逆淫威，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在我军收复焦作后，都认为拨云见天，纷起控告李逆罪恶，要求政府追回李逆霸占之土地房

屋，我二区署接受群众要求，允许群众按原价用本币回赎。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9日）

焦作矿区第一厂成立工会

郑鹤法等五人当选常委

【焦作消息】 焦作矿区第一厂工人，于九月二十日成立工会，除极少数发电所、锅炉房工友离不开工作岗位外，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大会。一百余名会员排坐在工人俱乐部里倾听工会筹委会主任袁凤鸣同志的讲话。袁同志说：“今天得到解放了，咱们也有了工会，可是这些成果是需要大家继续斗争来扩大和巩固它的，决不能再让汉奸特务们来扰害我们的利益，坚决向敌伪特务奸细作斗争。”

下午二时开始选举，大家都带着愉快的微笑举手提出候选人。候选人的头一名是老工人郑鹤法，他今年五十岁了，瘦高的身材，在民国十四年时曾任过工会会长，领导罢工，响应上海工人。他在竞选时首先上台说：“从前工会是在对外（反对民族敌人）斗争中谋工人福利的，现在自己人——八路军来了，工会成立，工资增加，从今以后，工厂都成工人的了，工会成立，今后应该努力生产，爱护机器……。大家选了我时，我要尽最大的力量，为工人大众谋幸福，斗争到底！”接着十八位候选人都相继讲了话。选举结果，郑鹤法、孟光明等五位当选常委。

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的

狂呼声中结束。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9日）

焦作市物价下降

【焦作消息】 焦作市自我市政府召集商民临时代表会后，市场已日趋繁荣。商人们对我买卖自由，和取消（消）苛捐杂税的贸易政策，甚表欢迎。十六日全市商店复业后，各商号悬挂国旗三天，以示庆祝。现全市商号三百五十三家，除四家被李逆仙洲抢劫一空，无法复业外，其余都已开始营业，并新增加四家。摊贩三百一十八家亦全部复业。现焦作市物价下降，小麦每斗由二百四十元跌至一百五十元；白面每斤由二十元跌至十二元；海盐由每斤一百五十元跌至四十六元；香油由每斤一百元跌至五十五元；土布每尺由七十元跌至二十五元至三十元；毛巾每条由六十元跌至三十元。

（尹志海）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13日）

焦作成立新华公司 矿工节省劳力提高产量

【新华社太行十五日电】 焦作市矿区新华公司，于十月十三日举行盛大成立典礼。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的全市工人，看到自己的代表郑鹤舫、胡景太、刘

景兰、严思林等工人欢欣的和中共八分区党代表刘毅同志握手时，他们响起了雷动的掌声和欢呼。刘政委非常亲切的号召工人兄弟们继续大革命的工人传统，努力为人民服务，把焦作矿区改造成属于人民的繁荣矿区。经历过“五卅”大罢工锻炼的老工友胡景太同志，今天显得特别光彩。他向大家控诉抗战前帝国主义勾结了北方军阀统治着焦作，使其六年没有工作，全家老小整日在家里挨饿。抗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焦作，工人生活更痛苦了，每月配给粮食四十斤减到三十斤，以后连粮食也领不上了，这样不知饿死了多少工人兄弟。他说：“八路军打进矿区后，工人立刻得到了解放，八路军把自由带给工人，改善了生活，工人们也更加努力，使机器锅炉始终没有停，使汽锤、风车、马力机都照常工作。接着工会主任袁凤鸣同志报告工人在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各种创造，他说：“某厂创造用小风车代替大风车，敌人用二三百人未烧成的洋石灰，现在只用三分之一的劳力即已完成十分之六，在窑灰上过去要七十人，现在二十二人即完成了。”此种模范的工人，当场得到了奖励。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9日）

焦作二区分配汉奸土地

组织失业工人小商人互助生产

民主政府调剂麦种农具牲口

【焦作消息】 二区失业工人计有一百六十六人，家属六百零九人，小商人三百九十九人，民主政府除施以粮食急赈与贷款

外，又分配汉奸土地，组织互助，进行生产，现五保十八保已分配完毕，于本月三日开始种麦。汉奸土地分配的评议与组织互助组等，都是由群众自己讨论进行。五保组织汉奸土地分配小组，挨门挨户调查登记，五保十八保当调查出两个大汉奸的土地共四百亩。随后，由群众自动要求土地，有的要求三十亩，有的要求十余亩，最少的二三亩。经过调查登记，分成小组，根据家庭状况，工作表现等，在民众学校展开讨论，决定增减。区署为照顾其他保的老百姓，规定原则上每人平均一亩，留一部分土地给其他保。分配的结果，计：十八保三十一户，一百一十人，分地一百三十六亩；五保三十户，分地一百四十四亩半。分地的原则是，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好坏匀开，有劳力的种远地，没劳力的种近地；秋地轮流看守，成熟了大家收，大家吃。由于这些失业工人与小商人，大部分过去没有种过地，没有耕种经验，也没有农具，失业工人就组织互助小组，补救不会种地的缺点。安德甫说：“咱全甲合作都干，一定能种好。”现十八保已组织了四个组，他们按照能给穷人谋利益、住的近、劳动好三个条件，选出了各组的组长。农具方面，大家以为“不能全靠政府，”决定小家伙如锄、锨、镢、镐等自己来买，买不起的则几家伙买。七甲的老百姓说：“叫咱老范铁匠打，咱都是一家人，你也有活做，俺也有家俱用。”大家伙俱如犁、耩则由政府设法调剂。二日，区署已整个调整了犁、耩、耙等，并调剂了五头骡子，三百多〔斤〕麦种。当大家讨论到谁能给自己利益时，安德甫激昂的拍着胸口说：“八路军是咱实实在在的救星，几千年，你们谁听说过这样的军队、见过这样的军队？”现他们已于三日开始，兴高采烈的进行种麦耙地。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0月23日）

我焦作煤产激增 公司并帮助私人煤窑开采

【新华社太行十四日电】 新华公司所管理的焦作煤矿，由于矿工努力生产，最近产量激增，每天售煤炭达四十五万斤以上，煤价已较过去敌人统治该矿便宜十倍，且取消装车费。此外，该公司正执行民办公助方针，扶植与恢复当地的私人土窑。据该公司负责人称：焦作原有民营土窑二十多个，后经敌人破坏，只剩六个能出煤，现该公司愿与各窑主合作，由该公司供给他们机器、电流、水管、高车、锅炉等各项设备及技术帮助。现民营土窑，已与该公司订立合同，不日即可兴工采煤。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5日）

焦作工人自己组织管理下 新华煤炭运输公司开始营业

【本报消息】 焦作市工人自己组织与管理的《新华煤炭运输公司》，已正式开始营业。工人们已拥有七十余辆运煤车，终日往返于焦作及李封大井间。愉快的歌声，洋溢在煤栈里、大道上。“这是咱穷小子大翻身，自己开公司，给自己办事情，没有老板的白眼，没有工头的皮鞭”工人们高兴地谈着笑着。该公

公司的工人与职员地位都是平等的，大家一样的分红，现每个工人每天能分红十八元五角，领麦子四斤，每人每月折合一千二百元，生活已逐渐改善。他们在工会的领导下，过着非常民主的生活，公司的大小事情，工人们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相互间经常召开会议，进行检讨批评。工人们积极想办法建设自己的公司，到处寻找零件，修造车辆，自动要求加工。现在计划扩大公司，增设运输线，工人情绪十分高涨。

（史英、方德）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12月7日）

经部驻豫分处汤主任抵汴

（市讯）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事处驻豫分处主任汤子珍氏，于昨（二十三日）下午六时由渝抵汴，同来者由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总代表米力干氏，及该分处职员等七人，当晚下榻河南旅社该处临时办事处，对于河南工矿接受处理以及中福煤矿事宜，即将与省府当局接洽进行云。

（开封《中国时报》、《前锋报》，1946年1月24日）

焦作小组调处工作结果圆满

【新华社太行五日电】 焦作中心执行小组于一日上午十时

在焦作花园举行会议，至下午三时休会。二日上午八时美代表康明士上校代表执行小组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昨日会议，国共双方系在友谊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已获协议，停止军事行动与冲突，立即修复修武至焦作公路，自由通行。所有双方战俘均遣送回原部，其他问题继续讨论”。三日晨，博爱、修武、武陟三县人民推选代表十九人赴焦作花园向执行小组递送申请书，提出立即真正实现和平，制止伪军继续向解放区进攻，严惩战犯，解散伪军，请政府赶快救济等要求。当时自修(武)获(嘉)武(陟)被占区逃出抗属难民三百余，亦齐集花园前请愿，要求帮助他们回家，并予以救济。该组代表允予研究解决。上午十时，执行小组由焦作启程返新乡。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参加该组之首席代表黄镇同行，行前黄镇特设宴招待，席间曾数度为和平实现初步成功而举杯庆贺。当执行小组离焦作时，复有数千群众夹道欢送，高呼要求执行小组主持正义。美代表康明士上校马上答称：“你们的痛苦我们都了解，到新乡后即帮助解决。”

(重庆《商务时报》，1946年2月7日)

走向繁荣的焦作市

【新华社太行五日电】 由于交通恢复，农村粮食菜蔬，大批涌进市场。焦作市商号已由新解放时的三百五十家，增至六百三十余家了，造成该市前所未有的繁荣，大街两旁，摊贩林立，推车小商与驮煤的大小车辆，连绵不断，交易直到深夜。该市在敌寇统治时，大商由三十人减到三、四人，几个市场被敌伪所壅

断，商民每日所得，还不够缴捐税与日寇汉奸的讹诈，因而开了门的商号又关门，广大商民只有望着洋房大楼发着仇恨的呻吟。

解放后经过民主政府三个多月认真贯彻自由贸易政策，现在已开始起了根本的变化。焦作市在三十多年前英人初来设厂采煤时，居民只有老焦作村一百户。后经煤矿公司工人职员逐渐聚集，加以道清路通车，人口才增多起来，市场主要是供给矿区职员工人家属，货物多消费品，反映着半殖民地市场的特点。敌寇八年统治中，又把它变成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市场。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并进行了市场的改革，使它走向于顺利的发展，这个过程是艰苦与曲折的。

九日我们进入焦作市，街上无业游民很多，由于日寇投降，煤厂停办，职工大批失业，严重的影响市场，商号开门也没有买卖，市场上缺乏必需品。市政府成立后，一面大量运来盐布粮食调剂物资，一面发放大量救济粮款，矿区也从艰难中恢复起来，给职工预发薪金与工资，以增强居民购买力量。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四十五万元，扶植小商七百多人，使农村物资得以迅速输入。如卖菜一项，头一天仅七十六担，次日即到二〇六担，第三天就增到七百担；卖盐布杂货的摊，每天最少可进数百元；现在街头铁货、麻、竹货、柿子、山货不断涌来。相反的，洋行点心等铺没了市场，该市工商局用了很大力量，发动他们转业，发放一百二十万转业贷款，有的改营棉花布业，有的也改变了营业方式，使贸易走向兴隆。

市场建设中另一个新表现，是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很多商贩妇女，一面看摊一面纺花，由于妇纺的开展，市场上出现了本地出的大量土线与布匹。商民自动集股，并向政府贷款一部，开办了个“华民纺织厂”，其他肥皂厂等现也正筹备设立中。

焦作大宗的特产煤炭，以前全被敌人统制运走，不能自由买

卖，现在市内有合作社性质的煤站四个，私人兼营的五个，其余各街的小煤店至少在五十家以上，商店兼营煤业的也很多，以前的洋车夫，现在也改为拉平车从事运输。

焦作市的商人已经组织起来了，建立了商会，市场由商人自己管理，市面有条不紊，有问题便提到商会民主讨论。商民夜校每隔一日上一次课，学习时事与法令，并研究营业问题。一个商人这样说道：“八路军来了，给咱们带来三样好事，一是自由贸易能发财，二是不受剥削痛苦，三是负担轻多了！”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9日）

接收焦作煤矿双方在洽商中

【中央社开封七日电】 接收焦作煤矿一事，原为新乡执行小组讨论问题之一。马歇尔元帅飞新之行对此亦极重视。军事冲突即〔既〕经停止，各地工矿自当促其复员。经济部顷派驻豫办事处专员徐继彬氏于八日晨启程赴新，与中共方面代表交涉接收。如不节外生枝，或可达成新乡小组此一命令之任务。

（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8日）

晋冀鲁豫煤产日增 较收复时增产半倍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电】 边区煤矿业产量激增，仅就

潞城煤矿、安阳六河沟煤矿、沙河公司窑煤矿、沁阳磁井煤矿等较收复时每日增加最少百分之二十，最多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平均数为百分之五十八。例如六河沟煤矿，收复时每日产量为六万斤，现已达十四万斤；焦作初收复时，每日产量为四百吨，现在为六百吨；鹤壁煤矿初收复时为十四万斤，现在为二十万斤。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3月20日）

扶植私人资本 发展焦作煤矿改为民营

【新华社邯郸二十二日电】著名的河南焦作煤矿，在民主政府扶植发展私人资本政策下，已改为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月余以来，已将财产登记完毕，原中原公司股东（汉奸除外），一律承认其股权，英人中福公司部分，暂由政府监管，至于汉奸股份则估价转让，招收新股东。日前该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察哈尔省资本家贾林放，各地新股东二十四人及中原公司股东王仲良、王慕松、靳允之、杜毓沅、孙适之等先生，均亲来参加。大家一致盛赞民主政府执行政协决议，扶植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矿区陈副经理报告新华股份公司筹备经过，指出焦作矿区解放时敌人计划彻底破坏该矿，曾以炸药炸坏东大井，水淹三十九号井，幸赖八路军的努力挽救，才使该矿免于毁灭。自民主政府接管后，积极增设备，修筑矿井，救济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现每人每日生产量已由五分之三吨迅速增至一吨一、几达战前一吨二之最高水平。二十日大会选出公司董事及监察人，贾林放先生当选为董事长。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25日）

把侵入焦作的敌人消灭在焦作!

而 东

敌人能够活着进来，不能活着出去——焦作的矿工们坚决这样相信。焦作是我们的，焦作的煤矿是我们的。只是为了更快的消灭敌人，我们才暂时撤退。

这种坚固的信念与对蒋伪的仇恨心，是几十年来、特别是去年八月解放以来的生活经验给与他们的。在这儿做过三辈子工的工人，都会告诉你战前的、鬼子的和八路军的许多事情。“那时候”（他们把战前和鬼子时代统称为那时候），工人们清早上工，谁也不知道晚间还能不能回来。喂猪的豆饼、豆皮，就是工人的粮食。工人们饿得皮包骨头，下了窑上不来的不知多少，过李封桥叫大风吹下去跌死的就不算数。饿急了，偷点煤去卖，被矿警抓住用冷水灌死，这是你不安分、不守法。八路军来了以后这一年，领导工人打倒惠尔功（前矿委会委员长、蒋记特务头子兼大汉奸恶霸），要回旧工资，增加新工资，户户有存粮，人人有地位。“活这一年比以前几十年几百年都强。为啥不跟八路军一势呢？”

蒋介石的美国飞机开始用美国机枪扫射焦作的时候，工人们只有一个打算，不是重新为他们做工，而是有效地对他们作战。原有的矿卫队以外，大批纠察队员又涌现出来。他们扛起步枪和

机枪，向敌机咒骂着、嘲讽着：“吓唬你们自己吧，只有你们这些肥猪才怕死！”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机器是我们的，一架也不让敌人使用。”

纠察队荷枪实弹掩护着，工人们开始以全力转运机器。大车和牲口不够用，就用膀子抬。技术工人、技术职员、老年人，甚至剃头的，都无例外的自动参加了运送。

敌机不断地追踪扫射，机器的锅炉上射了窟窿，工人们察看一下，“不害〔碍〕事！”满意地微笑着，加速脚步向指定地点前进。他们完全忘记了机器之外还有自己。

敌人侵占焦作的前一夜（十一日夜），炮火响的很紧，但没有一个工人示弱、退缩。他们坚持着要在这一夜把能搬的机器都搬走。天下着雨，崎岖的山道上满是泥巴，工人们有许多从来没走过山路，再加上连续六七天的劳累……这些都不能影响他们顽强的斗志。他们不回头、不休息地把沉重的机器搬向安全地带。

搬不走的机器也不能让敌人使用！发电机上的原动力机拆卸了，高车的汽缸上的铁活拴拉掉了，井下的水泵与井上的水泵都下了，电不能发了，水也上不来了。工人们知道：大水将很快漫遍矿井，淹没所有的矿藏，使敌人毫无所得。工人们知道，这些被下了的生死攸关的机器零件，敌人是绝对无法配置的，因为那都是老早以前英国机器制造的零件，现在已无法再造。

第二天，敌人侵入南厂，侵入焦作，美国造的炮弹开始向北厂轰击，飞机扔下了燃烧弹，火烧起来了，工人们仍在坚持着北厂最后一批机器的装运。纠察队毫不动摇地监视着地面上的敌人，他们发誓“要象个老红军的样子”，他们终于掩护着工人们把这批机器运抵较安全地带。他们喘着气，摸摸那三十马力的小

发电机，爱抚地骂：“你可把老子们累死啦！”

与搬运机器同时，工人家属也都转移了出去，这并未影响机器搬运。家属们用双腿双肩代替大车与牲口，而把后者让给机器。他们扶老携幼，走上崎岖泥泞的山坡，没有一句怨言。技术职员宋言良的妻子因病重不能走，宋只留给她一些粮食，就抬着机器走了。她说：“我在这儿受几天罪不要紧，你们有八路军，反正要回来的！”

敌陷焦作的第二天，工人们仍在山里奔忙着，他们要把机器运到××县去建设临时矿厂。敌人又向北进犯了，王封一带暗藏的奸细也配合敌人开了枪，当军队和民兵在白马门与敌接火的时候，工人们也已英勇的搏战把王封的武装奸细活捉了回来。军民合作，他们打了第一个胜仗：四五十个敌人被消灭了。

解除了掩护机器任务的矿卫队与工人纠察队的勇士们，现在正愉快地进行短期战术训练，准备很快返回焦作近郊，配合道清路南的军队，坚持大片乡村阵地，把焦作变成大海中的孤岛。他们要“把侵入焦作的敌人消灭在焦作！让敌人走着进来，抬着也出不去！”

（《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日）

焦作存煤及(急)待外运

【中央社讯】 焦作中福公司为华北四大煤矿之一，自去年十二月接收后，即修配机器筹备复工，至本年二月，即开始出煤，每日约计六七百吨，月产两万余吨，现在存煤十数万吨，前次新

焦铁路被共匪破坏后，运煤即行停止，该公司以存煤不能外运，加重各地煤荒，遂在修武设立转运处，雇用马车运至修武，再由修武装火车外运。此次共匪以八九千之众，两次围攻焦作，均被国军击溃。该公司事前反将少数职员向外疏散，仍留多数员工在焦工作。现在鲁西共匪业已崩溃，豫北形势亦将改观，新乡至焦作公路，业已通车，该公司仍继续努力，设法将存煤外运，惟铁路不通，运输力量未能加强，交通当局应从速将该路修复，以便早日通车，则存煤大量外运，各地煤荒自能提前解决。

（开封《中国时报》《前峰报》联合版，1947年8月4日）

白色恐怖在焦作*

……

冯玉祥是一个军阀，是一个兼地主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军阀。当然，这不是例外，冯玉祥之对于工农的仇视和屠杀，不会后于一般军阀的。

冯玉祥自到河南后，河南的工农贫民，当然为他唯一的剥削和屠杀的对象。……

冯玉祥自到河南后，在去年六月间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停止一切民众团体的活动，派出御用的大批走狗，作什么改组委员，将所有民众团体，一切收归在他的爪牙之手，以为予取予夺的地步。当然，军阀所视为唯一洪水猛兽的工人组织，便完全被他摧毁解散了。但为掩欺民众和监视革命的工人起见，遂须〔派〕

出大批的工贼，来代替和占据真正的工人组织和工会机关。对于热心的工会的工人领袖，一概加以“共产党”的头衔，处以腰斩和枪决，而对于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即或杀或监，至少亦驱逐出境，使工人及其家属，不是留(流)落他乡，就是变成奄奄待毙的饿夫。

.....

三、焦作工业区 焦作系一工业区，工会组织，粗具规模，冯玉祥恐工人之团结为难，派大批走狗，分赴各厂监督，将所有各工会，尽行解散，遍布侦探，使各工厂工人，不敢交头接耳，否则，即遭逮捕。

.....

四、焦作农民，因当地豪绅地主压逼剥削过甚，起而反抗，冯即命该县县长率领保安队，助豪绅地主围攻农民，农民领袖十余人，被逮入狱，迄今生死未卜。

.....

自去年六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开徐州会议后，冯对于革命团体及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党，搜杀逮捕，无微不至。在冯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当时有很多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冯却借开会议为名，尽行将政治工作人员（当然除去反动分子）监禁或驱逐，未被捕者则下令通辑（缉）。

各学校，各团体，均有冯之走狗，随时监视，因此而被捕者固多，因此而被诬枉死者，更不在少数。

.....

（《布尔什维克》第17期，1928年出版）

新乡各界举行反福公司复工运动大会

新乡各界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在自治筹备处举行新乡各界反福公司复工运动大会。参加者各机关各学校共三十余团体。到会人数约二千余。主席张清澄，报告要点如下：（一）福公司攫取矿权之由来，（二）福公司压迫中原公司的情形，（三）民元之交涉经过，（四）民十四福公司之停工，（五）现在英人藉口失业工人要求及蒙蔽中央希图复工，（六）我们对付福公司的方法，（七）呈请中央不要受其蒙蔽，（八）全体一致以绝对不合作精神与之周旋。次由郭县长平演说。略谓：就福公司过去经济侵略与虐待工人之残酷情形看来，为收回国权保持人道都应当起来反对福公司复工。嗣有孟区长们说，其要义略述如下：（一）国家之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二）满清政府之昏庸竟任意断送主权。（三）能不能恢复国家主权视人民之能否一致努力。（四）大家应努力宣传以促进全国同胞之醒悟。（五）能全国一致自有达到目的之一日。继由主席朗诵大会宣言，高呼口号毕，即整队游行示威。沿途“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福公司矿权”之声浪全城为之震动。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3期，1931年出版）

豫北各县组织豫北各县 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

新乡通信：四月二十八日，新乡县党部召集豫北各县代表开收回福公司矿权联席会议，到会有豫北各县公民代表十余人。讨论结果组织“豫北各县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当推定新乡县长张寿庵、黄建勋，汲县张定一，获嘉县李育春，修武县肖国桢、徐文涛、阎太英，博爱县韩世清，安阳县李春生，淇县袁湘武，涉县张海龙等十三人为委员；肖国桢、徐文涛等为常务委员。闻该会除从事反对福公司之复工外，复积极进行收回矿权之运动；不达目的暂不中止云。

又获嘉煤商同业公会昨为反对福公司复工发表宣言云：“各界同胞们：我们是贩卖煤炭的商人，历来对于国家大事是不暇过问而亦不能过问的；但自从受了革命洗礼后，漫漫〔慢慢〕的晓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只可以亡人国家，而且可以灭人种族！不平等条约不取消，可以束缚国家的自由而且可以束缚人人的自由！查焦作英商福公司其在焦作开矿也为一种最不平等等条约。但其自取得之后尤复压迫地方，苛待工人，种种破坏合同，蔑视国权之举动，稍有有心者盖莫不发指，凡事压迫愈甚，抵抗力亦愈大。至民十四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工人一则感觉压迫过甚，再则感觉国人已同具有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决心，故相率他去，不与合作；福公司因之停止工作。吾等商人至今思之，尚佩服工人之勇敢善战，不失为爱国志士也！曾几何时，而福公司已快死在目前矣！内部之不能维持现状，全体国人之觉悟，在

在均叫帝国主义感觉到复工之失望。但青（晴）天霹雳一声，而在某外交家忽而提出组织什么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与福公司解决一切纠纷之决议！这实在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不过吾等分属国民，只知爱国！对于有利于国家者，固当力争；而有害于国家者，亦誓死反对！故吾等誓愿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誓死不许福公司复工；并绝对不贩卖福公司的煤炭！海枯石烂，不达目的誓不终止！最后我们高呼：一、誓死不许福公司复工！二、商人绝对不贩卖福公司的煤炭！三、贩卖福公司的煤炭就是奸商！四、严惩贩卖福公司煤炭的奸商！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3期，1931年出版）

汴执委会响应修武博爱收回福公司矿权

特发出快邮代电

开封县执委会为响应修武博爱收回福公司矿权，特发出快邮代电。原文如下：

（衔略）钧鉴，顷读修武博爱收回福中矿权委员会江电，得悉英商福公司交涉，合同为不平等条约之一种；其取得此矿权也既无正当理由，取得之后对于少许有利于我方者，复勒而不与。按该合同早已失其效用，此次英商福公司委员会与福公司会商解决一切纠纷之提议，此等行为不惟有示弱与无能之嫌疑，且失河南民众爱国之热忱；况英商福公司刁狡奸险，风谲云诡，羊狠狼贪之心素具，虎据鲸吞之念常存；若任其以诈术而取得复工，不惟修、博数十万民众生计上受莫大之损失，即吾豫三千万人民亦

因此而陷于绝境！共舆面行，同舟以济；舆倾舟覆，祸实共之！本会同人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职志，对修、博民众收回矿权之举，认为绝对正当。特电响应，冀达目的。但凭一舌之呼号，籍吐千军之声威；尚望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努力抗争；驱彼夷虜，复我主权；临电不胜翘企待命之至！等语。查福公司之设立，原为英帝国主义侵入内地之初步，而矿权交涉合同之成立，又为不平等条约之一种，数十年之实行，于民则增加额外之痛苦；于国则失却自身之主权。似此不平等之协定，亟应废除条约，撤消机关！以解民众之倒悬，而挽国家之权利。在福公司前年之停工，当为英帝国主义残败之预兆；民众方在庆幸欢跃之中，而政府当局竟允福公司之请，组织中原公司委员会，与福公司商办一切；本已出人意料，近日该公司又复呈请中央准许复工，更为骇人听闻！查不平等条约政府已决意废除，法权交涉业已见诸实效；而该公司竟敢刁猾奸险，蒙蔽政府，借名复工！是无异重陷修、博民众于绝境而阻政府废约之坚意！敝会谨率全县党员，及全县民众，誓为后援，不达目的决不终止。特电响应，尚企全国国民一致响应，争回主权。不胜翘企之至！

中国国民党开封县执行委员会叩支。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3期，1931年出版）

焦作矿机电工人积极努力 修好破旧机器增加生产

国营焦作新华煤矿机电工人经过政治教育后，阶级觉悟大有

提高，都以新的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生产，在工作中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利用废物废料修理好很多机件。煤矿一厂修理工人修理日伪遗留下的顶不上水的坏水泵，以前两个人三个月修一个，现在两个人一个月就修好了三个。锅炉房过去洗一个锅炉需一百五十个工，用油二十五斤，现在只用一百零一个工，用油五斤即可。铁工房过去修推煤车，一月修十辆，现在工人照旧，一个月能修二十辆。并将容易出危险的鸭嘴勾背改成象鼻勾背，免去危险。同时又制出一个过去根本没制过的大绳轮，该绳轮一丈三尺五寸，过去都是从外国订购，自己根本不敢试制。解放后翻砂工决心要克服依赖外货的思想，在翻砂领班的带领下，经过研究，用了一百三十个工胜利做成了，创造了该厂开建以来，最大的铸造工程纪录。机电房工人除正常工作外，还修理很早以前积存的坏变压器和电动机。他们现已修好5 KYA和10KYA的变压器五部，一百马力电动机一部。在修理中因缺乏砂包线和云母纸，他们就用烧坏没有用的铜丝包上白布代替砂包线，又从废物堆里找出碎小云母纸，用瓦兰漆粘在一起代替云母纸。他们又制出软化水，保护了锅炉。日寇占据时，机电厂锅炉曾用了一种软化水，使得锅炉水管生锈很少，每五个月才洗一次，蒋匪占据时因材料缺乏，便不用软化水，锅炉生锈特别快，炉管也需经常更换，每两个半月即需洗一次。现在工人们为爱护机器，便依据旧有经验，将软化水制出，继续使用于锅炉内。

鸿欣、庆来、克义、机电厂通讯小组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7月12日）

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焦作新华煤业公司召开职工代表会议

国营焦作新华煤业公司为了发扬民主，吸收广大职工的意见，把工厂办好，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会议，一百多名代表共代表将近四千的工友，会议经过了三天的时间，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大家都说：咱们今天真是作主人了，不但能听报告，还叫咱们说话提意见，批评领导，今天和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会上，首先是张副经理及职工会筹委会张主任作了工作报告，然后代表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报告进行了审查与讨论。讨论中，代表们尖锐地批判了生产管理上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并对今后生产工作及职工福利事业提出了许多意见。代表们说：“工厂是咱们的，要加紧生产，把工具改良好，井下保全工作要作好，工人们的澡塘要修理好……。”范经理对代表所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定要解决，如住房、澡塘的修理，井下保全等；需要办而马上不能办的，以后逐渐解决。范经理最后号召代表们：要为完成八个月生产三十六万吨煤的生产计划而奋斗，保证日产一千五百吨煤，要超过每人每日平均产煤七成半的标准，作到八成或九成。代表们表示：不但要完成，而且还要超过。

萧雨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5月25日）

焦作煤矿改进工资试行集体按件计资

证明这是鼓励增产的好办法

晋豫煤业公司焦作矿改进工资，试行井下集体按件计资。每日平均产量较前提高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其试行办法是：每十个工人（铁工四人、推车二人，拉筐四人），根据原来产量标准，规格掘进六尺（高、宽各六尺），出煤二十一车（每车点七吨），工资为十九点四个铤（按：是当时解放区一种货币名称）。如超产一车增发铤一个，不足者扣除工资。工资分配时，按各人原工资等级分配。此办法经党、政、工三方领导研究决定后，又在工人中进行了动员解释，工人们都很同意。六月二十一日，就在王封井下二十号煤洞，由领导张思俭带领工人十名试行。第一日达到标准，第二日掘进八尺，出煤二十八车，增铤七个，第三日即掘进十一尺，出煤二十九车，增铤八个。每日平均产量较前提高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工资较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现在继续试行。

杨秋

原编者按：按件计资对于鼓励生产情绪和增加生产均有很大好处，但从提高产量和增加工资比较看来，工资高于产量，是否会因此加大成本呢？希研究。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7月13日）

焦作矿工韩普珍等三十余人 修建行道得到厂方奖励

国营焦作煤矿西大井矿工韩普珍等三十三人克服困难，完成行道建设任务，并超过任务百分之五十。厂领导上为了表扬这些同志的新的劳动态度，除通令嘉奖外，并奖以二百个依的奖金。该矿在日伪经营时，曾任意挖掘，使矿区与井下工程遭受严重摧残，影响长期建设，夏季水涨时，有淹没下山采煤区危险，同时大行道也久失修理，大杆下落，行道塌毁，采煤地方甚感缺乏。该矿为了长期建设，动员矿工扫除行道障碍，以期顺利建设。韩普珍、高怀义等三十三位矿工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当时虽然井下风量不足，十分闷热，呼吸甚感困难，但矿工们并不畏惧，赤着身子日以继夜完成任务。原计划每日前进六尺，在一月内完成，但由于大家的努力，每天可前进九尺，一月内前进二百七十尺，不但完成了任务，还超过了原任务的百分之五十一。

李瑞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6月27日）

焦作临时军管会成立

市区煤矿自来水电灯公司已开工

军区司令部消息：焦作市收复后，我为继续肃清顽伪残余，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特于二十五日奉区党委和军区命令组织焦作市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贾久民、丁乃光分任正副主任，史宏泉、张俊卿、宋襄中、高宗智、曾宪池任委员。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并任命宋襄中为该市警备司令，史宏泉任社会治安部长。该委员会于二十五日入城后，即实行军事管制，并确定目前工作方针与具体任务为：（一）继续肃清顽伪残余。（二）保护工商业和全市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三）安定与恢复城市秩序。现正积极进行恢复工作。

又息：该市为我收复后，西大井煤矿、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电话均完好无缺，二十五日已照常开工。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8年10月29日）

扶植发展私人资本

焦作煤矿改公私合营

资本家贾林放先生当选董事长

河南焦作煤矿，在民主政府扶植发展私人资本政策下，已改为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月余以来，已将财产登记完毕，原私营之中原公司股东（汉奸除外），一律承认其股权外，英人中福公司部分，则暂由政府代管，汉奸股份则估价转让招收新股东。目前该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察哈尔的资本家贾林放，各地新股东二十四人及中原公司股东王仲良、王×友、靳允之、杜毓沅、孙适之等先生均亲来参加这一会议。副经理报告新华股份公

司筹备经过，指出焦作矿区解放时，敌人计划彻底破坏该矿，曾以炸药炸毁东大井，水淹十九号井，幸赖八路军的努力挽救才使该矿免于被毁。自民主政府接管后，积极增强设备，修筑矿井，救济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现每日产量由五分之三吨，迅速增至三吨，几达战前一吨二之最高水平。二十日大会选出公司董事及监察人，林放先生被选为董事长。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6年5月29日）

焦作工人游击大队坚持矿区游击战争

抢运掩蔽资材，毙伤敌五名

焦作新华公司矿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在国民党反动派侵占矿场以后，合组成矿区工人游击队，坚持矿区游击战争，不断积极打击敌人，保卫附近掩蔽资材。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敌不断阻击下，抢回埋在矿区附近的铁轨六十五根。二十四日又抢出二十五根。在返回的路上，遭受百余敌人居高临下的追击，一分队长张玉富同志，当即率队冲上去，一直把敌人撵到小新庄、干戈掌，在我猛烈射击下，敌人伤亡五名。以后敌人五辆大型汽车载来五百余人，附机枪四挺，增援反冲上来，敌人兵力六倍于我，我即分散四个山头侧击敌人，激战三小时，打得敌人爬在山上，不敢前进一步。被敌抓走的三个群众，也在我射击敌人时解救回来，我方毫无伤亡。

许善述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1月23日）

第三部分 旧政权有关函电

段祺瑞张凤台致北京政府电

开封电报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时三十分
北京参谋部陆军部钧鉴：

院密议电敬悉，查福公司因裁减工价工人同时罢工一节，前据驻厂苗提调电，目前因业经电饬苗提调会同生营长竭力调处勿滋意外，并一面电告驻京许代表就近速将该公司总董磋商办法和平了解。各在案准电前因除转饬该营官吏随时维持免致疏虞外。先此手复。

兼领河南督都段祺瑞、河南民政长张凤台议印

（北洋政府档案）

河南民政长兼办军务田文 烈致领河南都督段祺瑞咨

为咨请事，案据焦作驻厂提调委员苗燮呈称：

“前于二月十八号该公司（指英商福公司——编者）减给工

价，各工头、小工十八日一律停工，曾已屡次电禀，先将小工五千余人，会同生（得胜）营长及修武丁（以健）知事设法调停，于26日先将小工一律上工。刻下又将唐山各包工头六十余人，分别优劣，使该公司收用大半，更换数人。兹已照常上工，似无他虞。但当停工之际，闲散人等计有五千余人，焦作市面颇形惶恐。且停工七、八日之久，无以谋食，殊为可虑。当经再三开导，责承（成）工头先行小工半价，借以糊口。并经生营长得胜、督队官侯思忠、第一连连长胡万清、第四连连长程申阳带同陆军，不分昼夜，四处梭巡，幸未酿出意外。此皆该生营长调度有方，督队官等实心任力，市面四乡甚为称赞。此次弹压地方，异常辛劳，可否酌给奖励，以示激励之处，仰候裁酌，批示执行。”

等情。当查福公司煤矿工人，因公司议减工价，数千人同时罢工，迭据该提调电飭前请，当经电飭许特派员就近与佛代表妥商办法。维时焦作市面颇形摇动，该提调会同生营长等弹压工人，勿使滋事，静候解决。旋经磋商妥协，照常开工。该提调等维持秩序，辑患无形，均未便没其劳绩。现据呈前情，所有该提调及生营长等应若酌予奖励，以照激励之处，令行交涉署拟呈复去后，兹据交涉署复称：

“遵查福公司此次罢工，五千工人同时闲散至七、八日之久，加以匪人煽惑，彼时情形至为危险。经该提调会同生营长等竭力弹压，设法调停，卒使市廛无惊，农民安业，洵属异常得力。现值‘红、黄’矿界议约将定，难免无棍徒地痞，借事生风，尤宜加意防范，力为镇慑。此时酌给褒奖，更足以策励将来。查陆海军奖章令第五条载：‘陆海军得有左列成绩之一者，分别酌给各等奖章。’该营长等核与本条平时第二项成绩相等。生营长得胜拟请给一等金色奖章，督队官侯思忠、连长胡万清、程申阳等

三员，拟请给二等银色奖章，并请咨明都督，会咨陆军部，呈请大总统核准施行。至驻厂提调苗燮一员，拟请钧署准给大功一次，以示鼓励。所有遵飭拟议核奖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鉴核示遵。”

等情到署，查核该署所拟，甚属允协。除驻厂提调苗燮一员由蔽署存记大功一次外，生营长得胜等均属军职，相应咨请贵台可否照准交涉局拟议，分别给奖，掣同敝衔，会咨陆军部，呈请大总统核准，以示鼓励之处，即祈查核办理见复，望切施行。此咨。

（《河南公报》，1914年4月6日）

道清铁路局长陈达华致交通部电

交通部总次长钧鉴：甲密真电敬悉，林交涉员今早四时抵焦，堪经理自顺德府折回，现在福公司罢工人数约二千三百人，中原公司允收五百人，六河沟煤矿先收一千人，有少数人已回籍者，刻正妥筹安置，当地竭力筹款接济，自罢工之日起，每日仍照各工人所得俸薪给与，各工人举动文明，军警设备周密，本路洋员断无危险，厨役亦经局长恺切开导已恢复工作，本路医院洋员已去，现专聘怀庆医院译员包加利医生驻焦暂承乏特闻，陈达华叩元。

1925年7月13日（北洋政府档案）

堪 锐 克 备 忘 录

(一) 福公司总理对于军民长官设法保护矿产曾不致有被窃或故意损坏情事业经承认，并为此曾致谢有关系各官员等。

(二) 惟以无人照管厂中机器之损坏及井内业务被水之损失，所施保护对之并无补益，且若长此以往而不顾其结果，将损失全矿。

(三) 保护机器及矿厂不致损坏及维持井内不受水淹，须常有该项专门工人是以福公司请求当地军民长官筹措办法，俾使该项工人恢复工作。

(四) 此矿系一重要实业，雇用数千工人，供给数万人生命上之需品，其损坏非特河南一省受其损失，即全中国亦不无影响。是以尽各事之可能以防止此损失，乃系有关各人利益，罢工工人亦在内也。

(五) 福公司现求者并非恢复至产煤工作，仅请军民长官之保护扩充范围至保持机器不坏及维持井内业务以防全矿之损坏也。

1925年7月（北洋政府档案）

外交部致河南督办岳维峻电

致河南岳督办电 十四年八月十日

齐电悉。福公司事经督饬地方军政各员维护有方，良深佩慰。现该公司总董那森来部备陈焦作停工情形，甚为安谧。惟汲水机、发电机及擦工三项不宜停闭太久。据称：该公司水电并供地方公用，按照福中公司合同，该矿与中国利益原属互有关系，将来合同期满，所有机器即归中国，现若无人刷擦，坐令锈坏，中国利益实受损害。从前欧战时，以中德关系并陞煤矿停办而汲水仍旧工作。今焦作非当时并陞可比，且所需工人不过四五十人，请电商军民长官设法勒令水电等部分先行上工等语，查该公司汲水发电既同时供应地方公用，且需工仅数十人，所请设法先予一部分上工之处。希电李旅长察看地方情形，量为设法办理。又闻该公司矿税现已积欠多月，上项请求如属可行，当令其速缴欠税，必可办到。上述各节系从共同利益方面着想，仍候酌办。并盼电复为荷。外交部蒸。

（北洋政府档案）

河南特派交涉员林实致 外交部次长曾宗鉴电

河南林特派员电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发 二十一日到 第三二九四号

外交部次长均鉴：前奉元电，遵即返汴进谒岳督，面陈一切。岳督之意以当此沪案交涉尚未解决，人民爱国思潮热烈之际，福公司在焦财产一切自应遵照中央命令，切实保护。至工作

与否，属于工人自可，须工团对于公司有所谅解，原状自易恢复，否则于公司转多枝节，盖症结所在系工团隔阂未消，即来恐亦无益。希转告前途于此，加意并予曲谅等因嘱为转呈，伏祈鉴察。至前承函交福公司所送节略，亦已转呈岳督察阅，俟奉核示另行电呈。特派河南交涉员林实叩号印。

（北洋政府档案）

外交部次长曾宗鉴致 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函

少卿将军麾下：

顷得河南交涉员电报，似愿帮忙，但无意请堪君前往。兹送上元电并部致岳督及堪君说帖各一件乞。

管收。最好能由尊处派崔君于星期一起豫，行时并祈嘱其到外部一行，弟当将前后情形再为详细面说，如贵处欲得一说帖，弟亦可代拟，乞示及为盼，肃颂台绥。

弟曾宗鉴顿首

张树元批语：择要备函，派崔汉章往请岳督办，对于该矿设法维持，得电灯及抽水工程复业，并复。

1925年8月22日（北洋政府档案）

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
致外交部次长曾宗鉴函

曾次长：

容圃红兄阁下，奉示及附件均悉，顷本贵部蒸电意，备就一罔，派崔君持见岳督，行时先行趋教，仍希指示一切为荷，附件内有原电一纸，并送察入，余容面罄，专后敬颂勋绥。

附还原电一纸。

弟张树元□启

1925年8月23日（北洋政府档案）

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
致河南督办岳维峻函

岳督办

西峰仁兄督办阁下：

昨得外交部罔〔电〕，备悉焦作福公司事经督饬地方军政各员维护宁静，至为佩慰。现该公司总董那森到外部及面陈停工安谧，并汲水机发电机之保存，随特擦洗上油等工不宜久停，且俟期满机器仍归我有，情虽经外部酌订办法，蒸日电商阁下，查该公司汲水发电，即同时供给地方公用，且需工人不过数十，似无妨□为□法，予一部分上工，今派崔○○雯前与阁下面商，到时

幸祈查照接洽，仍望鼎力维持为荷。专此奉布，敬颂勋绥。

弟张○○□启

1925年8月23日

另抄各件交崔缙妥交崔委员带往，期满该矿内机器仍归中国所有，有事已载明约内，所闻如事未见约也。

（北洋政府档案）

崔雯致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张树元电

执政府来报 开封局

北京军务厅张厅长钧鉴：

汉密雯奉命抵汴，先与河南交涉员林实会商办法，以此事症结全在工团，拟先于各方从事疏解，如获商有头绪，再进谒岳督陈请核办，豫省军队切实训练，□防均有设备。谨此电呈，伏祈鉴核。

崔雯叩冬

民国十四年九月三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北洋政府档案）

福公司总理堪锐克致开滦、 天津总理马克飞私函

马克飞：

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

接奉九月二十一日来函以及附来之文件，谢谢。

未能先此作复，引以为歉，但是我知道你对此地现时面临的困难有以（所）了解，我们的职员仅在两三天之前才回来。

金锐克（堪锐克）（签字）

开滦马克飞致福公司总理堪锐克私函

（按：马克飞函送焦作煤矿工会为请求开滦工人不给焦作煤矿修理水泵事致开滦工友之函件。）

金瑞克（堪锐克）先生：

1925年9月21日

你会记得，前些时你让我把那封要求我们的工人不执行给焦作煤矿修理水泵的信抄送给你一份，我发觉，虽然以前曾请矿区将该文件抄送一份，但此事已被忽略。现自唐山接抄来一份，兹将译文附上，并希望满足所需。假如有更多用处，必要时我可以给你作出中文的抄件。

马克飞（签字）

（原件存开滦煤矿档案室）

沁修地方条件及福公司答复函

第一条 电促解决沪案 此次工人对福公司罢工，原为援〔助〕沪案，该公司须负责电请英公使、领事及本国政府，尊重中国民意，使沪案早日解决，但电稿须经地方代表查照。

第二条 容纳工人意见 焦作煤矿工会暨厨司工会所要求各条件，该公司须尽量容纳。

第三条 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组之福中总公司，所订土窑专

章，于矿界外之土窑亦严加限制，不顾地方人民生计，曾经省议会与地方各团体竭力反对在案。两县人民屡向中原公司交涉取消，皆以福公司不允为辞。此项专章，应由福公司正式声明废除。在福公司界内民窑，得遵照议结福公司合同第十条办理；界外民窑，无论新旧，人民得自由开采，福公司及福中总公司不得妄加干涉。

第四条 按议结福公司合同第十九条所载，总公司应设法使在该处之居民，得以原价购煤，原价即井口煤价加总公司实在费用等语。查福公司在李封包给小窑采煤之价值，顶高混煤，每吨一元五角八分；中原公司第八届营业报告书所载，采煤成本每吨亦在一元五、六角之谱。而总公司全年销售价不过一元七角之谱。总公司将炭砢挑拨以外，所剩之煤末每吨售额按一百四五万吨计算，全年费用不过十五万元之谱，每吨仅摊洋一角有零；合计每吨应售煤价竟达两元之多，殊与合同有背，嗣后售煤价，应照合同履行，不得任意增加。

第五条 按议结福公司交涉合同第四条载称，福公司应办矿务学校一处，**每年经费**由福公司担任。查焦作矿务大学经常费收入门所载，福公司每年担任银七千两，中原公司每年担任银洋一万元。矿校经费，并非福公司完全担任，殊与合同不合。嗣后经费应由福公司独自担任，中原公司每年所担任之经费应在地方另办相当之学校，福公司以前所少出之款亦应如数补出，以备办理地方公益事宜。

第六条 查福公司在沁、修境内采矿售煤，获利甚丰，人民生计尽被剥夺，即应特别协助，以昭公允。该公司每年应提交修武教育机关洋十万元，以备办理地方教育；提交修武地方公团洋十万元，以备办理地方公益；提交沁阳公款局洋五万元，以便提倡实业教育；提交沁阳矿区附近地方公团洋十万元，以备办理教育及各种

公益事宜。

第七条 按议结福公司交涉合同第八条载称，福公司采煤在地主地面之下者，每吨给地主银四分云云。查此等规定，既未征求地主同意，且与地主习惯上地主值百抽七之成例相差甚多，况现在地价煤价较之民国三四年，业已昂贵数倍，自不能以十五年前之办法复行于今日。嗣后该公司应将地主每吨所得之银，按照随时煤价比例增加，每年修改一次，以昭公允。

第八条 现在粮价较前数年增涨数倍，福公司仍照昔年旧议每亩只出地皮租银六两至十两，殊与现在实际生活程度相差太远，嗣后应以粮价之涨落为比例之增加。

第九条 前二条所提出之地煤银、地皮租原属两事，向不相混。福公司在李封东地及椿林等处，竟于地主应得之地煤银内，每年每亩少给地皮租银二两，嗣后不得减少，并将以前少给之银如数补发，以昭公允。

第十条 福公司为营业机关，对于本镇治安费及一切公费，应与各商号负同等义务，应请福公司每月捐助焦作商会经常费洋一百元。如遇临时供给军费及特别费等，该公司应与焦作商会、中原公司、福中总公司按四份分摊。

第十一条 福公司开矿用机器汲水，以致水泉过深，商民饮料极感困难。应请该公司于矿区附近村庄及本镇各街要口，多设水管水池，以免饮料缺乏。

第十二条 查议结合同第一条关于福公司矿界问题，原合同竟有接连红黄界续加五英方里由福公司择定附入之。此等不合理不平等之条约，应即取消。

第十三条 查道清铁路为中国国有，土窑采煤，得由人民自由在该路各站向外运销。福公司及福中总公司不得把持车辆。

第十四条 该公司对于先贤许惠和公坟墓界线，原定千尺以内不得开采，有约可凭。去春该公司协同官厅强迫许姓签字，侵占先贤坟界，殊属违约。该公司强行侵占地域，应予恢复原界，以示尊崇。

第十五条 该公司之工程及零销装车筛砬，应归附近人民承办。

第十六条 查地煤银，原按采煤吨数核算，于地主权利关系极为密切。福公司应承认本地人民有监察过磅之权。

第十七条 按福公司议结合同第十条载称，福公司矿界内如有旧开之民窑得仍旧继续开采；但旧有之窑已停闭者，窑主应请福公司平价收买；如福公司不愿收买时，窑主得自由重开云云。乃福公司对于李封村东之旧窑竟有并未收买强行开采情事，自应将旧窑之损失，充分赔偿；其未开采之旧窑，应即公平给价收买，否则归窑主自由采销，福公司不得过问。

补修武县矿务维持会所提之条件：

第十八条 福公司应将一千九百一十五年以前所欠地主之地煤银债，核算清理。

第十九条 福公司应将归还所租地主田地之一切妨碍耕种之煤渣除去，以符原物归赵之义。

福公司答复公函三月十一日

径启者：兹特证实昨日午后及上星期彼此在敝公房及执事多次亲与费趋福君面谈各节，俾可转告李封王封绅土地主，一俟各处工作完全恢复之后，福公司当赞同即将下开各条逐条依次施行：

计开：

一、取消土窑专章及就地零销煤价二事，除福公司外且与别方面之人有关，在未与别方面商酌之先，福公司实无权办理。一俟觅到首先合宜机会，即将所提请议，暨愿极力设法，使将土窑专章有所修改外，并将就地零销煤价商定公平价值，俾可免除斯项正当控诉。

二、查地主煤费及地面租银二事，势非预与伦敦董事部商酌不可。一俟得其赞同，福公司即将尽其能力所及，增至最高限度。

三、福公司对于煤费与地租，不但分别办理，且当革除内外矿区之类别，更将区内地租价目增加，与区外相等。

四、福公司当捐助焦作商会洋每月一百元整。

五、福公司对于饮料，当尽其恰当能力所及，设法供给附近村庄，或用水管或用他项方法行之。

六、俟后地上或地下，遇有工程，福公司当招人投标，如所投价格，及情形比较别一方面不致更为昂贵，福公司应先尽附近人民得兹承办之优先权。惟该承包人务有相当需要资格及经费，始可担任是项工程，籍免误事。

七、福公司对于地主委人监察过磅取出煤斤，丝毫不加反对。惟该监察人不得侵及福公司雇员职务。

八、关系区内土窑，福公司对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原合同第十条当适宜遵守，并愿与中国官厅详为商酌，庶使该第十条得到恰当解释。

九、福公司如租用地亩，以作采煤之用，当其交还时，对于地主迁移矸石及井内取出之废物，愿尽力赞助或照付合宜数目，赔偿，因占用该地面发生之损失。

凡关系地方之要求，福公司既经表示及证实，当尽其能力所及赞同之诚意。福公司与工人之争端更经彼此谅解解除。

执事且为共同签定合同中之一人，对于鄙人要求撤回抗阻全体复工一事，想定能知之有素也。由此可知近日发生之阻碍复工行为，除不适宜及违背法律暨直接反对工人本身利益外，且与地方和平治安关系亦大有妨碍也。相应函达，倘迅颁相当训令准予全体工人一律复工，不致更为羈延，则感德将何可言罄耶！此致驻厂交涉员袁

福公司总理堪锐克启

福公司答复公函三月十六日

敬启者关于本月十一日鄙人致台端一函，内开福公司切实允许全复工后，立即履行福公司善意承认各条件。请即通知地方各代表一节。兹再专函声明如左：

前函第一条所云修改土窑专章及本地零售煤价一节，鄙人兹允许从速办理，自福公司矿厂完全复工之日起始，于六个月内实行，但须视能及时与中原公司正式委任之代表会议与否为断。

前函第二条所云加增地主煤费及地租一节，鄙人兹即承认自完全复工之日起始，地主之煤费定为纹银一分五厘，地租一律加增百分之三十五分，但均如前函所云，须俟得敝公司董事会批准，方可照增。福公司所以承认此条件之理由，系因本地人士允许嗣后福公司按照此等条件采矿，所需一切地亩均能得到，不致再生困难之故，合并声明。

关于第四条所定各节，福公司兹即允许预付给本地商会月捐一百元外，并担任商会支应军队费用五分之一；但事前须先与福

公司商准，且须视中原公司、福中总公司、道清路及商会均摊相等之股份，福公司方可照付。

第六条所云福公司在李封王封推车筛煤装车包工合同一节，鄙人兹承认此项合同，即改归本地人民推荐合宜之人承包，其条件情形与现行合同相同。福公司并承认尽力从速办理此事，使早日移归新包工人。自矿厂完全复工之日起始于一个月以内办竣。鄙人所上此函，系因已经议定矿厂完全复工及装车售煤等事。接此函后即克日一律实现，为此专函奉达请烦查照为荷。此致
驻厂交涉员袁

福公司总理堪睿[锐]克启

福公司来函三月二十六日

敬启者：接奉本月二十五日大函，敬悉一切。敝总公司向以遵照合同尽力与本地绅民和衷共济为宗旨关于各零销处归当地绅民承办及零售煤炭照井口价一节，鄙人当从早与华总理协商后再为奉达。至敝公司零售厂内出售浑煤一节，鄙人觉不难办理。此致

驻厂交涉员

福中总公司洋总理费趋福启

福公司来函三月二十七日

径启者：日昨两奉琅函，备悉种因。关于鄙人三月十六日函中所云增加地主煤费及租价一节，现已收到伦敦董事部电谕照准。相应函达，籍证前言。此复

驻厂交涉员

福公司总理堪睿(锐)克启

(肖国楨、李礼耕修，焦封桐、孔尚仁纂，《修武县志》卷12，1931年刊本)

中原公司一部分机匠工人罢工 复工之经过情形报告书

(编者按：焦作中原公司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煤矿主要是焦作李河煤矿。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焦作福公司工人罢工后，中原公司工人奋起举行罢工，声援福公司工人的反帝政治大罢工。此材料是当时中原公司的内部报告，文内对罢工工人虽有许多攻击诬蔑之词，但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原公司工人罢工的详细情况及中原公司当局破坏罢工的伎俩。)

(一) 事前运动罢工之情况

(1) 煽动者之人物 主要者为罗某、吴某及素无正业之秦某、本厂乙等工人江田、道清路乙等工人张某、福厂信差胡某等。

(2) 煽动者言行 七月三十一日早，罗某及江、秦、张等四五人，忽由焦作来李河，事前既未向公司声明又未向各部分工头接洽，径到盘龙河厂一、二号井锅炉房旁蛊惑开车、烧火工人，谓工人作工甚苦，以费尽气力之劳换些少数之工资，公司盈余乃工人之血汗，公司当竭力优待工人才够道理，你们虽满足现在之待遇，我们总看得他们待工人太苛，要想免除以上所谈的不平等待

遇，所以劝你们加入，工人将来定有莫大之利益，假如要求公司任何条件不允，当继之以罢工。罢工以后工会对每人每月有七元之工资，且可另给津贴，罢工持久则不论任何条件，公司必得允许。以上各事我（罗某自称）经验甚多，确有把握，且我有地方长官及武力之后盾，所以来帮助你们作主。后又私到机匠工人房内，仍用上项言辞蛊惑工人。自此以后，罗、吴、秦、江、张等不时变装潜行来厂，带机厂工人去焦蛊惑煽动，并在寺河、马市街组织工会分会，举机厂张金明为会长，凡入会者须捐一日工资。

(3) 煽动者之威迫 自七月三十一日罗某来厂蛊惑工人后，曾派焦作总工会内之福厂罢工工人十数名每日来厂鼓动机厂各方面工人加入工会，动之以利，继之以威吓，工人或利其甘言，或迫于威吓遂加入工会者强半。然据工人自称多非出于心愿。及六日开会，煽动者提出七条件，工人见与事实相远者甚多，始知煽动者别有用意，颇不满意，多数愿退出工会。煽动者遂用厂罢工工人及无业流民组织纠察队以迫之，并谓如有敢退出或不愿随同罢工者，捆送修武县惩办以吓之，遂使一部分懦弱工人无法摆脱。

(4) 提出之条件 八月五日在寺河、马市街分工会址内开成立大会；六日下午七时续开会议，由煽动者提出条件七条，宣布后不论工人全体赞成与否作为通过。

a、捐助巨款援助各地罢工工人，上海十万元，广州八万元，汉口四万元，焦作两万元。

b、废除包工制，一律改为里工，每日大洋五角，作工时间每日八小时。

c、里工工人每日加日资三角，包括工头、工匠以至小工及推车工等而言。

d、工人一律有年假、节假、病假及年底双薪的优待，阴历年假三日，阳历夏秋节、五一节各假一日，病假临时酌定，以上各假均不得扣发工资，并每年阴历年底发双薪。

e、处罚工友，须得工会同意，无条件收回开除工人江田的成命。

f、取消厂内稽查薄镜帆、罗润甫、厂外大井稽查贺瑶光。

g、各厂学徒日资两角、每六个月加日资五分，三年增加至五角以上。以上各条限二十四小时答复，七日下午七点又开会议，一次议决八日早六钟将以上七条呈递公司，谓如无圆满答复，当以最后手段对待。

（二）发生罢工之情况

（1）罢工当日之详情

八月八日午，总会派人将要求公司所提出之七条件送交焦作旧公司办公处，并未与公司任何人接头。公司自去岁总办公处移天津后，凡关公司全体重要事情事件均由天津总办处接头，在二十四小时内虽以急电报津亦难答复，熟意焦作总工会内之福厂罢工工人数十名，于采煤工人换过六点班以后，相率径到二号井锅炉房迫令烧火工人全数离出锅炉房，一面将薰火锅炉全行拉灭，一面派所来之福厂罢工工人亲自下井将全数工人赶出，迨时井口上虽有岗警及公司职员数名，见来人众多，且气势雄猛，亦无可如何。嗣后传来人推举代表到科谈话，众也不肯询其强行拉火之用意安在，亦置不理，相率一拥到寺河工会内。是日计罢工人数为二百零八名，均属机械股内厂机工。十一钟余，由商会长张耀轩君与吴君会洽接头磋商，谓所要求之条件，缓期一定由天津方面答复。请先照旧上工，吴谓必须得焦作总工会之同意方能照办，说定九日夜里在焦作答复，迄十日早未见答复，并不准晚

间开电灯。公司方面恐不开电灯发生他种意外，经张君竭力关〔劝〕说，始允开灯。午后四点余，福厂罢工工人之数十名又迫令机厂工人到下厂电灯房拉火，经岗警再再关〔劝〕说，始未成事实；又到筛煤装车运输各处，煽动全体工人罢工。工人等谓吾辈每日指身为生，如罢工后能每月发给工资，保障吾人生活，始可商议。彼等允一礼拜发给一次，工人恐被愚弄，未肯盲从。九日下午六钟，忽由焦作来纠察团百余名到场游行示威，并谓如敢有人上工者，定送修武县惩办。

(2) 罢工次日纠察团滋事之详情。

十日早，各部分工人向公司要求急速开工，谓数千工人向何处求食，如不开工请公司救济生活。公司应工人之要求遂决定复工，于本日上午十一钟余，水泵烧火两部分工人均照旧上工。不料八日夜所来之福厂罢工工人数十名及九日晚来之百余名纠察团，闻盘龙河厂复工，又迫令机厂少数工人领导由寺河会址结队向盘龙河厂进发，行至寺河与盘龙河交界木桥处，见推车工人照旧推车，迫令停推推车。工人谓罢工甚易，如能每日发给工资，吾等亦不愿卖劳力以谋生活。彼等置之不理，只谓不论如何必须先罢工，否则将武力对待。推车工人见其蛮不讲理，遂仍推车前往。彼等遂动武力，向推车工人殴打，工人为自卫起见，双方遂起冲突。矿警当局恐发生意外，急派警士十余名从中排解，彼等乘混乱之际反将警士打伤数名，现有重伤者一名仍在医院养伤；彼等并抓住工人三人，谓系推车工人，带会惩治吊打重伤。厂内推车工人闻讯陆续赶来，职员矿警恐生意外，竭力劝解。嗣后并悉所抓去之三名系他部分工人，推车工人始照旧推车工作。纠察团见强迫无效，亦结队归焦。在会毒打之三工人，经矿警局长再四要求，始行释放。

(3) 捏造事实宣传

彼等返焦后愤煽惑未成，强迫罢工亦未遂，乃捏造谣言，谓公司机械股长朱肇生用流氓主使矿警摧残工友，打伤十数名工人，李某有性命之虞等，向各处打电宣传，一面报告长官。

公司鉴于十日之行动恐再有他事发生，扰乱地方秩序，乃商于矿警局长及商会会长，均谓宜急报告各长官，但公司历来规则，对官方函电，必须经过天津总办公处办理。但此系意外事件，恐函电往返缓不济急，乃从权用工程科名义电督办、省长、实业厅警务处、李镇守使李旅长等电文如次（衔略）：焦作工人纠察团青日煽动敝公司盘龙河大井机工一部罢工，仄日纠察团又率领已罢工工人侵入厂内，强迫未罢工者罢工未遂，捕去未罢者数人，擅加刑讯，双方恐酿巨祸，乞赐维持。焦作中原公司工程科叩仄。

(三) 复工之经过

(1) 劝复工者，十日早公司鉴于各部分工人之请求开工，并调查工人之真意非自动的罢工，纯系被动，遂请矿警局派数人劝机厂被动之罢工工人复工，多数人慨然应允上工，但工人迫于彼等之威吓，恐上工后发生危险，请公司设法保护。

(2) 自愿复工者，盘龙河厂之水泵开车、烧火之工人，原与机厂之工人分住两处，故虽逼加工会，但数次开会均未到场。故公司决定十日复工时，彼等均自愿无条件的复工。

(3) 完全复工

十一日早即有六十余人复工，由是日起每日均有二三十人自动上工。迄至十六日早，除告假及数人因事在焦者外，均已完全复工。遂报告各长官完全复工，电文如次（衔略）：本厂罢工工人十六日完全复工。中原公司工程科鉴。

(四) 善后办法

(1) 组织职工会。自复工后工人、职员双方均鉴此次风潮，全属内部缺少联络所致，遂自动的组织一会，名曰中原公司职工会。以增进作工同人之幸福，联络作工同人之感情，免除劳资两方之隔阂，巩固公司工程之基础为宗旨。用委员制，不设会长等各目，参酌本厂各部分组织情形，决定委员十一人，工人方面六人，职员方面五人。拟建筑规模较大之会场及职工俱乐部，并将医院亦同时扩张，以谋救济病工之彻底，现正积极进行中。

(2) 按年加奖。公司早拟筹办奖励作工长期工人奖金之办法惜未规定，现已定妥，十四日向工人发表。奖励办法简章另附。

(3) 惠工股之拟设。公司向来组织缺少专管惠工人员，兹为增进作工同人幸福起见，商请总协理拟于工程科内专设惠工一股，专办优待奖励工人及管理工人卫生各事项。

(4) 其他计划中之优待工人事项。

- a、酌改工资。
- b、养老年金。
- c、修改节假规则。
- d、修改伤病规则。
- e、扩充医院。
- f、工房卫生。
- g、工人子弟学校。
- h、半日学校。
- i、工人储蓄。
- j、工人娱乐。

(5) 发表矿厂现况。细绎罢工工人提出条件下之各项理由，对公司不惟有误会之点，且有并非事实者。如谓每年盈余百万以

上等，且闻煽动者在外之宣传对公司内容更多不实；不尽之处如工作状况及工资情形等此条，煽动者别有用意，然亦由不明公司内容所致。为免除此等隔阂起见，拟商请总协理将本厂各部现况确实汇查，摘要编列，向各方面发表，以明真象。

（附）：

河南焦作煤矿总工会李河分会来函

启者兹向

贵公司提出七条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条件如下：

（1）捐助巨款援助各地罢工工人——上海拾万元，广州捌万元，汉口四万元，焦作两万元。

（理由）此次沪粤汉各地惨案实关系存亡问题，全国各地公私团体及个人，莫不踊跃捐输。贵公司每年剩余净利不下百万元，赢利不为不多，对于为国家奋斗图存的贫苦工人有万应捐款接济作工人后盾之义务。

（2）废除包工制，一律改为里工，每日工资大洋五角，作工时间每日八小时。（理由）查包工制之于工人最不利，因工人除受厂主剥削之外，复受包工头之剥削。此制不废，工人幸福完全无托。再下井之工人实煤矿工人中之最苦者，故日资致少须给大洋五角；井下空气不良，危险更多，故工作时间致多不得过八小时。

（3）里工工人每人加资三角，包括工头、工匠以至小工及推车等工人言。

（理由）查贵公司每年剩余利既有百万，此百万元之剩利何自而来？非我辈工人血汗乎！现在生活程度日高，而我辈工资仍是如故。为维持我们的最低生活，故不得不要求增加工资。

（4）工人一律有年假、节假、病假及年底双资的优待；阴历

年假三日，阳历年、夏秋节、“五一”节各假一日，病假临时酌定。以上各假均不扣发工资，并每年阴历年底发双薪。

（理由）查新旧年关、夏秋节关，军、学、商、警各界均有假期，长短尚不一致，假期均有薪资；各路工人年底均有双薪，我辈工人何可独异？五一节为我辈工人最重要念〔年〕节假，今年开封造纸、兵两官厂督署亦曾下明〔命〕令放假一日，世界各国已奉为劳动节日更不成问题，至病万万不得已而使发生，更不应该扣发工资（即道清路亦有半日工资的优待）。

（5）处罚工友，须得本会同意；无条件收回开除江田工友的成命。

（理由）贵公司员司处罚工友，一向任期为所欲为，毫不理解，殊属不合。本会未成立以前姑且不论，自成立以后凡所处罚工友，应经本会同意方得实行。查江田工友病假尚未痊愈，经准续假，何得无故开除？本会认为不合，应请收回成命。

（6）取消厂内稽查薄镜芳、罗润甫，厂外大井稽查贺耀光。

（理由）查薄罗贺三人平日对于工友任意凌虐，苛罚工人日有所闻（贺耀光于一日间曾罚工人九名），薄某此次无理由开除工友江田即其明证，故请贵公司即撤消薄等三人，以谢工友。

（7）各厂学徒日资两角，每六个月加日资五分，三年增加至五角。

（理由）查贵公司各厂学徒每日工资一角六分七厘，生活即不能维持。为维持学徒生活起见，故请贵公司由二角起码递增至五角。

以上七条，乃最低之要求。如无圆满答复，本会当以最后的手段对付。此致中原公司。

暂定奖励工人长期作工办法：

(一) 凡在本公司继续作工之长期工人，均得享有此项优待权。

(二) 定每年六月底为计算作工年期之期，每年九月为发给长期工人奖励金之期，即由本年份起办理，所有工人即日着手调查其继续作工日期。

(三) 奖励金以作工年限长短分别规定如下：

- (1) 继续作工三年以上者，给十日工资之奖励金。
- (2) 继续作工四年以上者，给十五日工资之奖励金。
- (3) 继续作工五年以上者，给二十日工资之奖励金。
- (4) 继续作工六年以上者，给四十日工资之奖励金。
- (5) 继续作工七年以上者，给七十日工资之奖励金。
- (6) 继续作工八年以上者，给一百日工资之奖励金。
- (7) 继续作工九年以上者，给一百四十日工资之奖励金。
- (8) 继续作工满十年者，给二百日工资之奖励金。

(9) 继续作工十年以上者，由各主管人员陈明工程科长，汇呈总协理，特别从优奖励。

(四) 奖励金年期必须作工继续方为有效，但经主管人员认可之假期亦可作继续作工算。

(五) 工人有特别劳绩，得由主管人员随时加以考核，陈明工程科长作为年期资格登记。

工程科长

八月十六日

梁希桥(签字)

中华民国十四年

(中福公司档案)

修博收回福中矿权委员会呈国民政府 外交部实业部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原文

兹将修博收回矿权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外交部实业部河南省建设厅呈文如下：呈为英商福公司破坏合同，苛虐地方，强占民窑，恳请即日声明所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正合同一并无效，勒令其赔偿损失，并科以侵占盗窃罪，以重国权而恤民生事。窃查福公司以一外国籍之商人，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勾结败类官僚吴式钊程恩培等，假设一豫丰公司订立合同，呈请河南巡抚衙门立案，豫抚刘树棠，漫不加察，据以入奏，满清政府既昧于外交政策，又劫持于英人威迫利诱之下，与之订立合同二十条，我太行山一带之矿权，遂拱手而让之于外人。迨至民国三年，福公司勒令道清铁路局，停止中州公司煤炭事件发生，河南都督张镇芳，特派胡汝麟、王敬芳等为交涉代表，与福公司磋商，改定条约于北京，不惟不能挽回丧失之权利于万一，反与之另订草合同四十三条，正合同七条，变本加厉，较前更烈，豫人闻讯之下，莫不痛心疾首，愿与皆亡。乃该公司犹贪心未已，即此不平等条约中些许有利于我方者，百法推诿，不肯履行，甚且为轨外行动，蔑视我国法，苛虐我人民。兹将其破坏合同苛虐地主，及种种不法行为，确有证据各款，缕陈如下。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十条载称，福公司界内如有现开之民窑，得仍旧继续开采，但旧有之窑已停闭者，窑主应请福公司公平给价收买，如福公司不愿收买时，窑主得自由重开等语。对于旧窑，于该公司主权之划分，何等分明，乃该公司

竟于民国十一年将博爱县李封村东旧窑一百三十六井，强为占据，其中给价收买者仅三十八井，尚多非买自窑主，其余九十八井，则并未给价收买，据而强占，（旧窑洋单另抄附件）此其破坏合同者一。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四条载称，福公司应办矿务学校一处，每年经费由福公司担任云云。该公司营业多年，对于矿务学校，不肯设立，经地方人迭次要求，始在焦作设立矿务大学一处，该校全年经费为一万元，银七千两，福公司每年仅担任七千两，其余洋一万元，则由中原公司负担。近数年来，则未担负，揆之矿校经费，由福公司担任之规定，殊属不符，此其破坏合同者二。

按议结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十九条载称，总公司应设法使在该处之民，得以原价购煤，原价即井口煤价，加总公司实在费用云云，此项规定，原为优待地方起见，乃查该公司博爱县李封村包给小窑采煤之价，顶高混煤，（炭与煤未混在一起）每吨仅付大洋一元五毛八分，至总公司实在费用，据确实调查，每年不过四十万元，全年销额以三百万吨计算，每吨实在费用不过一角有奇，加上采煤成分，（按该公司包给小窑之价）合计不过一元八角左右，然此系顶高混煤而言也。若该公司在本地零销之煤，纯系煤末，每吨价值，竟高至二元五角有奇，超过原价八九角之多，若以采煤成分，炭三成煤七成计算，则当即超过原价在一元三角之谱，本地用煤，全年以三十万吨计算，则当地居民所受损失，不下数十万元，此其破坏合同者三。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六条第三项载称，福公司每年采矿所得余利，应以百分之二十五报效中国政府云云。该公司成立历有年所，虽营业情形，每年赚利多寡不等，然对于此

项报效，竟绝未提及，此破坏合同者四。

按福公司开矿购地章程第一条载称，福公司欲租地打钻，或作他项使用，每亩每年出租金六两，如在红黄界以外，在续加之每英里以内，每亩每年租金，或六两或八两或十两按一二三等订定，若租地时田中尚有五谷在地，福公司遵照附章之价赔偿之，福公司交还田地时，当时钻眼及别项坑洼之处，由福公司出款垫平，与从前相同云云。该公司若欲租地，或交还租地时，自应恪守条文，方为允当。乃该公司所租修武县阎河村刘丰年之地四十七亩九分五厘，订立租单，言明每年每亩出租金银四两，自宣统元年起三十年为期，初则遵照履行，自民国六年以后，则一文不付。又该公司所租上白作村李源本等十二家之地四十余亩，民国四年以前应付之地皮租金，至今尚未发给。又该公司交还修武县上白作村马涧阎河等村之地一百九十余亩，研碴堆集胥成废田，章程所定，全不履行，此其虐待地方者一。

按福公司对于先贤许惠和公坟界，原定合同在一千尺以内不得开采，乃该公司竟于民国十四年，协同官厅，强迫许姓签字，侵占先贤坟界，此其虐待地方者二。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十条之规定，（原文详前）福公司界内之旧窑，在福公司未曾给价收买以前，所有主权当然仍为旧主所有，该公司丝毫不能干预。乃该公司对于界内所有旧窑，既不给价收买，又不令窑主自由开采，并严将界内旧窑强行占据开采，科其罪名，谓之侵占。旧窑之煤，为旧主所有，未得旧窑主同意而强为开采，科其罪名，谓之盗窃。自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三年间，福公司盗买旧窑之煤，约六百万吨，每吨价值以三元计算，合洋一千八百万元，此项重大损失，应勒令该公司如数赔偿，以上各节，皆为福公司破坏合同，苛虐地方之铁证，

按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第四十一条，本合同所列各项，均有连带关系，如两方有一方，对于本合同各款否认其全体或一部分，或增删修改或附加条件者，本合同即作为无效之规定，则该项合同，早经失效，夫福公司之所恃以为根据者即此合同，现在既有种种破坏合同之行为，即为丧失已得之权利，既已无契约之可言，当然无保持存在之必要，为此呈请：

即日声明福公司破坏合同所有民国三四年所议结福公司交涉正常合同完全无效，并科以侵占盗窃俱发罪，勒令其赔偿界内旧窑及租地各地主之损失，以保主权而恤民生，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呈。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英商福公司枪杀罢工 工人案经过情形公函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为英商福公司枪杀罢工工人案经过情形公函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公函

中字第三六〇七号

径复者案准

大会贺电嘱即查明调处福公司枪杀工人一案，以免事态扩大等由，准此查此案前，据直属焦作区执行委员会、博爱县对福公司枪杀华工惨案后援会、焦作福公司矿区民众代表李训资等先后呈报经过情形，请驱逐英商，惩治汉奸，以彰国法，而护主权各

案情，到会当以福公司为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工具，早为国人所痛恨，今竟恃强逞凶，擅杀工友，其目无公理，蔑视国人，辱国害民莫此为甚，若不严于惩办，何以彰国法而保主权？案经呈请：

中央函转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并依法惩处祸首，在案兹准前由相应抄送

原呈函请

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附抄送原呈电三件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陈××（泮岭）

常务委员肖××（雅斋）

张××（善与）

河南省博爱对福公司枪杀华工惨案后援会在呈函中陈述了此次惨案的经过：

“查本地采煤工人向有补煤旧例，即每人每日由公司发给烧煤十斤，以备家中自用，中原公司早已实行，福公司尚未照发，此时工人援例要求该公司而不与。此互相齟齬之第一原因也。福公司宋友三、郭丰瑞两人暗中剥削工资，又不按时开支，遂致工人无法维持，屡次要求未得结果，到本月十二日罢工风潮行将爆发。公司总经理代表蔡克士运用厂警鸣枪示威，强迫工人下井，当晚幸未肇事。及十三日七时，李封村工人数名忿不到厂。蔡克士即偕同弹压所所长张宇刚，率领大队长武子赓，队长张振中、王子澄督饬武警携枪实弹，到李封村挨户拘捕，绳捆索绑，拉吊厂内，工人义愤，立时大哗。观众如堵，群相诘问。此时若以婉言抚慰，尚可转还。乃张所长索受公司豢养，献媚无所不致，

竟据蔡克士命，飭令武警一律开枪，此时工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群在枪林弹雨中奔走呼号，狼狈枕藉，待命而已，统计开枪扫射，共发数百响，枪声即息，前往验视，计当场击毙勒古存、白转运两人，待毙者四人，重伤者无数，血流满地，尸体模糊，见者伤心，言者酸鼻。此英商杀害华工之情形也……事后，蔡(克士)想以二百元恤死者，工人愤慨，要求“按律惩办，以彰国法，维护国权”。

中华民国五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河南省直属焦作矿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又呈，陈述了这次事件的原因：“福公司采煤工人原定工资每日每人四角，而工人实发不到三角五”。近因就是不发给补助煤……”事件发生后，“激起焦作各界之公愤，援助代电一日数起，焦作各界遂于十四日组织各界惨案后援会，并定于二十日在中山公园召集市民大会，以资援助。”

焦作矿区民众代表李训资、李子恭、张迂谟、王尊三，刘洗尘、李敬、李省青、张荣江等向全国呼援，“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各公私法团一致声援驱逐英商，惩治汉奸，表彰国法，维护主权，不达目的，誓不终止。”

(国民党档案)

第四部分 关于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论述和主要当事人回忆

邓中夏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再版。）

张国焘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道清路，该路工人总数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最为勇猛，该路工会与京汉同日同时举行罢工，支持九日之久，始继续开工。工会领袖王维俭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禁。该会此种奋斗精神，正所谓“虽败犹荣”也。

（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出版）

罗章龙谈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罢工

道清路，该路自来受英国福中公司的压迫极大，此次郑州二月一日大会，该会代表五人列席庆贺，并太息陈词叙述他们道清工友的苦境，实超出其他各处工友之上，因为他们受英国洋资本家的种种虐待，是外间素来不知道的。当大会被军阀解散后，该路代表痛愤尤甚，没有听到京汉罢工消息之先，他们就有人先回本路预备罢工手续，好像他们预先知道了一样，所以二月四日京汉罢工时，道清路也就同日同时举行同情罢工了。

他们因为组织很好的缘故，罢工后英国资本家简直没有办法奈何他们，他们在罢工中还向洋资本家领取一月双支，占据了路局人员的办公住所，征发车箱均受工会的命令。对于福中公司是隐若敌国的样子。

这样的形势维持了九天，直到京汉路遭大屠杀之后，二月九日英国资本家才敢以二千元贿赂该地驻防杜营长用武力压迫工会，于是工会也被封了，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也被捕去了，虽然没有开枪轰击，但工会财产什物是尽其所有的被外国人及该营士兵抢去。

王等四人被捕后，工人犹奋斗不已，直到二月十一日以后，这几百粮尽援绝的工友才被迫恢复工作。他们虽被迫上工，但是始终将被捕四人交涉释放了，才陆续上工。不过王惟俭被释后，旋又遭工贼乾宝贤的陷害，依旧将他捕去，现在尚未释放，工友仍

在从事营救。

统计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们此次罢工居然维持到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这不能不佩服他们团结的伟大精神，俗语有句话“虽败犹荣”这正可以持赠他们了。至于事后洋资本家的压迫自然是应有的文章；除工会所受损失，王惟俭还在狱外，如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均系前次被捕的）、秦梦虎等均此（次）被开除，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资本家是永远封闭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终没有颓丧的气色。

（罗章龙：《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出版。）

邓中夏谈焦作矿工组织工会

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只有两事：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组织工会，已形成一个完全产业组合的，有“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筹备将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地方组合的，有“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其余差不多各厂、各路都有“工会”、“工人俱乐部”等，举不胜举了。不过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或者组织尚少，如矿工，只安源、水口山，焦作组织了；或者始终没有组织，如各口岸的码头工人。

……

（邓中夏：《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方针》载《中国青年》第十期，1923年12月版）

邓中夏谈焦作矿工已组织二百多人

矿工——中国矿山虽多，唯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唯去年遭赵恒惕惨杀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已有组织共有两万六千二百人。……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载《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出版）

瞿秋白谈焦作矿工在斗争中集中自己力量

……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出版)

瞿秋白谈焦作煤矿七月初发动罢工

(对五卅运动)，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致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

(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载《响导周报》第129期。1925年9月21日出版)

毛泽东谈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刘少奇谈焦作煤矿有工会小组活动

……天津、河南、北京职工运动之勃兴,与全国总铁路工会第三次大会,均为此时职工运动发展之重要事实。……河南职工运动此时非常发展,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凡四万余人,更时常发生罢工运动,胜利者居多。

……

……现在北方政权,已重入反动军阀张吴之手,所有工人一切组织和运动,无法公开进行,而中国职工运动,又进入一个难关的时期了。现在各地工会秘密组织概况,略述如下:……河南:自吴佩孚占驻河南后,所有工会,均被占驻,现在河南工人之有工会小组者,铁路,兵工厂,铜元局,纱厂,煤矿等处。

……

(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载《政治周报》第13、14期。1926年5月出版)

赵世炎谈焦作有浩大的罢工运动

……以罢工而论,一年中上海与省港两大罢工运动,固是十分

伟烈，充分表现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力量，他如青岛、天津、济南、郑州、焦作、汉口诸地、均有浩大的罢工运动，总次数在二百次以上，时间最短者一周，长者至数月，由南而北，参加罢工者过八十余万人。……

（乐生《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响导周报》第155期。1926年5月30日出版）

王若飞谈焦作矿工罢工坚持八个多月

五卅运动，……开始是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开展后，则是反英国的，全国各地纷纷反对，形成一个极大的运动。在北平，“六·五”示威，六月二十五日全国罢市、罢课反日示威。天津李景林压迫，河南焦作矿工罢工，坚持八个多月。在上海工人九月至十一月全部复工，五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劳动大会，成立全国总工会。

……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47页）

韩国钧谈豫北矿务交涉

余实任濬县未一年辞职，以道员需次奉委河北矿务局办理福

公司交涉，豫省与福公司所订原合同十七条，许建筑运矿铁路，自此开始。其时豫省无铁路，人民惊为创举，当收买地亩时，民人金称外人购地筑路后，即不准华人行走，愚民信之，相约不售，愈传愈广，强之且酿巨案。而外人日向省中诘问，大府以余前宰濬县得民心，檄往办理。余抵濬后，竭诚劝谕，父老来见者户限为穿，余一一譬谕，民人相谓韩某非欺我者，但韩去后如何，请将面谕之语，勒诸石，余笑允之。至今卫辉以东，沿铁路旁石碑三五，岿然尚存，其所勒者，即此极可笑之批词也。

张君幼丹继余濬任，锡中丞谕至濬以韩某为法，壬寅秋余以道清铁路事再至濬，距卸任甫一载，幼丹来谒日，公政声如此，深可敬仰，但一办铁路恐名誉由此隳耳，余之幸免覆悚，亦非初意所及。

……

余任河北矿务局督办时，曾偕其工程师利德，下七百余尺之矿井，后至日本考察矿务，则易工人服，下井中，横穿其矿道数里，他无所苦，祇循墙佝偻，历时太久，至不可耐，归后人谓其危，当时不之觉也，天下危险之境，固皆于不觉时迁之。矿务局设河北之清化镇，故余寓清化三年有余，镇隶河内县境，地皆膏沃，……

豫之有福公司，则宣城刘景韩中丞，于光绪二十四年，所许与英人之采矿权也，事由刘铁云所招致，初与山西订晋丰公司约，继与河南订豫丰公司约，当时禁外人办矿，故托豫丰、晋丰之名，由公司贷款于英人，与晋、豫会同开采，实则豫丰、丰晋，皆无所谓公司，假设之以避外人办矿之名耳。光绪壬寅，余以道员引见返豫，锡中丞初委余为豫丰公司总董，余以豫丰为假托之

名，实与外人狼狈，非所能任，旋改委河北矿务局总办。自二十八年三月至三十一年四月凡三年，始获卸肩。世人赞余外交手腕之能，而乌（勿）知其中经历可惊可骇之波澜，不可数计。福公司矿师利德首请订矿界，继请设铁路，此照稟原约所许，是时京汉路未筑，民人不知铁路何物，主铁路事之英工程师曰□□□□商路线，继商地价，皆余一人决之，濬地既购，汲与获嘉、修武、河内各县□□□□□，其得力在多用士人，盖本胡文忠之遗意而为之也。复议地价时，柯锐密允余每亩五角，并云合计亩数可得四万元。余面斥之曰，韩某非图贿者，汝以□□浅之乎视余矣。柯锐大□□旋以余争地价，力电驻京公使目余为阻挠。锡中丞电复外部□□□□□价，正为泯衅端助之非阳之也。柯无如奈何。不一年路成。继任工（程）师甘燮勒谓余所定地价比京汉为昂，余告以京汉价省屡以民人阻挠停议，此路期年□无一刻□□□，此计之□昂而实贱也，甘为之□塞若夫。矿界一事，余为反覆辩难，限制在下白作一村范围，愈缩愈小。即此一事，舌敝唇焦，福公司屡电英使要挟外部，余不为动，遂以定议纲领粗定，而余之精力疲矣。荏苒三年，议案盈尺，每商一事，辩驳至数百言不少屈，其可允者，亦即照行无稍留难，故彼此争折虽极剧烈，而中外感情抹洽，余离豫后于粤于奉于吉，每至岁首，福公司西人皆来电道贺，十年如一日，非我族类其心亦何尝异哉。

……

余读史有鉴于明季开矿之扰民引以为戒，自清光绪二十七年，余任福公司矿务总办，与其矿师利德朝夕晤谈福公司者，豫抚刘中丞景韩与英人所订怀庆左右开矿之约也。怀庆煤产甚富，土法开采，类多货弃于地，中丞为地方兴利计，以余总办其事，尝与利德下七百尺之深井，亲见其种种布置，知资本充足，采煤

确有把握。嗣任奉天交涉司，与日人谈判抚顺煤矿一案，当时计划抚顺日产煤五千吨，将来可至七千吨，较福公司多数倍。又与日人订本溪湖煤矿之约。三矿皆产煤，福公司则白煤，抚顺则烟煤，本溪湖则焦煤，性各不同，价亦有异。……

余初办交涉，自福公司始。刘中丞与订之合同为怀庆左右。英人据以索左之彰德、右之济源，将河北三府包括无遗。余执定怀庆二字与之折衡，因划分红、黄两界，测绘为图，并订明先开红界，后开黄界，不但彰德之矿划开，即怀庆府亦许民人开采，当争辩时，英人争合同专办字样，意不许他人再办。余为力驳，故后有民办之凭心公司，寻改为福中公司，居然与福公司合办。近时，日兵至怀庆，改称矿业所，每日产白煤一千吨以上。

（《永忆录》，1941年版）

林壮志介绍早期党组织在焦作的 组织成员情况

我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焦作参加共产党，入党后负责共青团焦作地委的宣传工作。那时焦作煤矿工人罢工高潮时期已过，正处在派工人代表和资本家继续谈判阶段，团的活动不多，我对前一段焦作党的活动情况知道的很少。

二四年冬国民二军到河南后，上级工会派人到焦作首先恢复道清铁路工会，成立工人俱乐部，接着成立其它工会，福公司煤矿工人俱乐部成立较晚，工人夜校到一九二五年冬才成立。

上级派到道清铁路工会搞工人运动的是余立亚（云南人），他当时在河南搞工人运动是有名望的，象在信阳的刘绍猷那样有名。全省抓工运的是王荷波。余立亚到焦作不久就和道清铁路监督焦易堂的女儿谈恋爱，后来结婚。以后他又成为军统特务，抗战时当过陕西省缉私处处长。

道清铁路工会搞宣传的是龚逸情（安徽或四川人），他笔下口头都很好，是很活跃的人。龚逸情在我入党之前就调走了。余立亚和龚逸情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我不知道。

当时焦作驻军是国民二军史可轩旅。史是陕西著名共产党员。道清铁路监督是国民党人焦易堂。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焦作很快就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党部的具体活动是我们的人干的。

“五卅”运动爆发后，我党中央和北方区委先后从上海、北京、张家口、安源、汉口调来一些优秀党员到焦作，主要抓煤矿工人运动。他们都是从各地直接来到焦作的，有的在郑州下车后停留过，但没有听他们说到过开封。

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后，接着在焦作附近的农村成立一些农民协会。这只是初创时期，搞些宣传活动，还没有开展斗争。国民二军撤退以前就只剩下几个村庄保持着小规模组织。学校方面：矿务大学有党的组织，他们参加了焦作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中学生没有大的影响；高等小学发展了一些团员。

焦作银行办事处主任朱竺峰是二五年五、六月间入的党，因此，我们银行办事处的后楼便成了地委同志们的休息场所，所以我对地委几位同志的情况知道的多些。

焦作地委书记：刘昌炎（湖南醴陵人，安源矿工），从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回来，在张家口京绥铁路工人俱乐部活动过，尔后到焦作，约在二五年十月或十一月调离焦作，他后来率领安源

矿工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

地委委员：王则鸣（湖北或湖南人），他是个知识分子，党史资料上说他是“马日事变”时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

委员：贺××（忘其名），湖南人，负责宣传工作，知识分子，他给我的印象是理论家，平时沉默寡言。

委员：罗思危（罗世威）汉口某县附近人，知识分子，他的父亲是教师，开始搞反帝宣传，搞农运，后专搞工运，听说他在反击夏斗寅战斗中牺牲了。

朱锦堂（朱鹏芳），湖南醴陵人，安源工人，主要是搞煤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党中央当交通员，我还见过他。听说解放后他被判刑在新疆劳改，他自己交待在党中央被破坏时，他把保管的中央经费六千元带回家，买地盖房，当了地主。

以上几个人，刘昌炎、贺××先调走。刘调走后王则鸣接任书记，不几天王又调走了，罗接任书记，不久罗也调走了，朱锦堂担任书记，我在焦作时书记是朱锦堂。

地委技术书记：何止铮，是从张家口工人俱乐部来的，后调到豫陕区委担任技术书记，后又调到中央秘书处当技术书记，不久他到苏联学习，回国后成了托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

以上几个人余立亚到焦作最早，其次是罗思危，刘昌炎来的较晚。

共青团地委书记：杨天然（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个中学生，从北京来的。他约在二五年十月调回北京，他走后吴光荣接任书记。吴光荣是汉口附近某县人，学生出身，他主持工人夜校工作。当时共青团书记一般都是地委委员。

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调到豫陕区委担任技术书记，以后记不起

和焦作地委在工作上发生过直接联系，可能是国民二军失败后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原来做党的工作同志调离，焦作地委取消了，焦作党组织转归卫辉党委领导。当时卫辉、彰德党组织常来人，信件往来如常，焦作地委没有任何文件往来，也未见过来人，所以做这样的猜测。

一九二五年秋末，李鸣秋（河北省人）、秦孟虎（焦作人）等被派往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秦孟虎后叛变。

当时的工人党员，能记得姓名的有闻正卿、时云龙、关永福等。

学生党员有周福元、何鲁等，他们都是四川人，当时是矿务大学的学生，一九二七年被捕后脱党。还有一个本地人，是个中学毕业生，名字忘了，他是个基督教徒，后来到北京上学去了。

另外，在焦作南面六、七里有一个十五、六岁的高等小学学生刘艺舟，他当时是个团员，后来成为戴笠部下的十大金刚之一。

.....

（1981年1月10日）

马文彦谈焦作煤矿反帝罢工

豫陕区委成立后，河南各地都有党的组织和负责人，郑州张昆弟、李震羸、曾裕龙，开封唐际盛，洛阳马炳良，信阳刘少猷，安阳杨介人，焦作余立亚、林壮志（林不是负责人）。

.....

胡景翼死后，岳维峻（西峰）掌握河南的军政大权。岳维峻是落后保守的，后来成为顽固的反动派，他执政后对国民党员冷淡了，对共产党人冷酷了。岳虽然对共产党不支持，甚至反对，但“五卅”惨案后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一九二五年七月上旬，福公司焦作煤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规模大、时间长……

一九二五年九月，河南省成立了总工会，焦作煤矿工会参加了河南省总工会，焦作的余立亚当选为省总工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国民军趋于败势，军阀孙传芳已打到归德（商邱）。中共豫陕区委开始布置转移工作，王若飞同志派我到焦作去，联系京汉、陇海铁路工会机关、河南省总工会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搬迁工作。我到焦作时，焦作驻防部队名义上归国民二军的史可轩指挥，实际史是有职无权，调不动部队。当我还未回郑州之前局势突然恶化，国民二军急速西撤，原在河南各地工作的四、五十名党的负责同志已过黄河北上。刘少猷、余立亚、范易等十五、六个同志背着行李从汜水过黄河到焦作，在焦作车站遇见了我。我们十六、七个人就从焦作经新乡、卫辉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我把情况向李大钊做了汇报。

（根据白松波、孙友三、袁培选同志访问记录稿整理）

忆焦作地下斗争的岁月

张方来

一、入 党

我出生在一九〇六年九月。我前边有两个哥哥，都没长成人，就被旧社会夺去了生命。父母亲讲迷信，希望我象一块铁一样长大成人，所以，为了免灾星，就给我起名叫“铁头”。“张铁头”这名字，一直叫到我当了矿工，参加了革命。小时候，父亲也曾心血来潮，想让我读书识字。有一年，趁冬春农闲时间把我送到本村私塾念了几天书，但终因没钱交学费，又不得不停学在家帮父亲干农活。

一九一九年，我刚到十二岁，因家里实在穷得没法生活，父亲就忍心托人带我到焦作煤矿四号井当童工。到了矿上，一天到晚抬大筐，一筐煤将近二百斤重，压得我提不起脚，喘不过气。肩膀压肿了，化脓了，可为了糊口活命，只好用双手端着杠子，硬是咬着牙，一天天勉强干下去。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矿上供应的只有玉子面，资本家还要千方百计克扣，十六两一斤，只给十四两，硬被他们卡去二两。矿工们一年到头也舍不得买点下饭的菜，只能吃又脏、又苦、又涩的烂咸萝卜。有时候还把人家扔掉的杂菜弄回来吃。

晚上，工友们睡在窝棚里的烂草上。大家穷得连被褥也没有，

睡觉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矿工们叫做“昼夜一张皮”。时间长了，身上的虱子和虻子都串成了串儿，象鞭炮一样。矿工们穿得破破烂烂，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一上井就冻得上牙打下牙。住得窝棚也大洞小洞乱透风，比野外暖和不了多少。

就这样，我在这被矿工们称为“人间地狱”的煤矿上一天天苦熬着。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七月，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地狱”里点起了一把革命的烈火——组织并领导了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我才第一次看到了矿工们的出头之日。

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初，上海党中央和河南省委根据焦作的具体情况，先后派罗世威、张作兴、吴光荣、杨天然、张涛、朱鹏舫等同志到焦作来建党和开展工人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工作方便，以罗世威同志为首的几位领导人，是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写公函介绍给焦作驻军旅长李阳泉和国民党修武县政府的，并要求他们大力支持焦作工人的反帝斗争，负责保护罗世威等同志的人身安全。

罗世威同志等几位党的领导同志到焦作后，住在焦作矿务大学。矿大学生吴会智、邹福元和道清铁路工人秦孟虎等三人，首先成为罗世威等同志的得力助手。

罗世威等同志在焦作站住脚后，很快深入到英帝国主义在焦作经营的福公司煤矿中去。一个星期左右，在职员、机电工、勤杂工等拿月工资的职工中很快地发展了积极分子穆祥顺、郭玉山、郑七、王占彪、付文行、胡景太等人；在英国资本家的家庭雇员中发展了冯金堂、崔长永、杨天恩、杨金榜、张举得、冯宝林、刘学智等积极分子。

在大力发展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焦作煤矿工会和

厨司工会。同时，决定七月一日，利用党的生日举行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

开始是拿月工资的工人们首先罢工，随后广大矿工也罢工。斗争一直延续了九个月之久。最后，罢工取得了胜利，迫使英帝国主义答应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给矿工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等条件。

罢工结束后，党在罢工积极分子中大力发展了党的组织。为了麻痹敌人，以灰色名义公开成立了焦作党部——实际上就是中共焦作市委员会。罗世威同志任市委书记，张作兴、张涛、杨天然、朱鹏舫、吴光荣、冯金堂等为委员，并吸收了新党员五百多名。

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缺乏斗争经验，在罢工中没有依靠煤矿中最下层的广大矿工，只是依靠了矿上的知识分子、工人上层分子和英国资本家的厨师；在罢工中这些人员没有工资就要复工，只好把募捐的一部分钱发给他们，广大煤矿工人的经济困难却被忽视了，他们只好各自谋生。罢工后的组织发展，也只是在这些人员进行。虽然发展了五百多名党员，但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其中郑七、胡景太等人被捕后自首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其他党员大部分也自动脱了党。据我了解，除一部分党员被送到外地学习外，只剩下冯金堂、冯宝林两位同志坚持下来。

一九二六年初，市委书记罗世威等同志奉命离开了焦作。一九二七年初被派来焦作任工委书记的曹凌波同志，委员李刚中、贺永福、赵国俊等同志又都被敌人逮捕入狱。赵国俊在敌人对他审讯中叛了党，出卖了组织。

豫北特委随即又派了李正峰同志来到焦作，在焦作党的基础

上组成了修武工委。李正峰同志任工委书记，冯金堂、秦孟虎，郎有才等同志为委员。

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后，我从英帝国主义经营的福公司王封矿跑到中国资本家经营的中原公司李河煤矿当选煤工。有一天下班回家，我们村有个叫张炳文的学生在街上低声问我：“你这么穷，也不想个办法？”

“穷人还能有啥办法！”

“比方说，你可以参加个啥组织……”

“参加什么组织？”

“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但我听得很真切。

经他这一问，我马上想起来曾听人说过：“中国有个叫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能为穷人办事”。还联想到一九二五年焦作煤矿大罢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凡是被共产党看上的人，在罢工中照顾可好了，可以吃到募捐，享受救济。象我这样的工人如果被共产党看中，今后再罢工就不发愁生活困难了，今后也有个盼头了。……

我越想越高兴，就兴冲冲地对张炳文说：“知道，知道，我太知道了，咱焦作大罢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我早想参加共产党，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张炳文见我对共产党很感兴趣，就对我说：“我知道共产党在哪里，等几天我见了人家，替你说一说，看人家愿意不愿意要你。”

从此以后，不管上班还是在家，脑子里老是惦念着这件事。有时晚上做梦也梦到我参加了共产党。左等右盼，十多天过去了，也不见张炳文的面。

这到底是咋回事？张炳文见到共产党没有？他给人家讲了没

有？人家同意不同意？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翻腾着。

就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胡乱吃了点饭，就象往常一样在家里等张炳文的消息。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急得我六神不安，坐卧不安，于是就什么也不顾地往张炳文家里跑去。

巧得很，张炳文正好在家，他一看是我，就很热情地同我一块走出了家门。看看四下里没人，不等他说话我就连珠炮似地问道：“你见到人家没有？给人家说了我的事吗？人家是啥意思？”张炳文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已经给人家说好了，你跟着我来，现在咱们就去找共产党。”

他在前边领路，我在后边紧跟。走到一个叫崔风鸣的地主房后停了下来。

崔风鸣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崔魁文，二的叫崔魁武。他们和我年龄相仿，虽在同村，但平常来往不多。

崔家房后是个菜园子，四周用泥土打了一道一人来高的墙，我俩跳墙进去，看到有几个人围在一块说什么。里边就有俺村的李兴邦、崔魁文、崔魁武等人，其他几个都不认识。

张炳文把我领到一个人面前介绍说：“李正峰同志，我把人给你领来了。他就是张铁头。”

张炳文又对我说：“你不是想参加共产党吗，他就是共产党修武工委书记李正峰同志。你能不能参加共产党就是他当家。”

李正峰同志快步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郑重而热情地对我说：“好，张铁头同志，经张炳文同志介绍，你的要求我们大家已经研究过了，同意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工人没有候补期。”

当时，我由于激动，把十多天来想好的话一下子忘了个一千

二净。什么“工委”呀，“书记”呀，这些名词我一概不懂，只知道张炳文说的“当家人”就是“大官”。这么大的官一见面就看中了我，批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对我这么亲，这么好，共产党一定比我想的更好。我心里甜滋滋的，只是憨笑。

入党后，我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我觉得，从今以后，我再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了，成了共产党里的人了。

就这样，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锻炼成长

入党之后，我经受了一次次实际斗争的考验和锻炼，象一棵小树一样渐渐地成长起来。

我记得清清楚楚，入党后我参加的第一次斗争就是夜袭警察局。

那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党的修武工委决定：要拔掉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地主充当帮凶和走狗——镇压工人运动的罪恶营垒——国民党焦作警察局。

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李正峰同志的率领下，由郎有才、程长玉等二十多名地下党员组成的一支精干队伍出发了。

我也是这次行动的成员之一。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斗争，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我们二十多人的队伍，只有一支叫什么“一响崩”的手枪，由李正峰同志拿着，其他人手中握的都是大刀片一类的家伙。

到了离警察局不远的地方，我们在暗处埋伏了下来。发现警察局大门口有一个警察端着一支“老毛式”大枪在站岗。李正峰同志向两位队员交待了一番，他俩就大模大样地向警察局门前走

去。站岗的家伙见有人来，并不当一回事，只是随便地问道：

“什么人？干什么的？”这两位同志装着问路，一面答话一面往警察跟前靠近。等走近了，其中一位同志拿着件衣服猛地扑了上去蒙住了警察的头，另一位同志以极神速的动作下了那家伙的枪，又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把他绑了起来。接着，队伍急速地向警察局冲去。

当我们冲进警察们的住室后，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防备，枪都挂在墙上，这些家伙个个光着屁股在地铺上睡大觉。当同志们大喊：“不准动，缴枪不杀”时才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刚想坐起来，一个同志冲上去一刀把头给他砍掉了，血淋淋的脑袋象红皮球一样滚到当屋，吓得其他警察用被子蒙住头打哆嗦，再也没人敢起来了。

这次行动，我们未放一枪，就大获全胜，缴获了十六支“老毛式”步枪。收拾过战利品，找了一把锁，把警察们全部锁在屋里。出了警察局大门，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奔太行山而去，连夜赶到了山西双庙村，把缴获的枪支埋藏好，第二天，同志们又不声不响地分散着回到了焦作。

干掉了警察局，给焦作人民除了害，出了气。消息一传开，广大群众奔走相告，人心大快。

夜袭警察局不久，一天晚上，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在俺村崔魁文同志家的马房参加支部全体党员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兴邦、崔魁文、崔魁武、张廷才、张炳正、冯文同、张炳文、王麻斤等十多名党员。修武工委书记李正峰同志主持会议。会上改组了定和村党支部班子。李正峰同志宣布由我任支部书记，李兴邦同志任支部组织委员，崔魁文同志任支部宣传委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臭名远扬的“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实行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大屠杀政策，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焦作和全国一样，在这几年里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挫折，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有的人叛变投敌，有的人动摇失望，自动离开了党。在这种情况下，也曾有人做过我的工作。有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叫贾金文对我说：

“铁头，不要干了，白天黑夜到处跑，也没人给你个钱花，弄不好还要杀头。革命啥时候能成功啊？”可是，死我不怕，自从我入了党，就把生命交给党了。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我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的力量源泉。

这个时期革命工作确实艰苦。白天上十几个小时班，晚上还要挤出时间到工人中搞串联，做工作。当时矿工们工资太低，没法维持生活，纷纷跑到农村去打短工，给资本家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我想借机利用一部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小工头们出面，要求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

资本家因矿上劳力缺乏，受到了很大损失，所以表面上答应说：“先让矿工们回矿上来，只要好好干，今后一定给他们长工资。”

结果，矿工们回矿后，资本家不但不给长工资，反而变本加厉地盘剥工人。原来是五天一开资，现在几个月也不给工人开资。当矿工们的生活无法维持时，资本家就用“放债”的办法对工人敲骨吸髓。矿工借一元钱（顶八吊），被克扣半吊，矿工实得七吊半，等开资时仍扣除工人工资一元大洋。如果八十天以后还不起帐，资本家就罚两元大洋；如果一直还不清帐，就用“驴打滚”的办法往上累计。这样，工人就只好被迫当个“吃白户”，长期或一辈子给资本家当牛做马，只干活不拿工钱，啥时把他们

身上的血汗榨干，啥时为止。在小工头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时，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矿工，没有工人的支持，因而不能给资本家造成强大压力。这是这一斗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

一九三一年初，我入党已将近四年了。由于党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我的阶级觉悟和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斗争经验不断丰富，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了。有时候利用休息时间钻到矿工的窝棚里做工作，有时牺牲上班时间跑到农村贫雇农家里作宣传。整天同苦难的矿工和贫穷的农民在一起，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革命之路。

我曾先后在矿工和农民中发展党员百余名，不仅在井上发展了不少党员，还在井下发展矿工王自立、李黑脸等人入党，甚至在国民党的矿警队中也发展了同天吉同志入党，在小工头中发展了陈书生同志入党，在职员中发展了李成章同志入党。同时，在王封等矿和博爱的陆村，修武的耿作、北张村都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此时，修武工委书记李正峰同志已经调走；省委委员、豫北特委书记李新民同志曾多次来焦作，我也曾多次向他汇报过工作。一九三一年春节后，李新民同志又来到焦作。一天晚上，他通知我到马作北地铁路五孔桥上参加秘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焦作中学国文教员李耀先同志、修武耿作村中学生出身的李风来同志。会上，李新民同志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传达了省委和豫北特委的指示，同时宣布了豫北特委关于成立焦作特区党委的决定和党委成员名单，由我任焦作特区党委书记，李耀先同志任党委组织委员，李风来任党委宣传委员。焦作特区党委直接受豫北特委的领导。

一九三四年，为了加强焦作特区党委的领导，根据矿工中童

工较多的实际情况，经请示豫北特委批准，把矿务大学中的大学生党员陈狄罗同志充实到特区党委，任青年委员。

焦作特区党委的成立，给一九三四年党领导焦作第二次煤矿工人大罢工，打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

三、第二次大罢工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主持召开了焦作特区党委会议，对上次的增资斗争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从下层入手，充分发动广大矿工，组织他们重新进行斗争。

当时，井下工的工资每天四斤白面，折合玉子面六、七斤，井上工每天三斤白面，折合四斤玉子面。矿工们一天辛辛苦苦，所挣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

井上的选煤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装卸工每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计件工资，火车啥时来就啥时装，等火车的时间没有工资；有的井下工为了多挣些钱，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就“连轴转”，一天干三班，只能利用换班时间休息一会儿，让别人往井下捎点饭吃，甚至有的人四十天都不上井。

矿井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全设备，工人们随时随地都受着死亡的威胁。他们形容井下的危险说：“人在井下好比四块石头夹一块肉。”那是一点也不错的。矿工中还有“死了八十两，不死一百八”的说法，意思是：如果工人在井下被砸死，资本家赔偿八十两银子（实际上经层层卡油，最后死难者家属能得到五十两就算不错了）；侥幸不死的，上井后只能得到一百八十个麻钱的工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工人，经常搞假宣传。冠冕堂皇地到处书写所谓“十二要”的大标语，什么“要改善人民生

活！”“要取消包工制，实行三八制！”“要人人识字！”等等。

地下党组织针对敌人的假宣传，将计就计，抓住“十二要”中同工人关系最密切的条款，如前面提到的三条，向工人广泛宣传，揭穿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的鬼把戏，引导工人向资本家斗争。要求在工人中真正实现这三条。

经过两三个月的宣传发动，党在矿工中培养了五百多名积极分子，把他们秘密吸收到工会里来，又通过他们，采用“滚雪球”的办法，继续扩大积极分子队伍。

发动工作进行的热火朝天，积极分子队伍迅猛扩大，工人斗争情绪日益高涨。记得曾有姓袁和姓胡的两位老矿工，用一星期的时间，就串联发动了矿工一千多人。矿工中童工很多，党又把刚从高级小学毕业的十七岁的共产党员刘光亚同志派到井下，组织了小朋友会。

当轰轰烈烈的发动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因斗争方式过于暴露，忽视了保密工作，不久就被敌人发觉了，资本家感到风声不对，就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调军队到矿上进行镇压。逮捕了老党员冯金堂和青年党员刘光亚两位同志。在监狱里他俩大义凛然地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冯金堂同志在开封被残无人道的国民党特务活埋了，刘光亚同志被判刑，到一九三七年以后才被释放出狱。

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在矿工中大肆进行反宣传，气焰十分嚣张。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革命运动受到了打击，但广大工人也因此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和资本家的真面目。我地下党组织并没有被敌人的野蛮镇压所吓

倒，而且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斗争方式，由公开转向隐蔽，更加积极地进行活动，等待时机，准备掀起更大的工人运动的浪潮，给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以更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四年六月，由于英国资本家的福公司和焦作资本家的中原公司发生了利害冲突，两家各不相让，就派代表到蒋介石那里打官司，蒋介石采取了折衷办法，让两个公司合并，统称“中福公司”。国民党趁“福”、“中”二公司合并之机，往矿上派进了很多国民党员和特务分子，监工、工头大部分都由他们担任，把持了矿上的要害部门，成了国内外资本家监视和镇压工人的直接帮凶。

就拿我们选煤工来说吧，资本家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规定，都由穷凶极恶的监工监督执行。比如：一筐煤必须达到或超过二百市斤，粒度小的要象指头肚那么大，大的不能超过一寸见方；一块矸罚跪一小时，有四块矸就要遭到铁把毒打。如果有哪一个胆大的矿工对这种做法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满的情绪，立刻就会大祸临头，遭到监工们的毒打。他们把被打的人绑在电线杆上，或者拉到屋里，用毛巾蒙住眼，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轻者肋骨被打折，腰被打断，重者则被活活打死。

一天，有个姓李的矿工，晚上下班背了几块炭。被监工发现后，把他绑在电线杆上，一直把他打死，坏蛋们才住了手。这个矿工的惨死，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怒。他们含着眼泪说：“我们是人，不是牲口，这种打骂制度，世界上少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党认为发动矿工进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的一天，焦作特区党委会议决定：根据中外资本家纵容监工毒打工人、致死人命的事件，组织工人进行罢工。会后，进行了秘密的组织准备，建立了秘密工

会，并设立了几个分会。罢工前的其他准备工作也在有计划有领导地紧张进行着。

大罢工的头一天下午，我们在距李河煤矿几里路的庄稼地里秘密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战前骨干会议。由特区党委青年委员陈狄罗同志出面作动员讲话。他根据党委研究的精神，对罢工的开始点、导火线、重点打击对象、斗争策略等注意事项都作了具体安排。

李河煤矿有两个选煤场，西场有七百名工人，东场有五百名工人。罢工的开始点决定设在西场。西场矿工每人具备一件武器，随时等待号令。东场工人在罢工开始后要携带武器支援西场。井下工和其他工种工人听到信号要一起罢工，有组织有领导地去支援西场。同时对李封、王封等煤矿的党的基层组织也作了布置，到时候也响应罢工，积极支援李河工人的斗争。

这次罢工的矛头，首先对准监工。对监工作了具体分析，要求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办法。比如，张玉生、朱永和两个人对矿工心最狠，手最毒，平时打骂工人最厉害，对他两个要狠狠打击。彭平安平时同情矿工，有时打矿工也是假动作，要保护这个人。还挑选了胆大的工人李福林来点导火线。因为，大家都想抬头几筐，这一天不能抬，把李福林安排在第一筐，李福林后边安排的是党员积极分子。

为了接受一九三二年失密的沉痛教训，还特别提出了“个别串联，保密第一”的口号。把一切布置妥当之后，第二天到八点验收时，李福林站出来据理质问朱永和：“朱永和，停停验收，你这小子昨天为啥扣了我两角钱？”李福林知道有广大工人在后边给他撑腰，说话的口气很硬。打人成性的朱永和、张玉生见李福林竟敢老虎屁股上拔毛，就勃然大怒，上去就要毒打李福林。后

边的党员、骨干们一拥而上，把朱张二人按倒在地，朝屁股上痛痛快快地打了起来。

痛打朱、张二人就是罢工的信号。此时，全矿井上、井下一起行动，集中到了选煤西场。矿工们一气之下，打了三十多个监工。特别是把朱、张两个人打得哭爹叫娘，跪在地上求饶。彭德安看没人动他，便感激涕零，连连向工人们认错。

朱、张两个家伙挨打时露出一副可怜相，可是当矿工们把他们放走后，本性难改，偷偷地跑到选运处向矿警队打了电话。

矿警队长王长川接到电话后，一面吹哨集合队伍，一面大骂：“这还了得，从来都是监工打工人，哪有工人打监工的，简直要反了！”他亲自带了一个连的矿警队，跑步来到西场，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

矿警队中的地下党员同天吉同志早把消息告诉了我们，东场、西场、井上、井下、推车、装车等全矿工人，个个携带武器，正在西场等着他们。

矿警队一到，工人们奋勇向前，把他们团团包围。王长川和他们的士兵们被隔开围住，指挥失了灵，武器也施展不开了。

此时，我组织矿工分别给矿警队和王长川做工作。有人在那边对士兵们高喊：“资本家不把我们矿工们当人看，昨天我们工人被监工活活打死一个，今天我们都不想活了！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要活，你们就把枪留下！”这边有人对王长川喊道：“王长川，今天你带矿警队到这里干啥？你没睁开眼睛看看，监工把我们工人打死了，你这小子还来帮监工打我们，今天你如果不下命令叫矿警队把枪留下，就叫你给被打死的工人偿命！”

王长川看到矿工人多势众，怕自己吃亏，巴不得赶快溜走，就装出一副笑脸，点头哈腰地说：“兄弟有罪，不知内情，不了

解监工把人打死了，放我走吧！兄弟也是本地人，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不敢不来。我知道矿工们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监工打死工人，打他们几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们就派工人代表和王长川谈判说：“我们向你提出三个条件，答应了就把你们放走：矿警队今后不准抓人打人，这是第一；第二，把监工朱永和、张玉生开除，并把他们逮捕；第三，听到国民党对工人有什么行动，要及时给我们送情报。”

王长川说：“第一、三两条我可以答应下来。第二条不在兄弟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我回去可以给矿上说一说。”

工人代表说：“你要不讲信用，回去变了卦，我们就抄你的家，薛成凯（反动上层分子，全家不知被什么人杀死）一家的下场就是你的样子。”

王长川一听，确实害怕，就说：“兄弟不敢，若是不讲信用，敢拿我全家性命担保。”

工人们这才让出一条路，他们灰溜溜地逃走了。

焦作煤矿的总经理翁文豪得知李河煤矿罢工了，就给国民党专员孙曰奇通了话。孙曰奇派驻焦作的保安第八团到李河煤矿镇压工人。

地下党事先已通知了王封矿地下党的负责人牛石头、张老会等同志发动工人，打了监工，组织罢工，大闹了起来，给敌人来了个顾此失彼。保安第八团走到半路，听到了被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共产党要暴动，今天就要占领焦作”假情报的消息，就马上返回驻地，保护焦作去了。

罢工的第三天，孙曰奇派王长川和我们谈判。矿工们选派贾保妞、冯群等四名代表与之周旋。

贾保妞等人在谈判中控诉了资本家和监工残酷压迫、剥削工

人的种种罪行，诉说了工人们牛马般的生活现状，争取了不少在场矿警，连资本家的记录员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资本家开始不愿答应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条件。矿工代表表示不答应条件就继续罢工。资本家才不得不把朱、张二人开除，并把他们抓进矿警队。

这次罢工坚持了五天。矿工们取得了胜利，迫使资本家在矿上废除了惨无人道的打骂制度。这是继一九二五年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罢工运动。

四、敌人的报复

一九三四年七月的一天，我趁参加特区党委会议的机会回到了家里。

我有个本家哥叫张派来，他有个儿子叫张廷伦，也是地下党员。张派来听说我回来了，晚上到我家悄悄地对我说：“老弟，我知道你和伦（指张廷伦）干的是一样的事，你们可要小心点。”

我马上机警地问他：“哥，你听到什么消息了？”

他放低声音说：“火车站有个工人，人家都叫他老寿，我和他认识，还向他借过钱。最近老寿找了个老婆。他老婆假意来找我要帐，实际是向我打听你的下落。”

“她都问了些什么？”

“她向我打听说：听说你们村有个叫张铁头的？他在哪一条街住？我向她打听这些干啥，她说是别人托她打听的”。

接着我哥又说：“铁头，你认识老寿老婆？”

我回答说：“根本不认识。”

我哥说：“这就奇怪了。”

最后，他再三嘱咐我：“铁头，你和伦干的那事，我并不反对，只是你们千万要小心呀！”

经过几场生死斗争，我的警惕性提高了。我感到这个情况很重要。回想起有两次我路过火车站，见到过这个女人，她对我很热情，主动向我打招呼：“你不是这南边村的？歇歇吧！进屋喝点水再走。”我当时也没理会。现在联想起来，她可能就是老寿老婆。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在特区党委会议上谈了。李耀先同志说：“要想知道这个女人打听铁头同志的目的，首先必须弄清她的真正身份。我可以通过在敌人内线工作的同志了解一下。”会后，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耀先同志。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李耀先向我汇报说：“这个女人原来就和国民党在铁路上的特务分子马巡官有联系，是马巡官安插在火车站的一个坐探。她经常给姓马的送情报。”

我们认为，这个女人的存在，对革命是个祸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她干掉。

经过事先侦察之后，一天夜里，我亲自带领张廷伦等三个党员，借了四支“一响崩”手枪，闯进老寿的家里。天气热，他两口为了乘凉，屋门也没关。我们迅速地进了屋，他两口还在睡觉。张廷伦同志一枪打在那个女人头上，女坐探在梦中连哼也没哼一声，就见了阎王。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为这件事诬陷我历史上有血债。我坚决不承认。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不杀她，她就要杀我。”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在一次特区党委会上，我们分析总

结了第二次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这次罢工，虽然迫使资本家废除了打骂制度，但增加矿工的工资，在这次斗争中却被忽视了。

会议根据当时“福”、“中”二公司合并，实行统一工资，资本家对矿工的剥削更加严重的情况作出决定：特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工负责，努力做好工作，以增加矿工的工资为主要目标，积极准备组织焦作煤矿第三次大罢工。

焦作特区党委的这一决定，还没来得及向豫北特委汇报，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就发生了。

一天，地下党员阎长江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他去焦作中学找特区组织委员李耀先同志汇报工作，当他走到李耀先同志的住房窗前时，隔着玻璃看到李耀先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孟罗轩就着一个桌子轻声谈话。桌上还放着一张纸，两个人在纸上指指划划。阎长江同志也没听到他们谈些什么，就赶快退了出来，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

当时我分析，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可能是特务分子孟罗先已经盯住了李耀先同志，李的处境很危险；再则，李耀先可能叛变。我对阎长江同志说：“今后要特别注意和观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要马上汇报。”

国民党特务分子马巡官派坐探对我盯梢，豫北特委和李新民同志长期没有消息，都使我心里犯疑。阎长江同志的汇报更使我疑虑和警惕。我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放弃选煤场、窝棚、定和村这三个活动地方，悄悄地隐蔽到李河碗窖工人中去了，并派人暗暗到市面上了解情况，打听消息。

出去了解情况的同志回来说：“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特别是正在捉拿你这个张铁头。国民党特务拿着地图，同时间分别

到你住的窝棚、选煤场、定和村去抓你。地图上注明了你住哪个窝棚、第几个门；去你家走哪条路，哪条街，第几个门。”

特务们为了查到我的名子，在选煤场把小工头统统集中起来，一个一个地查帐。领我干活的小工头叫陈书生，他很警惕，早有防备。他把我干的工另外记着，根本没记在帐上，所以特务们帐面上根本找不到我的名字。可愚蠢的敌人为了向上级交差，就把在帐上查到的一个叫马铁头的人抓走了。到我村去的特务，也用同样的办法，把和我同姓同名的两个张铁头和一个同名不同姓的李铁头一块带到了焦作。

特务们把四个假“铁头”抓到焦作后，马铁头、李铁头很快被放了出来。其中一个张铁头在道清铁路护路队当警察，也被放了出来，剩下一个张铁头，比我年龄大二十岁。敌人明知不是真的，但为了向上级交差就把他押到了伪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市。

这些消息使我很吃惊。敌人的行动为什么这样突然？对我的情况为什么摸得这样透？心里疑虑重重。

为了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正确处理和应付目前这种复杂局面，我必须很快找到失去联系的上级党组织。现在我才深深感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离开了上级党的组织是多么艰难啊！

五、找 党

我每天隐蔽在李河碗窑里，虽然比较安全，但我想：我是焦作特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老是这样呆下去呢？我必须找党，必须继续坚持斗争。

如何才能找到上级党呢？找豫北特委不行，豫北特委书记李新民活动地点不固定，豫北那么大地方往哪里去找？到郑州去找

省委也不行，我根本不知道省委机关设在哪里。

后来，我突然想起李新民过去曾给我说过：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到郑州“三多里”招商店找他，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还给我交待过同他接头的暗号。所以，我决定到郑州找他一次试试。

一天中午，趁路上行人少的时候，我悄悄地从李河碗窑里钻出来。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直奔东南方向而去。

前几天，我曾听人说过，我村被抓到开封去的张铁头的侄儿张黑孩，到处找我。他想找我，向敌人报告，把他叔父换回来。过了铁路往南走了一段，看到迎面过来一个人。等走近一看，我才大吃一惊，真是冤家路窄，怕见鬼，偏偏见到鬼。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到处找我的张黑孩。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赶紧几步，突然上前，热情问道：“黑孩，正上午，你有啥急事呀？”他一看是我，感到很意外，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不等他清醒过来，马上又说：“我正想找你呢，我知道你叔为我受连累了，不过，我敢保证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他们是弄错人了，开封很多人都认识我。你叔一到开封，他们一看不是我，很快就会把他放回来的。我现在住在墙南亲戚王喜玉家里。我有个要紧的事，正找不到可靠的人，你晚上去一趟，帮我送个信。”张黑孩一听，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也装着往墙南方向走去，走了很远，看不到张黑孩了，我才拐向郑州方向。

事后得知，张黑孩晚上果然带着敌人到墙南去抓我。

在焦作境内，我一直提心吊胆的，心情很紧张，出了焦作境界，看不到有追我的人，心里才松快了些。

晚上，我赶到武陟县没梁店，找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起早

赶路，十点来钟就到了黄河北岸。当时要过黄河，就必须坐火车。客车我又不肯坐，怕人多，我就在车站上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来，等机会过黄河。

一会儿，从北边开过来一趟货车。列车停下后，从车上走下两个国民党士兵，朝着我走过来，我急忙走上前去，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角钱，说：“老总，我是个穷人，身上没有钱，请把我带过河去，这一角钱就给二位买烟抽吧！”还不错，这两个家伙居然同意了。

过河后，我下了车。郑州，我没去过，也不便问路，我估摸着火车必须经过郑州，就顺着铁路一直走了下去。

第三天下午到了郑州，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三多里”招商店住了下来。一夜住宿费是两角钱，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我一连住了四天，还没见李新民的影儿，就有点着急。同房间的那个人问我：“你来郑州干啥？”我想他也许是李新民派来和我接头的，就和他对暗号，我说：“我哥和父亲在家生气，跑到郑州来了，父亲让我来找他，把他叫回去。”那个人说：“你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一听，感到毛驴备上银鞍子——有点不象，就不高兴地回答说：“不知道！”那人说：“你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郑州这么大，往哪里找去？”我说：“我是到郑州冒找他的，我父亲叫来，不来不行。”那人也就不再问了。

于是，我决定从郑州出发，直接到大别山，到商城县红军发源地去找上级党。当火车到漯河市时，我下了车——我岳父家是漯河的，到岳父家一看，真是门当户对。全家住在破庙里，老岳母穿的裤子露屁股，我只好从小行李包里翻出一条裤子给岳母穿上。岳父家穷得连饭也管不起我，我只好到大户家去打短工，这样，一则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向群众了解一下商城的情况，二

则可以挣点粮食补贴一下岳父，干活中，那些长工、短工们看我人老实，干活勤快，有话也愿意对我说。我暗暗向他们打听商城县红军的事情，他们说红军早就撤退走了。这使我非常失望，活象找不到娘的孩子一样，连连叫苦不迭：党啊，您在哪里？

六、以攻为守

从漯河回来后，煤矿不敢进，家又不敢回。听说修武县国民党特务机关每天派法警到我村里抓我，逼着父亲把我交出来。父亲知道我回来后，就找我一个本家哥张朋来商量，张朋来说：

“有个办法，让铁头住在我家楼上，每天给他送饭吃，万一敌人发觉了，他可以从楼窗跑掉。”

我在张朋来家住下后，通过他和我父亲了解了附近各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情况，慢慢地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同志们向我汇报了大量情况，使我触目惊心。

特区组织委员李耀先同志在特务分子孟罗轩监视下，很机警地逃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宣传委员李风来被国民党特务骗到特务分子张汉业家里逮捕了。青年委员陈获罗，支部书记李秉才、林必应，党员杨喜臣、杨兴吾等人和矿务大学的十多名党员、群众都先后被捕入狱。煤矿中的党员牛石头、张老会、张转运、屈国良、吴运等同志和骨干分子高文思、李福林、贾保妞、冯群也都离开了煤矿，隐蔽了起来。

同志们还向我汇报了一个奇怪的事：李河煤矿的矿警队长王长川，也被国民党特务当作共产党逮捕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切都使我不得不冷静头脑，进一步考虑这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几个特区主要负责人，在敌人对我党实行

大破坏之前，都受到了特务们的监视？为什么敌人在追捕我时，还拿着事先画好的线路图？为什么敌人把他们自己人王长川也误认共产党而逮捕？

根据大量情况，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定是党内出了叛徒，把党组织和同志们出卖了，王长川也是这个叛徒为了向主子献殷勤而招的假供。那么这个叛徒究竟是谁呢？

能是李耀先吗？显然不是。他事先和我一样遭到敌人的监视，在敌人向他伸出魔爪以前就逃跑了。李新民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会不会是他呢？又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搞不清这个叛徒是谁，是对革命队伍的最大威胁。

一天，有位同志汇报说：“道清铁路修理厂党支部书记林必应在开封监狱里自首了，自首书就贴在焦作火车站的墙上。”为了证实这件事，我专门让张朋来去火车站看了看，确实如此。

还有同志汇报说在国民党的《河南日报》上登载李风来、陈获罗、李秉才、杨喜臣四个人联合写的反共宣言——《告焦作青年书》。情况越来越尖锐复杂，危险性更大了。我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宿地点。墙南有个叫王喜玉的亲戚，倾向革命，在村里当保长。我到墙南住了一段时间，尔后他又把我介绍到王封村一家小煤窑上干活。我改名叫张茂，别人问起家乡，我说是李河村的。

在小煤窑干了一段，父亲捎信让我回家。回去后，父亲说：“咱村上层分子张观来的儿子张廷良在方城县当警察局长，张观来叫你去方城找他儿子，到那里在报上登一下，跟他在那里干，保证没事。”

我说：“我绝对不能去他那里。他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我去找他，不是往老虎嘴里送肉！”父亲一声不吭。

我又说：“登报，我坚决不能干，这是叫我向他们投降、自

首啊！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干就要干到底，决不能丧失气节！”父亲赞同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些，要不是你说，咱差点上了他父子的当，以后咱还是防着他们点哩。”

相比之下，在外边住还不如在本村住好。外边人、地两生，象个瞎子、聋子，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在村里有党的基层组织，有党员和群众，可以随时向他们了解情况，掌握主动。但是，光消极地躲藏不行，必须以攻为守，积极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样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我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对付那些法警。他们为了抓我，每天象一群苍蝇一样到村里轰轰一阵，到我家折腾一番。法警中有个小头目，发财心切，巴不得很快抓到我，好回去向主子请功领赏。慢慢时间长了，他们觉得指望我来升官发财也不那么容易。不来又不行，是命令，来了又抓不到人，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不象刚开始那样忠于职守了。

旧社会农村有赌博的风气，他又是个好赌之徒，见到赌场，心里就痒痒。我有个本家哥叫张落来，他在打牌上比较内行，他给我父亲出主意说：“这些法警们每天来村上抓铁头，万一碰上可不得了。碰不上闹得全家不得安生，我想个办法惩罚他们一下怎么样？”父亲说：“什么办法？”他把想得点子给我父亲一讲，父亲哈哈大笑：“这还是个好办法哩。”张落来说：“叔叔，你必须想法借几元大洋，等我用罢如数归还。”父亲给我讲了这件事，我认为可行，就借了几元大洋交给了张落来。

一天，法警又进村了，张落来他们几个就坐下来打牌，故意把白花花的银洋放在桌子上。法警小头目听说牌场又开张了，也不顾公事在身，就想到牌场看看。这家伙进屋一看，眉开眼笑，白花花的洋吸引了他，赌瘾也就上来了。牌场上的人你推我拉，

把他按在座位上。周围站了一圈“看热闹”的人，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规定了暗号，这家伙有啥牌，准备出哪张牌，“看热闹”的人就通过暗号传给张落来他们几个。开始，他一心想赢，后来变成想往回捞，越捞输的越多，一直输了二十元大洋。

这个蠢货一看不好，想脱身走掉，站起来说：“妈的，今天运气不好，输的这么多，不打了。”说着就要走开。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张落来他们几个人上前拽住了他，不亢不卑地说：

“老总，这是牌场上的规矩，输了就得掏腰包。你看，我们都是现兑现，钱都放在桌子上。”这家伙明知理亏，也不敢发作，只好陪着笑脸说：“对不起，兄弟今天没带钱。”大家说：“不行，不带钱就敢打牌？你不要来欺骗我们，不给钱，咱们就到县里打官司去。”他一听更害怕了，他怕上司得知，给他加上一个“玩忽职守”的罪名，吓得他出了一头冷汗，忙点头哈腰地说：

“实在对不起，兄弟欠下了，明天一定把钱送来。”这样，张落来他们才把这家伙放走。

果然不出所料。从此以后，那个小头目怕向他要帐，再没有敢带着法警到村上来过。

智斗法警，为我在村上落住脚，更好地开展工作扫清了一个大障碍。但是，村上有几个有钱有势的地头蛇，掌握着村里的政治、经济大权，村上的大小事情，都是他们来定。敌人到村里来抓我，首先就是和他们接上头，由张廷台等人带着特务到我家来的。我在村里一旦被他们发现，会马上被告密的。所以，征服地头蛇，就成了我以攻为守策略的第二步棋。

然而，他们还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死心塌地地投靠敌人，我必须对他们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主动同敌人争夺他们，控制他们，变害为利，为我所用。

那么，先从哪个人身上开刀呢？想来想去，决定先从张廷台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到村上来抓我是他带的路，他侄儿张炳文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虽然他一九三〇年就自动脱了党，但仍可利用他给其叔父做工作。

一天，我把会见张炳文的地点选在村南野地里，周围派党员作好警戒。张炳文见了我吃惊地说：“你啥时候回来的？前一段有多危险。”又说：“人家都不干了，你一个人干能顶啥用？”我说：“前一段危险，现在我的处境仍然危险。不过，我是豁出命也要坚决干到底的。我是按照入党时你给我说的话干的，穷人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呀！”

接着，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他：“炳文，你不干了，可以，党也不勉强你。但是，有一件事咱得当面讲清楚，你当一个老百姓，还是当叛徒？”他恳切地说：“我虽然不干了，但决不做危害党的事，坚决不当叛徒。”我说：“你家里人作出了危害革命的事，敌人抓我时就是你叔带的路，这不是你当叛徒的嫌疑吗？”接着，我又十分严厉地说：“摆在你家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学薛成凯，一是当老百姓，任你们选择。今天我叫你，是因为你原来也是党员，咱们还有点感情，特意向你先通个信，交个底。”

张炳文过去也知道我的脾气，说干就干，决不含糊，听我这样说，当场就被吓得全身打颤，话也说不成了：“你……等一等，我……回家问……一问，是不是，我叔……办的那事，明天去你家……再说说。”

第二天天刚亮，张炳文他们叔侄俩就抱些白菜到了我家。我有意考验他们，就故意躲了出去。他俩见到我父亲，张廷台就说：“俺叔（论辈数他该叫我叔）往哪儿了？”父亲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张廷台又说了许多抱歉的

话：“那一天，人家抓我叔时，并不是我自愿带的路，人家硬逼我，不带不行啊！”

晚上，张炳文找到我家见到我，他说：“那一天是人家法警逼得我叔没办法才给他们带的路。确实不是有意害你的！”我一听，就生气地说：“敌人逼他带路，他就带路？”接着，我又十分强硬地说：“以后对我只能保护，不能出卖！答应这一条，咱就和平解决问题，不答应的话……可别怪我不讲交情。还有，你给李祥、张金鱼、张廷洞几个人也捎个信，让他们也照这个条件办，明告你说，我们都是定和村人，亲不亲，故乡邻，不是迫不得已，我是不想下毒手的，要想下毒手，出不了五天，就……”停了一停，我又不软不硬地说：“你是个明白人，不用多说了，以后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张炳文回去后，把这些话捎给了他叔父，他叔父又把这话传给了李祥他们几个，这一下可把他们吓坏了，他们急忙找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我们决不敢害铁头，我们答应他提出的条件，今后一定想一切办法保护他，叫他放心回家来住吧，我们保证他的安全。明天我们联名给修武县写个公函，叫他们不要到村里来了，就说等张铁头回来，我们抓住了就给县里送去，应付他们，保护铁头。”

经过斗争，这几个地头蛇已初步被制服，但这些家伙们，人心叵测，对他们决不能丧失警惕。所以我决定暂时先离开村里，到观音堂去找高和尚——高文思同志。

高文思也是定和村人，在第二次大罢工时，表现很坚强，是地下党绝对可靠的发展对象。在敌人大逮捕时，他跑到观音堂去了。离开焦作时他曾对我父亲说：“听说观音堂煤矿是国民党青年军军长张伯英开办的。张伯英怕把他的煤矿搞乱了，任何人不准

到矿上乱抓人，要抓也得经过他本人同意，所以到那里干活比较保险，我先头走一步，等铁头老弟回来，叫他也去吧！”

凑了五角钱路费，我就上路了，好不容易到了观音堂，找到了高文思。由他介绍，先在井下推车，后又干杂工。就这样干了四个月，再也不想干下去了，我老是惦念着焦作的革命工作，惦念着焦作的党员和同志们，我不能老是躲在这里，有多少工作等着我去做，又有多少问题需要我去解决啊！

归心似箭，说走便走。

七、水落石出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从观音堂回到焦作后，父亲对我说，村里那几个上层人物确实给修武县国民党政府写了公函，法警真的没有再来。父亲为了“感谢”他们，还特意买了几斤肉，请了他们一次。他们又一再表示：“让铁头回家来吧，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所以，这次回来，我就大胆地在村上住下了。

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地下党员进行大逮捕后，整个焦作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农村党虽然损失较小，但绝大多数基层组织也处于瘫痪状态。为恢复党的地下工作，除了到附近几个村了解党的情况外，离我村较远的修武、博爱过去有党组织的地方，我都跑到了。

一天，我到修武耿作村去。进村后，先到地下党支部委员郭天德同志家里，刚进大门，碰上郭天德同志的爱人正要从家里往外出，见到我，她又惊又喜，大声说：“啊呀，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吧！风来也在这里。”最后一句声音更重，象是对我暗示什么。我一听“风来也在这里”，感到很突然。是哪个“风来”？

会不会就是原焦作特区宣传委员李风来？他不是开封监狱里登报自首了吗？对，一定是他，他也是这个村的，到这个地步，见他不见？见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应当如何对付他？

在我思考对策的一瞬间，郭天德、李风来二人听到天德爱人同我打招呼的声音，也不知是谁来了，就从屋里迎了出来，一见是我，他二人同时说：“快进屋坐。”说话间李风来脸上露出惊疑不安的神色。

进屋坐下后，我强压着自己对叛徒的一腔怒火，从容地问道：“风来，你啥时候从开封回来的？”

他说：“刚回来才两天。”

我进一步追问他被捕人员的表现，他不得不如实地把监狱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一遍。

他说：“这一次被捕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杀害，我是自首了。只有自首才能被放出来，不自首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我本来不想自首，但李新民早叛变了党……”听到这儿，我心里为之一惊，但却没动声色，仍听他说下去：“他把省委和豫北党组织都画了图供给了敌人。他又到监狱里和我当面对质，我不得已，才自首了。”

停了一下，李风来又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护说：“不自首怎么能出来为党做工作，我是想为党……”我用严厉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他才怯怯懦懦地把话又转到李新民身上：“在开封时，听说李新民有个亲戚在开封做国民党大官，他们过去关系就很好，这一次他是听了那个亲戚的话才叛变的。”疑问解开了，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听了李风来的供词，我一切都明白了：叛徒找到了。

李风来接着说：“在狱中，敌人逼得我没办法，我想你已经

跑了，反正敌人抓不到你，就把你供了出来。”

我追问他一句：“你还供出了谁？”

他说：“我把李风廷也供出来了。”

“敌人把你放出来，对你有啥要求，给你交待有什么任务？”
我进一步逼问说。

“敌人叫我回来后说服李风廷，叫他不要干了。”

说到这里，我把话题一转：“关于你的事，以后再说，你谈谈其他人的情况吧！”

李风来说：“林必应也自首了，在监狱里还和别人争着当生活委员呢。李秉才叛变得很彻底，他本来是支部书记，在敌人面前竟然说自己是区委书记。他还出面和陈荻罗对质，要陈叛变，陈荻罗开始决不自首，后来在李新民的指认下，也向敌人自首了。”

谈到最后，李风来要求我给他恢复党籍，继续工作，我对他的面貌已基本上弄清了，他不仅联名写了反党宣言，向敌人自首，而且出卖了革命同志，虽然他交待得倒还老实，但对他这样的人我绝不能再相信、再使用，必须和他一刀两断。所以我说：

“我同党也长期没有联系了，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给你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八、坚持斗争

李新民等人的叛变，更加激起了我对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斗争的劲头也更足了。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已经通过秘密活动，对分布在焦作、修武、博爱等地的十几个农村支部进行了普遍的调查，重新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活

动。

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逐渐认识到：要想坚持斗争，取得胜利，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敌人所以敢任意对我党进行破坏，就是欺负我们没有革命的武装。只有把工人、农民武装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那么怎样搞武装，到哪里找武器呢？

我和同志们交换了意见，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

焦作北边沿太行山一带刚刚兴起一股土匪队伍，这股土匪的头子叫连骡。地下党员冯文同同志通过亲戚和连骡的叔父挂上了钩。连骡表示同意和我党接触。因为这支土匪刚拉起来不久，和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听说他们和特务们之间还有些矛盾。河南的大特务头子刘以洲，雇用定和村的张廷石，在焦作一带搜集我党的情报。为此，我们想利用连骡同特务们的矛盾，把张廷石除掉，并借机说服连骡接受党的领导，把他们的队伍拉起来，为党发展武装、建立军队铺好底子。

冯文同同志多次和连骡联系，最后他同意派其叔父为代表同我们进行谈判。我同连骡的叔父谈过三次。第一次我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我们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我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压迫和剥削制度，推翻吃人的不合理社会，建立一个工人有工做、农民有地种的新社会。”

连骡叔父说：“我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的。连骡拉队伍也是为了穷人，我们专拉富人的票。我们这样一干，大户人家不敢屯积居奇，要不然市上的粮价不知涨到啥样程度了。”

我提出要他们除掉张廷石。连骡叔父说：“我可以回去同连骡商量一下。”

第二次谈判时，连骡叔父说：“连骡的意见是：为了除掉一

个人，不值得去一趟，还是你们干这件事吧！”

我说：“我们没有力量，到时候，你们去人，我们协助怎么样？”

连骡叔父又说：“张廷石对我们两家都是大祸害。但我们离他远，你们离他近，还是你们把他干掉比较合适。”

结果，两家没有达成协议。

第三次谈判，当我谈到他们今后的出路，希望他们把队伍拉过来投靠共产党时，连骡叔父有意回避说：“将来日本人来到焦作，谁能同日本人联系上就好了。”

我一听，日本人还没到中原来，他们就打算投降了，真是贼心难改。这种没有骨气了败类拉他作甚？从此就断绝了同他们的往来。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为了大长农村贫雇农的志气，刹农村反动上层分子的威风，扩大党在农村的影响。我根据一九二五年五月党在商城、固始一带发动群众搞抢粮斗争的经验，打算组织一次抢粮斗争。

吕天祥是定和村一带反动上层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反动透顶，处处同我们党对抗，在国民党对我地下党进行大破坏时，他竟然同其儿子等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杀害了我地下党员张大红、张白孩两位同志。周围几个村的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所以，我们决定，抢粮就从他家下手。

趁秋禾成熟，一天晚上我把郝庄、柳庄、定和等村的党员和基本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了这次斗争。我借了一支“一响崩”的手枪，还带了一枚手榴弹，在村口为大伙儿壮胆、放哨。一夜工夫，群众在党员的带领下把吕天祥的十几亩成熟的秋庄稼抢了个净光。

第二天，消息传出去，附近几个村的群众个个拍手称快。吕天祥本人也受到了很大震动，反动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九、党找到了我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腹地进犯。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在豫北的军队和政府官员望风披靡，狼狈逃窜，致使日本侵略军得以步步深入。

我党河南省委，为了在豫北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省委书记刘子久同志曾两次过黄河到豫北恢复党的组织。刘子久同志到焦作后，找到了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焦作煤矿工程师、矿大教授、中福公司机电股长程明升同志，让其参与了豫北特委的领导工作。

程明升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是洛阳灵宝人，学生时代就入了党，在北京上学时，因闹学潮，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经多方活动，才被释放，随即赴日留学。

刘子久同志指示程明升尽快想办法找到焦作的地下党组织。一天，他们两个在大街上散步，走到扶轮小学门前，看到墙上黑板报上写着什么“暑假期间要组织教师学习”的通知，刘子久马上对程明升说：“这个小学里肯定有地下党的组织，国民党在假期是要休息的，他们决不干这些事。”

此后，刘子久同志回了省委，程明升同志特意到扶轮小学，找到了老校长韩秋吾先生。韩先生是修武县国民党“西山派”的领导人，他是不得势的在野派，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人士。

程明升同志自我介绍之后，韩先生很高兴地和他攀谈起来。

他们谈得很投机，对当前的形势认识一致，越谈越热火。程明升同志想往正题上拉，所以就有意试探地问：“日本人来势很猛，将来焦作会不会被日寇占领呢？”

韩先生毫无顾忌地说：“完全有可能。国民党不抵抗，日本人还不是想啥时来，就啥时来，容易得很。”

程明升同志又说：“日本人过来，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是当亡国奴，还是抗日救国？该走哪一条呢？”

韩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要走抗日救国这条路！这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这样作的！”

程明升同志又说：“国民党、共产党两家谁抗日最坚决？现在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是谁来领导的？”

韩先生说：“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清楚，谁不知道‘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芦沟桥事变’后，他又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唯一就是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全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程明升看韩先生深明大义，就直截了当地问：“韩先生，你是本地人，能不能在焦作找到共产党呢？”

韩先生高兴地说：“可以找到，我们学校就有共产党！”

程明升同志要求和这里的党员见一面。韩先生马上把李秉才、杨喜臣二人找来。

原来，李秉才、杨喜臣在被捕入狱，变节自首释放回焦作后，仍然回到扶轮小学任教。他们不知廉耻，仍以共产党员自称。韩先生作为党外人士，当然不了解他们的实情。

他俩和程明升同志见了面，李秉才却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是把一九二七年自动脱党的崔

长永说了出来。事后，程明升同志又找到崔长永，仍然是一无所获。

后来，程明升又找李秉才了解焦作地下党的领导人是谁。李秉才曾通过地下党员阎长江同志了解到我一直在坚持斗争。这时他被程明升同志问得没法子，才把我的名字向程明升同志介绍出来。

程明升同志通过阎长江同志很快和我取得了联系，宣布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就这样，我这个将近三年找不到党的党员，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程明升同志很快地用暗语给省委书记刘子久同志写了个名信片。内容是：

刘兄：您好！我现在生意很兴盛，如雨后春笋。但缺乏资本，请您速来投资。

意思是说他在焦作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但缺少干部，请省委尽快派干部来。刘子久同志见信后，马上派了豫北特委书记王新波等同志来到焦作。在豫北特委的领导下，很快成立了中共焦作工委会，我被任命为工委书记，马作村学生出身的青年党员王方林同志任组织委员，扶轮小学教员杨乃峰同志任宣传委员。

自从一九二五年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这人间地狱里点燃了第一把革命烈火之后，十多年来，这烈火越烧越猛，越烧越旺，焦作工人阶级也在这革命烈火中逐步锻炼成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史册上，写下了自己光荣的一页，也为后来党在焦作地区组织和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燎原》第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我们所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焦作煤矿

焦作矿务局总工程师 李心发

焦作矿务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秦鸿儒

焦作煤矿是一个美丽富饶、蕴藏量丰富的矿山。它自十九世纪末英帝国主义侵入以来，距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焦作煤矿几经沧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为已在焦作煤矿工作、生活四十多年的我们，抚今思昔，展望未来，不禁心潮澎湃，感触良多。在整个焦作煤矿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是最黑暗的阶段。为了总结开发焦作煤矿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向青年职工进行历史唯物论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回忆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焦作煤矿的一些情况，以就教于了解情况的同志们。

一

焦作煤矿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罢工运动后，英帝国主义在焦作的政治、经济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在焦作煤矿的统治已发生根本的动摇。此后，英商福公司经营的焦作煤矿一蹶不振，到了一九二九年，由于军阀混战，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的生产、销售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一九三三年五月，官商合办的中原公司和英商福公司合资经营，组成“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其中中原公司占资本51%，

英福公司占49%。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为了挽救奄奄一息、濒于破产的焦作煤矿，特派国民党中央大员翁文灏（后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院长）充任“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由于翁文灏采取了解雇职工、减少工资、延长工时、压缩开支等手段，焦作煤矿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出现了前所少有的“中兴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接着又以平津为据点，气势汹汹的向华北进犯。在此紧迫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命“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南迁。从这年秋天起，“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将一部分机器和文卷员工迁运汉口；另将一部分机器员工迁往湖南谭家山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湘潭煤矿；其余的机器、文卷帐簿及员工迁到四川。先后在江北县文星场办起了天府煤矿公司、威远县黄荆沟办起了威远煤矿公司、合川县草界子办起了全济煤矿公司等。与此同时，在焦作成立保管委员会，由英人师川曼、瑞吉士和华人刘庆轩、惠尔恭负责，留守职员六十四名，工人四百八十名，矿警二百四十名，负责煤矿的抽水、供电和处理存煤等事宜。对于遣散的职员，办事处发给每人两个月的工资做安家费，但不发给遣散的工人，工人们组织起失业工会，与资方斗争，迫不得已，办事处也给工人们发了安家费。

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日寇的铁蹄沿着道清铁路伸到了焦作。原焦作商会会长李润身摇身一变，成了日寇的维持会长，刘庆轩、惠尔恭也都成了维持会的负责人。此时还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寇对华的侵略重点是军事占领，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爆发，英日两国间还未宣战，英国的华英银公司已在焦作煤矿贴出布告，晓示焦作煤矿原为英商所办，财产应归英国所有，

不许别国染指。所以，日寇初到焦作时并未侵占煤矿。

随着战争的发展，抗日战争成了持久的战争，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破产，漫长的战线和庞大的军费，给日寇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日寇的侵略方式，已由原来的军事占领变为政治进攻与经济掠夺。政治进攻主要是收买汉奸，妄图“以华制华”；经济掠夺就是在已占领的地区发展工商业，以补充侵略中国的消耗，并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为了达到独霸焦作煤矿的目的，日寇一方面高唱“不侵犯第三国利益”，以造成假象，一方面教唆李润身为首的汉奸组成“焦作矿区管理施行委员会”，于一九三九年春以“华人要求收回矿权”的名义，发起了一个“排英”运动。当时，焦作煤矿英人职员起居，亦受绝大监视，既失自由，生命亦无丝毫保障。在此环境之下，均不得已，该分公司职员，乃决定将其电力厂及多数家俱全部留下，只身逃平。不意为当地驻军所阻挡，嗣乃报告总司令，在平托人向驻平敌酋疏通，请其准该员等北上。驻平敌酋，竟无理拒绝，不得已复请卞尔大使向加藤公使提出含有警告性之请求，闻经多次折衝，始略得头绪，该加藤竟提出履行下记条件，始准该员北上，即（一）不准发表在汴敌寇侮辱外侨之实情。（二）不准发表敌资接办任何外国企业之经过。（三）离津时所带行李等等，倾受严格检查……

日寇玩弄了这个“华人排英”的把戏之后，随后又操纵汉奸组织起“焦作矿区管理施行委员会”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汉奸即以“无力办矿”为名，把焦作矿区拱手交给日本兴中公司经营。一九四〇年十月，日寇华北开发公司派员接收焦作煤矿，正式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焦作炭矿矿业所”。从此，焦作煤矿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二

由于中原公司的主要机器设备在日寇到焦作之先已被搬迁，致使李河等矿井被水淹没。所以，日寇放弃了对焦作煤矿东部区域的开采，专事经营西部的王封、李封和凭心三个矿，同时在常口、王封、阎河一带开凿了许多土窑。一九四〇年冬，日寇着手恢复由英人开拓，后因水大而未建成的三十九号井。经过一段恢复，虽然已见到了煤，但终因工人消极抵抗，矿井被淹而放弃，全部机器设备，概未移出。

日寇统治焦作煤矿后，恢复了封建的“包工制”。当时的工人分为里工、外工两种，里工的工作比较稳定，外工则都是临时性的。里工一般包括领工、领班、领号、机匠、铆工、翻砂、电灯、木型、司机、水泵、打钟、推木柱、打钻、井口检查、井下稽查、测量、木工、泥水工、油漆、石印匠、装钉工、花匠、推煤夫、担水夫、清道夫、电话员、通信员、道班及筛运监工等；外工一般包括采掘工、支柱工、推车工、装车工、拉筐、看风门、看风布、看风井、编筐、选煤、盘箩、校箩、拥箩、净厂、叉道工等。职员也分成职员、准职员、雇员三级，后又改为职员、雇员、佣员。职员属高级人员，相当于现在矿长一级，雇员低一些，佣员相当于一般的办事人员。

那个时期，矿工每天的工时是十二个小时，加上班前要更换衣服，班后要洗澡，井下生产又多采用包工制度，工头可以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还应指出，这个时期日寇很少修造宿舍和工房，矿工的住地一般都在附近农村，距离矿井较远，有的矿工则在山里或已经干涸的河沟里自建窑洞，每天上下班花在途中的时间就

得几个小时。矿工们又无计时用具，因怕误时迟到而受罚还得早做准备，早到井口去候班。这样，矿工们连同从家准备、走路、候班以及工作时间，需要十五、六个小时，最长竟达二十个小时。更有甚者，有的矿工因工资低、家里人口多，为了养家糊口则不得不打连班。即便如此拼命的干，也不能让全家人吃上饱饭。

矿工们每天工作时间如此之长，劳动条件又如何呢？日本侵略者没有合理的开采规划，根本不考虑开采程序，他们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不顾矿工的死活，残暴地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当时他们多采用“高落式采煤法”，即先沿煤层底板送道，然后“捅天”，使煤块一层层从高处塌落下来。这种采煤法不仅回收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大量的浪费资源，而且十分不安全。一个高落回采点的空顶面积一般在几百平方米以上，有时竟达一千多平方米，工人们则要钻到毫无支架支护的“瓮城”里面装煤，经常有冒顶伤人的事故发生。当时从工作面到大巷的运煤多靠拉筐，从事拉筐的多是一些十一、二岁的童工，有的年仅八、九岁。童工们来到井下，象牛马一样四肢着地，跪着、爬着拉那一百多斤重的煤筐，遇到巷道低、坡度大的地方，简直走一步都要出一身汗。童工们干一天活，脊背不知要被巷顶的煤炭和岩矸碰多少次，擦破多少道伤痕，双腿不知要被大筐擦撞多少回，肩膀被磨得红肿稀烂，浑身被勒得道道血印。头一天磨破了，第二天刚定浆又被擦破，煤渣伴着汗水渗进伤口，浑身象刀子刺的一样疼，矿工身上就象“纹身”一样出现很多黑斑。童工出的力相当于成人，但工资不到成人的一半，还经常要挨日寇、监工、把头的拳打脚踢。真是“拉大筐啊拉大筐，腰折肉烂骨头伤，童工一年忙到头，添不上衣服填不饱肠。”

当时，煤矿的通风设备特别差，巷道的空气里夹杂着煤尘、

炮烟、水气、硫磺气以及霉湿的臭气。矿工们浑身脱得精光干活，还闷热得难以支持，这种可怕的劳动条件不仅严重损害矿工的身体，而且给矿工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当时，瓦斯爆炸、冒顶、窒息、有害气体中毒等事故经常发生，一九四二年，王封矿北大巷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三十多人，伤了十儿人；一九四四年，李封矿一次瓦斯爆炸又死了二十多人。

尽管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而矿工的工资却非常低。根据当时的统计，一个采煤工平均每天至少要挖两吨煤，其价值约四钱银子，折现在人民币十元左右（不包括成本等其它费用）；可是一个矿工每天最多只能得到二百钱，合人民币六毛钱；一般矿工在一百五、六十钱，合人民币四角钱左右，其生产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都被日本资本家侵吞，剩下的这可怜的一点儿钱还要经过把头、监工的中间盘剥。当时有句顺口溜：“明的是九五扣，暗的是三七扣，大的扣了二的扣，翻来复去难到工人的手。”经过大小把头、监工的克扣，真正到矿工手里的钱，只能买几斤豆皮，哪里还谈得上养家糊口。

一九四二年，河南连续发生了旱、风、虫、水灾，各种作物，颗粒未收，当时受灾人民达千万以上，占河南总人口三分之一，仅死亡者就有三百多万，一时间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当时，焦作矿区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至吃雁屎、蚂蚱、石头面（观音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当时在王封与李封之间的一条河沟中，曾捉到几个卖人肉的人，单从一个老太婆的窑洞里就搜出十几双小孩鞋，她的水缸里浸着许多人肉……。矿区的矸石山上，到处都躺着饿死的无人掩埋的尸体，其景象惨不忍睹，至今想起仍毛骨悚然。

除了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矿工们还受尽了侮辱。

日寇统治焦作煤矿期间，才一万多工人的矿区就装备了一千七百多人的矿警队，另外还有一支上千人的皇协军——兴亚巡抚军，由于八路军、游击队经常袭击焦作矿区，所以矿区到处都设有岗警，如临大敌。工人们上下班或在街上行走，每遇到一个日本兵站岗的地方，必须恭恭敬敬的向日寇岗警行鞠躬礼，看到日本国旗也要行礼。鞠躬时若忘了脱帽或面无表情，就加上“不尊敬皇军”的罪名，轻则罚站，重遭毒打。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日寇还随意奸污妇女、戏弄工人。一次，有个工人家属路过王封矿门口，日本哨兵竟迫其在光天化日之下裸体卧地检查，恣意侮辱。有一李封矿工人结婚后带妻子经过矿厂附近，日寇见后就强行将这一妇女带到营房，轮奸一夜，始将放出。他们还常迫使工人将其妻女带到日寇营房，供其取乐，违者轻则打骂解雇，重则以私通八路为名将其逮捕受刑。

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中福公司时期，焦作矿区还有三处“职工医院”，共有七、八十张病床，七、八十名医务人员，可在日寇统治时期，诸大的焦作煤矿仅在王封、李封两矿之间设了两个医疗站，还很不象个样子。另外还有一所私人开办的铭德医院，设有二十多张病床，专供一些日本人和高级中国职员使用。不少工人因病后得不到治疗而造成残废，有的还失去了生命。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路军解放了焦作，从而结束了日寇长达八年的统治，使焦作煤矿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使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特别是年青人，从而使我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薛毅整理）

矿山风暴

穆祥顺

煤海血泪

祖国山河，无数宝藏，巍巍太行，横贯中南。焦作，素有“煤海”之称，外国人办的福公司煤矿在这里。自光绪二十六年开矿，便落在英国人手里，乌金滚滚，不知流走了多少中国宝贝？养肥了多少外国人？吸尽中国人民的多少血泪？

河南，多灾多难的国土，兵灾、虫灾、旱灾、水灾、涝灾，赶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失去了土地的焦作农民便成了廉价的劳动力，帝国主义残酷剥削的对象。

说起焦作矿工生活，真是一字一泪，令人酸心。外国资本家爱的是钱，从来不把工人当成人，每天逼迫工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做10个小时、12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工人疲劳不堪，下井去不知能不能出来？井下悲剧经常在上演。有一次，竖井未圈好，便命工人下井，十九个工人一个也没有出来，连尸首也找不着。又有次井下涨水，资本家为了保护矿井，命令马上关住闸门，把工人关在里面，工人们呼天唤地喊救命，也感动不了资本家铁石般的心肠，整整关了好几天，三个工人在里面吃煤里的泥巴过日子，水退了人已奄奄一息。水退了后，工头向英国资本家报告：“机电设备、井口保住，完整无损。”只见经理室里的外国洋人口衔雪茄，微笑地点头说：“very good（很好）！”

可恶的“包工制”，又如此残酷剥削工人的劳动。本来矿工工资就低得很，最高一个月四块半，经工头东折西扣，多的只能得到三块九，少的两元多，这样少的工资仅能买十几斤粗包谷面。公司发的是银元，工头转换给工人，每个银元该换145个铜元，工头只给你139个，每元又扣你几个铜板，心可真狠！职工一大家人，连黑包谷、麦面也吃不上。“工人，工人，只供一人”，甚至连一个人也供不上啊！

更侮辱人的的是公司的“清规戒律”，数不清的“厂规”，真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待。四个厂门都站满卫兵，工人拿着“出入牌”进进出出还要搜身，深怕你拿他一根钉子。厂里还设个修武分县，处处整工人，谁要是弄坏机器，马上捆绑送押，不知要花多少钱，说多少好话才能保出来。公司还规定：洋人打中国工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准还手，否则要严加惩处；工人见到洋人，要立正，端端正正的行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三、矿工觉醒了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她象一颗明星升在高空，照亮了矿山，温暖了矿工的心。

京汉路在示威，开滦在罢工……各地工人运动纷纷兴起，焦作矿工也正在觉醒，党的组织开始在福公司秘密活动，宣传革命道理。

党先后派来罗思危、秦孟虎、吴会治等同志来福公司，组织工人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罗思危，湖北人，职业政治活动家。秦孟虎，焦作人，大学生。吴会治，四川乐山人，也是大学生。其

他还有吴光荣等。他们利用青年会、普及学校个别谈心等方式，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吴会治在二郎庙办夜校，有敌人监视便教识字课本，等敌人走后便讲矿工如何受剥削，如何反对洋人、成立工会的好处。讲着，讲着，大家听的入了迷，个个都要求报名参加。我就在这时签名参加了工会组织。罗思危同志，常在商界活动，向商界讲解革命道理，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他经常穿一身白，很少在工人群众中出面，遇到有特殊情况便出来讲，比如许多工人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不大了解，他用通俗的比喻向大家讲：“共产主义早晚要实现，一定要实现，象修水沟一样，起初是困难，水一来，顺水势，渠道很快便成了……。”讲得大家哈哈大笑，心里乐滋滋的。秦孟虎这个人可真积极，人又热情，下雨都来工人群众中，讲外国人盗宝的故事，讲抵制外货，讲上海、青岛、广州罢工运动等。激发了广大工人的阶级感情，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一天，我在外厂工作，刚下班秦孟虎来工人宿舍串门子，讲八国联军的故事。讲到洋人惨杀情况，引起了我一段辛酸的回忆：七岁时，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打城市、占码头、抢财物、烧民房、奸妇女，……父亲被洋鬼子拉夫送枪弹，我父亲不从，惨死在大刀之下……战乱之中，两个叔父被拉夫拉走了，母亲和三岁的妹妹失踪了，只剩下祖母孤苦无依，流浪各地，讨野菜过日子。祖母死时拉住我说：“记住你父亲的仇，要争口气，早晚一定要为父报仇啊！”

秦孟虎见我眼泪止不住的流，便问我为什么？我一五一十把家世向老秦和众位弟兄讲了，大家都流下了同情的热泪，秦孟虎捏紧拳头有力地说：“我们要记住洋人的仇和恨！”

这时，党派来的这些同志普遍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重点在工人中找积极分子，扩大影响。当时，郭玉山、闻正清、郑长

顺、张奇松和我等人都是工人中选拔出来的领导。通过我们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革命种子，发展工会组织，郑长顺负责外厂、吴会治在二郎庙，我在王封矿……，秘密发展工会会员。入会的手续很严，发展的对象，不仅工作积极，政治可靠，还要找保人（即介绍人），一个个的登记、审查、上花名册。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福公司全矿工人悲痛已极，情绪高涨。

“他妈的，洋人太欺侮人了，越来越不象话。”有的工人激动地说。

地下党组织看见工人在觉醒，革命情绪高涨，决定举行一次同情罢工，并借此机会成立工会组织。某夜，在二郎庙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研究了罢工问题。决定六月九日（农历）夜十二时全矿统一行动。会上成立了指挥部，推选罗思危为总指挥，当夜就到处串连，发动工人群众。

三 革命风暴席卷矿山

福公司资方也闻到罢工风声，经理室通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第二天，二百多名武装警察、一百多名保护洋人家眷的印度兵也全部动员，到处戒严。工头上班头等任务便向工人宣传：

“开办福公司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中国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工人的任务是做工，不要闹事，谁要闹事，公司马上便停办，工人将会全部失业。”任他讲的白泡子满嘴翻，谁也不听他这套鬼话。

为了使罢工运动做到有理有据，事前派闻正清等代表向公司要求增加工资，经理谢来斯答复说：“诸位的要求甚为合理，本

人也表示赞成，但不能马上决定，准备打电报到伦敦请示以后再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显然是想拖下去。我们的代表态度可强硬，开口便说：“限三天答复，否则，我们要罢工。”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公司仍没有明确答复工人的要求。第三天，工人决定罢工！

锅炉是矿山重要设备，公司早已派军警层层包围外厂，目不转睛的监视工人生产。几个锅炉工人很聪明，他们不往炉膛添煤，尽往炉口加煤，看来火很大，但蒸汽烧不起来。九日晚十二时，预计罢工时刻，锅炉气笛“呜……呜……！”长鸣，划破了黑暗的长空，五个锅炉房全部停电，顿时，矿山一片黑暗。电机车走到哪里停在哪里，斗车不动，装煤停止，工作面无人工作……。

十日晨，四、五千工人从宿舍、饭堂奔向大道上来，手挽手进行示威游行，雄壮的歌曲响彻云霄，你听：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顿时，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裤缝上以三根红条条为记号。红色领章，表示他们不怕断头流血的勇敢精神。他们护送着游行队伍，雄纠纠、气昂昂，谁也不敢惹。歌声越唱越高，革命歌曲一个接着一个唱：

英美日本太野蛮，

实在太可恨，

这种冤恨这种仇，

实在不能忍……。

悲愤已极，许多工人唱的眼泪夺眶而出。工人们高呼口号：

“反对列强！”

“收回租界！”

“声援五卅运动，为死难工人报仇！”

口号声、歌声响成一片，惊天动地。

为了整顿队伍，下午参加游行的职工又在振阳舞台召开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工会组织，推选郭长顺为会长。副会长由郭有三和我担任。大会决议“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革命风暴席卷矿山各个角落，修武县商人举行罢市、学生罢课，附近中国资本家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一千多工人也举行了同情罢工。

四、把斗争进行到底

斗争正在进行。

公司总经理家里电报忙个不停，资方向省府、北平政府、伦敦发加急电报：“福公司煤矿工人罢工了。”

罢工开始，损失很大。资方慌忙找修武县长冉廷宾出来说好话。冉走到工人群众中，态度比平时温和十二分，未说话先向大家笑一笑：“哈哈，工人弟兄们！辛苦了！有话好好说吧，先开半月工资吧，大家先复工，至于其它条件，以后再慢慢说吧？”

“哼，谁希罕你的半月工资！”有的工人看他一眼，这样说。

“要复工，找我们工会交涉去！”有的工人根本不想理他。

“要求没有达到，宁死也不复工！”有的工人态度更坚决。

冉廷宾看形势不好，再说也白搭，他怕工人揍他，自讨没

趣，偷偷溜走了。

资方千方百计想引诱工人复工，一个阴谋失败，另一鬼计又来了。公司以所谓“怀属联合会工会”名义，到处煽动工人上班。说什么“上班的领双工资”，“每人发个特殊出入证”，到处动员、拼凑，结果只有几十个落后工人去上班。

维持会长魏全才是个工贼，他正在开伪工会会议，密谋献策，企图破坏工人活动。工人群众知道了，马上包围了伪工会会场，捆的捆，拖的拖，将魏全才吊起来，齐门棍象雨点似打来，边打边骂：“狗东西，你还想造反不！”“妈的，这狗杂种该千刀万剐！”打得他直叫喊：“饶命吧！商会会长叫我开会的，确实不是我主张开会……”。

“不要打了，不要打，叫他把东西交出来算了。”罗思危同志走过来喊住了大家。于是，群众浩浩荡荡冲入了反动工会，把桌椅、办公用品一切全部没收，通通搬到工人新组织的工会来。

英国经理谢来斯骑着马耀武扬威的向工人村方向走过来，组织起来的工人，一见他就怒气冲天，个个围拢来质问他：

“为什么还不答复我们提高工资的问题？”

“什么谢来斯，说话不算话。”

谢来斯见群情激昂，不象往日工人见他要行礼，感到情况不妙，态度温和地说：“不是我不答复，是伦敦电话没有来呀。”他把两手一摆，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

“哄鬼，这么几天了还没来电话！”有人冒火了。

“要工钱！要现金！”群众一边伸手一边拥上来，一个人把他从马背上拉下来。他看情况不妙，马上翻身上马，一马鞭，马飞似的驮着他狼狈不堪逃走了。

外国洋人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威风扫地。

罢工仍继续进行。一个机电工人许贵斌跑来问工会：“到底罢工要罢好久？罢工久了工人吃啥？”

“你要想开工？捆起来！”“他是奸细，不老实，给他点教育！”经过战斗洗礼的工人个个觉悟很高，一听这话，七嘴八舌地这样说，以后再也听不到有人说泄气话了。

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工会组织了五个大队出外到处募捐。募捐队每到一地，大讲英国在焦作开矿盗宝贝，讲矿工的痛苦生活，讲工人的英勇罢工。洛阳、开封、驻马店许多矿山、纱厂、铁路员工听到宣传后，热情洋溢，纷纷伸出友谊援助之手。不久，募捐了两万多元，后来又要求政府拨出工人储金税两万三救济罢工工人。工会决定每人每月平均发七块五作为生活补助费。低工资工人可高兴啦，他们说：“劳动磨死磨活才得二、三元，今天不工作，还给这么多钱，工会就是好！”“工会真正处处为工人说话，工会就是我们的家！”工人们都打心眼里拥护工会组织。

工会影响逐渐在扩大，趁此机会，罢工指挥部又向大家宣传参加工会的好处，教育工人不要上敌人的当，没入工会的赶快入工会，要不胜利果实可没有份了。伺候公司洋人的勤杂工人也争取过来了，如种花的、扫地的、炊事等一百多人，也举行了罢工，不给洋鬼子干活了。后来领导为了更好团结他们，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专门成立了“厨师工会”组织。

工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大，工人们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金匾赠给工会会长，以表示他们的决心，纷纷表示态度，永远跟着工会走，把工会当成家，依靠工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五、第一次谈判

北京中国政府接到福公司的急电，说什么“焦作矿工无法无天，捣毁机器，破坏生产”等等，政府官员着慌了，怕影响“邦交”，立即派交际处处长林实前往焦作解决。

八月初，林实来到了焦作，先视察了矿区，发现机器并未损坏，向公司说：“好办，好办！”又向工人发表简单的谈话：

“英国人办的矿山，中国员工有什么要求可向政府交涉，不该直接罢工，影响外交关系，今后可不准这样随便停工！”

第二天，林实通知各方代表前往公安局进行谈判，工会决定派郭玉山、郑长顺、闻正清、张清顺和我五人参加。驻军杨虎城部下李旅长也应邀参加了会谈。

“你们为什么要罢工？”林实威严的回视了几方的代表，开头就这样问工人代表。

“不是工人想要罢工，是公司逼迫工人罢工的！”

“我们干活多年，一点工资不增加，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我们要组织工会，他不准……”

“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还要欺侮我们，……”。

大家对林实还有点希望，代表们一见他便把一切苦水都倒出来，这个没说完，那个又补充，接二连三地说下去。

“胡说！真是胡说！”英国经理堪锐克气青了脸，想制止工人代表的发言。

“冷静点吧，堪锐克先生。”林实对他说。

“哼，谁胡说，每吨煤三元涨到五元、八元、十二元，涨价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开矿三、四十年来，一点工资也没增加，还

要压工资，工人最低的每月得两元多，连一袋面也买不到，拿来干啥，喝风！”工人代表气急了，讲道理反驳他。

“是不是这么回事？”林实叫查帐，果然和工人说的一点不差。

“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另一代表补充说。

“够了！够了！”林实怕工人说下去把问题弄僵，制止了工人的发言。

“林总，你是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英国在华的厂矿你们有权保护，当今工人罢工，直接危害大英政府的利益，你看如何办？”堪锐克示意林实，要求中国政府命令工人复工。

“条件没有讲好，坚决不能复工。”工人代表听出话头，态度坚决的说。

“复工问题，最好和工会慢慢商量吧。”林实看谈判收不了场，问题不好解决，只好这样缓冲说。

第一次谈判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林实匆忙想走。走前，为了安抚工人，稳住民心，召集工人大会讲话。他说：“你们爱国，我也爱国，你们罢工，本人也表支持……。”开头这样讲，并洒了几滴眼泪，似乎同情罢工运动，二千多工人围住他，静听他继续讲下去：“你们不要闹事，不要打架，要安分守己，维持治安，至于谈判，增加工资问题，自有政府交涉”。接着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工人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不想听，愤然离去。

林实临走时，叫我们到北京去谈判。

六、北京会谈

工会决定，随便到哪里谈判，我们都要坚持到底。并推选了

出席北京会谈的代表张绍环、冯金堂、郑长顺、李昌荣和我。

“林实说得好听，到北京，包不了敌人勾结官府，万一……”

“不去谈判好了……。”北京谈判的日期将近，一些好心肠的工人跑来看望工人代表，为代表的担心。

“要去谈判！不然，资方会笑话我们。弟兄们，不用担心，我们背后有几千工人，倒在黄河里，水也要断流……。”代表们胆大如虎，尽量安慰工人。

“去吧，没有谈判好，没有你们命令，我们决不开工。”

“万一有意外，马上打回电报，我们全公司工人赶来北京。”许多工人跑来鼓励我们，帮我们出点子。

“为了保险，带几十名纠察队员去吧。”有人这样建议。

“用不着，支持我们的有几千矿工、几万阶级弟兄，我们什么也不怕！”工人代表天不怕，地不怕，带着工人的托付、希望，冒着危险上北京去了。

在城里，工人代表们碰上工贼张竹山，他是代表公司资方来北京参加会谈的。一见面，便与工人代表握手言欢，问长问短：

“劳累了吧？钱够用吗？”收起了当年的威风，装出一副很关心我们代表的样子，随手拿出几十个银元塞在我们手里，嘻皮笑脸地说：“小意思，做点零花钱吧。”妄想软化收买我们。代表们都是明眼人，一看就识破了他的鬼胎。他看工人代表们坚决不要，改口说：“借给你们吧。借还东西人之常情，谁敢说闲话，收下吧，早迟还都不打紧！”说着将钱塞在郑长顺手里，转身便溜走了。

“妈的，怪家伙，这一套少来。”郑长顺朝他背影骂了一声，向他唾了一口。吃饭时大伙儿商量：“可要提高警惕啊！别上敌人的当！”

工人代表内部也发生分歧，代表张绍环，有点书生气，见大世面有点怕，他老是说：“英国是强国，不大好惹。在政府面前谈判，可不能乱说话！”

“洋人嘴再硬，能有工人力量强？”有的代表反驳他。“再说泄气话，捆回去见工人！”我也不客气地说。

“我们代表工人的意愿，可不能辜负工人的希望啊！”有的代表又劝他。代表们一致批评他投降主义、软骨头的表现，不准他在谈判席上开腔发言。

政府通知各方，在东皇城街林实公馆里会谈，会谈主持人还是林实。

会谈开始了。资方代表坚持“先开工，后谈判”，无理阻挠会谈工作进行。张生竹说：“这次罢工，咱们公司损失太大了，不能再这样罢下去了！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复工，那就应该先开工，才利于谈判。”

“说得好听，罢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工人的要求。还没有谈判，工资没有增加，怎么能开工？谢来斯经理几个月前说要答复工人的要求，这么久了伦敦的电还没有来吗？我们领教过了，我们不再受骗了。”工人代表据理力争，会场上展开了尖锐的舌战，我方几个代表商议，“二、七”有教训，没有达到工人的目的，决不复工。大家坚持以“谈判好，再复工”为原则。

会场上争论不休，还没有开始谈判具体内容，空气就很紧张。谈了几次都没有丝毫进展。林实来了个和缓折衷办法，他说：“我看双方让让步好不好？边谈判，边开工，哈哈！谈判成功，全部开工！”

“Good！”资方代表满口赞成，他们得意之时，总爱用洋文说话。

“打个电报回焦作，叫工人复工吧！”林实对工人代表说。

“林总，不行！工人不同意，打电报也等于白费。”工人代表态度很强硬，应邀参加会谈的修武县长冉廷斌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是摇头，感到没办法解决。

“罢工之争，系一厂内部之事，国家政府管不了这么宽，最好还是回焦作找地方当局解决吧。”林实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时而望着天花板出神，眼看实在谈判不下去，感到问题很棘手，不想解决，最后站定，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又转向冉廷斌说：“冉县长，会谈的重任落在你的肩上，麻烦你帮助他们解决吧！”正在沉思默想的冉廷斌听到叫他解决这个问题，心里感到很恼火，但又不好推辞，只好说：“大家共同商量试试看吧。”

北京会谈便不欢而散。

七、最后我们终于胜利

罢工运动继续五个月之久了，工人有救济补助，个个斗志昂扬。长期的罢工运动严重打击了外国资本家在华利益，公司在群众的压力下，很想早日谈判成功，尽早开工。

十二月五日，会谈在道清铁路局继续进行，修武县长兼铁路局长冉廷斌主持会议，公司的外国经理堪锐克、谢来斯都亲自参加会谈，工人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郑长顺、郭玉山、吴光荣、王店生和我。

会上，工人代表提出了许多工人迫切的问题，如：停几个月工补发几个月工资，每人增加工资三元；职工家属管水电、住宿费，增加职工福利，成立工人夜校，工人回家补发路费……

谈判结果，资方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做许多让步，因而使

会谈顺利进行。在谈判承认工会组织问题时，争论很激烈，整整谈判了好几天，资方代表无理地说：“我们向来尊重贵国政府，你们中国都不承认工人组织工会，我们怎么好承认呢？”

“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要谁承认？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不关政府的事。”工人代表根本不同意对方主张。

“你们口口声声尊重我国，你们远从英伦三岛到这里来开矿，谁个同意的？”有个代表冒火了。

“少说废话！”冉廷斌眼看要触怒洋人，怕出大问题，马上开口制止发言。

“好吧，你们爱讲工人自治，我们在公司里专门成立个华务处机构，接受你们参加，专门办理工人的事，怎么样？”谢来斯想以成立华务处来代替工会组织，投机似的这样说。

“不行，华务处和工会是两回事，怎么能相混呢？”我方代表不同意这个偷梁换柱的恶计。由于工人代表坚持己见，公司没法，最后还是承认工会组织，协议书上这样写着：“公司默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职权。”咱们代表是老粗，不懂得“默认”两个字的确切含义，只认为是“承认”的意思，会上就同意了。会后我问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才知道默认是“心里同意”，“暂时承认”的意思。“呀！上了鬼子的当！”洋鬼子真会在字眼上打算盘。

罢工坚持二百多天，军阀战争开始了，形势的发展很不利，工会方面也做了些让步，年底终于达成了协议，工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斗争成果明文写在文字上。

我们终于胜利了。

“多久才能发给我们补助费呢？”罢工胜利了，资本家答应赔两万五千七百元的损失费，但迟迟未给工人，许多工人纷纷来

闻问。

兵荒马乱，工会只收到资方的支票，能不能取到？去取危险不危险？几个工会领导人忧虑重重，放心不下。工人一家大儿小娃要吃饭，没有取回，怕影响工人的生活；迟几天取，怕支票会失效，那时谁还会信任工会？困难，困难呀！我一面安定工人情绪，一面想办法尽早取出现金来。

乘军队退却之际，焦作无驻军，工会马上组织人取出现金来。两万五千七百个银元整整装了八个箱子。分下去的时候工人高兴极了。发补助那天还开了大会。

“厨师工会的不给！他们最后才罢工！”有人提议说。

“他们是中国人，也爱国，因处境不同，最后才罢工。还是跟大家一样看待，发补助费吧！”罗思危同志向大家解释。炊事、种花、扫地工人也高高兴兴领了补助费。

“那个戴毡帽的，没有他的份。”有人检举说：“罢工后他还上过班呢，他是资本家的看门狗！”说的大家都笑了。

“同志们，要提高警惕，不准有人混水摸鱼。参加罢工的才有补助，没有参加的没有份！”罗思危借机提醒大家。

“对！补助费是我们工人的斗争果实，不能乱发一个钱！”工人们齐声说。

工人们领到补助费，从心里更加信任工会了。会上大家纷纷宣誓“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宗旨，永远不变。”

八、斗争并未结束

一九二六年初，刚复工不久，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过了黄河，杜汉三一个师占焦作，矿区处在战火中。资方向驻军密告工会活

动的情况，中外反动派勾结，企图扼杀工人运动。

有一天，杜汉三把我叫了去。“你们干吗在矿区闹乱子，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这位军阀头子满脸横肉，眼珠鼓出来，象要吃人的样子，开头就这样问。

“工人在生产，没有闹乱子。”我镇定地回答。

“我是问你罢工的事，谁问你现在生产。”他象发疯似的又追问。

“工人从来就是好好生产，不想罢工，罢工是公司逼出来的。”我振振有词地回答。

“胡说！”杜汉三起火了，打了我一巴掌，“政府早就有命令，取缔工会活动，你们工会为什么还存在？赶快解散！”

驻军通知厂方，勒令取消工会。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工会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工会红牌也由前门移到后院去。

此后，工会的活动遭到严格的限制。

杜汉三的队伍走了，张学良、万福林的队伍来了。走了狼，又来了虎。公司资方买通驻军，处处破坏、打击工会组织。有一天半夜三更，驻军通知郭玉山、郑长顺和我到驻军司令部去谈话。

“不想活了？谁叫你们现在还组织工会？”开头就这样问。

“没有工会了。”我们答复道。

“别装蒜了吧，工会牌子还挂后院，是不是？”他冷笑着问道。

“那是以前的牌子没有取下来，工会组织早不存在了。”我们沉着地回答。

“以前谁同意你们成立工会的？”他又追问了一句。

“那是公司承认的，协议书上还有明文规定。”我们越说越

有理。

“唉！明文规定？哪里有这件事？哪里有这件事！”他感到很奇怪。我们对他说了罢工会谈情况，他听后无话可说，只好改口说：“我是行营的，本来不管地方的事，但有人告你们不守规矩，为了维持治安，我不能不过问。”接着又讲了些“军训”之类的鬼话：“国家事嘛，由国家来管，工人嘛，就应规规矩矩做工。”谁也不理他这套骗人的教训。没话说了，临走装出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受惊了，对不起。”并频频点头。我们又好气，又好笑。

战争仍在进行。“清党”活动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着矿区。九月九日夜，军警突然包围我的住宅，满屋都是兵，到处翻箱倒柜。由于我事先有准备，把重要文件放在房上瓦角里，他们什么也没有搜查到。

军警把我押到司令部，经过几次过堂，我始终只说：“不知道！”最后，他们把我又放了。

蒋冯大战后，冯玉祥部队退到山东，蒋介石军队直接来接管焦作。公司想夺走工人罢工的成果，再三逼我交出谈判协议，我想：不能交！交了，八个月的罢工不是等于白干了吗？协议书是工人的命根子，胜利果实的凭证。若交出来，没凭没据，他们还承认这些条件吗？”我从瓦角里拿出签字的协议书，滴了几滴热泪，又把他珍藏起来，对公司的人说：“遗失了。”资方不相信，到县府密告，关了我二十天，后来工人担保，把我又放了出来。

公司为了加强对华工的监视和管理，专门成立了“华务处”，工贼孙干青任处长，专门和中国人办外交事务，中心工作是破坏工人运动。

“华务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收买工会负责人，瓦解工人组织。有天孙干青装起笑脸，对我和另外几个人说：“你们领导工会很久，很有经验，现在‘华务处’成立了，这是专门领导工人活动的，公司很信任你们，请你们几位来参加处里的领导工作，怎么样？”我们几个商议了一番，我说：“现在工会活动处于低潮，但工人眼睛时时看着我们，当前形势越困难，工会领导人越要坚强！”

“对！我们是工人，不参加为洋人服务的华务处。”

“参加华务处，就是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第二天我们回复孙干青：“我们是工人，文化低，本领差，干不了华务处的工作！”婉言谢绝了。公司的阴谋破产了。

形势越变越困难，工会完全处于停滞状况，困难严峻的考验着每一个人。隔不久，郭玉山等工会负责人忘却了工人送给他们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赠言，被资本家收买了，摇身一变，金光闪闪的佩带佩在身上，忘乎其形，去当公司的押运副官了。

后来，罗思危等几个领导人离开了焦作。工会领导走的走，变的变，只剩下几个人了。有一天，经理谢来斯把我叫去，冷冰冰地说：“伦敦来电不准你上班了！”旁边的外国人，帐房惠尔恭讽刺地说：“还去罢工吧，罢工工人供你一辈子！”我头也不回地走出经理室，工人们纷纷跑来关心地问我：“怎么办？”我说：“走着瞧吧，……。”工人问我：“穆师付，工会还成立不？”我坚定地回答：“工会没有散，工会还存在！工会在我们心里！在广大群众中！”

1963年11月19日

（邵家仁整理）

焦作煤矿老同志座谈反帝罢工纪要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焦作最早的组织、成员及焦作煤矿反帝罢工的情况，中共焦作市委党史编纂办公室邀请了五位一九二五年左右在焦作活动过的老党员、老同志举行了座谈会，他们是：

李鸣秋（现名李光汉），现年七十三岁，一九二五年八月在焦作入党，现任河北省邯郸市政协副主席。

关永福（现名关幼林），现年七十四岁，一九二五年八月在焦作入党，现任滑县一中教务处副主任。

崔长永，现年八十九岁，原任焦作电厂副厂长，现在焦作休养。

刘清海，现年八十一岁，一九二五年在获嘉县入党，原任获嘉县人大常委会常委，现在获嘉县狮子营公社刘桥大队休养。

贺道林，现年八十八岁，一九二五年曾是焦作煤矿工会纠察团团员，现在获嘉县机械厂家属院休养。

这五位老同志都亲身经历了焦作煤矿反帝罢工，其中李鸣秋同志在罢工期间被党组织选送到黄浦军校学习，关永福同志在罢工胜利一个月后被推荐到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崔长永同志在罢工期间任焦作厨师工会副会长，贺道林同志是焦作煤矿工会纠察团团员，刘清海同志于一九二五年经焦作党组织发展入党后，曾担任获嘉与焦作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座谈会上，这些老同志不顾盛夏酷暑，年老体弱，满怀激情地回忆了当年焦作煤矿反帝罢工的斗争史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还回忆了罢工前后

中国共产党在焦作的组织、成员和活动情况。座谈会期间，这五位老同志还不顾炎热和疲劳，寻找和瞻仰了早年焦作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和负责人的旧居。

中共焦作市委领导对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视和关心。会议前，市委副书记霍增森、常委郭守洲、市革委顾问张方来等同志亲自到宾馆热情接见与会同志，赞扬了他们早年在焦作参加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张方来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使与会的老同志受到了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现将座谈内容按时间顺序分问题整理于下：

一、中国共产党在焦作最早的组织、成员及活动

关永福：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道清铁路工人曾举行同情罢工。当时道清铁路工会的会长叫时云龙，他是个共产党员。后来道清铁路工会遭到破坏。一九二五年恢复后，时云龙仍是道清铁路工会会长。

江田可能是二五年前参加共产党的。记得二五年秋天，罗思危要我和江田搞一次农村调查，我们俩带了两、三元钱，从王褚开始东行，经过于村、定和一直到了修武，重点了解当地农村的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和剥削状况。记得一路上江田给我大讲唯物史观，讲事物的发展变化。我想，如果他不是老党员，他不会懂得这么多。

李鸣秋：江田是河北玉田县人，他的叔叔江浩和李大钊很熟，是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江浩曾在海参威教过书，很早就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他介绍江田到焦作铁路上当工人。江田和张作兴都是二四年入党。一九二四年，我还在焦作见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共产党员张昆第，张身材高大，是湖南人，当时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道清铁路还有一个党员叫闻正卿，

不知他什么时间入的党，这个人后来成了汉奸。当时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共产党，只是听人说：戴礼帽、穿大褂、提手提包的就是共产党。当时我很希望去学习，就问别人：“参加共产党能去学习吗？”别人对我说：“入了党就能去学习！”所以当时我是很羡慕共产党的。

刘清海：我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入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从焦作派到获嘉的李刚中同志和我们村在焦作给英国资本家巴白当厨师的同乡徐一荣同志。入党后我的任务主要是在获嘉党组织和焦作党组织之间跑交通。当时都是单线联系，组织纪律十分严格，不该问的不能问。所以，当时到焦作和谁取得联系，联系什么工作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我与定和村的张海来联系。在此之前，焦作党组织曾屡遭破坏。

二、党在罢工前的组织、发动工作

崔长永：罢工前，我在英福公司的英人职员瑞吉士家里当厨师。瑞吉士不是高级职员，但雇了三个中国人伺候他。“五卅”惨案后的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到街上去给外国人买东西，在火车站碰到了几个学生打扮的人在散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罗思危、吴会治、周福元、张作兴等）。他们见我过来，就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给外国人做饭的，是个洋奴。”他们说：

“不，你是个工人。工人阶级是高尚的！”我生平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接着他们又向我问起给哪个外国人做饭？他的家住在哪里？能否到他家里看一看？我想：反正现在瑞吉士不在家，就领着他们几个人到瑞吉士家里转了转，又拿出点心请他们吃。这时，他们给我讲述了“五卅”惨案，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并希望我联络几个人募捐。事后，我首先找到隔墙格拉斯的杂役冯金堂商量。冯金堂认几个字，上街买东西时常常抽空在商

店柜台上看看报纸，所以他对国内外大事比我知道的多，当我提出给上海工人弟兄募捐的事时，他欣然同意。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串连，多找对脾气的朋友。那时焦作住有三十多家英国人，每家都有几个中国雇员，不几天，我们都串连起来了，你一元，我五角的兑了四五十块钱，让我送到了矿务大学。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罗思危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张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印了许多字。我虽然认字不多，但自己的名字还认得，看到报上印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从这以后，只要是瑞吉士不在家的时候，罗思危就经常来找我。又过了几天，罗思危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全国各地人民都动起来了，到处都在罢工。你们这些在英国人家干活的，也给他们来个罢工行不行？”

“罢工？”我初听感到有点紧张：“那可不简单哪！”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海可以罢工，我们也可以罢工！”临走，罗思危说：“你先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冯金堂不是很积极吗？”

我和冯金堂商量后便分头行动，他到南厂（道清铁路），我到北厂（煤矿）联络工友。当我们联络到二十多个人时，罗思危召集我们在普及小学开了个会。记得那天晚上还下点小雨。会上，罗思危说：“已经决定明天早上八点以后罢工，你们回去准备一下，不要拿外国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就卷起铺盖，离开了瑞吉士的家，八点以后到了老公园会场。那天到会的约有两千多人，记得罗思危首先讲了话。他说：“我们决不给英国人干活，我们要团结起来，没有团体就要受帝国主义欺侮。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接着，他又讲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开完会，我们举行了游

行。游行队伍从老广场南门出去，走到南厂后街转回来就散了。

第二天，李封、王封矿的工人也罢工了。罗思危又到会讲了话，他首先说：“工人们同意罢工的举手。”“呼”的一下全体都把手举了起来。接着，井上的工人挑了锅炉，下井的工人都上来了。矿工们还成立了煤矿工会和纠察团。

英国人听说我们罢工了，就派人到电报局给他们的上级拍电报。当时电报局设在盐店街东边路北，已被我工会纠察团监视起来，派去拍电报的人被纠察团团员痛打了一顿。

我们罢工后，在焦作的三十多家英国人又找了一个修武人刘风山给他们作饭。我们闻此讯后，就派了几个纠察团员趁着夜色从后墙跳了进去，把刘风山拧出来痛打了一顿，并让他写了保证：永远不给外国人做饭。

一个多月后，英国人通过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老燕到商会街找到了焦作交涉局的袁局长，在天津找来一些人为他们作饭。英国人吃的菜在当地买，从天津寄来的食品都被纠察团员们截走吃了，搞得英国人无可奈何。

三、关于“沪案后援会”

李鸣秋：“五卅”惨案后，罗思危到了李封矿，他认识我后，便要我给他介绍十几个小工头，并召集他们开会。在会上，罗思危给这些小工头讲述“五卅”惨案，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工人阶级，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影响越来越大。不久，大工头张虎元听说是我介绍的人，恼羞成怒，把我开除了。开除后我从李封到了焦作，罗思危把我安排到了“焦作沪案后援会”。分配给我的工作主要是给工人发钱，钱从哪儿来的不清楚，可能是全国各地募捐支援来的。吴会治、罗思危可能是“沪案后援会”的负责人。

关永福：焦作“沪案后援会”的全称叫“焦作各界援助沪案后援会”。当时上海沪案后援会曾派到焦作两男一女上海大学学生。两个男学生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女的叫张义德。

四、关于“焦作市国民党市党部”

关永福：“焦作市国民党市党部”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地址在现焦作胜利中街西平等胡同四号，一九二六年初，市党部搬到东街（现新华南街36号）。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焦作市党部是由我们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里面的成员都是我们党的跨党成员，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员。

李鸣秋：当时国民党焦作市党部里都是我们的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和中国共产党党徽，就是在焦作市党部里。当时在市党部里主持工作的是罗思危等人。我还在市党部里看过一个多月的家。

五、关于募捐宣传队

李鸣秋：罢工后为了取得各地的支持，罗思危带领我们一行五人到黄河南募捐。为了惹人注目，我们穿的衣服前后都印有青天白日，罗思危称做“青天白日满天红”。我们每人还戴一顶红帽子。我们先到修武试验宣讲（关永福插话：记得罗思危去找修武县教育局韩局长，那个人架子很大，只派人送出了个名片。罗思危一看，气得把名片一摔，扭头带着我们就走了。李鸣秋同志是我们这一队的头头）。后来又到了郑州。在郑州，我们见到了罗章龙、徐志谦。后来又见到了王若飞夫妇，他们当时西装革履，穿戴与众不同。我们还到了洛阳、信阳、开封，到开封是这次募捐的高峰。在开封，当时的河南督办岳维峻的秘书长李敬斋代表岳维峻设宴招待了我们。在开封，我们还到机场欢迎苏联援华团，由于我们穿戴奇特，苏联援华团的“老毛子”们还抱着我

们照像留念，并请我们当晚到龙亭吃饭。

募捐来的钱不通过我们的手，通过各地工会直接寄到焦作。和我们同时出去的还有一支募捐宣传队，他们主要到豫北汲县、安阳等地募捐，为首的叫许嗣谦。去黄河以南的募捐宣传队负责人是罗思危。

六、关于选送到黄埔军校的学员

李鸣秋：一九二五年九月，组织上安排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开封岳维峻办的学兵营学习，后因这个营未办起来，我们也未去成。到了这年十月，焦作党组织安排我、江田、吴会治、周福元、秦孟虎、冯××（矿大学生，四川人）到黄埔军校学习。我们先到了开封，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同志给我们谈了话，并给我们每人四十块大洋。路经上海，我们又到环发路40号换了介绍信，那里又给我们每人二十元钱。我们坐船到了广州，到黄埔军校找于树德报到。根据文化程度，吴会治、周福元、秦孟虎等被分到了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我和江田被分到了入伍生团。我在入伍生第一团三营九连三排学习。

七、关于工人纠察团

贺道林：罢工以后就成立了工人纠察团。矿工纠察团有一百二十人，厨师工会纠察团有五十人。当时我是矿工纠察团团员。记得矿工纠察团团长是胡景泰，副团长姓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会场，监视洋人，昼夜巡逻。罢工开始后有些洋奴偷偷的给洋人送肉、鸡蛋，我们抓到这些人就惩罚。罢工期间，我们纠察团的人每日的救济金比普通工人多两元。罢工开始后，河南省政府、修武县政府还给过我们每人三元。

八、关于复工

贺道林：复工条约签订后，由于地方反动势力未达到目的，

修武有个薛帮炎带了五百多名花枪会会员，沿街站岗，不许工人复工，并在火车站与吴佩孚的军队对峙。我们工会经过精心安排，先派了十个代表到交涉局，接着又派去二十个，说道：“不行了，工人们在闹呀！”后来又去了三十个工人，簇拥着交涉局长进了矿，立即燃放鞭炮，接着就举行了复工大会。

（薛毅整理，1981年7月18日）

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

（根据贺大捷同志回忆和有关资料整理）

焦作煤矿是我国重要的无烟煤产地之一。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以下简称焦作矿工游击队）是在“焦作煤矿工人纠察队”（以下简称“工纠队”）基础上组成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从焦作第一次解放至第二次解放前夕，焦作矿工游击队一直活跃在焦作地区，在保卫矿山、反奸反霸、恢复生产、转运机器、保护群众、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焦作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寇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我强大的野战军在横扫道清铁路以南各县敌伪，克复焦作西部的西大井（现王封

矿)之后,突转锐锋,把豫北重镇——焦作团团围住。经过周密的部署,解放焦作的战斗于九月八日凌晨一时打响。我太行军区第七、八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张廷发、黄新友等同志的指挥下,在我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十七名熟悉焦作地形的煤矿工人的前导下,指战员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经过数次冲锋,于上午八时半攻下了敌指挥部,活捉了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李仙洲、副司令李志鹏等七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至此,被英、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侵占蹂躏近半个世纪的焦作煤矿,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焦作解放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新成立的中共焦作市委和焦作人民政府首先打开仓库,发放粮食,对矿工进行安抚救济工作。焦作的煤矿工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日伪统治之下,又刚经历了亘古罕见的大灾荒,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整个矿区经济凋敝,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在此之前,“工人们清早上工,谁也不知道晚间还能不能回来。喂猪的豆饼、豆皮,就是工人的粮食。工人们饿得皮包骨头,下了窑上不来的不知多少,过李封桥叫大风吹下去跌死的就数不清。饿急了,偷点煤去卖,被矿警抓住用冷水灌死^①”。日伪时期,焦作矿区最大的煤矿西大井的“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被迫延长至十二小时,而工资则实行残酷的‘包工制’,每人每月配给杂粮三十斤”^②。到了解放前夕,日伪统治者竟“连续三个半月未向工人发半颗粮食”^③。我军在解放焦作之前三天,首先解放了焦作西部的东冯封矿井,马上成立了“复工委员会”。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到整四斤粮食,失业工人也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救济。焦作解放后,“市政府及工会已设法救济这些失业工人。失业工人工资,现经工会商论,拟订了一个工资草案:每工每月最高工资为粮食一百二十公斤(二百四十华

斤)，最低工资为六十公斤（一百二十华斤）^④。不少矿工很久没见过粮食了，乍一分到黄澄澄的小米，激动得热泪盈眶。矿工们感动地说：“过去，给日本人干工还饿肚皮；现在，没给解放军干就给粮食。解放军真好！”由于党和政府首先解决了广大矿工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矿工们的复工情绪非常高涨。九月十九日，王封矿正式复工。该矿抗战前日产千吨，日伪统治时期日产两百吨，矿工们决心超过战前产量。与此同时，东冯封、常口、李封等矿相继复工。焦作四郊的三万多名失业矿工，绝大部分都到矿登记。由于党和政府实行了正确的政策，焦作的商人们也召开了临时代表会，决定迅速恢复市场，并报告汉奸产业，会后自动交出奸商所存麦子六百零三石（二十二斤斗）、卤盐一万斤^⑤。焦作煤矿的领导机关定名为新华煤矿公司。十月十三日，新华公司举行成立大会，管云同志当选为经理。新华公司成立后，又发给职工每人二十斤麦子，每人半月工资。中秋节时，为了慰劳矿工，公司又发了十万元过节费，矿工们感激涕零，欣喜异常，加倍努力生产，报答党的恩情，整个矿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焦作不仅是一个矿区，同时也是太行南区的前哨，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占领焦作，一面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借机调兵遣将，一面派遣特务打进焦作矿区，散布流言蜚语，暗杀革命干部，搞得一部分群众害怕变天，人心惶惶，不敢公开靠近共产党。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解除群众的顾虑，我政府于九月二十七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兼焦作市警备司令李仙洲等十名汉奸。为了提高广大矿工的阶级觉悟，使矿工树立矿山主人翁的责任感，党通过工会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对职工分批进行形势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并开展新旧社会对比，进行忆苦思甜。熬过严冬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经历

过旧社会的人，最知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通过宣传教育，特别是通过新旧社会对比，广大矿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说：“旧社会，我们煤矿工人在井下，四块石头夹块肉，随时可能把命丢！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救命恩人共产党、毛主席。今后，我们一定跟党走、跟毛主席走！”一些持糊涂认识的人经过宣传教育，懂得了不跟共产党走，就会重受二茬罪的道理，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广大矿工认识到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必须用枪杆子武装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党的组织下，焦作矿工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焦作煤矿工人纠察队。

“工纠队”是一支党领导下的不脱产的工人武装，下辖三个分队，即一分队（王封分队），队长刘鸿欣、秦家吉；二分队（李封分队）队长贺大捷、李聪芝；三分队（焦作分队），队长崔长平。“工纠队”约有一百多名队员，队员大都是青年矿工，他们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先进分子。

“工纠队”成立后，首先参加了反奸反霸斗争，他们负起了捉拿、看管和监督把头及坏分子的责任。每逢召开斗争会，“工纠队”都负责武装押送，既参加了对敌斗争，又起到了保护群众的作用。一次，在李封老君庙斗争包工头毋绪道时，毋绪道不老实认罪，“工纠队”员上去教训了他，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大长了矿工们的志气。对一些罪大恶极、畏罪潜逃的汉奸把头，“工纠队”抄了他们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工纠队”的所作所为，极大的震慑了阶级敌人，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煤炭生产，推动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工纠队”在保卫矿山、保护人民生活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军驻守焦作的主力部队奉命开赴前线后，“工纠

队”就成了保卫焦作煤矿的主要武装力量。在那一段时间里，工纠队员们一面坚持参加生产，一面巡逻站岗，警惕的保卫着焦作矿山。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我焦作矿区附近调兵遣将，逐步形成了包围圈。为了防备敌人攻占焦作，我党一方面在矿区举办备战训练班，动员广大职工备战转移，一方面指示工纠队发动、组织并率领工人把煤矿的机器设备和贵重物资转运上山。

在转运机器的工作中，“工纠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我拆卸转运机器，他们经常出动美式飞机，疯狂的对我运输队伍进行扫射。我工人纠察队荷枪实弹掩护，工人们开始全力以赴转运机器。大车和牲口不够用，就用膀子抬。技术工人、技术职员、老年人，甚至剃头的，都无例外的自动参加了运送。敌机不断地追踪扫射，机器的锅炉上射了窟窿，工人们察看一下，“不害事”！满意地微笑着，加速脚步向指定地点前进。他们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危^⑥。

一些笨重而又难以移动的机器设备，“工纠队”想方设法把它们给破坏掉。他们拆掉了发电机上的原动力机，锯掉了高车架上汽缸的铁拴，卸掉了井上井下的全部水泵。待敌人来到焦作，留给他们的将是被水淹没的废井。

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紧张，一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又蠢蠢欲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我李封镇妇女主席李金花被特务谋杀，尸体大卸八块，惨不忍睹。反动敌特的残暴行径，激起了焦作矿区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在市委的组织下，第二天就抓获了七名凶犯。三天后，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召开了“反特复仇大会”，全市两万多群众不畏盘旋空中的敌机，在“工纠队”

的组织下，一直等到枪决了凶犯才离开会场。

十月上旬，国民党纠集八十五师、三十二师、三十八师一部约五个旅的兵力，连同地方杂牌部队及还乡团等共计两万五千人，兵分三路，在数架敌机的指挥下，从修武、武陟、济源向我焦作进犯。为了抓紧转运机器设备及其它物资，我“工纠队”率领工人们日夜抢运。时逢初秋，阴雨连绵，运输的道路又全是山路，工人们在泥泞陡峭的山道上，一趟又一趟的抓紧赶运。鞋磨破了就赤着脚，靠手抬肩扛，硬是把机器设备运到了山里。在这艰苦的工作中，个别不坚定分子开了小差，但“工纠队”的绝大部分队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锻炼得更加坚强。

转运机器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敌人攻进焦作，十月十二日，敌人侵入南厂，侵入焦作，美国造的炮弹开始向北厂轰击，飞机扔下了燃烧弹，火烧起来了，工人们仍在坚持着北厂最后一批机器的装运。纠察队毫不动摇地监视着地面上的敌人，他们发誓“要像个老红军的样子”，他们终于掩护着工人们把这批机器运抵较安全地带。他们喘着气，摸摸那三十马力的小发电机，爱抚地骂：“你可把老子们累死啦！”^⑦

“工纠队”随我人民政府转移上山后，在山西晋城柳树口进行了整训。于年底改编为“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以下简称“矿工游击队”）。刘鸿欣任队长，李聪芝任副队长，贺大捷任党支部书记，李文光、赵连璧任参谋，下辖四个分队，共有游击队员一百多人。

矿工游击队从一九四六年底建立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奉命调到山西潞安煤矿参加生产，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矿工游击队转战于焦作西、南、北三面的山地和平原，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他们配合道清路南的军队，坚持大片乡村阵地，把焦作变成大海中

的孤岛。他们要把侵入焦作的敌人消灭在焦作！让敌人走着进来，抬着也出不去！^⑧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矿工游击队不仅及时的为我后方兵工厂运输原材料，而且几次为我主力部队补充人员，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在这一时期，矿工游击队的主要贡献是：

一、抢救物资，支援生产。

我军主动撤离焦作后，将职工合作社的大批物资隐蔽在王封矿附近的西张庄，为了使这些物资能够为根据地人民服务，免落敌手，一九四六年底，上级命熟悉焦作地形的矿工游击队全体出动，率领部分工人，乘着夜色，将隐蔽物资全部转移出来，运到了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太行兵工厂制造炮弹，急需钢铁，矿工游击队闻此讯后，立即开赴王封村北边白马门外的石河里，挖出埋藏在这里的数百根铁道轨，为了运输方便，将这些道轨全部截成四、五尺长，然后跋山涉水，历经一个多月，终于把这些道轨全部运到了山西省陵川县平城地区的兵工厂，解决了急需。

二、保卫政权，保护群众。

焦作失陷后，为了领导焦作地区的人民坚持对敌斗争，我焦作党政机关一直坚持在焦作附近。在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矿工游击队起了重要作用。一次，一千多敌人包围了驻在大洼村的我地方政府机关，矿工游击队听到枪声后紧急集合，急行军二十多里，英勇投入战斗，为我地方政府胜利突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地方政府赠给矿工游击队一面写有“主动支援”的锦旗。敌人占领焦作后，经常到四乡里对群众敲诈勒索，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并对我根据地边区进行骚扰。为了保护群众，矿工游击队经常与敌作战。一次，敌人经过布署，来到造店

村抢劫掳掠，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矿工游击队不顾两侧敌人机枪的扫射，冲进村里，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并追到店后村，救回了部分群众，夺回了群众财产。群众每年从山里下来收麦、收秋，矿工游击队总是日夜守卫在距敌人最近的山头上。

三、配合主力，英勇作战。

矿工游击队不仅经常单独与敌展开战斗，而且多次配合主力部队，袭击敌人。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进犯我根据地边区，矿工游击队经常配合主力部队在道清路南的小尚、南朱村、店后、阳庙、宁郭、府城、南文一带活动，多次截击敌人。

此外，矿工游击队还经常深入敌占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侦察敌情，为焦作的最后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艰苦的战斗中，一些英勇的游击队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是：李学文、许胡仗、连启俊、毋福友、王启伦、赵连璧等。

敌人屡遭矿工游击队的打击，又抓不住熟悉地形、神出鬼没的矿工游击队的踪影，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他们穷凶极恶的杀害了游击队员王喜同志的父亲和毋存亮同志的母亲、弟弟，并抓了其他队员的家属。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些名不见经传、但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们吧！

一九四八年八月，矿工游击队奉上级命令，离开焦作矿区，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调往根据地潞安煤矿参加生产，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焦作矿工游击队是一支主要由焦作煤矿工人组成的革命队伍。解放战争时期，从焦作第一次解放至第二次解放期间，矿工游击队自始至终活跃在焦作矿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久经考验，屡建功勋，成为群众看到鼓舞、敌人闻之胆寒的武装力量。

焦作矿工游击队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薛 毅整理

注：①⑥⑦⑧引自194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2版。

②引自1945年9月19日《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版。

③引自1945年9月2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版。

④引自1945年9月29日《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版。

⑤引自1945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版。

第五部分 焦作煤矿史大事年纪

(公元前七七〇年——一九四九年)

薛世孝编

一、土窑开采时期

(公元前七七〇年——一八九四年)

公元前七七〇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春秋战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焦作即已经发现了煤炭。据《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中指出：“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中黄垩多涅石”。据考证这里的“贲闻之山”即是指的焦作矿区；煤炭当时被称为“涅石”或“石涅”。

五八一年——九〇七年 隋朝、唐朝

隋唐前后，焦作已开始用土法采煤。二十世纪初，英商福公司在焦作开第十四号井，曾挖出铁灯一盏，开元铜钱数个，被认为是唐代的遗物。还据传说，在此之前民间已用煤玉雕刻艺术品。

九〇八年——一二七〇年 宋朝

宋朝，焦作生产的煤炭开始用手工作坊生产。一九〇九年，北宋（九六〇年至九七六年）初期，朝廷派出专职官吏管理煤炭

的生产和买卖，焦作的煤炭远销汴京（开封）等地，成为各种作坊、饭馆和居民不可缺少的上等燃料。

一二七一年——一三六八年 元朝

元代，焦作附近李封一带生产煤炭的土窑，已经相当普遍，当地人民“所持为生存之命脉者，厥为煤矿”。当许衡告老还乡，回到家乡李封看到煤窑时说：“卧牛之地，日进斗金”。说明当地依靠挖煤已经成为重要的收入。

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 明朝

明代，焦作煤炭的开采，已具相当的规模，民间和手工业对煤炭的利用更为广泛。据元顺五年（一四六一年）编的《明一统志》中记载：“河南鲁山及河南所属十四州县皆出石炭”。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所著《天工开物》卷中《燔石》一节中指出：“凡煤普天皆生，以供锻炼金石之用，……。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这里所说的“石炭”，即是煤炭。所说的“河南所属十四州县”和“燕、齐、秦、晋”，都是包括焦作在内的。

一六四四年——一八九四年 清朝

到了清朝，焦作的小煤窑已是星罗棋布，民用和手工业的用煤量已大大增加。据道光七年，焦作附近的庙河在老君庙中《创建拜殿志》的碑文中说：“行山为中州名岳，其中足为赖者，惟煤为最，而是庙之阴，从未闻行窑之说者，丙戌冬廷杨□□广业等，因山势以度地利，纠众集合在庙北里许，创打煤桶十数只，吾乡近颇利之”。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据《修武县志》上记载，

焦作地区开小煤窑的有一百多家，土窑八百多个。这些土窑都采取土法人力开采，每窑设掌柜一人，帐房二至三人，经营窑务；较大的土窑，一般有采煤工三十人，绞煤工二十人，杂工二人，拉筐多用童工，每天工资约一百五十文钱。挖煤分日夜两班，每天出煤一万斤左右。这时已经开始由封建的生产关系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二、豫福公司合办时期

(一八九四年六月——一九一五年四月)

一八九六年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本年 意大利商人康门斗多·恩其罗·罗沙第以调查中日战争后的形势为名来中国考察，覬覦勘测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煤炭资源，然后回到欧州，筹募资金企图在中国投资开矿。

一八九七年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三月 在英国伦敦堪农街一百一十号设立英商福公司，资金为两万英镑；接着，在我国天津设立英商福公司办公处，任命英国驻沪总领事哲美森为总董，覬覦中国河南、山西的煤炭，妄图攫为己有。

一八九八年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年初 英商福公司代理人罗沙第再次来到中国，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贿赂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假定豫丰公司与福公司代理人罗沙第磋商订立合同九条，向

福公司借银一千万两，并附以所谓保款票，承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南西南诸山各矿，并经意大利国驻京公使萨尔瓦噶加盖印押作保，携至河南，呈请巡抚衙门，在合同内容中声明：“所借之款，商借商还，将来如有亏折，归该公司自理；所得矿利以百分之三十五报效朝廷；开办六十年以后，所置办矿产业，全数报效。”

三月一日（二月初九日） 河南巡抚刘树堂接到豫丰公司与福公司承办河南矿务合同后，便不审外情，不顾后患，昧然入奏清廷。清廷乃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户部会同议奏。

三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五日） 豫人礼科掌印给事中郑思赞经过访察，列举吴士钊、程恩培二人朋比为奸、从中渔利之情弊，并牵连河南巡抚刘树堂，据实奏参。

三月至六月（三月至四月） 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昏聩糊涂，反认为福公司“承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南西南诸山各矿地段过广”，应改为“怀庆左右、黄河以北，以示限制”。遂督饬福公司代理人、意大利商人罗沙第另拟合同章程二十条。在意、英驻华公使来日催促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户部复奏清廷。

六月二十一日（五月初三日） 豫丰公司商董吴士钊和福公司罗沙第，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的合同。清政府于当天批准了这个丧权辱国的合同。

冬 英商福公司派矿师葛拉斯、格垒等九人陆续来到怀庆府城，吴士钊冒称钦差、程恩培称为副使。

一八九九年 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七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五日） 御史某人复以吴士钊、程恩培

二人“背旨扰民，盗议谋利”，据实奏参，列举吴、程“勾引外人，滋生事端”，要求将检讨吴士钊、候补道程恩培“即行罢斥，并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清廷光绪命河南巡抚裕长确切查明，具实据奏。

八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河南巡抚裕长，经过调查，将英商福公司违背原定合同渡河勘矿测路情形，据实参奏，指出吴士钊“尽任洋人所为”，“与原定合同不符”，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传吴到署，令其遵照原定合同办理矿务，“保我利权，以杜后患”。清廷遂将翰林院检讨、豫丰公司商董吴士钊革除职务，递解押回云南原籍监禁。

十一月（十月）英商福公司勘测队负责人葛拉斯经过在山西、河南、湖北实地勘测后，提出修筑怀浦铁路，即由山西泽州取道河南怀庆与芦（沟桥）汉（口）铁路衔接后，折入安徽的正阳关，到达江苏的浦口。

一九〇〇年 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年初 英商福公司派路矿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河南，后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扩及河南，英商福公司所派人员被迫撤退，推迟了英帝国主义掠夺焦作煤矿和修筑铁路的日程。

一九〇一年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八月（七月）豫丰公司帮董、山西候补知府方镜与英商福公司矿师柯瑞等，列名禀称于河南省修武县属之老流河（即老牛河）勘定矿地，请求河南巡抚松寿（鹤龄）发给开采凭单。

十月（九月）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要求批准英商福公司建筑怀（庆）浦（口）铁路。

十二月十二日（十一月初二日） 河南巡抚锡良接到修武县知事转呈的英商福公司代办总工程师柯瑞和豫丰公司帮董方镜来函，要求由修武县老牛河附近矿地建筑支路，以利外运焦作的煤炭。

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日） 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根据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促发凭单的请求，复入奏清廷，认为河南铁路矿务极应派员接办。清廷依议。

一九〇二年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三月（正月） 河南巡抚锡良奏派河南候补道韩国钧（紫石）接充豫丰公司总办。韩国钧以商董应由商举，不能官派，坚持不就。锡良转咨外务部，改为河北矿务局，开始设在道口，后移清化（即现博爱县城），由韩国钧任总办，专事交涉之事。

五月（三月） 英商福公司总董哲美森等来到焦作，建立焦作英商福公司。福公司总矿师利德、矿师施久尔及豫丰公司帮董兼华委员方镜等，遍历怀庆府属探勘矿地，非法在老牛河附近下白作村强购民地二十亩，打钻探矿，建设矿厂，运置机器，并以哲美森的名字命名为哲美森厂。

六月（五月） 河南巡抚锡良派河北矿务局总办、候补道韩国钧与英商福公司代办总工程师柯瑞先后在开封、道口举行谈判，议订支路章程。谈判期间，英商福公司强行从道口向西开始建筑铁路。

八月（七月） 河北矿务局总办韩国钧、英商福公司代办总工程师柯瑞签订了《河南道口至宁郭驿议建运矿支路章程》。支路章程经河南巡抚锡良批准，外务部立案。

冬 英商福公司总矿师利德根据原合同第一条专办“怀庆左

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之条文，请办河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矿务。河北矿务局总办韩国钧给予拒绝。

一九〇三年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六月（五月） 英商福公司正式开工筑路，由道口码头筑起，向西展筑。英商福公司建筑这条铁路原为运输泽煤盛矿厂的煤炭，但因泽煤盛矿开办四年，仍未出煤，深恐煤矿无利可图，又要付出大量养路费，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要求我国借款收回，外务部同意萨道义的要求，改由中国向福公司借款修筑泽州至道口的铁路。

七月（六月） 豫丰公司帮董方镜与英商福公司总矿师利德，依照原合同第一条勘定矿地，绘图贴说，请发开采凭单，其图用红色为线，这就是俗称的红界。

夏 在英商福公司修筑道清铁路沿线的人民兴起了反对英商福公司筑路斗争的风潮。

十月（八月） 英商福公司总董哲美森和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在上海开始举行借款收路谈判。

一九〇四年 光緒三十年 甲辰

上半年 清政府外务部由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催迫，由河南巡抚陈夔龙饬由河北矿务局总办韩国钧与英商福公司总矿师利德妥商另议，改绘详图，其图即于前呈文红界图内加用黄色为线，以示区别，这就是俗称的黄界。

七月一日（五月十八日） 英商福公司修筑之铁路已展筑至沁阳县之柏山，并单方面决定先在道口至待王镇间售票行车。

十一月（十月） 盛宣怀委派我国最早的著名铁路工程师、

候选知府詹天佑到沁阳县属清化镇勘察，同哲美森按照沪议逐条磋商，查帐看工。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八日） 河南巡抚陈夔龙正式发给英商福公司黄界煤矿开采凭单，并向外务部备案。

十二月（十一月） 英商福公司在取得黄界煤矿开采凭单后，即在焦作开凿一、二、三号矿井。

一九〇五年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二月（正月） 英商福公司铁路展筑至沁阳县属之清化镇，计跨浚、滑、汲、新乡、获嘉、修武、沁阳等七县，共长三百零八华里，是谓道清铁路。

同月 詹天佑经过清化的勘察和北京的对帐，最后核定道清铁路的建筑费及其他费用共为六十一万四千六百英磅，比哲美森要价七十五万英磅少十三万五千四百英磅。

七月三日（六月初一日） 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太子少保尚书衔前工部左堂盛宣怀，英国前驻沪总领事、三等宝星、福公司总董兼代理人哲美森在北京签订了《道清铁路借款合同》、《道清铁路行车合同》。

八月三十日（八月初一日） 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河南巡抚陈夔龙会衔委派福建候补道程祖福为道清铁路第一任行车监督，实际上听任英商福公司摆布，处于附庸地位。

一九〇六年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二月（正月） 英商福公司开凿四、五、六、七号矿井。由于福公司的竭力经营，这年即开始出煤，日产煤炭五百吨。

冬 河南留日代表杜友梅、杜扶东，予绅李敏修、王静波

等，合同上海公学代表与各地志士，在开封召集会议，讨论收回焦作煤矿矿权办法，成立矿务研究会，向各方宣传呼吁，学习山西人民集资收回矿权，撵走英商福公司的办法，组织凭心煤矿公司自办煤矿，作为对当时英商福公司泽煤盛窑厂的抵制。接着，开封绅学各界人士组织“保矿公会”，卫辉、许州、沁阳、修武等地纷纷成立保矿会，反抗英商福公司对焦作煤矿的掠夺。

本年 为了和英商福公司相抗衡，民族资本家靳法蕙组织凭心煤矿公司（1912年改为中州煤矿公司）。除此之外，还建有明德、豫泰、民治、民有等煤矿公司，实行封建把头制，均采用土法人力开采。

一九〇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一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在《豫报》上发表《矿说》一文，号召河南人民抵制英商福公司。

三月十日（正月二十六日） 河南留日学生以留日河南同乡会的名义在《时报》上发表了《留日河南同乡会警告河南同胞速办矿务书》。

本年 英商福公司又开凿八号矿井。这时日产煤炭五百吨。

一九〇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年初 英商福公司矿井出煤后，天津仁记洋行为福公司包售煤炭，与道清铁路订立简章，在获嘉、新乡、汲县、道口等车站建立煤炭转运栈，当地人民不断与福公司雇佣人民发生冲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迫使外务部电请河南巡抚林绍年转令逮捕和惩办对福公司“煽动公开骚乱”的人民。

本年 英商福公司总理、总矿师勘锐克来到焦作泽煤盛厂，

这年的原煤年产量为二十四万四千吨。

一九〇九年 宣统元年 巳酉

二月二十五日（二月初六日） 经过在天津一年的谈判，在焦作泽煤盛厂签订了《河南交涉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

三月一日（二月初十日） 英商福公司履行合同，在泽煤盛厂附近创办焦作路矿学堂，由河南交涉总局派提调田程总理其事。这年招生二十人，聘请英国李恒礼等四人和中国陈筱波为教习。

本年 焦作路矿学堂英籍教习李恒礼在英商福公司的指使下，时而指挥矿工越界购取含铁矿质，时而引诱群众私挖含铁矿石盗卖，并在泽煤盛厂内设炉化验，识别其种类，以为制铁之预备。

四月一日（闰二月十一日） 在签订《见煤后办事专条》不久，河南交涉局议员、候补知府杨敬宸，与福公司总董白莱喜私相授受，擅自另加附议两条：第一、华商如有自愿赴福公司购煤者，他人不得阻挠买煤。如有此种情事，中国地方官自应就近立行禁止查究，惟每人至少以二十吨起码。第二、福公司不得令华商包售本省煤觔。

五月二十日（四月初三） 河南各阶层人民在开封小行宫集会，到会群众达五千余人，筹商抵制英商福公司的办法。接着，成立了河南保矿公会。五月二十八日，保矿公会派二十多人到道清铁路一带福公司售煤处，联络绅商士民，实行文明抵制。五月三十日，又派人到郑州、许州各铁路车站，阻止福公司售煤。修武县学生分头出发宣传、演说，呼吁抵制福公司售煤。千余农民手持棍棒群集县城，寻找与福公司谈判的知县严良炳算帐。愤怒的群众冲入英商

福公司，将其采煤器具砸毁。同时，公举河南绅士、翰林院编修、谏议局长杜严（友梅）、张成修（后改为葛成修）赴京联络京官六十余人，开会公议，向外务部、农工商部递送公呈，力争废约。以后，又两次公推代表杨源懋、毕太昌、胡汝麟、王锡彤等，先后赴京交涉。王敬芳在上海发起国民公会遥为声援。

四月二十七日（三月初八日）在河南人民的推动下，河南巡抚吴重熹委派蒋懋熙、何云蔚、徐寿兹、林桂芳、苗夔、王宰善等，会同交涉局司道，与福公司总董白莱喜谈判于开封，没有结果。后来，又派何云蔚、王宰善、朱宝璇等赴北京，在外交部谈判，才“拟定嗣后华商赴该厂购煤，总须以一百吨为限度，以定限制”。将英商福公司批售煤炭的起点由原来的二十吨提高到一百吨，而把一百吨以下的销售留给华商土窑。

五月（四月）在人民的压力下，河南巡抚吴重熹奏请杨敬宸“即行革职”，方镜“交外察议”，严良炳“交部议处”。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批准了这个奏请。至此，卖煤问题遂告解决。

本年英商福公司开第二十四号井，这年的原煤年产量为二十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吨。

一九一〇年 宣统二年 庚戌

二月（正月）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外务部，重提根据原合同，福公司为专办“黄河以北诸山各矿”，要求发给开采铁矿凭单。同时，驻厂提调何云蔚，根据公法约章，与福公司总董白莱喜和总矿师堪锐克屡次谈判。英商福公司答应在奉凭单以前，停止探勘铁矿，并允转戒焦作路矿学堂英籍教习李恒礼，使之约束工人，不再越界搜取铁质。

四月（三月）英商福公司从伦敦派遣专办铁矿的总工程师

纳德来到焦作泽煤盛厂，与总矿师堪锐克四出活动，以游观风土为名，多在红黄界以外，窥探铁矿矿苗，引起河南人民的强烈反对。

本年 英商福公司在霸占焦作煤矿之后，进而阴谋开采铁矿，使河南人民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保卫矿权的新怒潮。豫绅、翰林院编修杜严（友梅）等勘定矿界，召集股本，发起组织宏豫铁矿公司，呈请河南巡抚立案，以豫绅王绍勋为总理，孙甲荣主其事，佐之奔走者为修武县绅秦永年、范乃训；接着，又发起组织光豫铁矿公司，呈请河南巡抚立案，推云南候补知府雷元树为总理，杜严主其事，佐之奔走者为韩嘉玉，勘定矿界，积极筹开铁矿，反对英商福公司在河南开采铁矿。同时，豫、晋、秦、陇四省京官组织协会，同乡官筹款购买河内、修武矿地，留日河南学生也同声响应。

十月二十一日（九月十九日） 河南巡抚委员、候补知县王宰善，河南人民代表、咨议局议长杜严，议员胡汝麟，会同外务部委员施肇基，暨英使馆专员、汉文参赞费理伯与福公司代表、伦敦总公司董事吴瑞萨格尔及特派员梁恪恩等，在北京石桥别墅举行会议，根据原合同之条文与当日经过之事相互比照，详为解释，折及毫厘，福公司代表被驳得词穷理绌，最后挫败了英商福公司在河南开矿制铁野心。

本年 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成立修理厂，有职工七十余人。这时机器运转是利用汽力带动，年产煤炭三十五万七千二百零五吨。

一九一一年 宣统三年 辛亥

二月（正月） 英商福公司总董白菜喜从天津上禀河南巡

抚，请求发给“红界”凭单，并附以原呈之“红界”图说。

五月（四月） 英商福公司总董白菜喜来到焦作，再次上禀河南巡抚，要求续发红界凭单。河南巡抚宝棻飭河南交涉局电邀福公司总董白菜喜来开封与河南矿务研究会直接谈判。六月二十四日，会议在开封河南交涉局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河南矿务研究会是杜严、方贞、段世恒、胡汝麟，英商福公司是白菜喜，列席的督办提法使和尔赓额及坐办许源。此谓开封会议。

本年 为了利用土窑以保存“红界”，抵制英商福公司扩大“红界”之计划，河南矿务研究会积极支持华商靳法蕙之凭心煤矿公司在旧窑停歇后，又在“红界”内另开新窑。于是进一步扩大了“红界”的争论。

六月——七月（五月——六月） 河南矿务研究会闻悉英商福公司继续坚持请发红界凭单，即派人赴修武活动，策动修武县绅士张策、范乃功、秦永年等呈控福公司藐视合同、违犯章程、蹂躏人民、侵夺田户、抛露骸骨、苛虐工人等不法行为，要求废除合同，勒限福公司回国。

六月——七月（六月——闰六月） 修武县保工会长秦梦麟等向河南都督控告英商福公司违约苛工额外讹罚书。

八月（七月） 福公司总董白菜喜在天津致书河南交涉局，声明福公司不能抛弃原合同之权利，以扩充“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无理指责华商靳法蕙等在红界内开采煤矿，是侵越福公司矿权；并附总矿师堪锐克最近报告及续呈地图，说明黄界东北钻验已毕，并无适采之煤。还威胁说将在焦作以东的“红界”内另觅第二矿地。

十月（八月） 在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冲击下，河南巡抚宝棻解任，红界交涉暂时搁置起来。

年底 福公司因运销不畅，损失较重，有意停工。继任河南巡抚的齐耀琳，害怕近万数工人失业，社会发生波动，电飭驻厂提调与福公司总矿师堪锐克筹商，“劝令维持现状，以免扰害公司及地方之秩序”。福公司总董白菜喜从天津致书河南交涉局，乘机再次请发红界凭单。齐耀琳以“大局未定”推托未允。

本年 英商福公司日产煤为一千吨，这年的原煤产量为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九十万吨。

一九一二年 民国元年 壬子

十月 英商福公司第四号矿井，被水淹没，造成五千工人失业。

十二月 河南都督张镇芳复函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历述与福公司矿权交涉之后，详细陈述拒发给英商福公司红界凭单的理由，最后指出“苦痛已尝，前车可鉴。务恳大部鼎力维持，严为拒绝”。而英国公使再三坚持要求续发红界凭单，争执愈烈。

冬 中州煤矿公司总理靳法蕙领到在桐树沟开矿的凭照，经过半年的苦心经营，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开始出煤，经道清铁路待王车站装火车外运。

本年 英商福公司在十月第四号井被水淹后，第六号被风阻断，第八号井也被牵连，后恢复，工程塌损。这年原煤产量为五十四万九千八百七十七吨。

一九一三年 民国二年 癸丑

三月（八月）在英商福公司续请“红界”凭单被拒绝后，英和福公司总矿师分别照会外交部和致书交涉署驻厂提调，提出

国公使“因红界问题，迁延不决”，现为“缩小范围，及减轻负担”，无理的扣留了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六两八钱的出井税，并决定停办焦作路矿学堂。

本年 英商福公司乘豫北人民饥荒之危，不经续请凭单，竟擅自在河内、修武两县大肆廉价强购矿地。福公司总董白菜喜自从天津驰抵焦作泽煤盛厂，迫令开工，擅自在红界内打钻十二处。当地政府前往质问防止时，福公司总董白菜喜又避居天津，及与福公司总矿师堪锐克谈判时，则支支吾吾的诡称：已与河南都督接洽；或称奉英国公使命令，或称得到中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特许，不仅坚不停工，反而又继续钻井二处，并从威海卫调兵二十名前来“保护”。当地人民看到英商福公司不顾成约，擅自在红界内钻探，便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争相在黄界内开采，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先后开采土窑五十余处，与福公司竞争。这时，英国公使竟照会北京军阀政府外交部，提出派遣军队禁止之请求，要求使用武力镇压。以此为导火线，再次爆发了河南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保卫矿权的斗争。

七月 外交部河南交涉署训令驻厂提调，会同修武县知事，向各窑户陈说利害，劝阻停工。这时，反英保矿的民气颇为激昂。九月，修武县议会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提议呈请“保护黄界一带民窑”的议案，函由修武县转呈河南民政长察核；并派修武县保矿分会会长张策等驰诣开封陈述意见，“坚请缓禁民窑”；修武县议员毋本恭还将修武县议会通过的保护民窑的议案，予以印发，四出散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使照会外交部，要求明令禁止在黄界开窑。福公司也有“黄界土窑停工，红界钻探停止”的表示。后来在河南官吏的强迫威逼下，黄界土窑虽相继停闭下来，而福公司却拒不停止在“红界”内的钻探工程。斗争在

深入发展中。

十月 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行令河南民政长张凤台要“重视成约，承认该公司（指福公司）红界开采权，遴派代表来京会商，就原订章程斟酌修改。”

十一月三日 英商福公司为排斥竞争对手，电请英国公使通知清铁路总局处总管、英人巴白，从本日起，禁运中州煤矿公司及各民窑所出的煤炭，使得英商福公司和河南人民的斗争达到了顶点。

十一月 袁世凯电令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长张凤台，责令“按照合同办理，先允许福公司在红界内有开采权，其有华人已开矿及原合同中有应行修改之处，或仿照开滦矿务办法中央合股，亦可和平商办”。于是，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长张凤台委派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行政公署秘书祝鸿元为官吏代表，胡汝麟、王敬芳为绅民代表，参加北京谈判。而祝鸿元鉴于杨敬宸等被参劾，坚辞代表不就，许源等三人遂赴京参加谈判。

十二月 焦作路矿学堂首届学生毕业，英商福公司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断经费，停办了路矿学堂。

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 为河南人民和英商福公司谈判的第一阶段，被称为“四方正式会议”。参加这次谈判的有：外交部代表秘书严鹤龄、签事张肇芬，河南代表许源、胡汝麟、王敬芳，英使馆代表汉务参赞巴尔敦，英商福公司代表总董堪锐克。会议地点是在外交部举行。这次谈判，主要讨论了续发红界凭单和道清铁路对中州公司煤炭开运问题，由于双方各坚持己见，而无结果。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七日 为河南人民和英商福公司谈判的第二阶段，根据河南代表的建议将四方正式会议改为两方私际协商。参加协商的有：英商福公司代表总董堪锐克、

帮董佛德善，河南代表许源、胡汝麟、王敬芳，并由河南代表邀请吴庆嵩主译事。协商地点在六国饭店。

本年 英商福公司在黄界区域内先后开出第四、六、八、二号四个矿井；四月，二号井被水淹掉；着手开十号井。这年的原煤产量达到二十八万三千五百一十吨。

一九一四年 民国三年 甲寅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 英商福公司煤矿工人五千人，与当地人民反对福公司侵占红界斗争相配合，举行了反对福公司裁减工价的罢工。

三月七日 河南人民与英商福公司经过在北京的谈判，双方代表签订了开运合同。至此，英商福公司要求道清铁路对中州煤矿公司煤炭的禁运，才算结束。

八月 根据河南和英商福公司的北京会议精神，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的代表在焦作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原煤矿公司组织人胡汝麟、王敬芳，中州公司代表靳思濂，豫泰公司代表王明贤、王印川，明德公司代表张佩文。主要内容为讨论三公司合并，并组织中原煤矿公司问题。经过与会代表讨论，于八月八日签订了《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合并组织中原公司合同》。接着，于九月十八日签订了《中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胡汝麟为总理，王敬芳为协理。

十一月九日 河南和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了《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

本年，英商福公司开凿第九号井，着手设计第三十九号井。这年的原煤年产量为二十五万二千七百零七吨。中原公司开凿土窑四对，年产原煤二十万吨。

三、福中公司分采合销时期

(一九一五年五月——一九三三年五月)

一九一五年 民国四年 乙卯

五月五日 道清铁路行车总管英人巴人函谕各站长：“非福中的煤，不得装车”。这是道清铁路的第二次禁运。

五月七日 河南和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了《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正合同》、《福中总公司组织章程》。从此，开始了福中公司分采合销时期。

这年，中原公司开凿李河煤矿。

五月十六日 袁世凯任命其表弟、参议院参政张镇芳为福中总公司督办。

五月二十二日 袁世凯任命自己的次子袁克文（寒云）为福中总公司副督办。

五月二十九日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咨农商部根据《本合同》第三十条规定派许源为福中总公司专员。

六月一日 福中总公司在焦作正式成立。公司资本为一百万元，由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各出五十万元。根据合同规定，中原公司推举王敬芳为总理，吴庆嵩为协理。福公司推举英人费须福为总理。

同日福中矿务学校由于原来路矿学堂校址为福中公司所借用而暂设于开封。这所学校得以恢复，还在于中原公司建立后表示愿与福公司共负筹集经费。由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委任王法岐为校长。是年冬招生，先办预科一班。

七月一日 福中总公司驻京公所在北京开始办公。

十二月二十日 福中总公司总理王敬芳、费须福咨达农商部，请豫饰知河南财政厅，并转咨河南巡按使，要求“依照矿业条例，严禁在中原公司矿界内，开采土窑，以维矿业，而重交涉”。这表明福中总公司成立后，中原公司转到福中总公司和福公司一边，共同压制民间土窑生产。

本年英商福公司开凿李封大井（1919年出煤）。这年原煤年产量为四十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二吨。

一九一六年 民国五年 丙辰

三月 福中总公司根据《草合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拟订了怀庆府属土窑专章。五月，这个土窑专章发布后，遭到常口一带人民的坚决反对。

四月十六日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批准《详定福公司开矿购地租地章程》，并附树木及五谷等价目单，交河南交涉署饰发各地方官公布实行。

六月十六日 道清铁路借款首次还本，应还本利计英金四万四千三百一十镑十先令。因道清铁路路线太短，营业未长，频年亏折，交通部不得已预告英商福公司，请其先垫。英国驻华公使乃向外交部交涉，要求以展筑路线为垫款的先决条件，外交部应允。

七月二十一日 英国公使到外交部，声称：英商福公司为保全我国信用起见，道清铁路还款业已代垫，但要求承认三件事：（一）援广九垫款例，年息七厘，（二）福公司所出之煤，经他路运输时，其运费减至与京汉路所定之运价相等；（三）（甲）自清化展至孟县，（乙）自清化展至山西平阳府。此段详细办

法，俟欧战告终，再行开议。二十七日，福公司代表福乐德到部会议，总长许世英提出三种办法：（一）还款；（二）暂不还款，准给年息七厘，减运绝对否认；（三）第三条之甲项业已承认，乙项俟调查后再定。八月七日，英商福公司代表福乐德再次到交通部，声称：可以按照总长许世英提出之办法办理；即暂不还款，年息七厘；自清化展筑至孟县。当时即以此为垫款的交换条件，将款延至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交付。此事遂告解决。

九月十九日 河南省省长田文烈批准了《修正怀庆府属土窑专章》。

本年 英商福公司的原煤年产量为四十四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吨。中原公司为四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七吨。

一九一七年 民国六年 丁巳

一月三十日 胡石青、王博沙在开封创办《新中州日报》，社址设在行官门街路北。经费由焦作煤矿福中公司负担。

本年英商福公司日产煤为一千五百吨。这年原煤年产量为五十万六千零八十七吨。中原公司为三十四万零三百八十五吨。

一九一八年 民国七年 己午

本年 我国留美学生张仲鲁、李善棠、秦瑜、郭楠等人，在美国金城柯路拉度矿务大学发起组织“河南矿学会”，并于一九二二年迁回国内，设于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它的宗旨是“专为学术上的探讨”，它的工作是“以研究矿业学术，代办矿务工程，发展河南矿业为主要工作”，为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展河南煤矿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本年 英商福公司工头某洋人，因殴打华工机匠赵某，中国

公匠大动公愤，全体举行罢工，要求将该洋人工头革除。该公司总工程师伊某被迫同意革除工头某洋人后，外国工匠亦一律罢工。

本年 英商福公司由于各矿井涌水量大，陷于排水苦境，这年原煤产量为六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七吨，中原公司为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吨。

这年 英商福公司开凿三十九号井。一九一九年困水大放弃。后来，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又排水开工，并未达到掠夺目的。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因排水电力中断，又被淹没。

一九一九年 民国八年 己未

春 在福中矿务学校预科学生毕业后，续办本科，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由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兼任校长。

五月十三日 设在开封的焦作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的学生，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在法政专门学校大讲堂参加了省会各校学生联合大会，矿务专门学校代表汤执中、胡汝奇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会后，矿务学校学生分赴城乡热情宣传反帝爱国，鼓动群众起来响应。

五月十八日 福中矿务专门学校学生参加了开封各界群众一万一千多人在师范学校操场召开的国民大会。

五月三十一日 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根据河南省会学生联合会的决定，参加了开封学生的总罢课。矿务学校和其他各校学生利用暑假回到焦作矿区，组织爱国团体，宣传抵制日货，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

本年 英商福公司由于矿井水大，决定放弃三十九号井及焦作各井，集中力量开凿王封大井（一九二三年出煤），并建立了

发电厂，有一二五、三五〇、七五〇KW发电机各三部。这年原煤年产量为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二吨。中原公司为八十三万二千七百六十二吨。

一九二〇年 民国九年 庚申

一月十八日 焦作青年会成立，会长为程干臣，副会长为金润身。

四月 焦作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由开封迁回焦作，先后由道清铁路局局长程世济、河南驻厂交涉员周振先（树声）兼任校长。并于五月十日“开学授课”。

五月七日 福中矿务专门学校联络焦作各校学生和工人、市民代表一千多人，在振阳舞台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各校整队沿街游行示威，深得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下半年 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各种进步书刊，先后流传到焦作。

十二月十六日 经过四年多的会商与谈判，中华民国政府与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了《清孟枝路合同》。在合同上签字的有：交通部总长叶恭绰、财政部总长周自齐、福公司总理堪锐克。

本年 福公司产煤五十六万一千八百三十四吨，中原公司产煤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九十五吨。

一九二一年 民国十年 辛酉

夏 焦作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改为福中矿务大学，由李鹤（敬斋）任校长。七至八月间，该校预科学生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封建专断，发生了罢考风潮。

下半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童昌荣为道清铁路特派员，从事焦作地区的工人运动，胜利地领导了道清铁路工人罢工。

本年 福公司产煤六十四万八千七百一十六吨，中原公司产煤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吨。

一九二二年 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八月 在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道清铁路工人成立了道清焦作工人俱乐部。

十一月 道清焦作工人俱乐部为了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改组为道清铁路工会，参加工会的除铁路工人外，还有二百多名煤矿工人。

本年 福公司产煤五十万五千一百零九吨，中原公司产煤四十万吨。

一九二三年 民国十二年 癸亥

二月一日 在郑州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道清铁路工会派魏宝鉴等五名代表前去祝贺。

二月四日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总同盟罢工。道清铁路工人最先声援，在同日同时开始了同情罢工，占领了道清铁路办公大楼，并提出了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等九项条件。在工会的坚决斗争下，道清铁路当局被迫发给了工人年终双薪。

二月九日 英商福公司用两千元大洋购买了焦作驻军的杜营长，以武力封闭了工会，逮捕了工会领袖王惟俭、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等四人。但工人坚贞不屈，继续斗争，积极营救被捕工人。

二月十一日 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英商福公司被迫释放了

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道清铁路工人才陆续复工。但在复工后，英商福公司在工贼乾宝贤的配合下，勾结封建军阀，对道清铁路工人进行疯狂反扑，工会领袖王惟俭再次遭捕，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秦梦虎等四名罢工积极分子被开除，使工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从此，焦作地区的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五月七日 福中矿务大学和育坤女校、振亚女校、普济小学、同志小学、福中小学、于村小学共千百人，手执书有“勿忘国耻”、“誓死力争”、“经济绝交”等字小旗游行，高呼口号，并在振阳舞台召开大会。

十一月 张仲鲁从美国金城柯路拉度矿务大学毕业回国后，经胡汝麟、王搏沙援引，被聘为福中矿务大学校长。该校设有采矿冶金科，聘任殿元教授为科主任，学制为四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十期上发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的文章，指出焦作矿工已经组织了工会。

本年 福公司产煤六十九万四千一百四十三吨，中原公司产煤五十六万八千四百零四吨。

一九二四年 民国十三年 甲子

春 福中矿务大学进步学生筹募资金举办了焦作贫民学校。由汪允庆（萍知）任校长，张适（季强）任副校长，郅仁杰（世清）、马季强、刘道连等担任教师，参加学习的是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学生等。

本年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吴佩孚为了巩固在河南的统治，派尹之鑫为中原煤矿公司经理。

五月 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张国焘在狱

中出卖了道清铁路共产党员秦寅卿、江镇中两人，并供出了他俩人的具体通讯地址。

十二月 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占彰德，进郑州，达开封，被任为河南督办兼省长。后来，胡景翼病故后，由岳维峻任河南督办兼省长。国民二军五旅李养泉旅进驻焦作。岳维峻派焦易堂为中原煤矿公司临时总理，李鹤为临时协理。我党利用这种有利形势，逐步恢复被封闭的工会。

十一月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发表《我们的力量》的文章，在文章里，邓中夏两次提到焦作工人组织的情况。

“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焦作煤矿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拟附入京汉路总工会之内，后因京汉大罢工失败，不果”。在矿工方面，“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已有组织共有两万六千二百人。”

年底 全国铁路总工会派余利亚为道清铁路特派员，首先恢复了焦作的道清铁路工会，由时云龙任会长，刘昌炎任秘书，龚逸情负责宣传工作。

本年 由于福中公司的经营，这年生产原煤一百六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吨，其中中原公司为九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吨，福公司为六十七万零八百三十五吨，被称为焦作煤矿的全盛时期。

一九二五年 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上半年 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先后派遣王则鸣、刘昌炎、罗思危、杨天然等到焦作，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首

先建立了中共焦作地委，由刘昌炎任书记。刘昌炎调走后，由罗思危接任书记。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焦作地委，由杨天然任书记。杨天然调走后，由吴光荣接任书记。

二月七日至十日 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道清铁路工人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报告。最后，会议作出了《道清路议决案》指出：“道清工友应联络进行矿工一致组织工会，始有力量。现应扩大工会秘密组织”。

六月初 中共中央“四届”候补委员、中央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罗章龙和共产党员张隐韬、王中秀、共青团员马尚德（即杨靖宇）等来焦作巡视铁路和煤矿工作，指导工人运动。

六月四日 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学生看到报纸报道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当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了组织委员会，选举王式乾、宋自修等人参加，决定五日罢课，表示“非沪案办有头绪，不得离校。”会后，派人到沁阳、修武、武陟、获嘉、清化、木栾店等地进行反帝动员工作。在矿大学生的帮助下，修武、沁阳两县先后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并派代表到焦作参加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援助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六月十四日 焦作学生、商人在矿大操场召开反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者约六七千人之多，而市民夹道观者，不下两三万人，声势甚为悲壮。”同日，焦作商会宣布十四日、十五日全市罢市，各商店门首都贴“经济绝交”，“坚持到底”的标语，并下半旗悼念在“惨案中牺牲的同胞，以示哀痛。”

六月中旬 福中矿务大学、福中中学、福中 小学、老亚小学、扶轮小学、普济小学、淑义女校、育坤女校等联合起来，成立焦作学生联合会。

六月十五日 焦作各团体在广场召开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市民一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修武学生四百多人也赶来参加。大会通过几项雪耻条件，并决定十六日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

六月十六日 焦作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焦作周围各县的农民也迅速行动起来，仅修武、沁阳两县的农民群众到焦作举行反帝示威游行的就达二十万人。英商福公司总理堪锐克“闻焦作民气之盛，恐矿场英捕肇事”，从北京“驰赴焦作将英捕武装解除，以免肇祸，并极力向华工及当地商会、警局表示好感。”

中旬 在党的领导下，焦作各界人士成立“焦作各界援助沪案后援会”，由吴会治任会长。

下旬 团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队”建立，参加的有各界青年七八十人，由崔长贤任队长。

六月底 党在天主堂青年会召开了会议，分析各阶级动向，认为焦作具备了“三罢”条件。

七月五日 党在扶轮小学召开焦作各界积极分子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六日英商福公司的家庭雇员首先罢工，提出“斗争不胜利，坚决不复工”的口号；七日举行反帝集会和游行示威。

七月六日 英商福公司的家庭雇员厨司、翻译、花匠、女佣等二百多人，举行了罢工。

同日，沁阳各界联合会致电开封援助沪案各界联合会，指出福公司矿工为援助沪案已于六日罢工，“请各界给予经济援助”。

七月七日 焦作工人、学生、商人和市民两千多人在广场举行反帝集会，北京、开封各学校代表。沁阳、修武等处学界、商

界代表均来参加。

七月八日 英商福公司李封矿、王封矿井下工人六七百人在二郎庙前集会，焦作工人、学生两千多人赶来参加大会。

七月九日 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工人实现总罢工，全市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市民开展了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当地驻军国民军二军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游行。

同日。上海学生京汉线宣传团范争波、张义德、梁栋等人来到焦作进行反帝爱国讲演宣传。

七月上旬 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在罢工实现后，即召开了煤矿工人和厨司工人代表会议。会议上通过了《焦作煤矿工会章程》，决定成立焦作煤矿总工会。还通过了禁止工人到英福商公司上班；禁止商店卖货给帝国主义分子；限制英国人与外界的联系等提案。会议选举了煤矿工会和厨司工会的领导机构：煤矿工会由郑长顺任会长，王占标、郭玉山任副会长，王则鸣任秘书，穆祥顺、崔元奎负责交通，关永福、张瑞南负责宣传教育，财政委员有高董臣、阎福义，纠察团由胡景泰任团长，吴永福、杨庭栋、王占彪任副团长。厨司工会由冯金堂任会长，崔长永、王云兴、杨天恩、杨金榜任副会长，纠察团由刘学智任团长。

会后，即成立了焦作煤矿总工会。后来，又联合道清铁路工会、厨司工会、职员工会等，建立了焦作总工会。

在罢工实现后，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中共豫陕区委先后派“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荷波和李震瀛、何叔衡以及杨介人、马文彦等来焦作巡视工作，指导工人运动。

七月十一日 在焦作“三罢”的打击下，英商福公司的外籍职员四十人，由于“被截断食水供应，并禁以粮食售与”，被迫撤

离焦作，于十二日抵达北京。

七月十二日 焦作煤矿工会补发了《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

七月十三日 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后，英国驻华大使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外交部无理提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急电河南特派交涉员林实驰赴焦作调查罢工情形。

七月中旬 英商福公司总理堪锐克向段祺瑞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外交部，递送了《堪锐克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五：（一）承认罢工后矿产没有被窃或故意损坏等情；（二）说明罢工后由于无人照管机器和矿井被水淹。如不很快解决，将损失全矿；（三）为了保护机器和矿井不受水淹，请求当地军民长官筹措办法，恢复工作；（四）陈述焦作煤矿为重要实业，如其损坏，河南和全国无不受其影响；（五）要求当地军民长官扩大保护范围，保持机器不受损坏。

七月十四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通电，声援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京汉、陇海、道清铁路工人纷纷给予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工人极大的支持。

七月十六日 河南援助沪汉惨案会发表通电，声援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开封、焦作、郑州、新乡、安阳、汲县、武陟等地工学商各界也给予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积极支持。

七月中旬 中原煤矿公司得到英商焦作煤矿罢工的消息后，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收容罢工工人问题，但又说由于“人数过多，不能收容全部，甚感为难。”经过讨论议决，“请全国各界一致援助罢工工人，以与帝国主义相奋斗。”后来，中原公司资本家王搏沙、胡石青向福公司罢工工人捐款二千元；中原公

司职员，抽薪捐款，救济工人；并收容福公司罢工工人五百人。另外，六河沟煤矿公司安排福公司罢工工人一千人。

七月十八日 天津军政学各界河南同乡接到怀属各界援助沪案联合会关于筹款维持福公司罢工工人的信函后，先后召开会议，“讨论援助福公司罢工工人问题，以谋坚持到底”。天津各界沪案后援会，还“发起特别短期募捐接济”。

七月二十九日 焦作煤矿工会、道清铁路工会发表通电，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

夏 中共豫陕区委在郑州成立，王若飞任书记，焦作的余利亚参加了区委。

八月初 河南省学生代表大会在开封举行，全省有四十八处学联代表九十九人参加，焦作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成立了河南省学生联合会。

八月二日 焦作煤矿工会发觉英商福公司阴谋从开滦煤矿招雇工人来焦作复工，妄图破坏罢工的事件后，发表了《致开滦诸工友书》。开滦煤矿工人积极响应和声援焦作煤矿罢工，戳穿了英商福公司破坏罢工的阴谋诡计。

八月五日 焦作煤矿总工会李河分会在寺河马市街召开了成立大会，选举中原公司机厂张金明为会长，并组织工人纠察团。

八月六日至七日 焦作煤矿总工会李河分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向中原煤矿公司提出的七项条件。八日，派人将条件和信函送交中原煤矿公司在焦作的旧办公处，指出“以上七条，乃最低之要求”，“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如无圆满答复，本会当以最后的手段对付”，后经焦作商会会长张耀轩“调停”，“说定九日夜里在焦作答复”。同时，中原公司盘龙河厂二号井二百多名矿工宣布罢工。

八月十日 中原煤矿公司工人在未得到资本家答复的情况下，宣布全体罢工。经过激烈斗争，中原公司除答应捐款外，还被迫答应组织中原公司职工会、建筑工人俱乐部，工人按年加奖、增设惠工股，酌改工资、扩充医院、创办工人子弟学校等。十六日，中原公司公布了《暂定奖励工人长期做工办法》。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才复工。

八月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九月三日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先后四次函电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并派崔雯和外交部河南特派员林实往返北京、开封、焦作之间“疏通”，妄图促成少数工人上工，阴谋破坏罢工。河南督办岳维峻婉言谢绝了英商福公司总理堪锐克来省晤商复工事宜，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破坏罢工的阴谋。

八月中旬 中共焦作地委根据豫陕区委指示，帮助成立了国民党焦作市党部。

九月十八日 河南全省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道清铁路工会代表余利亚、焦作煤矿总工会李河分会代表江田参加了大会。在会上余利亚被选为河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

九月 工会举办工人夜校。

九月二十一日 瞿秋白在《向导》第一二九期上发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说：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

十月初 华商中原煤矿公司突然中断了经济资助，给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带来了暂时困难。同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组织黄色工会，散布谣言，图谋复工，也在思想上对罢工造成了一定混乱。

十月二十二日 焦作煤矿工会为了戳穿英商福公司及其走狗破坏罢工的阴谋,发表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会宣言》,这个宣言,戳穿了英商福公司破坏罢工的阴谋,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指明了斗争方向,为后来进行复工谈判打下了基础。

十一月 焦作煤矿工会和英商福公司在焦作道清铁路局大楼举行首次复工谈判。参加谈判的有: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吴光荣、冯金堂、郭玉山、穆祥顺,英商福公司代表堪锐克、弗须福,中国官厅代表冉廷宾、袁崇毅、孙新泽,焦作警察局长郭管卿。参加谈判的还有沁阳、修武两县知事,修武、博爱地方公民代表等。在会上,工人代表吴光荣提出了承认工会、保障工人工作、尊重工人人格、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对工人婚丧病残福利等十五个复工条件。英商福公司代表也提出了自己的复工条件。由于英国资本家顽固地采取讨价还价的态度,使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年底 中共中央派“四大”候补委员朱锦堂(朱鹏芳)任豫北巡视员,常驻焦作,指导焦作煤矿反帝罢工。

本年 由于英商福公司煤矿工人罢工,这年生产煤炭八十二万零一百一十八吨,其中福公司为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一十八吨,中原公司为五十六万四千二百吨。

一九二六年 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一月四日 焦作国民党市党部、焦作煤炭(矿)工会、道清铁路工会、焦作厨司工会发表《为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英人屠杀事通电》。

一月二十二日 瞿秋白写了《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的文章,指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

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春 福中矿务大学校长张仲鲁向河南省长公署呈控福公司攫取矿权，欺骗人民，破坏合同等六大罪状，后由《新中州报》全文登载。英商福公司总理堪锐克从北京专程赶来焦作，对张仲鲁校长进行无理责难。张仲鲁于同年七月愤然辞职后，由教务主任李善棠继任校长。

二月 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派河南省总工会秘书马文彦到焦作，筹备豫陕区委、河南省总工会及京汉、陇海铁路工会机关迁移焦作。后因形势急剧变化，河南党的负责人刘少猷、余利亚、范易和马文彦等十五、六个人经焦作赴北京，向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汇报工作。

二月初 由于英商福公司把复工条件移交外交部，焦作煤矿工会派李承荣、王占标、张绍桓、冯金堂、穆祥顺等组成工人代表团赴北京与英商福公司举行复工谈判。在谈判前夕，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负责人陈毅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团，对复工谈判作了重要指示。

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二日 复工谈判移至焦作继续举行。三月二日，签订了《一九二六年工人罢工条款合同》，这个合同共有十二条。其中主要内容是：福公司默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福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资；不得侮辱与责罚工人；建筑工人宿舍；抚恤病伤残死工人；改良包工工人公益事项。在合

同上签字的有：英商福公司代表、总理约翰·康德（见证人是堪瑞克），福公司工人代表吴光荣（见证人是张绍桓），中国官厅代表、修武县知事冉廷宾（见证人是贺懋庆），中国官厅代表、驻厂交涉员袁崇毅（见证人是钱学洙），中国官厅代表、驻厂弹压员孙新泽（见证人是钱学洙），焦作警察局长郭管卿（见证人是钱学洙）。

同时，沁阳、修武两县代表，也向英商福公司提出《沁修地方条件》，主要内容是：英商福公司尽量容纳焦作煤矿工会和厨司工会的各项条件；取消不合理不平等条约；保护土窑；担负焦作矿务大学经费以及捐款办理当地公益事宜等。

三月六日 焦作煤矿工会隆重举行复工仪式。为了纪念罢工胜利，工会照了团体象，制了“万人旗”，在红绸上写着复工条件，签上参加罢工工人的名字。

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经过修改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重要著作（这篇著作最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国农民》转载了此文），给予焦作煤矿罢工和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罢工运动以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三月 国民二军战败，退往西北，直系军阀吴佩孚令寇英杰、

靳云鹗入豫，进驻开封，不久占领了焦作。

春 复工后不久，吴光荣等先后离开焦作，党又派杜功铨、王电生等来到焦作，继续举办工人夜校。

三月底 焦作党组织召开中共党员大会，到会的党员有一百二十多名。在罢工期间，先后参加共产党的有冯金堂、崔长永、林壮志、秦梦虎、江田、关永福、闻正卿、时云龙、吴会治、周福元等。在煤矿、铁路和学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五月一日至十二日 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焦作煤矿工会代表关永福，道清铁路工会代表王士存参加了大会。

五月三日 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焦作党组织派工会干部、共产党员关永福赴广州参加学习。在学习期间，毛泽东所长曾经接见关永福，详尽询问焦作煤矿罢工的情况。

九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摧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川、博山、焦作、大冶、水口山、锡矿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一面应继续进行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一面又应派人进行抚顺、井陘、临城、自流井等地矿工运动。”

十月下旬 成立中共焦作市委，由龚逸情任书记，冯金堂负责组织，关永福负责宣传。杜功铨任团市委书记。根据冯玉祥国民军撤离河南，直系军阀吴佩孚重新统治河南的情况，党决定把工作重点由矿区转移到农村。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武装，策应北伐，搞好情报，发展农民运动。在焦作南郊的王褚举办贫民学校，继续领导焦作矿区的人民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 龚逸情在《向导》第一六五期上发表《河南焦作的民众》一文。

本年 这年福中公司生产原煤十七万零六百七十三吨，其中福公司产煤十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吨，中原公司产煤五万四千万吨。

一九二七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二月 英商福公司的外籍人员从焦作撤离到天津，煤炭生产又陷于停工状态。

中春 共焦作市委遭到破坏。省委派李正峰来焦作组成中共焦作工委，由李正峰任书记，冯金堂、秦梦虎、郎有才为委员。为了配合北伐军，焦作工委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别动队”，并着手在焦作附近改造天门会、红枪会、白枪会等群众组织。

六月十八日 冯玉祥部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进驻焦作，受到焦作矿区的工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在会上，焦作党组织的负责人朱锦堂、龚逸情致了欢迎词。

下半年 国民军没收中原煤矿公司，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派王世弼、徐瀛为中原煤矿公司监督。

本年 英商福公司停产，中原公司生产原煤九万三千九百二十八吨。

十一月 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最近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指出：“工人运动首当注意于京汉、陇海、道清的铁路工运。其次须集中于郑州、开封、焦作、卫辉、彰德、洛阳几处产业及手工业的工运。”要求纠正过去空招牌的头目工会，建造秘密战斗的工会，根据群众要求，发动经济斗争。

一九二八年 民国十七年 戊辰

春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中共修武工委负责人李正峰组织地下党员阎玉

红、郎有才、程长玉、张方来等二十多人，手持钢刀、铁棍，夜袭国民党焦作警察局，缴获步枪十六支，马刀五把，并把这些战利品连夜送到山西双庙村掩埋起来。与此同时，和城市斗争相配合，定和等农村地下党组织，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杀死了寺林村的恶霸地主薛成凯。

本年 冯玉祥改委尚得胜为中原煤矿公司监督，维持秩序，力加整顿，年产煤炭由八万三千吨增至三十一万吨，都给充了军费。

三月 冯玉祥到焦作视察中原煤矿公司时，英商福公司曾派代表来见冯玉祥，进行交涉，“要求保护开工”。冯玉祥完全拒绝，并说：“设吾人到贵国开矿，贵国能保护否？”福公司代表“又要求合办”，冯玉祥则答道：“须待不平等条约取消以后再说。”完全拒绝了福公司复工的要求。在此以后不久，修武、博爱两县民众遂将原来的矿务维持会，改组为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

十月二日 修武、博爱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在修武、博爱、焦作三处同时举行了废约运动大会，参加的民众有十余万人。大会发表了《宣言》及呈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农矿部、河南省政府的《呈文》。

这年，中共河南省委恢复了焦作市委，还在王封矿、李封矿、李河矿、道清铁路和岗庄、定和、郝庄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在焦作总工会下，还有福公司煤矿工会、道清铁路工会，仅道清铁路车厂就有会员四百多人。这个时期，中共焦作市委组织煤矿工人为增加工资和改散工为内工制而进行了经济斗争。

冬 福中矿务大学校长李善棠辞职后，朱端教授被聘为校长。这时，由于英商福公司停工，中原公司负担学校经费有所困难，学校积极筹划经费，添招班次，扩充校舍。

本年 中原公司生产原煤三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吨。

一九二九年 民国十八年 己巳

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矿工运动决议案》，提出要求焦作等矿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

同时，英商福公司由于在河南交涉苦无结果，便赴南京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复工。

春 冯玉祥调军政部长后，由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蒋冯大战后，冯玉祥引兵西退西安，将中原煤矿公司现款案卷，尽携而去。中原公司又无人负责，秩序混乱，由职工组织委员会临时维持。

上半年 大革命失败后，冯金堂被捕入狱。后来由于党的营救，冯金堂出狱后，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回到焦作组织县委。九月，将县委改为特支，由冯金堂任书记，并兼任河南省委常委，下属焦作镇和中原煤矿公司两个支部。冯金堂在焦作以开设洗衣店为掩护建立了党组织的联络站，积极开展煤矿工人运动。

六月八日 在蒋冯战争爆发前夕，冯玉祥的国民军撤离焦作。修武、博爱两县收回福中矿权委员会公推代表刘象山、张宇纲、许大纯、韩公佛等人赶赴南京，将《呈文》送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及外交部、铁道部和河南省建设厅、河南省交涉署，并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陈说收回英商福公司矿权理由，列举英商福公司破坏合同的种种罪状。国民党政府鉴于民气之不可侮，而未敢答应英商福公司复工。

七月 国民党政府决定对中原煤矿公司进行整理。建委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秘书秦瑜、技正郭楠、设计委员宾敏介前来焦作整理中原公司。

七月十五日 英商福公司乘蒋介石决定整理中原公司之机，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设法恢复福公司及福中总公司的营业。

七月二十九日 正当党在白区工作逐步恢复的时候，党内的“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滋长。中共河南省委这时发出了给焦作市委的信。指出：“目前焦作的革命形势很明显的是在日益逼近革命高潮，铁路工人要求发薪斗争，矿山工人普遍加入赤色工会，农民群众激烈的打豪绅，以及兵士因生活痛苦自动开小差，都是证明。焦作的同盟罢工，地方暴动，兵士兵变的条件，目前是完全成熟的形势。”而“青年在这一形势中表现出强烈的革命作用”，“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在这一形势之下，焦作团最中心的任务是发动广大青工参加同盟罢工，参加地方暴动，参加士兵兵变，实现消灭军阀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下半年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整理中原煤矿公司，于是引起了中央与河南地方整理主体的纠纷。七月八日，河南省政府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说明“中原公司原系地方公股商股合资组织，纯属地方组织”，应归地方派员接办。八月，河南省政府派郭景岱为中原公司监督，李天尘、宾敏介为副监督。十二月，郭景岱因事他去，赵仁泉继之。一九三〇年四月，又改王清霖为监督。十月，石友三又改派秦万瑞为监督，裁撤员工，将原来三千余人，裁撤了二千多人，致使工人失业，几濒破产。这年冬，河南省政府又委派李文浩为监督，张国威为副监督，才改造工程，恢复营业。

九月 中共焦作县委改为特支，由冯金堂任支书，下设焦作和中原公司两个支部。

九月二十四日 中央巡视员顾子升向中央写了《河南豫北工作报告》，比较突出地叙述了焦作等地的工人运动，指出焦作当时

有道清车厂、福公司、中原公司三个工会和焦作市总工会。由于英帝国主义、国民党新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今后职工运动的趋势比较说是向上的了。”

十月七日 中原煤矿公司股东联合会向河南省政府请求发还矿权。

本年 中原公司生产原煤二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一吨。

一九三〇年 民国十九年 庚午

九月 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各地情形及省委对各地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焦作的“群众斗争最近特别发展，道清要欠支的斗争，矿山工人之普遍加入赤色工会跃跃欲动，农民斗争已成为普遍的反豪绅地主的骚动情形，准备大干一下”，批判了各种右倾等待的机会主义思想，要求发动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开展工人斗争。

十月五日 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咨农矿部，列举英商福公司和福中总公司违背合同及由于违背合同中国公私所受之损失已经超过一千万元，指出：“目下福公司矿山财产最多值洋数百万元，两相抵消，应将该公司财产，无条件收回自办”。但最后并无结果。

十一月四日 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拟出解决福公司案的六条原则，并于十一月七日提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十一月十六日，河南省政府得知后，再电农矿部说“民情激昂，坚主废约”，坚持收回福公司矿权。

十一月二十九日 英商福公司在南京假借所谓“焦作市福公司煤矿工会”名义，具呈国民政府农矿部，请求复工，接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建议，主张由外交部、铁道

部、农矿部、河南省政府各派代表一人，组织“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以农矿部代表为主任，与福公司会商解决一切纠纷。这个建议受到河南人民的坚决反对。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省党部、修博收回矿权委员会曾先后电请南京国民政府，痛陈利害，要求收回其建议。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一方面派民政厅长张钫到南京面陈河南意见；另一方面河南省政府始终未派代表参加中原公司整理委员会。

十一月 中共河北省委直南特派郭凤翎来焦作任修、博、武中心县委书记，委员有郭守业等，下设焦作、陆村、寺后三个支部，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暴动。翌年初，由于暴动未成，即离开了焦作，由郭守业接任修、博、武中心县委书记，接着在博爱县城里发动了国民党驻军两个连的起义，后被敌人发觉，起义部队被打垮。

本年 中原公司生产原煤九十三万五千一百九十八吨。

一九三一年 民国二十年 辛未

年初 针对英商福公司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假借“焦作市福公司煤矿工会”的名义请求复工的阴谋，英商福公司工人崔元魁、王维新、郑德润等一百八十二人发表宣言，宣告：

“我们本着爱国的热忱，贯彻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宁饿死在家，亦不希望其复工。”戳穿了英商福公司假借失业工人的名义“请求早日复工以谋生活”的伎俩。

二月 由于敌人的破坏，焦作党组织只有陆村党支部坚持活动，组织了“小户会”，利用年关发动农民同敌区长进行了一次抗债斗争。李河矿的三个党员划归陆村党支部领导。

春 福中矿务大学学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治，学校萎靡泄踏，

要求民主和科学，掀起了学潮。在这次学潮中，校长朱端被迫辞职，张仲鲁再次接任校长。四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改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科，聘赵慎枢（敬生）为科主任。翌年八月，焦作工学院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

四月 焦作附近的定和村党支部书记张方来，利用在中原公司李河矿干工之便，积极在煤矿和农村秘密串连，启发矿工和农民觉悟，先后发展王自立、李黑脸、周天吉等入党。

四月二十五日 在新乡自治筹备处举行了新乡各界反对福公司复工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机关、各团体共三十余团体，约二千余人。新乡县长、大会主席张清澄等在会上控告了英商福公司掠夺矿权，压迫中原公司，虐待工人的情形后，即通过大会宣言，然后“整队游行示威，沿途‘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福公司矿权’之声浪，全城为之震动。”

四月二十八日 国民党新乡县党部召集豫北各县代表开收回福公司矿权联席会议，到会的有豫北各县代表十余人，组织了“豫北各县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公推修武县的肖国桢、徐文涛等为常务委员。同时，获嘉县煤商同业公会为反对福公司，发表宣言，表示“誓死不许福公司复工”，“绝对不贩卖福公司的煤炭！”“海枯石烂，不达目的誓不终止！”浚县教会、妇女求知会、建筑业工会、农会、商会、国民党开封执行委员会等，都表示坚决支持修武、博爱两县收回福公司矿权运动。

五月五日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出席会议的河南全体代表刘积学、郭仲隗、李敬斋、李文浩等二十七人为了使全国人民了解英商福公司经济侵略的真象，曾拟报告书，向大会报告，呈请南京政府行政院“即日声明福公司矿务合同无效，责令其赔偿损失。”修武、博爱收回矿权委员会，亦公推代表徐景

山、郭登洲到南京请愿，坚决反对英商福公司复工，要求收回英商福公司矿权。

九月 在中共焦作党组织负责人李新民、张方来的领导下，利用中原公司大批外工回家收秋种麦的时机，发动里工举行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由于工头每月要从工人工资中抽5%的管理费，也积极支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工人和工头的压力下，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后来，由于资本家采取“借钱放债”的手段进行欺骗，造成这次罢工斗争的失败。

九月 焦作工学院学生柴化周、张朝俊、李帮华、王天枢、沈季良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举行罢课、请愿和示威，并发起和组织了豫北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开展了大规模地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冲击下，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不得已宣布下野，并于二十二日离开南京。

十月十六日 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焦作召开第一届董事会，选举李文浩为董事长，于镜三为副董事长，王孝绪、彭玘唐、郭仲隗、王诘为常任董事，周树声、李达、萧洒、潘培敏、朱雁秋、邢冕之、邓葵华、黎重光为董事，杨一峰、齐真如、张善舆、张国威、张伯驹为监察人。

十一月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加强工矿区产业工人工作的指示，武陟县委派李基伦到李河煤矿组织工人运动。后又派翟茂林、许子善、李德文等到该矿工作，发展党员三十多名。

十一月十七日 英商福公司为了复工而鸠工修路，当地人民群众集合数百人，加以阻止。

年底 英商福公司总董那森到南京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举行复工会谈，并表示承认农矿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日提

出的解决福公司的六条原则。这次会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前后举行了三次。参加会谈的有南京政府实业部代表严庄，英商福公司总董那森，还有河南省政府建设厅长张斐然，河南省政府委员齐真如。会谈结果达成条六协议。

本年 根据统计：中原公司这年死伤二千七百四十二人，平均每三、四个工人就要死伤一个，这年生产原煤八十四万零一百九十八吨。

一九三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一月九日 修武、博爱收回福中矿权运动委员会致电实业部，指责严庄“丧权辱国”，“要求严加惩办”。

一月十五日 英商福公司正式开工，遭到了地方团体的实地阻止。

四月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给焦作特支的信》（简称四月指示）。这封信在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和国民党迁都洛阳的形势后，具体部署了党在焦作矿区的各项工作。

夏 共产党员张苏、李何林等先后来到焦作做党的地下工作。张苏以道清铁路总务处职员为掩护开展工作；李何林在焦作工学院高中部任国文教员，讲授“左联”文艺理论，并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共青团员。

八月 在中共河南省委“四月指示”下，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焦作特支书记冯金堂多次召开党的会议，认真总结了去年九月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中原煤矿公司中从下层入手，充分发动工人群众，再次组织罢工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李河煤矿党支部团结了五百多名工人积极分子，秘密的参加了工会；

党还针对李河煤矿童工较多的特点，派刘光亚到井下组织了“小朋友会”，为这次罢工做了组织准备。八月初，正当冯金堂深入李河煤矿工人中发动“争取取消包工制，实行三八制”的罢工时，由于发动工人罢工的方式过于暴露，忽视了保密工作，不久被敌人发觉，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军队到矿上进行镇压。十六日，领导这次罢工的党的负责人冯金堂和刘光亚不幸被捕。他们在监狱里大义凛然地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十月二日，冯金堂在开封监狱里惨遭国民党杀害。

九月 焦作工学院高中部学生举行了反对高中部主任高警寒的罢课运动。

本年 围绕着英商福公司复工与反复工的斗争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这年的头十个月仅南京政府实业部收到对福公司复工与反复工的互讼文电共有十三件，其中主张复工的就有六件。在这种情况下，实业部派参事陈郁两次来河南解决福公司的复工问题。陈郁第二次来河南是十一月，带来了参事厅和矿业司合拟的八条办法，主要精神是：将福公司及中原公司矿区收归国营，由实业部组织《国营焦作煤矿有限公司》，把过去福中总公司的“分产合销”改为“合产合销”。十一月十三日，根据八条办法，实业部代表陈郁和河南省政府代表齐真如、李敬斋、中原公司代表李文浩、福公司代表柏达举行了预备会议。经过三次会议讨论，中原公司代表李文浩提出了《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经营煤矿原则》。对于这个原则，河南省政府代表提出异议，福公司代表柏达声明接受中原公司提出的原则。于是决定将中原草案、省府修正案、福公司最后让步案分呈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核办。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实业部将该案提交国务会议时，却是照福公司最后让步案原则通过。

本年 中原公司生产原煤六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吨。

本年中共河南省委遭到破坏后，共青团省委派张文岑来焦作恢复和发展团组织，在焦作工学院组成一个团支部，由陈荻罗任书记，经常组织团员到煤矿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并编印传单在工人中散发。

一九三三年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二月 在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李新民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焦作特委，由张方来任书记，李耀先任组织委员，李风来任宣传委员，陈荻罗任青年委员。

五月十三日 由于英商福公司克扣工人工资和拖发工人烧煤补贴，虽经屡次要求而未得结果，酝酿着罢工风潮。十二日，英商福公司总经理代表蔡克士命令厂警鸣枪示威，强迫工人下井劳动，未曾发生罢工。十三日，李封村工人愤不进厂生产劳动。蔡克士偕同弹压所所长张宇刚，率领矿警队大队长武子赓等武警携枪实弹，到李封村挨户拘捕，绳捆索绑，拉人入内，工人义愤，立时大哗。这时，武警竟突然开枪扫射，当场击毙靳古存、白转运，待毙者四人，重伤十余人。这就是英商福公司制造的“五·一三”惨案。

五月十四日 英商福公司制造“五·一三”惨案后，工人宣布罢工，再次掀起了当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怒潮。十四日晚，中共豫北特委委员、焦作工学院学生陈荻罗召开了学生大会，声援工人斗争，成立了焦作工学院“五一三”惨案后援会。接着，陈荻罗组织学生深入煤矿进行反帝宣传，召开了五、六百人参加的大会，愤怒声讨英商福公司制造的“五·一三”惨案，通过了枪决凶犯、举行追悼会、增加工资、增加三百六十斤煤贴、取消包工等条件。

五月中旬 在“五一三”惨案后，焦作、博爱各界相继建立了“五一三”惨案后援会，并上书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驱逐英商，惩治汉奸，以彰国法，而护主权”。焦作矿区民众代表李训资、李子恭、张迂谟、王尊三、刘洗尘、李省青、张荣江等，向全国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各公私法团呼吁“一致声援驱逐英商，惩治汉奸，表彰国法，维护主权”，坚决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纷纷向各方请愿。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闻报后，即急电修武县政府将肇事之矿警队长武子庚扣压法办，并饬民建两厅及秘书处与英商福公司会商解决。

五月二十日 在群众的反帝怒潮中，福公司总经理代表蔡克士开始想以二百元抚恤死难工人，群众更加愤慨，坚决要求“按律惩办，以彰国法，维护国权”。为了援助工人斗争，焦作各界在中山公园召集了群众大会，坚决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周围农民“天天包围工厂，用长枪大刀向着矿局直冲，要打死英人报仇。”在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最后订了四项解决办法。

四、中福公司合资时期与日寇统治时期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三三年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六月一日 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了《中原公司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合同》。从此，开始了中福公司联合时期。

六月 中福合并后，建立了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董事长为郭仲隗，总经理为李文浩（继为陈泮岭，后为李汉珍），副经理为柏达，协理为彭玘唐，襄理为周树声。实业部派陈郁为中福两

公司联合办事处矿业监理员。合并后，中原公司为第一厂或东矿厂，厂长初为鲁循然，继为李善棠，后为汤子珍。福公司的李封、王封为第二厂或西矿厂，厂长为西拉氏，英商福公司也在这个月正式复工生产。

七月 张仲鲁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后，焦作工学院由张清涟教授接任院长。到一九三五年，学校设有采矿冶金系、土木工程系，在校学生一百五十八人，来自十七个省区。

九月五日 中共河南省委在豫北巡视报告(第五十八号)中，报告了焦作煤矿的工人运动情况。

冬 共青团员张滨黄等在焦作工学院和焦作中学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参加的有赵景山、赵桂彬、岳寿山、杨存人、张生武、徐培志等，经常聚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讨论国内外时事政治。

十二月 党在道清铁路组织“红军朋友会”。开始有五人参加，会员每月自动捐两角钱支援红军，并积极开展活动。

年底 针对道清铁路局和黄色工会取消年关双资和加薪的阴谋，党积极领导了这一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党创办了“汽笛”小报，对指导这次阳历年关发双资和加薪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以后打算把“汽笛”小报发展为平汉和道清铁路所共有。

本年 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建立后，这年共生产原煤一百零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吨，其中中原公司产煤六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九吨，福公司产煤四十二万四千六百九十五吨，获利四千六百九十四点九八元。

一九三四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月八日 青忱写了《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生活状况》的文

章，发表在《列宁生活》第十四期上。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中原公司工人的生活状况。

四月九日 中共河南省委做出《如何开展李封李河矿工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发表在《列宁生活》第十四期上。

四月十五日 在《列宁生活》第十四期上发表了《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斗争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十三条，主要内容是：反对拖欠工资，反对打骂工人，反对开除工人，恢复失业工人工作，增加工资，改善工厂设备及卫生，争取工人言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组织工会，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六月 在中共河南省委和焦作特委的领导下，李河煤矿又一次爆发了大罢工。这次罢工，共坚持了五天时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才复工。

七月二十八日 共青团河南省工委发表《关于河南焦作福中公司西厂工人调查报告》。这篇报告详细地调查了从西厂王封直到冯封一带的一百口左右土窑分布的情况。

秋 在焦作特委的领导下，焦作中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推选张洪刚（张璋）为主席。

九月 蒋介石电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特派翁文灏为“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在翁文灏到任之前，由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静愚先行主持一切。根据蒋介石的这个电令，张静愚于九月十二日先期来到焦作煤矿主持工作。

十二月十日 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翁文灏到焦作就职。他把整理时间暂定为二年。

这年，中福公司亏本五十九万零九百零七点四八元。由于经济困难向英国的华英银行借款三百万元，并以公司作抵。

一九三五年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冬 翁文灏调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由总工程师孙越崎继任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继续“整理矿务”。不久拟定了中福煤矿组织法，更明确规定“治安保护法”，要矿区加驻军队和警察。甚至明文规定“地方人民对于中福煤矿不得阻挠破坏或鼓动风潮，如有故违，予以分别捕拿严惩。”这就使工人和群众失去言行自由，进一步镇压了群众运动。

十二月十六日 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中共焦作特委青年委员、共青团焦作市委书记、焦作工学院土木系学生陈荻罗团结焦工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组织学生救国会，派代表到省会开封与各校联系，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并与河南大学代表商谈，筹备组织河南全省抗日救亡会。

十二月二十二日 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会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学生全体大会，讨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之有效办法。

十二月二十三日 焦作各校三千多名学生在焦作公园举行集会，焦作工学院平津籍学生先后登台演讲，讲述华北局势和北平学生舍死忘生的爱国行为。会上，各校学生一致通过成立“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二十四日由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代表“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并通过了请愿的八个条件。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 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一百四十四名学生从焦作出发，焦作各校数千名学生到车站欢送。请愿团在列车上选举建立了纠察、交际、文书、会计、事务等股，负责请愿各项事宜，并发表了《告民众书》。

中午，车抵新乡，焦作工学院组成数支宣传队分赴各校，

各街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下午四时假一小运动场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一万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十二月二十五日 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在郑州扶轮学校参加了郑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集会。当焦工学生在会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演说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一区专员阮藩侪闻讯前来劝阻，遭到请愿团学生的痛斥。下午两点，在郑州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和郑州学生的欢送下，请愿团离开郑州，继续向南京进发。下午五时，焦工请愿团途经开封，受到省会学生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慰问，省立高中学生张葆和代表开封学生致了欢迎词。焦工学生代表高宪谈、任藻辰发表了讲演，感谢开封学生的支持，并答复了《河南民报》记者问，说明这次南下请愿的目的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还表示：成败在所不计。

十二月二十七日 焦作工学院请愿团抵达徐州，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黄杰亲自到车站劝阻，学生们决定徒步南下请愿。

十二月二十八日 焦工请愿团徒步行至徐州南边的三堡车站。为了实现到南京请愿的目的，全体学生在三堡车站卧轨，中断了津浦铁路的客车货车运输。当晚黄杰亲自送来蒋介石给焦工学生的复电，虚伪地表示“诸君请愿各点，均已聆悉，爱国热诚，曷胜佩慰”；但又声称“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使国家个人皆蒙损失”，要求接电“务须即日安心返校。”同时，还派教育部秘书主任周淦和谢树英、徐逸椎赶到三堡车站劝阻，向学生表示：蒋介石对学生所提抗日救国的意见“酌予采纳”，劝勉学生早日返校。

十二月二十九日 焦工请愿团返回徐州后，深入各阶层进行

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在徐期间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孙越崎电令徐州经理处负责全部费用。

十二月三十日 焦工请愿团从徐州返校，与省会开封的学生会师，在龙亭后的运动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在会上，焦工学生代表报告南下请愿经过，发表了抗日救亡演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焦作各校学生派出讲演分队，深入煤矿和道清沿线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促进了焦作附近工人群众和市民的觉醒。

本年 焦作煤矿生产原煤一百二十五万吨，获利九十二万零四点三六元。

一九三六年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十一月 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绥东，我国军队浴血抗战，全国各地捐款慰劳，极为踊跃。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率领师生代表，亲赴绥远前线，慰劳爱国将士。

十二月 为了慰劳绥远抗日爱国将士，焦作工学院师生深入矿井和街头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发起捐款活动。矿区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市民同仇敌忾，积极捐献，很短时间，就捐款五百八十元，汇交天津《大公报》，购成物品，慰劳前方将士。

本年 焦作煤矿生产原煤一百二十五万吨。据上海、南京、镇江等地调查，中福公司销煤量占当时市场上的全部无烟煤销售量的36%，其中南京在1935年和1936年，中福公司的销煤量占市场上的全部无烟煤销售量的83%。

十二月二十日 中原煤矿公司在焦作召开了董事会，选举刘遂昌为董事长，杜友梅为副董事长，周树声为常务董事，秦慧伽、

胡石青、杜扶东、徐继庄为董事，王幼侨、邓荣光、张伯驹为监察人。

一九三七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昭和十二年

一月四日 国民党政府派翁文灏为中福联合办事处董事长，成立董事部。一月二十二日，翁文灏派孙越崎为总经理，贝安澜为总代表，于二月一日在焦作就职。至此，“整理矿务”宣告结束。

五月至六月 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子久指示焦作工学院教授、中福公司机电股长、地下党员程明升参加豫北工委领导工作，积极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争取中福公司民族资本家支持抗日斗争。由于程明升的积极工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恢复建立了中共焦作地方工委，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八月，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将焦作工委改为修武县委。九月，再把修武县委改为修、博、武中心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日寇侵占焦作后，迁修武黑崖），领导修武、博爱、武陟三县抗日救亡运动。

八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焦作工学院内迁陕西西安。十一月，在西安高中复课。一九三八年春，由于日寇轰炸西安，焦作工学院再迁甘肃天水南门外水月寺上课。一九三九年七月，焦作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合并，改组为西北工学院，于九月迁至陕西固城古路坝复课。

八月 中共豫北特委和焦作工委坚决贯彻党的洛川会议精神，积极进行道清铁路沿线工作。到十二月底，豫北特委程明升以焦作扶轮小学为基础，搞到十余枝枪，建立了一支地下武装。

九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力排众议”，率领矿长汤子珍、张莘夫及三百

名职员，七百余名工人，两千余吨机器材料，约值二百万元的财产，实行南迁。将一部分机器材料运至湖南湘潭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合办湘潭煤矿（翁文灏为董事长，孙越崎为总经理，汤家保为经理）；后由于武汉吃紧，又奉令迁至四川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等机关合作先后开办天府煤矿（先是张莘夫任矿长，继是程宗阳），嘉阳煤矿（汤子珍任矿长）、威远煤矿（先是郭象予任矿长，继是谢子贞）、石燕煤矿（余物恒任矿长），对抗战燃料供应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月 中福公司南迁后，在焦作成立了保管委员会，由英人师川曼、瑞吉士和华人刘庆轩、惠尔恭和韩听五组成，负责煤矿的供电、排水和处理存煤。当时留守职员六十四人，工人四百八十人，矿警二百四十人。后来，中福公司决定对留守的职工遣散。遣散的职员，每人发给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而不给遣散的工人安家费。中共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失业工会，动员工人积极分子和扶轮小学师生到矿工中揭露国民党的逃跑主义、不管工人死活的罪行，要求待遇平等，获得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召开会议，宣布以前决定无效，给工人发放了安家费。这一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在矿工中的影响，为党在焦作矿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十一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部长朱瑞以“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主任”的公开身份，活动于新乡、焦作、晋城之间，领导黄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焦作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训练部），由张萃忠任书记、聂真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薛迅任妇女部长、程明升和王新波为委员。

下辖豫北、鲁西、晋南、冀南四个特委。

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昭和十三年

二月初 英国驻汉口领事以中福公司向华英银行借款为籍口，乘机以中英两种文字出布晓示：焦作煤矿由英国华英银行全权受理，完全归英国所有，并在英商福公司上空飘扬着英国国旗，矿工都带上华英公司制的袖章，以示非中国所有，日人不得干涉。

二月十九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焦作。原焦作商会会长李希德投靠日寇，充任日伪维持会长，惠尔恭、刘庆轩也成了日伪维持会的成员。但是，日寇虽然侵占了焦作，由于煤矿为英商所有，实际并未经营只是抢夺了矿区的三十多万吨存煤。

二月二十日 在焦作沦陷后。程明升根据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的指示，在修武县北山磨石坡村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家里开会，商议组织抗日武装和建立政权问题。到2月底，正式成立了道清抗日游击队，由李秉才任队长，程明升任政委，张方来、张善才任副队长，参加的有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工人，焦作扶轮小学的爱国教师和学生以及部分农民，共约一百余人，活跃在道清铁路沿线，并曾夜袭焦作，占据东西马市街，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侵略军侵占焦作后，委任张伯高为驻焦作整理中福矿务专员办事处调查员。

四月八日 英商福公司王封和李封代理矿长梁国珍发表《宣誓书》。宣布：“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日本皇军占领焦作及其周围地区以来，英国国旗从未在王封、李封滥用过，在那里英国国旗始终飘扬在本公司财产及厂房上空。最高的屋顶上也涂

有旗子。”还宣布：“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以来，没有任何和日本对抗的中国士兵或其他武装部队进入过这些地区”。

四月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修武县艾曲召开了修武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共产党员程明升为县长，共产党员张相毅为县政府秘书。县政府下设四个科：武向生任民政科长，李秉才任武装科长，韩秩吾任财政科长，武士奎任司法科长。并报请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批准加委。以后又组建武装，成立县大队，建立了以修武县大东村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同时，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在焦作成立工救会、农救会等群众组织，在工人、农民中宣传抗日。

十月十日 根据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指示，道清支队和修武县抗日政府县大队合并，改编为赵（继梅）涂（锡道）支队第二大队，不久又在辉县薄壁改称为赵（继梅）谭（甫仁）支队第二大队，由汪家道任大队长，程明升任政委，刘聚奎任政治部副主任，活跃在道清铁路沿线，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据当时的报载：“焦作工人曾于三十年破坏该矿发电机及转电机，使敌矿工作停顿甚久。本年并炸毁敌厂电气设备，协同国军破坏电网，攻入敌军司令部，击毙敌伪多名”，极大地震惊了日本侵略军。

十二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许河事件”，我方损失五百余人。

一九三九年 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昭和十四年

一月 “许河事件”后，八路军总部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罪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还发表了《摩擦从何而来》的文章。

七月 日本帝国主义玩弄“华人排英”的把戏，以“华人要求收回矿权”的名义，唆使汉奸维持会会长李希德举行反英运动，不许矿工给英国人上工，举行游行示威，强迫英人交还矿权，结果撵跑了英国人。十月，日伪成立焦作矿区管理委员会接收了焦作煤矿，开始采煤，名为华人负责，实际上是日寇兴中公司在暗中操纵和控制。这年只生产近十万吨煤炭。

一九四〇年 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昭和十五年

二月 中共修陵地委建立，米光华任地委书记，范华任组织部长兼修博武中心县委书记，武人文任宣传部长兼陵川县委书记。范华在王封矿以推煤车工人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六月，中共修、博矿区工委建立，由张高峰任书记，张方来任组织部长，赵明任宣传部副部长，积极开展焦作矿区工作。

四月 中共修博矿区工委书记张高峰、宣传部长赵明住在焦作附近的老牛河，深入李封矿、王封矿以做工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先后发展三十多名党员，建立五个党的支部，坚持焦作矿区党的地下活动。

六月一日 日伪汉奸以“自己无力办矿”为名，把矿区全部交给日本的兴中公司继续生产，并开始恢复三十九号井，后因水大而放弃。这年生产原煤六十一万零五百八十四吨。

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十年 辛巳 昭和十六年

一月 日寇兴中公司解散，移交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继续经营焦作煤矿。

十月 日寇华北开发公司派员接收焦作煤矿，正式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焦作炭矿矿业所”，理事长为坂国兑，理事为梅

原小次郎，监事为和田逸郎，参与为渡边三郎、刘庆轩、惠尔恭。主要经营王封、李封、凭心三个煤矿，这年生产原煤一百一十九万三千二百零六吨。从此，焦作煤矿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冬 王封矿、李封矿三百多名矿工，由于包工头扣发工资，在中共修博矿区工委赵明的领导下，机智巧妙地组织了一次三、四个小时的罢工，迫使日寇和包工头在第二天即补发了工资。

一九四二年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昭和十七年

春 中共修博矿区工委，派共产党员崔长贤到焦作煤矿当小工头，不久崔长贤又介绍工委书记张高峰、宣传部长赵明到李封矿附近的春林小窑以干工为掩护，发动群众向日伪开展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消极怠工，破坏敌人的物资设备。

六月 日寇为了镇压矿工的反抗，对仅万余名的矿工，竟建立七百多人的矿警队，加上千余人的皇协军——“兴亚巡抚军”。矿区到处设哨加岗，严密监视工人的活动。

本年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掠夺性开采，再加上大力开发土窑，这年生产原煤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吨，这是日伪统治时期原煤产量最高的年份。以后由于工人不堪受其残酷剥削压迫和连年灾荒，许多工人逃荒外地，生产逐年下降，每年产煤只有六十五万吨左右。

一九四三年 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昭和十八年

三月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晋冀豫区党委分别命令在我新开辟的豫北地区成立太行第八军分区和晋冀豫八地委、八专署，领导广大群众救灾渡荒，团结矿工对日伪进行隐蔽

斗争，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迎接解放。

五月 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新五军孙殿英部先后投敌，在日寇的“扫荡”下，国民党修武县长刘明德率领十个中队投敌，被改编为庞炳勋部第十四旅，由刘明德任旅长，驻焦作矿区。

九月 太行八分区二团参谋长陈浩和六连连长兼指导员任英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焦作东北的小南坡，在中共修博矿区工委书记张高峰的配合下，先后拔除了白草岭兴亚巡抚军的据点，打了山门河以东山上的炮楼，抄了伪军十四旅旅长刘明德的家，消灭了伪保安大队一个中队，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十二月 太行第八军分区的军民，在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和副政委宋之春的率领下，扫除了焦作外围的安阳城、夺火、府城、柳树口、双庙、坪田等敌伪，收复国土两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五万人。

一九四四年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昭和十九年

二月 我八路军老二团下山，转战焦作、修武、博爱、沁阳一带，打击日伪军。

十二月底 八路军道清路南对敌联络工作处（简称“敌工站”）成立，由张彬任主任，接着又先后成立了修武、焦作分站，由王正、李峰分别任站长。

一九四五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昭和二十年

一月 太行第七、八军分区主力连续收复了焦作周围宁郭、武阁砦、郇封等四十多个据点，收复国土近七千平方里，解放人口七十五万。

为了迎接焦作解放，太行第八地委派张方来、崔长永从解放区回焦作，决定在北叶成立中共焦作市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张高峰任书记，张方来、赵明、崔清文为委员，积极组织地下力量，进行策应，动员煤矿工人保护机器，防止敌人破坏。

一月中旬 太行第八军分区之主力团，先后发动了修武县东板桥战斗、焦作北郊红砂岭战斗、焦作东郊瓮涧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此，三月一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庆祝道清线的光辉胜利》的社论，把这三次战斗，誉为道清战役的三个模范战例，指出“这是一九四三年秋林县作战以来，豫北最大的胜利”。

二月 太行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率领老二团在武陟樊庄伏击驻焦作日军一一七团三九〇大队，歼敌一个中队，击毙日军一四〇余人，伪军一五〇余人，俘虏四十余人，日军大队长尤角光只身逃回焦作，在日伪中引起极大的震惊。二十七日，太行军区发布命令，嘉奖道清线作战部队，并拨款十万元犒赏将士。

三月 在中共焦作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并派崔长贤到老二团当侦察员，协助对焦作的解放。

五月至六月 由于太行第八军分区之主力兵团胜利进军道清路南和焦作四郊，敌伪于五月二十八日纠集二千二百余众对我进行“扫荡”，经过三天十七次战斗，毙伤敌伪二百多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使焦作守城之敌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八月十日 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命令我军挺进豫北，由宋之春担任豫北挺进梯队总指挥，于八月下旬先后收复清化、辉县、获嘉、温县、武陟、逼近焦作郊区。

八月下旬 在太行第七、八军分区主力部队的沉重打击下，焦作附近各县的日伪军、杂牌队，纷纷龟缩焦作。不久，驻焦

作的日军撤至新乡，伪华北兴亚巡抚军与焦作煤矿矿警队组织了“剿共挺进纵队”，约两千人，加紧修筑工事，做垂死挣扎。

五、新华公司经营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一九四五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九月一日 焦作的东冯封村解放。随太行第八军分区下山的焦作工会主席袁风鸣住在西冯封村，通过王封矿老工人张风龙，与东、西大井工人进行秘密串连，成立了“复工委员会”，组织保卫矿山机器，防止敌人破坏。同时，在焦作建立“工人纠察队”，随时准备镇压暗藏敌伪分子的破坏行动，保卫矿山和机器。

九月三日 根据晋冀鲁豫军区的命令，解放焦作的任务，由太行第八军分区担任主攻，第七军分区派兵援助。九月二日部队赶到了预定集结的焦作南郊王褚村。中共焦作城市工委和工会主席袁风鸣秘密组织十七名煤矿工人做随军向导。三日十七时，对焦作煤矿西大井矿警大队发动猛攻。在民兵和工人的配合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即强行占领了矿厂全部，生俘伪巡官以下二百八十余名，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五十支，各种弹药四百箱，解放工人二千名，还获得全部机器，并开工生产。与此同时，还收复了焦作西南之三十九号矿井。至此，焦作外围据点的残敌已全部肃清。

九月八日 在太行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太行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以及第八军分区政委刘毅、副政委宋之春和中共焦作工委书记张高峰的率领下，我军于八日一时会攻焦作，经过将

近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当地游击武装和工人的配合下，于八日清晨八时三十分解放了焦作市，全歼守敌，生俘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李仙洲、副司令李志鹏、旅长王长川、汉奸头子张辅忠以下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十六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七百余支，汽车十余辆。

九月九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焦作煤矿解放和煤矿工人护矿斗争的胜利消息。

九月上旬 焦作解放后，东西大井积极筹备成立工会，工会还拟订了工资草案，规定每工每月最高工资为粮食一百二十公斤，最低工资为六十公斤。在工会的领导下，已经迅速复工，截至九月九日止，东冯封、常口矿、李封、王封等矿复工的工人达三百六、七十人。焦作四郊的三万余职工，大多数已进行登记，积极要求复工。

九月十二日 焦作市召开祝捷大会，到会的人有五万左右，林朋市长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一）继续摧毁敌伪组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本着宽大教育方针，处理伪组织人员，对于冥顽不悟者则坚决镇压之。（三）救济失业工人，欢迎公私投资，发展矿业。（四）恢复商业，繁荣市场，绝对杜绝行使伪币。（五）恢复教育，肃清敌伪奴化教育。最后，号召各界人士及各种技术人员，踊跃参加本市各种建设工作。在会上讲话的，还有边区李一清厅长，分区副政委宋之春和工人、市民代表及开明士绅许硕甫。

九月中旬 焦作煤矿定名为新华煤矿公司，由管云任经理。

九月十六日 中共太行八地委、行署、军分区相继从沁阳的紫陵，赵寨迁入焦作。月底，将中共太行八地委改为中共太行四地委。

同日，焦作市教育界六十余人集会，畅谈焦作市的今后教育工作，并控诉敌人数年来对于焦作教育的摧残与教育界蒙受的痛苦，纷纷表示愿在民主政府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教育服务。

九月二十日 焦作矿区第一厂工会在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郑鹤法，孟光明等五位当选为常委。

九月二十七日 在太行第八专署的主持下，焦作市召开公审战争罪犯大会。接着，举行了庆祝八分区全境解放的盛大阅兵典礼。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表李一清厅长、军分区黄新友司令员等参加了检阅。

十月八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加紧内战准备的同时，大肆玩弄“和平”阴谋。还在重庆谈判期间，这天傍晚，国民党飞机因迷失方向降落在焦作东郊，在飞机上缴获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的“剿匪手本”两本及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密令送发“剿匪手本”的代电一封。

十月十三日 新华煤矿公司在焦作举行盛大成立典礼，四专署专员杜毓云参加了领导，具体工作由管云、陈学文二人负责。

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太行四地委派孙宝书到焦作组成中共焦作市委、由孙宝书任市委书记，张高峰任组织部长，张方来任宣传部长、市长林朋、公安局长张华、煤矿负责人袁风鸣等为委员，同时，成立焦作市人民政府，由林朋任市长，后由张璋继任。

十月三十日 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派杨公兆为鲁豫晋区特派员统筹督率各专门委员及接收委员等办理该区接收事项。并指定河南由接收委员秦瑜接收该省境内工矿电事业，并负责接收焦作中福煤矿。国民党经济部派驻豫办事处专员许继彬和赵勋、张庚禹先期从重庆赶到开封，筹接焦作中福煤矿事宜。

十一月十九日 经太行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在焦作建立太行八分区烈士公墓，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公葬牺牲烈士大会”，会后两万多人参加了公祭游行。

十一月 焦作工人自己组织“新华煤炭运输公司”，拥有七十余辆运煤车，把李封大井的煤运往焦作销售。

十二月 晋冀鲁豫职工总会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开展新解放区职工运动，把焦作的工人运动确定为重点地区之一。

一九四六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一月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成立了“焦作中心执行小组”，暂迁新乡。共产党代表为黄镇，国民党代表为白瑞格，美国政府代表为康明士。二月一日，焦作中心小组在焦作花园举行会议。

一月二十日 太行第四专署在焦作市广场召开了“晋豫人民复活纪念大会”。同时，“太行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在广场南端落成，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雪峰为纪念碑题了词，太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杜毓云撰写了《晋豫人民复活记》的碑文。

一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事处驻豫分处主任、中福煤矿总经理汤子珍、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总代表米力干及其职员七人，从重庆经汉口、郑州抵开封，准备接收河南工矿和焦作中福煤矿。后来，煤矿公司又投资于宜洛煤矿，进行经营。

三月八日 国民党经济部派驻豫办事处专员许继彬从开封赴新乡，向新乡执行小组交涉接收焦作煤矿问题。

三月十三日 新华公司在北厂召开了煤矿工人参加的斗争惠尔恭大会，掀起了矿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四月中旬 为了扶植私人资本的发展，民主政府决定把新华煤矿公司改为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焦作召开第一届临时股东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察哈尔省资本家贾林放，各地新股东二十四人及中原公司股东王仲良、王布松、靳允之、孙适之和杜毓云等。

四月二十日 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在焦作通过了《新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章程》。

五月一日 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焦作煤矿工人纠察队”，下辖三个分队：王封分队由刘洪欣负责，李封分队由贺大捷负责，焦作分队由崔长平负责。“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生产，满足军民的供给，增强自卫战争的物质力量；参加反霸斗争，负责捉拿、看管、监督把头及其他坏分子、保卫矿山；积极备战，带领矿工向后方搬运机器物资。焦作煤矿工人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穿上军装，扛起枪杆”，保卫矿山。

夏 焦作工学院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批准与拨款，在河南洛阳关帝塚复校。一九四七年迁至郑州河阳街。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前夕，再迁至江苏苏州平江路积谷仓。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苏州解放，被苏南革命政府接收，从此获得新生。

七月 “焦作煤矿工人纠察队”改编为“焦作煤矿矿卫队”，成为保卫焦作煤矿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

八月 为了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中共焦作市委决定：组织煤矿工人把部分机器设备和贵重器材转移后方，这为根据地发电、军工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支援刘邓大军打下了物质基础。

九月一日 在焦作市内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庆祝焦作解放一周年，反内战动员大会，”参加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民兵数万人。

九月 焦作市委在煤矿举办了备战训练班，组织动员了近千名工人和职员备战上山。

十月一日 李封镇妇女主席李金花被国民党特务谋杀。二日，焦作市政府经过侦破，迅速抓获了主谋和凶犯等六人。五日，即在中站小学召开了全市各界群众二万多人参加的“反特复仇大会”，愤怒控诉敌特的罪行，当场镇压了国民党特务七人。

十月八日 美国特务仁奈上校打着救济矿区的幌子，到焦作市和天主教德国神父安贵禄接头，并沿途对我清化、沁阳、焦作等地进行侦察。

同日，焦作市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和枪决了焦作煤矿大汉奸惠尔恭。

十月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派新三师，整编三十八师约五个旅二万二千人，连同地方土匪刘明德、王凤银、李乐山等杂牌军八个保安总队，十九个大队、六十个中队约四千八百余人，分为三个梯队，分别从修武、木栾店和济源坡头出发，向焦作进犯。我根据党中央关于“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主动撤离焦作。国民党侵占焦作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仅一个月时间就杀死我无辜群众二百七十二人，四百四十八名群众被监禁。从此，焦作再次沦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十月十三日 在国民党军队进犯焦作时，由煤矿工人组成的焦作矿卫队和工人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在胜利完成煤矿机器设备运输任务的同时，还在王封附近歼灭敌人四五十人，打了我军撤

出焦作后的第一个胜仗。

十月十五日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将焦作市改为焦作县，由张文岑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七年八月由史宏泉接任），成立战时指挥部。工人游击队、武工队、区干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抓紧非战斗人员和物质的转移，狠狠打击入侵的敌人。

十月 国民党侵占焦作后，组织焦作工矿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国民党三十八师师长唐永良负责，对煤矿实行保管，实际上根本不管生产，只是盗卖存煤。十二月三日，国民党鲁豫晋区特派员驻豫分处主任、焦作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总经理汤子珍和蔡俊章、刘象山率领员工数十人接收焦作煤矿，直到次年三月才开始出煤，日产原煤八十吨，最高时日产原煤也只有三百吨。

十二月 “焦作煤矿矿卫队”在晋城榆树口整顿，改编为“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约有一百五十多人。

十月至十二月 我军撤出焦作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我矿卫队、武工队和民兵先后作战二百零四次，毙伤和捕捉敌人一百五十二名，争取反正十五名，平毁碉堡二十座，缴获长短枪二十一支，各种弹药一百七十七发，煤矿机器一部，击毁汽车一辆。

一九四七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一月一日 为了加强新解放区工厂、矿山及解放区手工工场的领导，成立了太行实业公司。

四月 刘邓大军在平汉线一带集结，准备南下，焦作附近各县独立营组编为四十七团，活动在焦作郊区一带，先后收复了恩村、冯封、王封和宁郭。

六月十四日 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选举宋澎为董事长，张仲鲁为副董事长，周树声为常任董事，秦慧伽、胡乾善、王众佛、孙越崎、吴兆洪、王幼侨为董事。张峻、宋垣忠、黎仲修为监察人。这是解放前该公司最后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

七月十二日 晋冀豫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收复焦作煤矿工作的决定”，为解放焦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积极的准备。

秋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了加强豫北工作，派贾久民任太行四地委（即焦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迎接豫北西部地区和焦作的解放。

一九四八年 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一月一日 为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中共修武县的各级干部，参加了太行第四地委在沁阳赵寨召开的整党会议，普遍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党运动，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月二十日 中福公司董事会决议将焦作煤矿机器设备“大量抢运安全地区”，使焦作煤矿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八月 焦作煤矿工人游击队奉命调往山西潞安煤矿参加生产，这支工人游击队从成立到解散的二十个月时间内，先后作战一百余次。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联系矿区工人对敌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秋 人民革命战争进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战阶段。党中央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九月一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豫北西部大部地区，经

过土地改革和整党整军运动已成为巩固的解放区，龟缩在新乡、焦作两个城市之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十月二十日 国民党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事处驻豫分处主任、中福公司经理汤子珍从武汉急电焦作煤矿李承之，令其携带重要文卷及仪器、存款，率精干员工在必要时南逃。

十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军队从王封、李封撤回焦作，我博爱县长杨国平率领区干队、民兵于当晚进入王封。

十月二十四日 在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影响下，焦作守敌军心动摇，四千余众弃城出逃，我军缴获各种枪枝万余支，子弹十余万发，火车头一辆，汽车数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使焦作获得第二次解放。

焦作解放后，中共焦作地委派吴宇化任焦作县长。二十六日，地委、专署、军分区等机关迁进焦作。二十七日，根据电令太行第四专署组织了城市工作委员会，设立工矿股，派张志接管煤矿，门宗礼接管电厂，并派两个区干队、三个民兵中队，负责维持矿区秩序，积极恢复煤矿生产。

十月下旬 焦作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开展四项工作；一、肃反，安定社会秩序；二、生产自救；三、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四、保护城镇工商业，恢复农业生产。当时，针对两千多矿工没有饭吃的严重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利用火车，出卖积存煤炭，救济矿工，迅速安定了思想情绪，为恢复煤矿生产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十一日 太行第四专署根据行署令，撤销了工矿股，移交新华公司接管焦作煤矿，并于十三日正式办公。二十日，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电令，焦作新华公司改为白晋公司分公司，任命管云为经理，张志为副经理。同时，筹建工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到十一月下旬，原煤生产由解放前夕的日产

八十吨上升到六百吨。

一九四九年 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

一月七日 奉企业部指令，白晋公司改为晋豫煤业公司，任命范文彩为经理，张志为副经理。

一月十日 晋豫公司颁发焦作煤矿行政管理暂行制度；颁发焦作煤矿会计暂行制度。

二月十四日 晋豫公司决定黄土岗煤窑及七号土窑，统一由焦作煤矿经营。

三月五日 晋豫公司全部人员迁来焦作办公。

五月一日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庆祝南京解放，晋豫公司在焦作举行大会，与会工人达四千多名，情绪异常热烈。

五月十五日 为提高职工政治觉悟及文化水平，晋豫公司在焦作成立职工训练班，学员达九十余名。

六月四日 焦作第一厂十九号轮子坡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上级奖给二百个依（注：依是老解放区一种计算工资的单位，等于几种实物价格的总和），以资鼓励。

七月一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焦作煤矿于本日下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并在各科职员中抽派二十人分赴东、西大井，利用工人上下班时间进行宣传。

八月五日 道清铁路至王封矿厂支线通车。

八月十三日 范文彩调企业部工作，张志调企业部休养，企业部任命管云为焦作煤矿经理，钱初航为副经理兼秘书主任。

九月四日 奉中央燃料工业处命令，晋豫公司改组为焦作矿

务局。同日，焦作矿务局指示工程科及第一、二矿厂改进井下通风办法。

九月十八日 焦作工学院奉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命令从苏州迁回焦作原址复课。这时，有采矿、冶金两个系，约有二百名学生。

十月二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焦作矿务局全体职工放假三天，以示庆祝。

十一月十日 焦作县改为焦作矿区。自从焦作煤矿解放后，党和政府先后投资达四千余亿巨款，大力进行恢复、改造、扩建、新建工作，使王封矿、李封矿、修理厂、发电厂开始由手工业生产方式走向机械化生产。到年底，生产原煤五十多万吨。

十二月二十一日 焦作矿务局召开第二届工人代表大会，选举工厂管理委员。同日正式成立总工会。

封面
目录
正文